

真善美

沙迪亞賽巴巴傳奇之一

目錄

中譯序

這本書（原序）

- 1 布達巴地
- 2 道成肉身：小小克里希那
- 3 花苞綻放 & 勾魂舞者
- 4 眾之寵兒 & 小榜樣
- 5 龍崗
- 6 男孩賽巴巴
- 7 百善地尼樂園
- 8 從南到北
- 9 揮手一變
- 10 同一個巴巴
- 11 甘露法雨
- 12 賽是大宗師
- 13 有我在這裡
- 14 戰車駕駛
- 15 任務開始了
- 16 致讀者

中譯序

在人類歷史上，各宗教的經典，都有記載關於其祖師、先知或是所信奉的神的傳奇事蹟。佛陀的事蹟記載於《佛所行讚》及其他佛經，耶穌的事蹟記載在新約聖經裡，藏傳佛教的祖師蓮華生大士也有《蓮華生大士應化史略》記載其事蹟，《羅摩衍那》記載羅摩的事蹟，《摩訶婆羅多》和《博伽梵往世書》記載克里希那的事蹟。這些事蹟在梵文裡稱之為 Mahima，意為 Greatness、Glory、偉大。基督教將 Glory 譯為「榮耀」，在聖經中常可見到這兩個字——「上主的榮耀」。也許是認為「榮耀」一詞帶有自我炫耀的意味，佛教不用「榮耀」一詞而用「殊勝」或「殊勝事蹟」。這些殊勝事蹟流傳後世，成為人們信奉的依據。

本書就是記載沙迪亞賽巴巴殊勝事蹟的傳記，沙迪亞賽巴巴是印度家喻戶曉的靈性導師，被視為神的化身，全球有數百萬追隨者，其一生事蹟之殊勝，不亞於歷史上任何一位宗教人物。本書只是擇要記載沙迪亞賽巴巴生平的一些重要大事和「豐功偉業」而已，這區區四冊《真善美》遠不足以窮盡沙迪亞賽巴巴一生數不清的事蹟。巴巴的事蹟隨著信徒的日漸增多而成比例增加，幾乎每位信徒都或多或少有些神奇的親身經歷，不論他們住在世界哪個角落。因此，閱讀眾多信徒根據個人親身經驗所寫的書，對於全面了解賽巴巴，有其必要性。

從本書記載的事蹟可得知，沙迪亞賽巴巴從小就與眾不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六歲時就展露神性，十四歲出道。他的神力和智慧都是與生俱來，沒有經過一個修行的過程。生於窮鄉僻壤，沒有經過任何上師啟蒙，卻具備所有高深的靈性知識，知道所有經典的內容。他從不持名持咒，從不打坐，從不祈禱，從不讀經，從來不修行，也從不拜神。這些神性特質，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的。

賽巴巴的種種事蹟展現出「神」的三項主要特質：全知、全能、無所不在。祂的智慧、法力與愛，是祂神性的自然流露。講到智慧，一般人會聯想到講經說法，認為智慧只有在那種時候才表現得出來。可是巴巴的智慧，不是只有從祂的講道錄中才能看到，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巴巴，會發現，祂的的一舉一動處處表現出智慧，所作所為充滿遠見與先見之明。祂的智慧反映出祂的全知。

賽巴巴的法力似乎無遠弗屆，不受時空與人數限制。祂能聽到世界各地信徒的祈禱，並予以回應、援助。這種「千手千眼」、能聽祈禱的能力，已經超越「神通」的範

嘯，而是「神」的特徵。許多賽信徒都感覺到，祂的每張相片都是「活的」，每一張照片都是祂的「分身」。在一些虔誠的信徒家，祂的相片會生出聖粉或流出甘露，這些也都不是區區「神通」就可以解釋的。

有些人也許會對賽巴巴行使神蹟不以為然，認為那不過是「神通」，根據他們的看法，神通是不應該輕易展現的。然而，賽巴巴的「神蹟」與「神通」是有別的，賽巴巴的法力，遠遠超過傳統所謂六大神通的範疇。更且，賽巴巴的神蹟與祂的愛是分不開的，祂的神蹟，因愛而發生，是愛的表達，是愛的自然流露，神蹟中有愛，愛中有神蹟。祂行使神蹟，從來不是為了表演給人看。賽巴巴的法力，是祂神性的自然流露，「神通不應該輕易展現」這句話不適用於「神」。

講到愛，巴巴是最重視愛的，在祂的講道中，一再強調愛。在聖經裡，耶穌也說：「你要全心全意愛你的神」，並說這是第一重要的事。但是，愛不是一種知識，要學習愛，必須先從實際例子中去感受到它，而這本書中就充滿了神對人的愛和人對神虔誠奉愛的實際例子，巴巴講愛，不只是言教，更在祂無數事蹟中以行動表現出來。讀者若站在當事人的角度，去揣摩當事人的感受，當不難感受到那種虔誠奉愛的情懷。虔誠奉愛是虔誠瑜伽（Bhakti Yoga）的基本心法，《博伽梵往世書》（Srimad Bhagavatam）是虔誠瑜伽的基本經典，但是那裡面有很多內容屬於印度古代文化，往往非現代人或別的國家的人所能體會。而《真善美》，以及許多賽信徒描述親身經驗所寫的書，可以說就是《博伽梵往世書》的現代版。

賽巴巴現象為人類開拓了嶄新的視野，它為人類指出：「神」、「佛」若來到人間，應該是像甚麼樣子，以及「人」所能達到的至高境界有多高。任何宗教、任何走在靈性道路上的人，都不能忽視這個賽巴巴現象。

賽巴巴究竟是何方神聖？譯者認識一位具有天眼、通靈能力高強的 H 師兄，他也信奉賽巴巴（他如何認識賽巴巴，如何結識譯者，又是另一段神奇故事！），但他是屬於佛教和道教背景，因此始終不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賽巴巴到底是何方神聖。於是有一次，他就望著巴巴的照片，以心和祂溝通，單刀直入地問：「你是誰？」結果你猜巴巴怎麼回答？巴巴回答他說：「我是道，道是我；我是你，你是我。」這句話玄妙至極！它以屬於中國文化的字眼表達了印度思想的頂峰——吠檀多的不二論，也表明了巴巴的「身分」！！這段故事是 H 師兄親自告訴譯者的，H 師兄本身並不懂這句話的意思，證明這句話真的是來自巴巴，而非 H 師兄自己的幻想。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遇到一個困難：原書中有大量的印度人名和地名。中文讀者一般對這些人物或地方並不熟悉，這些名稱，即使翻譯成中文，也不會增加讀者的了解，而且翻譯出來往往名稱很長。因此，筆者採取的方式是，若該人或該地在書中不常出現，或者不是關鍵地方或人物，則保留原來的英譯，不譯成中文。

‘God’這個字眼在書中出現無數次，該翻譯成「神」還是「上帝」還是其他中文名詞？這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梵文中，與‘God’相當的梵文字有很多個，代表印度思想對‘God’的種種稱呼和不同層次的認知。許多人以為印度教有許多神——梵天

（Brahma）、毗濕努（Vishnu）、那羅延那（Narayana）、訶利（Hari）、希瓦（Shiva）、卡利（Kali）……等等，其實，根據吠檀多思想（Vedanta，為印度宗教思想的頂峰），這些神只是同一位至高無上的 God 的不同稱謂，不同「示現」，不同的「相」，代表 God 的不同屬性而已。從吠檀多思想來看，印度宗教不是多神信仰，而是「一神多名」、「一神多相」。由於歷史原因，God 有很多名號，人們以任何名號呼喚祂，祂都會回應，各宗教所信奉的 God，都是同一位 God。因此將 God 譯為上帝，是適當的。譯者有時將‘God’這個字譯為較不具人格、較抽象的「上帝」，有時譯為較為人格化、有形有相、較親近的「神」，視語境而定。譯成「上帝」較能反映祂的至高無上與獨一性。

這本書（原序）

筆者出生於北特拉凡科（North Travancore）一個偏僻的鄉村，那時十九世紀還剩下兩年又幾天。我就學於當時的科欽州（Cochin state），校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和維未卡難陀上師見過面，是他點燃了學生們小小油燈裡的祈禱和懺悔之焰。我在喀拉拉邦首府 Trivandrum 市念大學，拿到文學碩士和法學學士學位後，在邁索爾一間大學得到一份工作，擔任歷史學講師。

我、我太太、與我母親於是啟程前往邁索爾。我們搭划槳的小木舟沿著西岸的運河（近喀拉拉邦 Kochi 市）航行，這是整個旅程的第一段行程，打算到厄納庫蘭姆（Ernakulam）改搭火車去數百公里之外的邁索爾。三更半夜，我們的船行駛在一片暗藍的滯水區，被一位夜間看守員從岸上喝令我們停下來，黑漆漆的夜晚傳來他的喊聲：「你們要去哪？」等我們回答！我的船伏幽默感十足，回喊道：「我們要去邁索爾！」這位夜間看守員一點也不想斥責他無禮，因為他也不缺乏幽默感。他大笑道：「你為什麼說邁索爾？難道你就舉不出一處比邁索爾更遠的地方？」

當時我們不知道，是有一處比邁索爾更遠的地方，在邁索爾北方幾百英哩之處，一處叫做布達巴地的地方，它將要提供我們一處避風港，躲避人生大海的狂風暴雨；在那裡，當我的大學老師兼校長的職涯行將結束時，我將會得到我想要的「老師」。

泰米爾納德邦知名的神秘詩人，Yogi Sudhananda Bharathi，於 1959 年 4 月在溫卡達吉里鎮（Venkatagiri）巴巴主持的一個真如自性研討會上演講，說：「我修習瑜伽超過 50 年，曾經持續禁語超過 20 年，接觸過師利舍地巴巴、師利拉瑪那．馬哈希、師利奧若賓多、師利美赫巴巴等人；如今，因為這些修行，我得以遇見師利沙迪亞賽巴巴」。

筆者擔任邁索爾羅摩克里希那傳法團祕書超過十七年，接觸過 Sri Siddharooda Swami、拉瑪那．馬哈西、美赫巴巴、Sri Narayana Guru。Mahapurushji 上師啟蒙我進入持名修行，他是至尊天鵝羅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 paramhansa）的親傳弟子，也是傳法團的總幹事。如今我深信，由於這些，我得以於 1948 年坐在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跟前。

從邁索爾大學退休後，我高興地回到巴巴身邊，其間只有短暫一陣子任職於全印度電台（All India Radio）節目製作人。我有幸與許多巴巴的信徒交往，他們跟隨巴巴更久，與巴巴更親近。我利用每一個機會來見識祂的殊勝事蹟和聆聽祂的講道。

這本書準備了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很高興現在終於能放到讀者手中。巴巴總是說，個人親身經驗，而非書本，才是了解祂最好的辦法。而這也是本書出版延期的主要原因。然而，這本書再怎麼不足，也許還是有些用，能讓讀者明白，為何筆者和其他人與祂有那種忠心耿耿的緊密連結。巴巴是一本攤開給人看的書，沒有祕密或排場或令人費解之處，人人都可以接近祂並得到祂的恩典。

巴巴的信徒也許會把這本書丟到一邊，說它是多餘的，因為裡面大部份的事蹟他們都已經知道了，而且還知道更多其他的事蹟。他們甚至還可能會怪筆者講述事蹟的語氣冷冰冰的，在紙上描述巴巴難免會如此。他們也許還會注意到，筆者有許多地方太過輕描淡寫，並且省略了許多殊勝事蹟，他們認為這些事蹟比我挑選的那些更富有意義。筆者謙卑地請求他們寬容。

而那些不知道巴巴的人，卻有可能說筆者是個怪人，甚至比怪人還要糟。對這些人，我深深同情，因為，筆者當年也反對過、懷疑過、不相信，並發表了許多卡納達語的小說、戲劇、社論文章來諷刺。曾經有許多年，我也是愚蠢又傲慢，沒有設法去見祂。如今，我邀請每個人來，與我分享祂的恩典和慈悲，並像我一樣見證祂的神力。願此書能成為路標，為全人類指出方向，使其邁向新生命，沒入真、善、美之中！

卡斯督里(N. Kasturi)

於 1961 年 11 月 23 日 賽巴巴生日

再版序

《真善美 賽巴巴傳奇》第一集 (1926 ~ 1960) 初版於 1961 年問世，之後第二、三、四集陸續出版，將賽巴巴一生的故事寫至 1975 年。第五集會接下去寫，其他部份也註定會跟著出版。本集仍是以它 1961 年問世時的形式交到讀者手中。

N. 卡斯督里

1982 年 11 月 23 日

於百善地尼樂園

吾之降生，暨所作所為，其神聖意義，知之者，能了生脫死，抵達吾。

~~ 《博伽梵歌 4:9》

祂是基底、是實質，是個體、是總和，真實不虛——「SATHYAM 真」。

祂是覺知、活動、意識、感覺，是「願」與「行」—「Chith 心」；是「SIVAM 善」。

祂是光、光輝，是和聲、旋律、極樂、「SUNDARAM 美」。

1. 布達巴地

這是上主化身為人來到人間的故事，祂於 1926 年 11 月 23 日誕生在南印度一個名叫布達巴地 (Puttaparthi) 的寧靜小村裡。布達巴地在當地居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環繞這個名字，有一段精彩的傳奇故事。putta 在當地的土話意為「蟻丘，裡面盤據了一條蛇」，parthi 意為「繁殖者」，這兩個字代表一段精彩刺激的傳奇故事，解釋這個地名的由來。

很久很久以前，這個村子人稱之為 Gollapalli，意為「牧牛者之家」，這名稱令人回想起當年聖主克里希那還是牧牛童時，那些淘氣玩耍式的神蹟遊戲以及祂的笛聲。村裡的牧牛人興旺發達，當地的牛隻，毛有光澤，身體壯碩俊美，母牛分泌大量的乳汁，乳汁濃稠甘美無比；每戶家裡都多的是奶油和澄清奶油 (ghee) ！

有一天，一個牧人發現，他最喜愛的一頭母牛在山坡上吃完草回來，乳房裡卻沒有奶汁，他決心找出原因，於是偷偷跟蹤母牛。母牛的形跡令他大吃一驚，他看見母牛留下自己親生的小小幼犢跟母牛的姊妹們在一起，自己偷偷溜出牛棚，逕往村外一處蟻丘走去，牧人跟蹤她到了這處約會地點，卻見到一幕更駭人的景象！只見一條眼鏡蛇爬出蟻丘，昂首上前去，用嘴巴輕輕啣住母牛的奶頭，正開懷暢飲牛奶呢！見蛇的狡計造成他的損失，牧人一怒之下高高舉起一塊大石頭瞄準眼鏡蛇就砸過去，蛇被砸中，痛苦的扭曲身體，並憤怒的詛咒村中所有牧牛人，牠的臨終預言是：這片地方將會蟻丘滿佈，不斷繁殖。

果不其然，預言很快便應驗！牛隻數量減少，健康變差，無法再成功的飼養，蟻丘到處蔓延，村名很快就得要改為 Valmikipura 了，這是因為 Valmika 梵文意為蟻丘，當地俗話稱之為 Puttaparthi。當然，這名稱能讓村中長者尚感滿意，因為 Valmiki 正是那位名垂千古的聖者兼詩人，他寫下史詩《羅摩衍那》，為世人指出抵達「大圓滿」境界之路。

當地村民仍然指給人看那塊砸怪蛇的石頭，證明這段悲劇傳奇確有其事。石頭厚而圓，一面略為塌陷進去，另一面有一道長長的紅色條紋，他們指著說這就是那條眼鏡蛇的血跡。事實上這塊石頭被當作「牧童克里希那」(上主克里希那童年時是牧童) 來膜拜，可能係為了避免蛇的詛咒，讓牛隻能繁衍。村中有一座廟，為昔日地方首領所建造，裡面供奉這塊石頭，為世代男女信眾所恭敬膜拜。

說來也奇，後來那塊石頭上面形成了一個圖案，若干年前為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所點出！祂叫幾個人清洗那塊石頭，並在凹陷的那一面抹上檀香膏。完成之後，他們發現石頭上顯現出一幅圖案：上主克里希那背靠著一隻牛，在吹著那支讓世人著迷的笛子，輪廓清晰可見。至今一些純真的鄉下人仍信誓旦旦，說他們能聽見主克里希那透過直而空心的蘆笛吹出優美的旋律。從那天起，詛咒就失去其邪惡力量，牛隻開始繁衍！

村東原有一古堡，斑駁剝落的守望樓台，歷經滄桑，仍屹立在那裡，足證其對周邊地區的統治權，以及當年那些羅箐 (Raju：酋長，蕃王，首領) 的權勢與威望。昔日一位無名詩人曾如是讚頌這塊地方：「

祁特拉瓦底河 (Chithravathi) 順峽而下

蜿蜒經村邊，形同護城河

置身群丘間，彷彿綠寶石，鑲嵌指環中

聽寺廟鐘聲，響遍群丘間

復有蓄水庫，其卡王 (Chikaraya) 所建，為之添富饒

毗鄰布卡 (Bukka) 城，布卡乃大帝，帝國名勝都[註一]

此布達巴地，乃財富女神 (Lakshmi)，並才藝女神 (Saraswathi)，所寓居之地。

[註一]Vijayanagara Empire。為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因應穆斯林勢力南侵而崛起於南印度之大帝國，其國土涵蓋大部份南印度。Vijaya-nagara 意為「勝利之城」。

事實上，布達巴地是孕育吠陀學者、英雄、與施主之地，從知名的傳奇仙人溫卡仙人 (Venkavadhutha。Avadhutha 意為仙人) 以來，羅箐 (Raju) 家族本身就以虔敬著稱，他們不但建造並捐贈了那座牧童克里希那廟，沙迪亞賽巴巴的祖父，虔誠的孔達瑪．羅箐 (Sri Ratnakaram Kondama Raju[註二]) 還為沙迪亞巴瑪[Sathyabhama，主克里希那的第二配偶]蓋了一座廟——一些健在的人還記得此事，沙迪亞巴瑪在印度各地都很少被以這種方式膜拜。孔達瑪．羅箐嘗解釋為何要為沙迪亞巴瑪蓋這座少見的廟，他說自己在一個奇異的夢中被勸說要蓋廟！

[註二] Sri 音譯為「師利」，意為「尊貴的」，是一種頭銜，一種尊稱。

師利．孔達瑪．羅箬活了一百多歲，根據記載此事的人回憶，每當孔達瑪．羅箬回憶那次令人著迷的經驗，滿是皺紋的兩頰都流著法喜的眼淚。在夢裡，孔達瑪．羅箬看到「沙迪亞巴瑪孤伶伶一個人站在那裏，焦急的盼望她的夫君克里希那回來，她的主到天宮去了，為她採集她渴望想要的夜茉莉花 (Parijatha flower)。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一天天過去，克里希那依舊沒個影兒！沙迪亞巴瑪哭了出來，忽然間一陣暴風隨之而起，夾雜著雷聲、閃電和傾盆大雨。幸好孔達瑪．羅箬當時經過該處，沙迪亞巴瑪瞧著他，請求他提供庇護所。」這讓他決定為上主的配偶蓋一座相當大的廟。

孔達瑪．羅箬是一個虔誠的靈魂，活在對上主終日不停的思憶中，世壽一百一十歲，他精通音樂與戲劇藝術，整部《羅摩衍那》他記得滾瓜爛熟，那是所謂 Lepakshi 版的《羅摩衍那》，是由 Lepakshi 地方[在今之安得拉邦]一位詩人創作的一系列歌謠，以戲劇式的想像和華麗的藝術來描述史詩中的種種情節。所有在布達巴地和該行政區其他鄉村上演的《羅摩衍那》劇，都是由孔達瑪．羅箬飾演喇西瑪那 (Lakshmana，羅摩的二弟)，連遠方的村落也徵召他來飾演這個角色，這是因為他演活了喇西瑪那對羅摩堅定不移的虔誠奉愛和臣服 (Sharanagathi)，令所有觀眾都為之感動。他在數十個劇台上演出過幾百次，直到年紀大了無法再演。他嚴格茹素，習於遵守印度曆法中所規定的戒律，住在小茅屋裡，離兒孫家有一小段路，他的茅屋十足是間精舍，裡面迴盪著《羅摩衍那》的歌謠。他喜歡召集他的幾個孫子來，圍坐在他床前，說些神和仙人的故事給他們聽。而這些孩子也從不離去，因為他又唱又演，趣味盎然，讓人物和事蹟活生生呈現在孩子眼前！

可以肯定，那群孩子中，沙迪亞那羅延那 (Sathyanarayana，沙迪亞賽巴巴的名字) 是最受老爺爺寵愛的，因為這小男孩能以迷人的嗓子唱歌，甚至還能給老人上個一兩堂戲劇藝術課！孔達瑪．羅箬特別喜愛沙迪亞那羅延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小男孩討厭葷食，有人做葷食，他就甚至不待在附近。而且小男孩在六、七歲時就是一個很棒的廚師！他既聰明絕頂，又能隨機應變解決問題，能從祖父茅舍寒儉的食物儲藏室做出最美味的菜，而且是心甘情願，動作又快！巴巴說那時他會進去老人的廚房，完成烹飪一飯、咖哩、醬 (chutney)、所有東西—花的時間遠少於他媽媽 (有兩個女兒幫忙她) 在自己家裡完成她的做飯差事所需的時間！

孔達瑪．羅箬晚年時，來接受師利．沙迪亞．賽．巴巴 (Sri Sathya Sai Baba) 祝福的信徒都會來拜訪他，他會吃力的站直身體，接受信徒們禮拜，臉上流露出快樂與感恩，感恩上主降生在他家。他一直活到 1950 年，安詳過世，口中猶高唱《羅摩衍那》

中羅摩安慰垂死的猴王瓦力 (Vali) 的那一節詩。他的一生實在是值得被記載在聖人年鑑上！

他的妻子師利．喇克夏媽 (Sri Lakshamma) 早他約二十年過世，她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女性，完全按照宗教曆過生活，以斷食、立誓、發心、守戒、守夜輪番度過每個節日，謹守這些規定，不顧花費和種種不便，一心只想累積神聖力量的祝福。根據律典，這樣做必能得到回報。

師利．孔達瑪．羅箸有兩個兒子，都以那位溫卡仙人為名，一個取名為沛達．溫卡帕．羅箸 (Pedda Venkapa Raju)，一個叫秦那．溫卡帕．羅箸 (Chinna Venkapa Raju) [註三]。兩人都繼承了孔達瑪的音樂、文學和演戲能力，以及他的虔誠與單純。兩兄弟中，弟弟的才藝較為多元，涵蓋文學創作、以及用傳統處方製藥和護身符。

[註三] Pedda 意為「較年長者」，Chinna「較年幼者」。所以兩個兒子分別取名為「大溫卡帕．羅箸」和「小溫卡帕．羅箸」

沛達．溫卡帕．羅箸有一次被父母帶去 Kurnool 縣 Koilkuntla 區的 Kolimigundla 村，他家在那兒有些地，長期租給別人，可長達 20、30 甚至 40 年。去拜訪，主要是為了讓大溫卡帕熟悉該處和那些佃戶，不過孔達瑪．羅箸另有目的，他有些遠親住在該地，該地位置孤立，他想把他們帶來布達巴地附近住。事實上有跡象顯示，離 Kolimigundla 幾哩外之處，那些在該地謀生的親戚都生活在危險中，因為他們剛要進入 Parlepalli 森林，就有些善心人士警告，要找些身強力壯的人陪伴同行，因為那處森林已經成為盜匪窩，還不到兩天前，就有一家六口無辜誤入他們的陷阱而慘遭殺害。於是孔達瑪．羅箸說服師利．蘇巴．羅箸 (Sri Subba Raju) 從 Kolimigundla 搬到祁特拉瓦底河對岸的卡納塔那格帕里村 (Karnatanagapalli，在布達巴地村對面)——當然，這不靠賄絡怎行？孔達瑪奉上的厚禮是：讓自己的大兒子娶師利．蘇巴．羅箸的女兒伊西瓦拉媽 (Easwaramma) 為妻！於是兩人結為連理，吉祥的婚姻。

這對幸福的夫婦得天賜福，生下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分別是瑟夏瑪．羅箸 (Seshama Raju)、溫卡媽 (Venkamma)、帕娃塔媽 (Parvathamma)。過了幾年，伊西瓦拉媽又渴望再生一個兒子，她向村裡供奉的神明祈禱，並遵守一套特別的祭神程序，叫做沙迪亞那羅延那祭祀 (Sathyanarayana Puja[註四])，包括遵守幾個戒，這些戒相當嚴格，需要守夜和禁食。

[註四] Sathyanarayana 是毗濕努神的另一名號。

【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有一回對一位邀請祂光臨他家的人說：「一定來，我都已經從巍崑塔 (Vaikunta，相傳為主毗溼努所居之極樂世界) 下凡來了，這麼一小段路我怎能說我不走呢！」】

住在巍崑塔的上主聽到了這位母親的祈禱，祂決定降生之地，祂來了！

2. 道成肉身：小小花苞

自古以來，上主一再降臨人間，如今祂的色身又再次成形，一週週長大。種種神秘徵兆擾亂了沛達．溫卡帕一家人均勻的生活步調！例如，家中坦布拉琴（tambura）的琴弦會無緣無故發出噹的聲音！兩兄弟和父親都對村裡演的那些戲劇（取材自《往世書 Purana》的傳奇故事）很感興趣，家中總是在排練某一齣戲，所以有一把很大的坦布拉琴掛在牆上，下方的地上還放置了一個雙面鼓（madhalam），這兩件樂器只有在家人晚上就寢後才會安靜下來。可是隨著伊西瓦拉媽所祈求的這個兒子宣布自己即將誕生，家人經常在半夜，有時甚至更晚，被吵醒，只聽見坦布拉琴自動彈奏，雙面鼓有韻律的拍擊，彷彿有一隻專家之手在演奏！村中有智慧的人提出各種理論來解釋此種現象，卻只是更增添其神秘性，於是沛達．溫卡帕．羅箬趕赴鄰近的布卡帕南（Bukkapatnam），那兒有位學者，溫卡帕對他提供的解釋有信心。學者說那是吉兆，代表那兒有夏克緹（Shakti）出現，那是一種慈善的力量，帶來和諧、美的旋律、秩序、對稱、靈性提昇、以及法喜。

1926 年 11 月 23 日，兒子誕生，正值日出，村民在唱頌希瓦神的名號，那天是星期一，星期一是拜希瓦神的日子，又正逢印度曆神聖的 Karthika 月[緊接著排燈節之後的那個月]，更是拜希瓦神的吉日。而那天日出時，從東方地平線升起的星座剛好又是 Ardra[註一]，使得這一天更成為拜希瓦神的吉日。遇到這種日、月份、星座都一致的三重巧合，人們會在廟裡做特別的祭拜。那一年印度曆稱之為 Akshaya，意為「永不衰減」、「永遠滿盈」之年！

[註一] 吠陀占星術將黃道分為廿七宿（Nakshatra），很近似中國的廿八宿。每一星宿都有幾顆隸屬其區域的星星，是為其星座，Ardra 是其中第六宿，與中國廿八宿的參宿相對應，其主神是 Rudra，亦即希瓦神。隸屬 Ardra 的星星是獵戶座的參宿四。

當時嬰兒的母親也剛好做完她發願要做的沙迪亞那羅延那拜神儀式，當然有點匆匆忙忙，因為就在她進行到最後幾個儀式時，陣痛開始了。當她宣布自己感到陣痛時，有人去她的婆婆喇克夏媽那裡傳達即將臨盆的消息，卻獲知這位虔誠的老婦人去祭司家裡做沙迪亞那羅延那拜神儀式了，傳消息的人在那裏找到她，催她趕緊回去，可是她對沙迪亞那羅延那的恩典深具信心，她的虔誠堅定無比，她嚴守宗教紀律，拒絕別人催促她！她要人傳話，她會帶回供神的供品給伊西瓦拉媽，她無論如何都不會中斷自己的祈禱！

她全神貫注做完整個儀式，回到家裡，給媳婦鮮花和聖水。伊西瓦拉媽分得了一份上主的祝福，下一刻，上主就誕生了，太陽也從地平線升起！

巴巴曾說，關於祂的顯化，有一點值得一提，那就是這具化身不會被從其誕生之地移植到別處去，因為祂選擇了祂的出生之地來做為祂來人間的任務的中心。因此布達巴地那天早晨一定是加倍高興，因為道成肉身（Avatar）[註二]選擇在那個村子誕生並居住在那裏。

[註二] Avatar：阿梵達，道成肉身，神的下凡，神的化身，應化身，下凡神首。史詩《羅摩衍那》中的羅摩，《博伽梵歌》中的克里希那，都是 Avatar。

這個被稱為「蟻丘榮景」的小村的確給了這嬰兒一次合宜的歡迎！嬰兒睡的房間有一條蛇！家中的婦女一直沒有注意到它，但有一回，她們注意到，嬰兒睡在用衣物堆成的床上，被衣服下面不知什麼東西時而拱起，又落下。她們屏息觀察，最後在床下發現一條眼鏡蛇！但蛇似乎並沒有懷惡意要傷害嬰兒。那條蛇在對 Seshasayi 扮演 Sehsha 的角色[註三]！

[註三] 根據《往世書（Purana）》，Sesha——「太初蛇」或「太初之龍」——有很多個頭，每個頭都在歌頌上主的榮耀。牠浮在極樂之乳海上，提供自己的身體為床，讓毗濕努神睡在牠身上，以服侍毗濕努。Seshasayi 意為「睡在蛇的身上者」，指毗濕努神，此處指毗濕努神化身的嬰兒沙迪亞那羅延那。據說《羅摩衍那》中與羅摩形影不離的喇西瑪那（羅摩的二弟），以及《摩訶婆羅多》中克里希那的哥哥 Balarama，就是太初之龍的化身。

嬰兒的迷人，筆墨難以形容，這不令人驚訝，因為當祂還在搖籃裡時，就已經具足所有瑜伽悉地（Yogic Siddhis，神通），《瑜伽經》的作者帕坦加利說這種瑜伽悉地只有經過修鍊才會有。巴巴宣稱過，祂在出生之前就已經知道會在哪裡出生；祂說過，祂生來就具足所有神奇的法力，日後，當祂覺得時機到了，可以宣佈時，祂就出於自己的意願，一一顯現那些法力。由此可斷定，嬰兒頭部有光暈圍繞，祂的微笑有一種不屬於這世界的美，有一股彷彿天上的力量，來擄獲人心。

若干年前，巴巴告訴筆者：「我晚上不睡覺，那時我回憶過去我出現於人間時所發生的事，一幕幕景象通過眼前，內心兀自覺得好笑。」由此可臆測，那些小百合般的笑

聲，那些紅玫瑰花苞般的喜悅，照亮了搖籃，是因為回憶過去到人間來的種種經歷而綻放的！

嬰兒取名為沙迪亞那羅延那（Sathyanarayana），這是因為母親所做的拜神儀式是拜 Sathyanarayana（毗濕努的名號之一），而神讓她夙願以償，此事意義重大。在進行命名儀式，湊著嬰兒耳邊輕輕說出名字時，嬰兒似乎笑了，因為這不就是出自祂不帶強迫性的建議嗎？否則我們要怎麼解釋以下這個事實：欲在靈性上有所進展，首先要有的，就是巴巴提出的 Sathya（意為「真理」、「實諦」）。真理的化身和闡釋者沒法再給自己一個更適切的名字了。

孩子成了全村的寵兒，農夫和牧人爭相撫弄祂、餵祂、摸弄祂絲一般的捲髮。祂迷人的笑容吸引了所有人。沛達·溫卡帕·羅箬家中總是擠滿了訪客，他們找藉口來他家並逗留，繞著搖籃而走，唱搖籃曲，撫愛嬰兒，忘了自己單調乏味的生活。

沒多久，「小茉莉花苞」的香氣就瀰漫空氣中，沙迪亞像一盞點燃的燈，在屋內到處移動，每聽到他甜美的牙牙兒語，街上便響起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大家都驚奇的注意到，他喜歡在額前抹上一道寬寬的灰色聖粉（Vibhuthi），每當聖粉逐漸脫落，他會堅持要補上一些。他還喜歡在自己額頭中間點上一個圓圓的紅點（Kumkum dot），不過他母親擔心那會形成「邪惡之眼」（evil eye），很少滿足他這個願望，因此他只好從他姐姐的衛生紙盒裏的容器沾些紅色的嫵嫵粉（KumKum）給自己點上！祂是希瓦神，祂是夏克緹（Shakthi），所以祂必須同時有 Vibhuthi 和 Kumkum。[註四]

[註四] 希瓦神是陽性·人格化為男神；夏克緹是陰性·人格化為女神 Parvathi（帕瓦蒂）。沙迪亞賽巴巴曾宣佈過：舍地賽巴巴（Shirdi Sai Baba）是希瓦神的化身，沙迪亞賽巴巴是希瓦和帕瓦蒂的合體化身，下一世的普瑞瑪賽巴巴（Prema Sai Baba）將是帕瓦蒂的化身。一般印度已婚女性會在額頭上點一個圓圓的 Kumkum 紅點。

小沙迪亞會遠離那些屠宰或虐待牲畜——豬、羊、牛、家禽——的地方，以及捕魚的地方，也不使用烹煮肉類的廚房和容器。若有一隻鳥被人選中，要當晚餐，小沙迪亞那羅延那會跑去將牠抱在胸前撫愛，彷彿他對鳥的那份愛會誘使那些長輩放過牠。由於他對葷食的嫌惡，以及對眾生這般的愛，鄰居都稱他為 Brahmajñani（梵智者，悟道者）。那時小沙迪亞經常會跑去村會計員（負責收稅和土地登記管理）的家裡，因為他們是婆

羅門，吃素。他會接受住在那裡的老太太蘇巴媽（Subbamma，村會計員的元配）提供的食物。

被玩伴霸凌時，沙迪亞很少反擊。被欺負的消息都是其他小娃兒看到了跑去告訴他父母的，而從來不是出自沙迪亞口中，他似乎一點也不覺痛或委屈難過。他總是說真話，從不像其他小孩那樣，犯錯時往往會因害怕受罰而找藉口或遁辭。他的行為如此與眾不同，一個愛說笑的傢伙有一回給他取了個「婆羅門小孩」的綽號！形容得很恰當。那傢伙不曉得，這個飽受取笑的小孩，他的前世在舍地（Shirdi）[註五]曾經宣佈過：「這個婆羅門能帶領數百萬人走上『白道』，帶他們抵達他們的目的地！」

[註五] Shirdi 在今之馬哈拉施特拉邦，離孟買約半天車程，為沙迪亞賽巴巴的前世舍地賽巴巴（Shirdi Sai Baba）所居之地。

在三、四歲的小小年紀，「這個小婆羅門」表現得像似有一顆慈悲心，看到別人可憐，心就軟了，只要有乞丐上門乞討，沙迪亞就會放下玩耍，趕進屋內強迫他姊姊布施一些穀物或食物。乞丐一個個上門伸手乞討，沒完沒了，自然令大人們不勝其擾，很容易就發脾氣，有時候不等沙迪亞給他們東西，就把乞丐轟出去，這使得沙迪亞放聲大哭，哭到大人把趕走的乞丐帶回來為止。有時候，為了停止這種被大人認為「昂貴又放錯地方」的布施，沙迪亞的母親會抓著孩子，指著他警告說：「我跟你講，你可以給他食物，不過你自己就得餓肚子！」這沒嚇著沙迪亞，他經常跑進屋裡將食物拿給門口挨餓的人，而自己不去吃晚餐或中餐，碰也不碰餐盤裡的食物，誰也勸不動他！

但這小孩有一位神秘的訪客送來食物給他！因為雖然他連續好多天拒絕吃飯，卻行動如常，一點沒有挨餓的樣子。據伊西瓦拉媽說，沙迪亞會說他吃過了，他會說有一位老人餵他吃了一頓大餐，布施牛奶飯糰給他，他肚子飽飽的就是證明。為了提供另一明證，他還伸出右手給母親聞，那小手掌上滿是清奶油、牛奶、凝乳的香味——那種美味她從未嚐過！那位老人到底是誰？謎團依舊。

當沙迪亞開始在街上跑來跑去時，他會去尋找那些殘廢的人、盲人、老弱者、以及生病的人，用手牽著他們至家門口，姐姐們得去儲藏室或廚房裡找些穀子或食物放進乞丐的鉢中，「小主人」則在一旁高興地看著。

每位母親和父親都老是要自己孩子以沙迪亞那羅延那為榜樣，孩子們開始稱呼他為「古魯」（Guru，上師）！沙迪亞的父母和其他人是在一個奇特的場合獲悉這件事。那時正逢上主羅摩的誕辰（Rama Navami），深夜時舉行羅摩遶村遊街，鮮花裝飾的牛車上面，放有一幅巨大的羅摩相片，祭司坐在車上，以便將家庭主婦奉獻的花圈掛在相片上，並將她們奉上的樟腦點燃，進行火典（Arathi，在神像前揮舞樟腦火焰來拜神）。吹笛子的，打鼓的，喚醒了睡夢中的村民，牛車在顛簸不平的路上緩緩前進。

忽然間，兩個姐姐發現小沙迪亞不在家裡，當下命大家去找，家中男人急得到處找，因為已經過了半夜了。正值此際，忽見那輛繞境的牛車來到門外！居住在沛達·溫卡帕·羅箬家的人去門口一看，只見五歲的沙迪亞穿著盛裝，坐在牛車上羅摩相片正下方，威風凜凜！他們問沙迪亞的同伴，為何沙迪亞坐在牛車頂端，沒有和他們一起走在路上。那些同伴不假思索回答道：「他是我們的古魯」！沒錯，他是所有孩子的古魯，各地，各時代！

布達巴地村有一所很小的小學，沙迪亞也和他的同齡小孩一起去那裡上學，不過不是為了學拼音和書寫，而是為了更神聖的事情。那時學校設計了一套有趣的方案來確保學童準時到校：第一個到教室並向老師敬禮的幸運兒，以及第二位進來的小傢伙，得免於受罰。但其他每個遲到的小傢伙，不論理由為何，充分與否，都得嚐嚐竹杖的滋味，打幾下端視他在遲到名單上排第幾而定，來越遲打越多下。為了逃避這種酷刑，小孩們一大清早天還沒亮就聚集在教室屋簷下，不論是雨天或霧天。見他們瑟瑟發抖的可憐樣，沙迪亞起了憐憫心，從家裡拿來襯衫、毛巾、兜提（dhoti，裹裙），給小孩們裹上，讓他們舒服一點。家中的大人發現了，沒別的辦法，只好將那些不能失去的衣物鎖在箱子裡。

沙迪亞那羅延那是個早熟的孩子，學得比任何人能教他的都多，也比其他人快得多。家中排練村裡要上演的戲劇，每一首歌和讚美詩他都會唱，甚至在七、八歲的小小年紀，他就能為演員編一些感人的歌曲，而那些演員都欣然接受，於公演時採用！

3. 花苞綻放 & 勾魂舞者

大約八歲時，沙迪亞被宣布符合資格，可以入學布卡帕南的高等小學，離布達巴地約兩英里半。他得長途跋涉，無論晴雨，視季節而定，走過多石的土堆或爛泥地，或涉過水深及頸的河，書包頂在頭上以免泡到水。早上吃完一頓冷飯加凝乳，或煮熟的 Ragi 米加上醬（他至今仍記得這些美味），就得早早出發，帶著一袋下午茶和同學一起走去布卡帕南。

蘇班納洽（Sri B. Subbannachar）在他 1944 年出版的書上說：「他是我的八年級班學生，是個單純、不招搖炫耀、誠實、行為良好的小男孩」。「不招搖」！為了等世人做好準備聽他宣佈自己是神的化身，他得多麼自我克制，壓抑自己多方面的神力！

另一位老師孔達帕（Sri V. C. Kondappa），他後來尊敬沙迪亞為神的下凡，也在同一本書上說：「他很服從老師，又單純。他從不多說一句不需要講的話。他會提早一點到校，然後召集同學圍上來，擺些神像或相片，用他帶來的花來領導大家做拜神儀式以及火典（Arathi，在神像前揮舞樟腦火焰來拜神），然後分 Prasadam（供過神的食物）給大家吃。那些小男孩聚在他四周，等他從一只空空如也的袋子裡『拿』出東西來。問他此事，他說有某種『村子的守護力量』（Grama Shakthi）服從他的意願，給他任何他想要的東西！」

有一次他的一位老師這回要親身體驗這個「村子的守護力量」了！巴巴在課堂上總是心不在焉，據他後來說，他多半是在那裡創作巴讚（bhajan，聖歌，頌讚）或編寫神的 108 名號，用來唱頌，然後拷貝成多份，分送給同學！一天，這位老師發覺沙迪亞沒有把他講授的東西抄在筆記上，他心想：「他這是在給全班做一個壞榜樣」，於是大聲斥責：「誰沒有在記筆記的，統統站起來！！」結果沙迪亞是唯一的罪犯。他問沙迪亞為何不抄筆記，沙迪亞回答：「老師，我何必要抄筆記？您講授的我都懂了，您可以考我任何您教的東西，我都會正確回答。」語氣天真無邪而直接了當，然而這話卻傷了這位老師的自尊，他心想，非得讓這小男孩吃點苦頭不可。於是他命令沙迪亞站在板凳上，站到當天最後一堂課下課鐘響為止。沙迪亞服從命令，全班同學難過得垂下頭——他們的『古魯』不舒服地在板凳上罰站，沒有人坐在板凳上會覺得快樂。

下課鐘響，下一堂課的老師進來，他是馬哈布·可汗（Janab Mahbub Khan），他對沙迪亞的愛和尊敬，文字難以形容，至今巴巴仍然極口稱讚他是一個神聖純淨的靈

魂！他教英語，教學極為熱心，方法又吸引人，似乎每個小孩都能透徹了解每一堂課。他是一位老單身漢，對沙迪亞有一份獨特的疼愛，令人憶起當年疼愛舍地賽巴巴的那位伊斯蘭教苦行僧。

他會塞甜食和可口的點心給沙迪亞，百般哄他吃。他會說，為了準備那些食物，他把家裡特別清洗過。他知道，只要沾上一點點葷，沙迪亞就不吃。他會說自己還沒吃過，因為他要沙迪亞先嚐幾口。他會靜靜地坐在那裡良久，撫摸沙迪亞的頭髮，喃喃自語：「沙迪亞啊！你是個令人驚艷的小孩，將來你會幫助成千上萬的人，你是一股偉大的力量，」或是類似的話。

當馬哈布·可汗走進教室時，他驚訝的發現沙迪亞那羅延那站在板凳上，老師仍舊坐在椅子上。問他為何不空出椅子來，那位老師低聲說，當他起身時，椅子也跟著起來，它黏在他身上了，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耳語被小孩子們聽見了，老師的狼狽樣子令他們哈哈大笑，說那一定是沙迪亞的「魔咒」所致。他本人也懷疑是如此，而馬哈布·可汗證實了他的懷疑，他要小男孩下來，而黏身的椅子就立刻脫落，那位老師又可以活動自如了！多年後，提到這件事，巴巴說，是他要讓事情那樣發生的，倒不是對這位老師生氣，因為他毫無瞋心，他純粹是要展現自己，讓人們逐漸做好準備，聽他宣布自己的使命和身分。

這位「白馬小王子」在那個小小年紀，就是村裡孩子們的「古魯」了。他是名符其實的「梵智者」（這是因為他清淨純潔的特質而博得的綽號），以言教和身教來顯示：這個有限世界的那一點點快樂，遠遜於祈禱和專注冥想，以及捨離和知足，所能帶來的法喜極樂。他只喜歡聽那些沉浸於這種狂喜的聖者的故事。

孔達瑪·羅箬的兩個兒子和其中一個女兒，三戶人家住在一起，所以沙迪亞大約和十八到廿個小孩一起長大，就像當年克里希那在布林達梵（Brindavan）的情況。為了讓沙迪亞賞識，得到他從空袋子裡「取」出來的薄荷糖，小孩子們得保持清潔並為人直率，沙迪亞自身就是榜樣。孔達瑪·羅箬有一次告訴筆者，曾經有一回，他們叫一位裁縫師來給每位孩子訂做襯衫，布料購買自布卡帕南市場，有各種顏色，沙迪亞會說：「讓每個人挑自己喜歡的布，剩下的對我來說夠好了。」

筆者想起幾年前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Prashanthi Nilayam）講的一段話：「我沒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來種植我的食物，每一小塊地都已經被註冊在他人名下。所以，

就像一個沒有土地的人等待村中水庫乾涸，以便以池床為田，耕犁一番，趕快給自己種些東西，我也是在人們受苦的心中乾涸的池床上種植我的食物，亦即法喜。」孔達瑪·羅箬那時當然不了解沙迪亞那種捨離的態度的意義，他只是感到驕傲！

沙迪亞還只是個小孩時，就反對那些殘忍的比賽或遊戲，他不准他的同伴觀看每年的 Big Ekadasi 節在河岸沙灘舉行的牛車賽跑，因為他反對牛的主人把虛榮建立在扭擰牛尾巴和鞭打上。筆者猶記得，多年後一個晚上，他把一團來百善地尼樂園朝聖後離去的信徒叫回來，當時他們是坐牛車離開的，他們要渡河，他們的汽車停在對岸的卡納塔那格帕里村。巴巴揮手祝福他們，他們登上牛車，牛車緩緩爬出道場主門，上路。接著他就派一個人跑去把他們叫回來，筆者聽到他命令那群信徒說：「聽著，當你們抵達沙灘時，你們統統要下車徒步涉水過河，不能讓牛拉那麼重走過沙灘，知道嗎？」犬熊相鬥、鬥雞、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村民娛樂，身為孩子們的古魯，他都譴責。

那時候，每當一個巡迴演出的有聲電影團在布卡帕南或 Kothacheruvu 搭起帳篷，都會在方圓幾哩內造成騷動，村民犧牲自己微薄的收入來盡量多看幾部電影。沛達·溫卡帕·羅箬也常常試圖帶沙迪亞和其他孩子們一起去看，但沙迪亞反對並拒絕，說那些電影價值理想淪喪，把神鄙俗化，裡面的音樂是一團糟，它們只展現家庭生活的黑暗面，並讚揚殘忍、狡詐、犯罪。直到今天，巴巴仍然毫不留情地批評那些藝術，特別是文學和電影，它們故意把價值理想下拉到低賤的地位，以便賺人的錢。

沙迪亞十歲左右時，在村裡組織了一個「磐達里巴讚」團(Pandhari Bhajan group) [註一]，以鄰近村子已有的巴讚團為雛型，約由 16 至 18 位男孩組成，清一色的橘紅色穿著，每人手持一面旗子，腳踝繫著鈴鐺。他們按著民謠的曲調起舞，那些民謠描繪朝聖者渴望得到主克里希那的達瞻(Darshan，見到神或是一位聖者，並與之四目相望)、漫長朝聖之路的嚴苛考驗、急著想快點抵達神廟、遠遠看到寺廟頂端時的高興、等等，詩詞簡單而感人。沙迪亞教孩子們這些民謠及其他歌曲，並加入一些自己創作的取材自《Bhagavatha 博伽梵往世書》的歌謠，描述那些牧牛女向克里希那的養母耶輸陀(Yashoda)抱怨克里希那總是愛惡作劇，耶輸陀叱責小男孩克里希那偷吃奶油的行為和惡作劇，克里希那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合唱團成員們扮演各個角色，耶輸陀和克里希那站在中間，牧牛女們在外圍繞成一圈，翩翩起舞，令全村為之著迷。沙迪亞親自飾演母親耶輸陀或孩童克里希那，他的舞蹈、台詞、音樂為巴讚增色不少。

[註一] Pandharipur 位於今之馬哈拉施特拉邦，當地人拜 Vithoba (今被視為克里希那

的另一稱謂與形象)並常常聚在一起,不分宗教信仰、種姓、性別,唱頌祂的榮耀。後來蔚為風氣,形成所謂的 Pandhari Bhajan。

人們還注意到,他在這些傳統的題材裡混入了另外一些歌,敘述去一座寺廟朝聖,形容裡面神明的王者威嚴,那座新廟沒人聽說過,裡面供奉的新神祇人們對祂一點概念都沒有——舍地(Shirdi)和賽巴巴(Sai Baba)!

「賽巴巴?舍地那位賽巴巴?還會是誰?這小男孩是如何受到那個穆斯林(?)苦行僧啟發的?」看小孩們在街上起舞,那些大人如是心想。

巴讚團每月向每戶人家收取贊助金一文錢(1/16盧比),用來購買繞村時燃燈用的燈油,和炒過的米,分給大家當做 Prasadam(供過神的食物),以及香、樟腦、和其他拜神用的東西。在節慶日或在節慶晚上,他們會多收一點錢,比如說兩文錢,然後得意地從布卡帕南大老遠買一盞煤油氣化燈回來。秦那·溫卡帕·羅箒的孩子和其他人則提供音樂伴奏。

沙迪亞當然是團裡核心人物,是主辦者、財務總管、老師、作曲者、帶頭領唱者。他每個角色都扮演得維妙維肖,馬都拉(Mathura:克里希那誕生地)、布林達梵(克里希那童年所居之地)、小小牧童克里希那吹著笛子迷倒了眾牧女、母牛和小牛、樹木、甚至雅穆納河,一幕幕活生生呈現在村民眼前。

有一次,巴讚團演唱一首聖歌,根據當地民間傳說來讚歎那羅辛哈(Narasimha[註二])的神威和殊勝,正唱到「神化身為獅,從石柱中一躍而出」這一段時,突然間,沙迪亞像人獅化身般跳躍起來,他的臉變得兇惡猙獰而憤怒,全村人都嚇壞了,誰也制伏不了他,連摔角專家都沒辦法。最後,幾個人在他面前做了拜神儀式,揮舞樟腦火焰,並砸破一顆椰子,終於,沙迪亞回復正常,繼續唱歌。又一次他暗示自己是神的化身!

[註二]根據《博伽梵往世書》, Narasimha 為毗濕努的第四個化身——人獅,有獅頭人身獅爪——Nara 意為「人」, simha 意為「獅」。話說金蒲團王(Hiranyakasipu)因修苦行而得到梵天賜予恩惠,讓他的一個願望實現,金蒲團希望他不會被任何人或獸殺死,梵天答應了他這個願望。得此恩賜,金蒲團開始胡作非為,百般迫害那些信毗濕努的人,甚至屢次想要害死自己虔誠的兒子普喇拉達(Prahlada),但普喇拉達都幸獲毗濕努護佑而逃脫。一次,金蒲團與普喇拉達爭辯,說:「可憐的兒子啊,你總是說有

一個至高的主宰，祂無所不在。祂在哪裡？如果祂真的無所不在，那祂為何不在我面前這石柱裡？」普喇拉達回道：「祂在裡面，祂也在最細小的樹枝裡。」金蒲團聞言，一怒之下手中大鐵鎚擊向石柱，石柱被打碎，毗濕努化身為人獅從石柱中出來，將金蒲團撕成碎片。化身人獅，非人非獸，所以並未違背梵天的承諾。

這次事件讓磐達里巴讚團聲名遠播，因為人們說，當這個團體在唱歌跳舞時，神真的會顯靈，布達巴地村民親眼看見過！而且，人們還注意到，那一陣子，霍亂像一陣令人窒息的沙漠熱風，捲著黃沙滾滾而來，橫掃整個地區，鄰近村落中有些家庭一家人都死於瘟疫，而布達巴地卻沒有被掃到，村中有智慧的人紛紛說，這是因為巴讚團產生的神性氛圍所致。於是這些小男孩獲邀前往許多村子，好讓村民能免於遭受神的怒氣！這些村子往往會派牛車來接他們，不過有時候這些小救世主得自行跋涉十到十二哩路，攜帶自備的食物，於一天中最熱的時段在路旁樹林裡歇息。這些村民也聽說了「舍地」和「賽巴巴」這兩個奇怪的名字，心想他是何方神聖，並於幾天後將好奇擺一邊，重新投入工作。

當時有些戲劇表演和露天歌劇，以對話、舞蹈和戲服來呈現《往世書》的情節：羅剎、阿修羅和邪惡勢力被神、神的化身和善的力量擊敗。劇本是在沙迪亞住進的家庭中寫成並排演。沛達·溫卡帕·羅箬因飾演《博伽梵往世書》中的阿修羅王 Banasura[註三]，以及更因為他演活了堅戰(Yudhishtira) [註四]，演技無雙，而成了劇台上的名人。這段期間，為了募款賑災解救飢荒，寫了幾個劇本，其中最受歡迎的是 Banasura、Ushaparinayam[註五]、Droupadi Manasamrakshanam[註六]、Kamsa Vadha[註七]。年幼的沙迪亞也滿懷渴望，他飾演一些角色，特別是克里希那和牟西妮(Mohini) [註八]，觀眾鼓掌喝采他的表演、歌唱、特別是舞蹈，因為他的腳步有一種韻律，一種節奏感，是他們很少見過的。他的舞姿柔軟曼妙，讓人覺得「他像是在飄，彷彿屬於某個仙境！」

[註三] Banasura 是一阿修羅王，著名的峇里大帝(Bali) 之長子。他信奉希瓦神，並獲希瓦答應其願望，當他的保護者。結果他變成所向無敵，漸漸變得更加殘酷和驕傲跋扈。他把他的女兒 Usha 囚禁在一座堡裡，因為有太多人來求婚。一個夜晚，Usha 夢見一個俊美的年輕人並愛上了他，後來透過她的好友，Banasura 的宰相的女兒 Chitrleka 幫助，發現夢中那位年輕人竟是克里希那的孫子 Aniruddha！Chitrleka 用神通把 Aniruddha 從克里希那的宮裡綁架來和 Usha 同住，Banasura 獲悉此事，一怒之下囚禁了 Aniruddha，這導致克里希那和 Banasura 之間的戰鬥。最終，在希瓦的請求下，

克里希那饒了 Banasura 一命，Banasura 也向克里希那道歉並獲原諒，Aniruddha 和 Usha 結婚。

[註四] Yudhishtira 為《摩訶婆羅多》中般度五兄弟的大哥，他終生謹守正法，對主克里希那忠貞不二。

[註五] Usha 公主與克里希那的孫子結婚的故事，參見[註三]。

[註六] 在《摩訶婆羅多》中，持國王的兒子們在贏了擲骰子賭注之後，要脫黑公主 Droupadi 的衣服以侮辱之，幸獲克里希那暗中保護，黑公主裹身的紗麗不斷增長，以致始終脫不掉。

[註七] Kamsa：卡姆薩王，克里希那的舅舅。他推翻了自己的父親，篡奪王位。有一次，一個來自天上的聲音預言，他將會被他妹妹(克里希那的母親)所生的第八個兒子殺死。於是他囚禁他妹妹 Devaki 和妹夫 Vasudeva，並殺了所有他們生下的孩子。然而毗濕努化身的第八個孩子卻神奇地脫逃，並被帶到 Gokul，由 Nanda 撫養長大。Kamsa 派阿修羅軍隊去殺克里希那，卻統統為克里希那所殺死。最終克里希那抵達 Mathura，殺死了 Kamsa。

[註八] 據說當年眾神和阿修羅合作，一起攪動乳海以取出海裡的不死瓊漿——甘露 (Amrita)，甘露終於出現，卻被阿修羅先一步搶走。眾神向毗濕努求助，於是毗濕努化身為迷幻美女 Mohini，迷倒眾阿修羅，自願交回甘露。

幾個月之內，他就開始也扮演其他角色！即使在他去卡馬拉埔 (Kamalapur) 和龍崗 (Uravakonda) 就讀教高等學校之後，他仍然在放假回到布達巴地時飾演這些角色。在 Kanaka-tara 這個通俗故事中，他飾演 Tara，表演之逼真，讓伊西瓦拉媽那天晚上從觀眾席衝上戲台，以防止 Tara 被「處決」。她忘了，這一切都是演戲！有時他在同一齣劇裡飾演不只一個角色來滿足觀眾，例如在〈克里希那傳奇〉 (Krishna Leela) 這齣戲裡，他分別飾演克里希那的母親 Devaki、小小克里希那，也飾演在卡姆薩王宮中的舞女，跳舞以娛國王！他還飾演黑公主。至今他還津津樂道，當年自己如何穿上七件長長的紗麗，一件裹著一件，卻讓人覺得他只穿了一件！

不久之後，一團專業戲班子造訪當地，表演了一些音樂劇，吸引了龐大觀眾。她們在布卡帕南架起舞台，而後又去布達巴地、Kothacheruvu、Elumalapalli 以及其他大村莊，她們的演出成為全縣的話題。其中有一位跳舞的女孩，藝名為 Rishyendramani (1917~2002。她日後成為南印度知名的歌唱家、舞蹈家、電影與戲劇演員)，她在一系列舞蹈項目中，結合體操特技功夫和音樂。她的「拿手主菜」是一段舞蹈，只見她頭上放著一只瓶子，配合音樂節奏跳舞，彎下身，坐下，然後平臥地上，背朝上，用牙齒

從地上一個火柴盒裡咬起一塊手帕，然後坐起來，起身站立，瓶子仍然在頭頂上！確實是高難度動作！她靠長久練習，練成這種高難度特技，無怪乎每演必獲觀眾熱烈掌聲。

沙迪亞那羅延那也和其他人一起去觀賞了這些專業演員的表演，並且也看到了這個項目。回到家後，他也自己試試，結果居然不費什麼功夫就做到了！令所有人大為訝異。大人們要沙迪亞在他的戲目中表演這個新的項目，但他卻退縮了，猶豫起來。可是這消息卻傳了出去，幾個有創業精神的年輕人說服他去 Kothacheruvu 村的神像乘車遊行節慶和賣牛廟會上跳這段著名的表演。他們竟斗膽宣佈，那位著名的女伶 Rishyendramani 將親自蒞臨演出，因為他們信心十足，相信沙迪亞不會讓他們和觀眾失望。兩位姊姊把沙迪亞打扮成女孩，穿上女孩的衣服，做出女孩的髮型，戴上飾物，帶去 Kothacheruvu。沛達·溫卡帕·羅箬聽說他們這樣大膽，一時擔憂起來，沙迪亞被他們誘騙，不知他們這番莽撞蠻幹會有何後果。布幕升起，只見「Rishyendramani」輕盈曼妙地步入卡姆薩的宮中，觀眾如癡如狂，沒看出差別。那段著名的舞蹈開始了，沙迪亞做了改進，用一根針取代手帕，並用眼皮將其拾起！是的，那天那位「Rishyendramani」成功做到了！！

不過並非沒有可怕後果！廟會的主席堅持要給舞者別上一枚獎章！母親和其他人聽得人們對沙迪亞一片讚美之詞，見他受邀到各地表演，獲頒銀盃和金獎章，興奮高興之餘，也害怕招來「邪惡之眼」。擔憂的事果然成真，沙迪亞的眼睛莫名其妙開始劇痛起來，兩眼紅腫，不住流淚，體溫也升高。一晚，母親說她聽到穿著木屐的沉重腳步進入屋內，直接走向沙迪亞的房間，她覺得神秘不解，遂起床走近沙迪亞，手放在他額頭上量量他的體溫，卻發現已經不燒了！眼睛呢？她拿來一盞燈，一看，眼睛也好多了。隔天沙迪亞就康復了！

4. 眾之寵兒 & 小榜樣

沙迪亞那羅延那的哥哥瑟夏瑪．羅箸娶了 Cuddappah 縣卡馬拉浦鎮的 Sri Pasupathi Subba Raju 先生的女兒。因為沙迪亞得繼續去布卡帕南以外的地方接受高等教育，於是大家提議，何不就讓他去卡馬拉浦，他哥哥也在那裡陪他一段時間，這樣安排尚令父母滿意，於是同意了。他們打算讓沙迪亞唸大學，以後可當政府官員！因此他們就準備好與沙迪亞分開，送他去大老遠的卡馬拉浦——如果沙迪亞能在當地繼續求學的話。

沙迪亞在卡馬拉浦也是按時上學。一如在布卡帕南，他「表現乖巧」，最為老師所喜愛。有一次鎮裡上演一齣戲劇，由他來唱開幕「祈禱歌」，聽了他甜美嗓音的人紛紛輾轉相傳，說鎮裡來了一位「優雅的音樂家」。從此以後，每逢公眾聚會，「祈禱歌」成了他的專利。

巴巴直到今天還提到當年一位教練，他因對孩子們毫不吝嗇的愛而博得全校的尊敬，他也是童軍團教練，急著想要沙迪亞加入童軍團，於是直接或間接透過朋友來勸他加入。當時有兩個男孩，是稅捐局局長的孩子，和沙迪亞坐同一桌，與沙迪亞非常要好，他倆也求他加入，甚至把一套全新的童軍上衣和短褲塞進沙迪亞抽屜，好讓他可以加入。他們都明白，沙迪亞會成為童軍隊的生命，如果他加入，鎮裡的長輩也會同意贊助，否則這些長輩可能會誤認他們是「一群遊手好閒的傢伙，只會遊山玩水和餐聚。」

沙迪亞最後終於加入，剛好趕得上在花山 (Pushpagiri) 舉行的賣牛廟會。那位教練正計畫要帶團前去。屆時在牛隻拍賣市集上將會人山人海，小孩可能會走失，給來朝聖的人供應飲水，督導衛生，以及提供當場急救，有足夠的工作可讓幼童軍們來做。童軍野營的費用定為每位孩子十盧比，沙迪亞連一文錢都沒有！

他必須為大家示範：做服務的回報，就是它本身；聖愛 (Prema) 會壓倒其他一切。他決定不錯失這個教導和啟發同伴的機會，於是他決定徒步走去花山，省下搭乘巴士的錢。他告訴教練，說他的人會來，他們會照顧他 (當然，來參加每個這種廟會的人都是祂的人！) 於是他避免了野營時的一團亂以及其費用。他估算了一下，五盧比應該夠他度過整個廟會了；而且他說，他把上一個年級用的一套課本給一個有需要的男孩，那些課本他很少閱讀，所以跟新的一樣。那男孩出價十二盧比，但沙迪亞只索取了自己需要的五盧比。然後他就長途跋涉到花山，於廟會開幕前一天晚上九點左右抵達。

他實在太累了，於是用那只裝衣物和錢的袋子墊著頭，就睡在河邊沙灘上，與一大群已經聚集在那裡的人在一塊。隔天早上他醒來，錢包跟著袋子一起不翼而飛！

多年後，在講述這些往事時，巴巴常常告訴圍在身邊的人，說他當時一點也不驚惶，他到處走動，毫不在乎，結果在一個石槽裡發現一個一安那（anna，一盧比的十六分之一）的硬幣和一包廉價手工香菸！他好像拿了那枚硬幣，然後走去市場，那兒有一個人坐在一台新奇的賭博機台前，保證手氣好的人能賺一筆！他在一塊黑布上用白漆畫了一個圓，圓圈上有些象形符號，其中有幾個是有獎金的，剩下的都沒有獎金。圓心插著一根鐵桿，鐵桿頂上有一根可以轉動的指針，顧客把下注的硬幣放在他身旁，然後用力轉動那根指針，若指針停在某一位置，上面有數字 2, 3, 或 4，顧客就賺雙倍、三倍或四倍，否則就輸掉賭注。沙迪亞那羅延那直接走去他的攤位，把指針轉動了幾次，結果每次都走運，一共賺了十二安那！巴巴說他其實還可以賺更多，但是他同情這個可憐的傢伙，他一天賺不了幾個錢！

十二安那夠用一個星期了！因為，前面有提過，他有一種神奇的能力，不但能餵飽自己（事實上，祂經常說，圍繞在祂身邊的人的快樂才是祂的食物），還能伸出手給人聞，來證明自己飽餐了一頓。即使在後來的那些年代，祂有時也會說：「我已經吃過午飯了」，若有人懷疑，祂就讓他們聞聞祂的手，於是他們只好不再置疑。

所以這位童軍教練被沙迪亞說服，相信他被會場的親戚給餵得飽飽的！因此在分派工作時，沒有對沙迪亞另眼看待。沙迪亞熱心地開始了他的工作：激勵他的同學做無私的社會服務。直到今天，這仍然是祂的教導的主題，祂說：為人服務就是為自己服務，因為「別人」只是自己的另一個形象和另一個名稱！

不消說，當大家提議他一起搭巴士回去時，他不聲不響地溜出童軍團，因為他沒有付巴士錢。他堅持原則，一路走回家。

沙迪亞在卡馬拉浦時父母都不在身邊，連他哥哥也去參加教師訓練課程了，所以每回他需要一點零錢時，他就寫一首歌，說那是給一位商人用的！這位商人名叫寇特·蘇班那（Kote Subbanna），他開了一間雜貨店，賣些藥、補品、玻璃器皿、時髦的穿戴物、雨傘之類的東西，每回他有新東西想賣，或是想促銷某些專利藥，他就會在沙迪亞上學的路上捉住他，提供他必須的專業或其他資訊。到了晚上，沙迪亞已經完成一首動

聽的泰盧古歌曲，以優美的詩句讚美那件東西，歌曲旋律輕快，充滿轉折，由蘇班那雇用的一群小男孩組成合唱隊來唱，很能吸引人的耳朵。他們會遊街，手拿商品名字的牌子，唱著沙迪亞創作的充滿廣告口號的歌，以之為樂！這些歌很快就舞在每個舌頭上。直到現在，巴巴偶爾仍會唱唱這些商品老歌來款待信徒！

寇特．蘇班那則給沙迪亞一些衣物、書本、以及其他沙迪亞需要的東西做為回報。

那些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老一輩的信徒之間流傳著一種說法：「祂在龍崗 (Uravakonda) 顯現自己的神性，但祂是從卡馬拉浦開始散播祂的榮耀與殊勝。」這句話是讚美後來卡馬拉浦的民眾迅速回應祂的召喚，而全無那種無明自大的譏諷。沙迪亞返回布達巴地後，到處受到民眾招待歡迎，並舉行儀式膜拜他。

接著，我們也必須趕赴龍崗了，他人生傳奇新的一章要在那裏上演了。瑟夏瑪．羅箸受完了教師訓練，具備泰盧古語 (Telugu，南印度一種方言，賽巴巴講道都是用泰盧古語) 教師資格了。他被分發到龍崗的高中，他很歡迎被這樣分發，認為是個吉兆，因為這一來他可以陪伴沙迪亞，親自就近照顧他的學業。

5. 龍崗

龍崗 (Uravakonda 烏拉佉崆達) 這個地名得自當地的主要丘陵，本來名叫烏拉嘎崆達 (Uragakonda)，「烏拉嘎」是「蛇」，「崆達」是「丘陵」。丘陵俯瞰當地，頂端隆起處，係由一塊高約 100 呎的巨大岩石構成，望之如多頭之眼鏡蛇，所以名字取得特別恰當。

龍崗何其有幸，能讓沙迪亞那羅延那·羅箬跟著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是新來的泰盧古語老師) 來到此處的中學就讀，因為如此一來它能名垂千古！男孩的名聲比他本人先來到鎮上，那兒的男孩們奔相走告，說他是一位卓越的泰盧古語作家，是優秀的音樂家，舞蹈天才，比他的老師們更有智慧，能看到過去和預見未來。這些真實可信的事蹟從來自布卡帕南、潘努崆達 (Penukonda)、達摩法壤 (Dharmavaram) 和卡馬拉浦等地的人的口中流傳開來，以致人人都在談論他的偉績和他的神能，大家口耳相傳，說在他還在蹣跚學步時，就已經擁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只要揮一揮手，就能憑空變出水果、花和甜食！聞之者莫不感驚奇，直呼「不可思議！」

他們紛紛聚集在這位新來的特魯古語學者身邊，渴望多聽一些關於這孩子的異能的故事，每一位老師都急著想被分派至一些能接觸到他的工作，有的是出於好奇，有的是出於仰慕，有的則只是存心想證明整件事有多荒唐。

很快的沙迪亞就成了全校的寵兒、鎮裡眾目的焦點，他是學校祈禱團的領導者，每天早上登上講台，領導全校人員的朝會祈禱，他的聲音聖化了空氣，激勵老師和學生獻身於自己份內的工作。他是學校戲劇的生命和靈魂，是體育隊的台柱——因為他跑得飛快，玩 gudu-gudu (一種戶外賽跑遊戲) 玩得非常好；玩那種把兩腿套入袋內的競走遊戲，他也表現卓越。此外他還是童軍團最優秀的成員。

關於沙迪亞和學校的戲劇演出，值得一提。負責戲劇的老師塔米·羅箬 (Sri Thammi Raju) 有一次要沙迪亞編一齣泰盧古劇本，沙迪亞熱心投入，該劇演出大獲成功，不只是因為劇中英雄是一個小男孩，由沙迪亞親自飾演，而主要是因為劇情主題是「虛偽」——人類永恆的罪惡。劇名為 “*Cheppinattu, Chesthara ?*” ——「言行一致嗎？」

戲劇開幕，一位女士在給其他幾位婦女誦讀《博伽梵往世書 (Bhagavatha) 》，並解釋詩句的意思。她說，家庭主婦有義務布施給值得布施的人，給殘障而無力謀生者，

而不是給那些身強力壯卻遊手好閒的寄生蟲。稍後眾婦女散去，只剩下該女士和她幼小的兒子，他全程都感興趣地在旁聽。就在此時，一位瞎眼乞丐上門，誇張地吸引注意，結果被呵斥一頓，趕走了。隨後又來了一位高壯的托鉢僧，挺著個大肚子，攜帶著一個磨得亮光光的銅器皿，裡面裝著穀物，以及一把裝飾精美的坦布拉琴。只見這位母親恭敬地歡迎他，供養他米和錢幣，跪拜於其足前，請求他降福。兒子大惑不解，問母親為何沒有按照她自己幾分鐘之前頌揚的做法，母親簡短一句話把他給打發了：

“*Cheppinattu Chesthara ?*”——「我們能照我們所說的去做嗎？」孩子竟敢質疑大人行為，母親被其無禮給惹惱了，把他拖去父親的辦公室，他父親是政府某單位高級辦事員，正忙著處理公文。

這位父親對兒子長篇演講受教育的價值，該如何讀書以升學，不論有何困難。正說著，一位學童跑來，求他布施區區幾個盧比，幫他付學費，否則他會被除名，最後因上課不足而無法升級。這位父親說他沒有錢，還讓學童瞧瞧他那只空空的錢袋當作證明。幾分鐘後，一群年輕人，都是他的單位裡的辦事員，衝進來，手拿一份認捐簽名單，是要晚宴招待一位新來的官員，幾天後就要當他們的主管了！這位父親十分歡喜這個主意，說一定要貴族式的款待這位新官以取悅他，並主動願意到時上台致詞，隨即拉開抽屜，給了他們一筆大錢，二十盧比！

孩子瞧著這種行為，驚訝不已，問父親為何說一套做一套，為何騙那位學童。父親生氣地對孩子說：“*Cheppinattu Chesthara ?*”——「言行要一致嗎？」他對孩子咆哮，命令他立即上學去。

場景移到學校，由沙迪亞飾演的這位小男孩，名叫克里希那，到了學校。老師正處於一陣騷動風暴中，因為督學明天要來。他給學生們做密集排練，告訴他們說，到時督學可能會問：「上了多少節課啦？」他們要一齊回答：“32”，而非真實的數字“23”。督學來時，他會教第 33 課：Harichandra。於是他教他們那一課，讓他們隔天可以迅速回答問題。他威脅說，誰要是竊竊私語說第 33 課已經上過了，他會嚴厲處罰，他說：「一定要活像我明天首度教那節課」，說完繼續上那節 Harichandra 的課，內容是關於 Harichandra 為了「真」而犧牲。下課後，學生陸續走出教室，獨剩小克里希那留在後面，他問老師他這天已經問過兩次的問題：「為什麼你勸誡學生，自己卻不遵守？」得到的是同樣的粗暴回絕：“*Cheppinattu Chesthara ?*”——「你意思是說勉人者應該遵循那勸勉？」虛偽，虛偽，到處都是虛偽！

場景轉移到家中，是隔天上學時間，但小男孩拒絕去上學，把書扔一邊，說上學是浪費時間，他決心不上學了。父母大感困惑，於是請老師來，老師趕到。只聽得克里希那說：「身為母親、父親、古魯，如果你們所教的只是用來說說和寫寫；如果一涉及實際行動，所學的就統統要扔掉，那我幹嘛要學？」這番話令三人茅塞頓開，讚揚小男孩是他們的「古魯」，並決心從此以後言行都要真實而不虛假。

這是戲劇的主題，這齣劇是沙迪亞在十二歲的年紀寫的！筆者不厭其詳的敘述其細節，是要讓讀者清楚知道年幼的沙迪亞．賽多麼有遠見和智慧，多麼熱心於真正的教育。

沒多久，有人若遺失了值錢的東西就會來找沙迪亞，因為沙迪亞能知道東西在哪兒，他那種直覺能力已經名聲遠播至龍崗。巴巴說，那時他只透露那個人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讓他的朋友靠自己的智謀從那個人身上找回遺失的物品。

不過有一個案例倒值得一提，一位老師遺失了一支名貴的筆，他說服沙迪亞直接揭露那個「未經同意就拿走他的筆」的人是誰，沙迪亞提供了他的一位僕人的姓名，可是這位老師卻認為斷無可能，因為那人忠心耿耿又「誠實」，而且趁他外出時搜尋他的房間，也沒有發現可疑跡象。可是沙迪亞堅持說是他，說他將筆給了他就讀於阿南塔普（Anantapur）的兒子，並願意提供證據。於是沙迪亞擬好了一封信，那封信看起來像似那位僕人（僕人不識字，每次都得請人代筆）給兒子的，信中問候身體健康等等，然後問他送的筆好不好寫，要他小心使用，因為那筆很貴，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偷」！信中還附有一張寫好了地址的明信片做為回信之用。四天後，回信就到了老師手中！上面寫著：「筆好寫極了，那麼貴的筆，又是父親愛的禮物，定會小心保管。」就這樣，沙迪亞神奇的能力得到了證實，人人都尊敬他。

另外一件事讓沙迪亞贏得了龍崗市井小民的尊敬。當時有一位穆斯林心焦如焚的在找尋他的那匹馬，也不知牠是走失還是被偷了，只有阿拉知道牠到底在哪兒或是被誰偷的。那是他唯一的謀生工具，他就靠那匹馬拉著一輛馬車，載人或載貨，每天賺個一兩塊盧比糊口。他到處都找遍了，朋友們也幫他地毯式搜索，甚至跑到大老遠處去尋找，依舊連個影子都沒看到，絕望之際，有人告訴他這位就讀於附近高中的男孩，沙迪亞，於是他去找沙迪亞，將自己憂愁之事一股腦傾吐出來。

沙迪亞那羅延那．羅箬當即告訴他去鎮外一哩半遠的一處樹林找找，果不其然，馬兒正自悠哉的在那裡吃草，大家為了找牠，人仰馬翻，才不關牠的事呢。

這令人聯想起在舍地．賽．巴巴時代發生的一樁類似事件。這件事讓沙迪亞成了當地穆斯林族群口中知名的神奇小孩，從此以後，人力車伕們經常會停下車來探望他，並堅持要載沙迪亞上學或下學，好讓他們的車也沾一點他的幸運。

就像這樣，隨著日子過去，這位十三歲的小男孩，偶爾顯露一下神蹟，讓人一瞥隱藏在那副纖弱身體裡的偉大力量與王者莊嚴。

1940 年 3 月 8 日，全鎮驚聞沙迪亞被一隻黑色的大蠍子螫了。當時龍崗和周圍鄉村的人都相信，由於那塊狀似多頭眼鏡蛇的大岩石（當地以之而得名）之故，被那裡的蛇咬到或蠍子螫到，絕對活不了。那塊岩石望之像蛇昂首吐信，作勢欲咬，所以才會流行這個恐怖的迷信。當時約傍晚七點，黃昏時間，沙迪亞尖叫一聲，跳了起來，手握右腳大拇指！

可是並未發現有蠍子，當晚沙迪亞照常入睡，沒有顯出痛苦徵狀！大家鬆了一口氣，只是隔天又再度焦急起來，隔天晚上七點整，沙迪亞陷入昏迷，身體僵硬，不說話，呼吸微弱。

這種事如果現在發生在巴巴身上，信徒們不會大吃一驚，因為他們對巴巴「陽神出竅」已經習以為常，可是在當時，哥哥瑟夏瑪．羅箬並不知道這種以「細身」(subtle body) 出體去別的地方的事，大家緊張起來，認為一定是蠍毒發作，經過 24 小時後開始影響心臟。

於是瑟夏瑪．羅箬找來醫生，醫生給他打了一針就離去，留下一堆混淆。據說沙迪亞整晚都呈昏迷狀態，早上醫生再度前來，宣布男孩已經脫離險境！

當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顯示沙迪亞當時不是在「無意識」狀態，反而是在「超意識」狀態！當時有人建議，可以去山坡附近的廟，向穆迪亞喇嘛神（Muthyalamma）求求，因為這男孩可能被邪靈附身。於是幾個人自告奮勇趕去廟裡，走下一道階梯，進入內殿，祭拜，燃香獻花，然後砸破一個椰子。正當他們在丘陵附近的廟裡這樣做時，「昏迷不醒」的沙迪亞開口說話了：「椰子碎成三片，」等到幾個自願去拜神的人攜帶著供過神的物品回來後，手中椰子果然有三片，而非一般的兩片！

沙迪亞於一兩天後醒來，行為舉止開始變得迥異於往常，這事件有時候被解釋成「性格大變」和「被舍地．賽．巴巴附身」，這和事實真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巴巴曾說過，是祂主動開始這個過程，示現他的真實身分，因為祂等不及了，祂不能再繼續當個普通「男孩」，有著「弟兄」、「姊妹」、「同學」和其他世俗羈絆，祂要向世人證明，誠如祂所宣稱，「他超越 Visha 和 Vishaya」——不受毒或客觀世界影響。沒有蠍子能螫祂。

這時瑟夏瑪．羅箸已經通知布達巴地的人龍崗這邊的情況，他寫道：沙迪亞對誰都不理不睬，要他吃飯真是費盡功夫。大部分時候他都處於靜默狀態，偶爾會突然唱起歌或吟起詩來，有時候會唱誦長的梵文詩句，有時則講起最高的吠檀多哲學來。由於遭遇到出乎意料並且神秘難以解釋的困難，造成延宕，雙親花了約一個星期才抵達龍崗[譯者按：龍崗離布達巴地 139 公里]。

瑟夏瑪．羅箸等了好幾天，遲遲不見父母來到，心中緊張起來，他找來一個人，願意騎腳踏車去阿南塔普，再從那裏轉去布卡帕南和布達巴地。就在他告訴那人路線時，沙迪亞忽然開口：「幹嘛，不用派人去找他們了，半小時後他們就會到這裡，」果然，剛剛好三十分鐘後他們就到了。

雙親也感染了憂懼，覺得沙迪亞時而唱歌，時而說話，舉止好奇怪。有時他會身體僵硬，似乎是離開身體到別的地方去了。整件事神秘不解。

一日，沙迪亞一如平常那樣躺著，渾然忘了周遭環境，忽然他要人把隔壁家裡的那位學者叫來！「他把《博伽梵往世書》完全解讀錯了，他闡釋這書闡釋錯了。」沙迪亞如是命令。當然，那學者不來，他說：「這乳臭小兒懂甚麼《博伽梵往世書》？我在這裡給這些人解釋其梵文意義，是對是錯他也會知道？喔對了，他是怎麼聽到我講的東西？叫他少管閒事，」然後繼續他的闡釋。但是沙迪亞非要他來不可，於是那位學者只好來一趟——最起碼滿足一下沙迪亞的父母，因為他們說：「來給這男孩上一堂謙虛課，那就夠了。近來他變得難以管束。」

學者來到後，沙迪亞要他再重複一遍他的闡釋，並指出他錯在哪裡，接著快速拋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像是：「(《羅摩衍那》中)瓦力的父親是誰？」、「(《羅摩衍那》中)羅伐那出生於何時？」、「金翅大鵬(Garuda，毗濕努的坐騎)的妹妹是誰？」、等等，把學者給擺平了。最後，學者跪拜在沙迪亞腳前，請求他原諒自己先前沒有立即服從他的召喚。

阿南塔普的縣醫療署長當時正駐紮龍崗，治療沙迪亞的醫生來找他，署長診斷結果：沙迪亞的病類似突發性不由自主的動作，是歇斯底里的一種，和蠟子無關。他並以自己的智慧建議一套醫療程序。整整三天，家人嚴格依照他的吩咐去做，但癥狀依舊，病人時笑時哭，時而滔滔不絕，時而靜默不語，他唱神的歌，談神，描述那些當地人從未去過的朝聖之地，他宣稱人生只是一場戲！占星家說這男孩卡陰了，被鬼魂附體了，那鬼魂是這間房子的老住戶，事實上是第一位居住者！他們責怪瑟夏瑪·羅箬沒有慎選房子。一些有法術的人說那是因為突然受驚而魂魄歪了。祭司建議哥哥去廟裡做一次 Rudrabhishekam 祭祀儀式。那些較有智慧的人則搖頭低語，說神的做法是無法理解的。

一群人同情哥哥和弟弟的遭遇，各自提供治療方法，瑟夏瑪被圍攻得困擾不已，最後，他請來一位驅魔人。沙迪亞一見到這位驅魔人，就向他挑戰，對著他說：「哎呀你得了吧！你每天膜拜我，現在你既然來了，你該做的是膜拜我然後離開。」這位驅邪人聽得他膜拜的神給他警告，匆匆離去，連費用都忘了收！他勸哥哥，對待這男孩要非常虔敬，因為他是「和神有連結」，而不是被魔鬼附身。

這情況令雙親感到氣餒，他們帶沙迪亞回布達巴地，並觀察他的行為舉止，心中益發害怕。男孩自己也以一會兒安靜、一會兒歌唱、一會兒開示，來更增加效果，他會要求他姊姊：「這裡，做火典（Arathi），那些神正通過天空」；他會說他在學校的學業受到打擾，並即興創作了一首歌，唱了起來，那是講能識字和寫字的重要性，說那些村民如何被狡詐的放高利貸的人欺騙，如果他們不識字的話。還在從龍崗回布達巴地的半途上，雙親就帶沙迪亞去 Bellary 看一位醫生，又去達摩法壤（Dharmavaram）看了另一位醫生。但這些可憐的行醫者又能診斷出什麼來呢？他們的聽診器無法解碼聖靈的呼吸，也無法顯示靈魂的心跳，更不用說一個神性靈魂了——祂是要超越常人的極限的。沙迪亞好像有一次對他父母說：「你們為什麼要擔心成這個樣子？你們去的時候，醫生不會在的，即使他在，他也治不好我。」

在布達巴地，他們也找來一些驅魔師，這是因為，在村莊裡，人們對生病的第一反應，往往就是認為有人用巫術降頭或是被惡靈附身。那人來到後，坐在房裡，開了一張清單，上面列了召鬼需要用到的物品，他要將鬼魂轉移到一隻羊或家禽身上。沙迪亞見狀，笑著提醒他遺漏了哪些東西。沙迪亞似乎決心要經歷這場因為這些人的無知和迷信而造成的劇烈痛苦，把它當成一件好玩的事！若非如此，吾人就無法了解，一個十四歲

的男孩如何能在 Brahmanapalli (靠近 Kadiri) 忍受這麼可怕的治療。這是一段關於堅忍剛毅精神的英勇故事，值得詳細一提。

有人告訴沙迪亞的父母，說有一位拜夏克緹 (Shakti) 的驅魔人，沒有一隻惡靈敢在他面前搖擺囂張！他能完全治好沙迪亞，讓他可以去上學。於是他們備妥牛車，可是牛卻站著拒絕走！一路上他們遇到各種困難、生病、發燒、腹瀉、等等。最後終於抵達該地，將「病患」交給這位著名的驅魔專家。

他身形巨碩，長相可怕，血紅的眼睛，舉止像個野蠻人。他用盡所有技術，先犧牲了一隻家禽，而後又犧牲了一隻羊，讓沙迪亞坐在一圈血的中央，然後唱誦所有他知道的咒語。他不許父母帶小孩走，因為他假設這個案子是託付給他來處理的，是考驗他的夏克緹法力，是他和小男孩較勁——小男孩正在笑他的失敗！技窮之餘，他甚至連原本對身強力壯的成年患者都不敢試用的方法也試了！例如：他把男孩頭髮剃光，用一支尖銳的工具在他頭皮上刻劃了三個 X 符號，從頭頂往前額。沙迪亞坐在那裏撐住所有的痛楚而毫不畏縮，後來他對身邊這些人這樣問道：「你們親眼看到一個小男孩以堅忍剛毅的精神奇蹟般的通過這些恐怖的事而沒有損傷，卻到現在依舊不相信我是巴巴，那要是我單單只是挑一個好日子逕行宣布我是賽巴巴，你們會做何反應？」「我是要讓人知道，我是神性材質，那些人類的痛苦或快樂無法滲透，」他說道。

頭皮被劃開而流血，巫醫將萊姆、大蒜、和其他酸性水果的汁往傷口倒。雙親看著他進行治療，絕望至極，更感到驚訝，因為小男孩沒流一滴眼淚，沒有因疼痛而呻吟！那位拜夏克緹的巫醫卻憤怒不已，他吩咐每天一大清早要在頭皮上劃 X 之處潑 108 壺冷水，要持續一段時間，家人也照做了。他的武器已經快要用盡了，而附在小男孩身上的惡鬼仍然沒有認輸並咆哮說牠會離開男孩去別的地方！他用重棍打男孩的關節，當男孩到處走動時，他說這樣做是要驅出「雄鹿熱病」，當男孩安靜時，他說這是要驅出「搖晃熱病」！

最後，他決定祭出他最厲害的，連最強悍的鬼魂都會受不了的武器——Kalikam，這是一種魔法點眼水，由他那只酷刑囊裡所有酸性的符咒混合而成。他將眼藥水點在沙迪亞眼睛裡，父母看了都嚇呆了，只見孩子的頭和臉紅腫得都認不出來了，連走近他的人都可以「感覺到」那種灼熱。男孩的眼睛流出眼淚，全身因劇痛而不住顫抖。驅魔人心中一陣高興，認為即將大功告成，惡靈很快就會正式離開。沙迪亞全程一話不說，一指不搖。旁邊圍觀的人，特別是雙親和姊姊，眼看沙迪亞被這樣折磨卻愛莫能助，心中有

一種罪惡感，難過得哭起來，試圖偷偷安慰沙迪亞，不讓驅魔者知道——驅魔師不准任何人接近他的病人。沙迪亞不時示意要他們保持安靜，他用手勢告訴他們，他待會兒會找個藉口走出房間，要他們在外面等著。到了屋外，他要他們去取來一份他知悉的解藥，解藥帶來，敷在他眼睛上，只見兩只腫成隙縫的眼睛再度張得大大的，腫也消退了！

這位「醫生」被這樣的干擾打斷了療程，氣得七竅生煙，像一隻野獸被阻止追捕獵物一樣。「我只差一吋就要勝利了，」他吼道。雙親決定救沙迪亞脫離這位閻羅王的魔掌，他們已經看夠了，也受夠了。於是他們付他全額費用，還送他一些他沒有開口要的禮物，並謝謝他所運用的各種「知識」，他們只咒罵自己的命運。他們答應巫醫，先讓孩子養精蓄銳一番，讓他能禁得起他的驅魔流程，那時再帶他回來繼續讓他照顧。他們居然贏了！牛車駛離那間恐怖屋，抵達布達巴地。

沙迪亞仍舊一點都不「正常」，常常像似另外一個人格。他會唸誦一些讚美神的韻文和詩，程度遠超過青少年的知識範圍。有時他表現出以一敵十的力氣，有時卻纖弱得像蓮花梗。他會和成人爭辯其行為舉止是否正確，並證明對方是錯的，令其無地自容。

家人的一些朋友建議帶男孩去幾哩外的一個村子，那兒有一位聰明的草藥郎中，他給人一些綠葉子當藥，專治這類疾病。於是牽來牛，備好車，把沙迪亞抱上車，晴朗的路上響起清脆的鈴鐺聲。約莫半個小時後，沙迪亞似乎發覺自己正被載去某處，他說道：「我哪裡也不去，我們回家吧」，只見牛車頓時停了下來，牛就是不走了，再怎麼擰牠的尾巴都沒用。纏鬥了超過一個小時，牛就是拒不移動！只好調轉牛頭朝向回家方向，於是鈴鐺聲再度快樂地響起。

一位住潘努崆達 (Penukonda) 的律師朋友 Sri Krishnamachari 從羅箬的家人那裏獲悉這些事蹟，遂去布達巴地研究這個情況，並提供他能幫得上的忙。他仔細端詳沙迪亞一番，然後獨自在河畔沉思良久，最後告訴溫卡帕．羅箬：「真的比我想的要嚴重。立刻帶他去 Ghatikachalam 那裏的人獅 (Narasimha) 廟，那是最後的一線希望。」

沙迪亞那羅延那聽到了他講的話，突然轉身對他說：「這不是很好笑嗎？我已經在 Ghatikachalam 那裏了，而你卻要把『我』帶去『我』那裏！」這位律師沒有想進一步盤問他。

1940 年 5 月 23 日，沙迪亞一如平常的起床，但過了一會，他召喚家人過來，憑空變出糖菓和鮮花給他們。鄰居見狀也趕緊跑進來，他給他們每人一個牛奶飯糰以及鮮花和糖菓，都是空手揮一揮就變出來的。沙迪亞似乎心情很好，於是把溫卡帕．羅箸叫來，瞧瞧沙迪亞快樂迎人的樣子。他趕來，進了屋裡，穿過擁擠的人群。那兒的人要他先去洗腳、洗手和洗臉，再去見這位「圓願者」，這更激怒了他，他可一點都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他認為這些都是變戲法，把東西先藏起來，再以障眼法變出來——最起碼這是他最近向筆者供認的。他要結束這一章，不要再讓它拖延下去成了悲劇，於是他厲聲一笑，當著眾人面前招呼男孩說：「這實在太不像話了，給我停止。」他拿了一根棍子走近一步，作勢欲打，「你說！你到底是神？還是鬼？還是瘋子？」他吼道。答案隨即跟著而來——這項宣佈已經壓在心中好久了：「我是賽巴巴」。

爭吵無法繼續了，溫卡帕．羅箸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棍子從手中滑落，站在那裡看著沙迪亞，想了解剛才那句宣言：「我是賽巴巴」代表的意義。但沙迪亞繼續說道：「我屬於 Apasthamba Sutra 的法脈傳承[註一]，我屬於 Bharadwaja Gotra[註二]，我是賽巴巴。我來，是要讓你們避開所有的困難。你們要讓家裡保持清潔和純淨。」那天下午他一直重複著說自己的法脈傳承和宗族姓氏。他的哥哥瑟夏瑪．羅箸走近他問道：「你說『賽巴巴』是什麼意思？」沙迪亞沒有回答，只是說：「你們的溫卡仙人祈求我降生在你們家族，所以我來了。」

[註一] Sutra：經典。Apasthamba 經是聖者 Apasthamba 及其弟子所寫的一部以吠陀經(Krishna Yajurveda)為依據的經典，著重於對吠陀祭祀儀式以及對達摩(Dharma：倫理道德、個人在社會中的職責義務、禮、種種制度規範、等等)的規定，形成一學派。

[註二] Bharadwaja 為古吠陀時代的仙人；Gotra：宗族·氏族·clan。「我屬於 Bharadwaja Gotra」意為：降生在 Bharadwaja 宗族，因此算是 Bharadwaja 的後代。譯者按：沙迪亞賽巴巴曾經在一次歷史性講道中宣佈：在上古時代，希瓦神和其配偶帕瓦蒂(夏克緹的人格化) 答應 Bharadwaja 的祈求，將來降生在他的後裔家。舍地賽巴巴是希瓦的化身，沙迪亞賽巴巴是希瓦和帕瓦蒂的合體化身，將來的普瑞瑪賽巴巴(Prema Sai baba) 會是帕瓦蒂的化身，都降生在 Bharadwaja 宗族。Gotra 為印度婚姻制度的重要參考，相同 Gotra 的男女不得通婚，否則視為亂倫。印度人在自我介紹時都會說出他的 Sutra 和 Gotra。

這位溫卡仙人是何方神聖？筆者曾問瑟夏瑪·羅箬這人是誰，瑟夏瑪·羅箬說：「溫卡仙人相傳是我們家族的一位祖先，他被附近數百個村莊的人視為古魯，他最後於邁索爾（Mysore）的 Huseinpura 圓寂。」

父親認為賽巴巴是個穆斯林，透過沙迪亞說話，於是問道：「我們要怎樣對待你？」回答立即跟著而來：「膜拜我！」「何時？」「每星期四！要保持你們的心和屋子的純淨」。

村民聽了賽巴巴這個名稱，又怕又驚訝，他們打聽到有一位政府官員一段日子之前曾來過潘努崆達，他是一位名叫賽巴巴的穆斯林苦行僧的虔誠信徒，於是村民提議帶沙迪亞去見這位官員，因為據說他對這位舍地賽巴巴知道甚多，他一定知道沙迪亞到底遭受到甚麼問題，他會建議解決之道。這位官員屈駕接見男孩，但一點也不想印證一下男孩對舍地賽巴巴知道多少，他斷言那是明顯的精神錯亂，建議送他去瘋人院！這時沙迪亞打岔說：「沒錯，是精神錯亂，但是是誰精神錯亂？你是個只會做拜神儀式的人，你無法認出你膜拜的賽（巴巴）就近在眼前！」說著，他空手變出一把聖灰（Vibhuti：聖灰，聖粉），向房間內各處撒去。

一行人回來後，一個星期四，有人挑戰沙迪亞那羅延那，要求他：「你要真是賽巴巴，就證明給我們看，現在！」那人的心態，就像一個鄉巴佬要求村中寺廟裡正在狂喜起舞的祭司一樣，因為祭司看起來似乎被附身了。巴巴回答：「好的」，大家都湊上前來，他命令道：「把那些茉莉花放在我手上」，花放到他手上之後，他快速一扔，說：「瞧」，只見那把花落在地上剛好排成泰盧古文的「賽巴巴」！

吾人將會看出，沙迪亞那羅延那正在一步步讓人們做好準備，迎接沙迪亞賽的新時代。在那位驅魔師的酷刑折磨之下，祂異常冷靜，毫不在乎，讓每個人都覺得祂不是普通小孩，覺得祂是某種更優越的化身。從偶爾讓人驚鴻一瞥祂的神性——在歌唱、舞蹈、音樂、詩方面超凡的早熟，到展現陽神出竅、對痛苦沒有感覺，而現在，他決心要向世人宣佈祂的真實面目了。

瑟夏瑪·羅箬仍然緊抱他的原定計劃，說甚麼也要沙迪亞那羅延那唸完高中，取得「公僕」資格——那是他初中離校證明上面所宣稱的。於是他在六月帶沙迪亞回龍崗，讓他入學。現在他成了眾目所注，因為大家都聽說了他「發瘋」以及他父母拼命想治好他這件事。大家稱讚他是個不可思議的奇才，是小小先知，或把他當成罕見的珍奇。每

到星期四，家中總是擠滿了來自附近各村莊的朝聖客，直到深夜。他們讓祂坐下，然後供奉花和甜食給祂。祂常會指著瑟夏瑪．羅箬對眾人說：「缺乏感覺的人，他不相信！」學校校長對這位小小學生鞠躬；助理校長 Thammiraju 和 Sesha Iyengar 能看穿幻象之幕，並恭聽祂富有啟發性的話。

每個星期四成為龍崗的大事，沙迪亞會虛空取物，無中生有的變出舍地賽巴巴的相片、橘紅色的布塊——祂說那是取自舍地賽巴巴穿的長袍、在舍地供奉賽巴巴的棗子，以及鮮花、水果、糖果和聖灰（Udi），這聖灰不是像舍地賽巴巴那樣從火爐中取出灰來，而是從虛空取物而來。有一天，高中老師們組隊前來，準備了幾個吠檀多哲學、修行等方面的問題，想考考祂。他們輪番拋出問題。等他們問完了，祂按照發問的次序一一回答，並點名問那個問題的老師仔細聽著！別說答案本身的適切與正確性了，就算當成是智力表演也真是要得！

就在那時候，Hospet 鎮裡有幾個人邀請沙迪亞去，副督學、衛生部長、工程長、以及幾位市議員和商人要他們把沙迪亞那羅延那帶來，這給了瑟夏瑪．羅箬一個主意。Hospet 離漢比（Hampi）約幾哩路，漢比是中古時代南印度勝都帝國（見第一章[註一]）的首都所在，首都的廢墟還在那裏。於是瑟夏瑪．羅箬逮著了這個野餐的機會，或許這能促進男孩的心理健康，九夜節（Dasara）假期剛好派上用場。

一行人抵達廢墟，走在昔日繁華的街道上，那幾條街道曾經沿街都是珠寶店和花攤，人來人往，有來自東方各國的男男女女，有來自中東和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他們參觀了象廐、后妃們的宮殿、十勝祭祀土墩，然後前去 Vittalanathaswami（克里希那）廟，再去參觀石雕的戰馬車、由單一塊巨石雕鑿而成的人獅化身那羅辛哈、以及一尊巨大的象頭神雕像。最後他們來到毗盧帕夏寺，毗盧帕夏（Virupaksha，希瓦神的另一形象）是勝都帝國帝王們的守護神，這些帝王珍視並保護印度文化，力抗北方穆斯林勢力的入侵，從西元 1336 年至 1635 年，幾乎有三個世紀。

他們注意到，整個早上沙迪亞都在廢墟上到處走動，渾然不知周遭的事，好似在夢遊一樣。其中一間廟前面坐著一位尊貴的聖者，他說：「相信我，這男孩有神性。」當一夥人走進毗盧帕夏寺時，沙迪亞也跟隨進入，不過他對廟前巍峨莊嚴的門塔（Gopuram）比對內殿的拜神更感興趣，他站在外面，也沒有人強迫要他與其他人一起進入廟裡。過了一會，祭司在靈伽（Lingam）前方揮舞樟腦火焰，並要眾朝聖客一瞧神殿內部的樣子，因為火焰照亮了神殿。結果他們看到的竟然是沙迪亞！他正站在靈

伽所在的位置，微笑接受他們的合十禮敬！這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瑟夏瑪．羅箬在震撼之餘，連忙跑出去確認一下，看看沙迪亞是不是偷偷溜進來了，結果他看到沙迪亞倚靠著牆，眼睛注視著遠方地平綫！

一行人的驚訝可想而知，那天雖然不是星期四，但他們仍對沙迪亞做了一次特別的祭拜儀式，因為他們的信念得到了加強，確認了沙迪亞是神性顯化。Hospet 鎮的人充滿了期待和興奮，沙迪亞現身為 Virupaksha 的傳聞早已先一步傳到該鎮。次日，星期四，沙迪亞，身為賽巴巴，治癒了一位肺結核病患，僅僅以觸摸就讓他起身並行走了一哩路。祂並從虛空中變出各種東西給信徒，民眾的熱情無以復加，信徒聚在一起唱巴讚和唸頌神的名號，直到深夜，誰也不想停下來。

可以感覺出來，沙迪亞那羅延那越來越不願意被例行的事情給綁住，祂在用力拉扯那束縛，因為歷史在祂耳邊低語，要祂切斷原有的緣，並走向四方！賽巴巴分給祂身邊的人的試用期已經結束了，「人人的賽」的時候到了。

1940 年 10 月 20 日，在他們搭專車從漢比返回的隔天，沙迪亞那羅延那一如往常的去上學。當地國產稅局的督察，這位很喜歡小小巴巴的師利．安潔尼優魯（Sri Anjaneyulu），陪祂一直走到校門口，才很不情願的返家。那天他似乎看到巴巴臉部周圍發出壯麗的光暈，令他為之神迷，視線一刻也不願離開。幾分鐘內，沙迪亞也從學校返家，祂站在門外階梯前，把書一扔，大聲喊道：「我不再是你們的沙迪亞了」，「我是賽」。他的嫂嫂從廚房走來，向外窺視，看到巴巴頭部的光暈，亮得讓她幾乎目盲，她閉眼尖叫。巴巴對她說：「我要走了。我不屬於你們。幻象走了。我的信徒在呼喚我。我有我的工作要做，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說著就轉身離去，也不顧她的請求。哥哥聞訊趕回家，但巴巴只告訴他：「不要再拼命想『治療』我了。我是賽。我和你沒有任何關係。」鄰居師利．那羅延那．薩斯特里（Sri Narayana Sastry）——也就是前述那位被沙迪亞折服的學者——聽到一陣嘈雜聲，仔細一聽，知道發生了嚴重的事，遂跑進來，卻看見巴巴頭上的光芒，當下跪拜於巴巴足前。他也聽到了那句歷史性的宣言：「幻象離去了，我要走了，我的工作在等我。」

瑟夏瑪．羅箬面對這個新的情況，一時不知所措。一個才十四歲的男孩，談起信徒、工作、幻象、以及關於擁有物的哲學！他只想得到一個打算：父母把沙迪亞交付給他，因此他有責任要通知他們。沙迪亞可以離開家，但必須等父母來龍崗。

可是沙迪亞拒絕再度踏入那棟房子，祂搬進那位國產稅局督察家的樹園裡，並坐在樹林中的一塊大石頭上。民眾從四面八方來到，帶著鮮花和水果。樹林裡迴盪著數百人的歌聲，大家合唱沙迪亞賽教他們的歌詞。那天祂教的第一首歌，許多人還記得，是：

Manasa bhajare gurucharanam
Dusthara bhava sagara tharanam

意為：「於汝心中冥思上師之蓮花足，那能帶你跨越難以渡過的生死苦海。」

祂的同班同學聽說沙迪亞將不再上學了，聽說祂遠非他們所能接觸得到的，聽說從此以後只有祂沛降恩典的人才能與祂在一起，都哭了。許多人帶著香和樟腦來園子裡膜拜祂，有些人來同情一下祂的家人，有的來向家人道賀，有的是來學習，而有的，唉，甚至是來嘲笑的！

一連三天就這樣在園子裡過去，三天的巴讚和持唸神名。一位攝影家帶著相機前來，他要巴巴將祂正前方一塊未經加工的粗石頭移開，巴巴沒有理會祂的請求，不過祂還是按下了快門。只見那塊石頭在照片上變成舍地賽巴巴的像！但只是在照片上如此，在場的人並沒有看到。

一個晚上，大家正在唱巴讚時，巴巴忽然說道：「啊呀，幻象來了！」並指著剛剛才急匆匆從布達巴地趕來的母親伊西瓦拉媽。雙親請求祂回家，祂卻反駁道：「是誰屬於誰？」母親哭著請求，卻動搖不了男孩的決心，祂不斷的說：「這全是幻象 (Maya , 摩耶) 。」最後他要母親侍候祂食物。當她準備了幾盤食物後，祂將所有東西都混合在一起，揉成幾個食物球。她拿了三個給祂，祂吞下後，說道：「好了，這下幻象離開了，不用擔心了。」然後回到園子裡。

幾天後，巴巴離開了龍崗。雙親說服了祂回去布達巴地，向祂保證，從此以後他們不再嘮嘮叨叨地請求祂，也不打擾祂接待信徒的工作。師利．安潔尼優魯膜拜了祂的蓮足。師利．蘇班那 (Sri Subbanna) 和來自卡馬拉浦的羅摩羅箸 (Ramaraju) 督導所有安排。鎮裡的人安排了一次有樂隊的遊行，一直走到城市邊緣，沿途做了許多火典 (arathi) 。

巴巴到了布達巴地，先被蘇巴媽迎接到村會計員的家裡。巴巴在沛達．溫卡帕．羅箸的家待了一段時間，後來祂搬到伊西瓦拉媽的哥哥 Subbaraju 家，但沒多久又搬到蘇

巴媽家。蘇巴媽疼愛地照顧祂，並歡迎所有信徒來到她寬敞的家，竭盡所能地讓信徒們在她家感到快樂並獲益良多。

6. 男孩賽巴巴

宣布了自己是賽巴巴，屬於 Bharadwaja 宗族，屬於 Apasthamba 經的法脈傳承之後，沙迪亞那羅延那．羅箬從此以後就被稱之為 Bala Sai (Bala 意為「男孩」) 或沙迪亞．賽．巴巴，這個稱謂他自己也接受了。漸漸地，信徒不只每星期四晚間在他面前唱巴讚，而變成每天都唱，有時甚至一天兩次，這是因為朝聖的人開始來了，他們不能等到星期四才禮拜祂。起初，一間長寬各八呎的小房間，面對通往沛達．溫卡帕．羅箬家的馬路，被用來當做巴讚廟，但那間屋子頂多只能容納一打人，而來的人多到連馬路都塞爆了！一位來自 Hindupur 的人力雇用局軍官坐吉普車來晉見巴巴，讓村民大開眼界，首次見到一輛自己會跑的車！其他的人也成群而來。於是村會計員家就搭起一座棚子，棚子因不敷使用而逐月加長，最後甚至搭起帳篷。一些來自邦加羅爾和阿南塔普的信徒甚至自己帶帳篷來。村會計員寬敞的家也不敷使用，因為巴巴堅持要餵飽所有來晉見祂的人，因此需要一間很大的飯廳。

往往，當供應的食物明顯不足時，她們會暗地裡通知巴巴，於是，據當時那幾個月在村會計員家工作的一位老太太所述：「祂要人拿來兩顆椰子，用手拿著互擊，只見兩顆椰子各自碎成兩半，然後祂將椰子水灑在一小堆飯上，以及盛裝其他東西的容器裡，然後示意要我們繼續為前來的人服務，一直到傍晚！」

巴巴曾提起這位村會計員的妻子蘇巴媽老太太永不疲倦的虔誠奉愛，她照料前來朝聖的人，並讓巴巴在她家住了幾年，直到那間現在被稱為「舊聖殿」(Old Mandir) 的建築於 1944 年蓋成為止。

巴巴親自創作了若干曲子和讚美詩，用於巴讚，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人沒聽說過那個賽巴巴，而這些巴讚有提到杜瓦拉卡媽邑(Dwarakamayi)、菩提廟(Puti Mandiram)、爐底灰(Udi，爐底的灰燼)、那棵印度苦楝樹(Margosa tree)、以及其他事蹟[註一]，這些聚集在布達巴地的人對這些事蹟完全陌生！其中有許多曲子至今仍然在百善地尼樂園唱頌。

[註一] 舍地賽巴巴早年剛到舍地時，每天待在那棵苦楝樹下，後來才住進那間祂取名為 Dwarakamayi (意為：母親 Dwaraka。Dwaraka 為當年主克里希那的國都所在，在今之古吉拉特邦) 的小清真寺。舍地巴巴常常會從祂長年不熄滅的火堆 (Dhuni) 裡取出灰燼 (Udi) 賜給信徒，可治百病。

祂不時會抱怨寄宿之家的「家庭氛圍」，雖然是一個小男孩，祂會在白天或夜晚失蹤，去村子周圍的山上。每回祂不見了，蘇巴媽和其他人都會找遍附近每座在步行範圍之內的山丘和山谷，而通常會發現祂安靜地坐在一塊岩石上俯瞰山谷，或是在一處凹洞或岩縫裡，或在河邊沙灘上，或是在河對岸的樹林裡。這種行徑讓照顧祂的人焦急萬分，因為她們不了解祂不在家的真正意義。她們之中有些人擔心祂會去喜馬拉雅山或是把自己耗費在修苦行，她們不了解道成肉身的本性，不了解祂來的目的。即使在今天，這些人還在繼續談小男孩在山丘上的「瑜珈修行」，而不知道祂是來提昇人類的靈性的！

一日，一群信徒陪同巴巴搭乘一隊牛車去龍崗，中途祂下車去山丘裡，不見人影，找遍整個地區，沒有祂的蹤跡。大家心焦如焚，直到巴巴在傍晚六點左右出現，神清氣爽，面帶微笑，讓大家低落的心情為之一振。

談到牛車和龍崗之旅，就令人聯想到一件事，這段往事巴巴至今談起，仍然閃爍著嬉笑的神情。雖然有時候祂想離開信徒去山丘上或山谷裡獨處，但祂始終是一個活潑愉快的男孩，喜歡惡作劇和開玩笑。有一次，約二十位信徒前往達摩法壤

（Dharmavaram），月光下巴巴和一群年輕男子跟在牛車後面走，突然間，祂趁其他人沒有注意時，走開了幾碼的距離，然後趕到帶頭的那輛牛車之處，在那邊，祂變成一個十六歲的女孩，並向牛車上的人請求載她一趟，說她腳痠痛，她要去達摩法壤，她先生在那裡住院了。祂表演逼真，哀聲連連，不斷揉眼睛甚至流淚，讓車上的女士對這位不幸的「女孩」生起同情心而拉她上車。走了約一哩路之後，消息從最後那輛牛車傳來，巴巴不見了。所有車都停了下來，每個人都下車一起找。最後終於找到祂了，就在最前頭那輛牛車前面幾碼之處。幾個較年長的男士居然膽敢叱責祂深夜在陌生的地方玩起躲迷藏！大家再度上路；但另外一個人又不見了！咦？那位搭便車的女孩呢？「她」會到哪去？也許她急著要去病床邊陪伴丈夫，所以剛才牛車停下來大夥人在尋找「男孩賽」時，她可能繼續向前跑走了。於是幾位快腳青年向前方跑去找她，結果他們跑回來報告說，前面最起碼兩哩路都空無一人！最終，他們問巴巴本人，他們認為祂當然會知道每個失蹤的人在哪兒。而祂當然知道，那位女孩就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祂的姐姐溫卡媽不停地煩祂，向祂要一張舍地賽巴巴的相片——巴巴創作了那麼多首舍地巴巴的巴讚。祂好像答應會在某個星期四給她一張，可是巴巴在星期四的前一天去龍崗了，而她也忘了這件事，她確定自己早晚會得到一張，哪一天無所謂。夜幕低垂，布達巴地的人都進入夢鄉，只聽得有人在門外叫“Ammayi, Ammayi”（對婦女的稱呼），

但叫門聲沒有持續下去，所以姐姐沒有去開門，心想那一定是某人在呼叫鄰居。當她坐起來又躺下時，她忽然聽到一陣摩擦聲，聲音來自同一房間內其中一只裝玉米的袋子後方，她心想可能是老鼠或蛇，聲音很清晰，於是她點燈搜尋，卻瞧見袋子後方突出一個東西來，白色，尖的，一張捲起來的紙，一幅舍地賽巴巴的相片，神奇的被巴巴送了來，而當時祂在龍崗！那張相片至今她仍然保存著！

在那段日子，巴巴通常每天傍晚都會和信徒們一起去河邊沙灘，巴讚大多在那裏唱，因為沒有足夠大的棚子或大廳來容納所有人。巴巴說過許多次，祂生命中的前十六年，主要會是 Leelas（神蹟遊戲、玩耍），接下來的十六年是 Mahimas（神蹟，殊勝事蹟），其後那些年則會是 Upadesam（講道，教誨）。當然，祂有保證過，Leela, Mahima 和 Upadesam 是主調，但在每一階段其他兩者也不會缺席。巴巴所言不虛，惠予參加這些傍晚巴讚的信徒各種神蹟。那時有一棵羅望子樹孤獨地生長在山頂上，在祁特拉瓦底河左岸，靠近路與河的交會點，這棵樹博得了「如願樹」（Wish-fulfilling tree 滿足願望的樹）的美名——雖然稱它為「神意樹」更為恰當——因為巴巴會帶信徒到那裡，並從樹上摘下各種不同的水果：從一根樹枝上摘下蘋果，另一根樹枝上摘下芒果，第三根則是橘子，第四、五根是梨和無花果！當然，巴巴說過，祂能讓任何樹變成如願樹，因為祂本身就是如願樹！

祂爬岩快速無比，讓所有人感到驚訝；有時祂根本沒有爬，不過卻能這一刻還在沙灘上和信徒交談，下一刻已經在羅望子樹附近向他們打招呼。祂常常會幫助年紀較大的人和較胖的信徒爬，握住他們的手，拉他們一把，輕若無物。

在那些日子裡，有幾位非常幸運的信徒，每談起當年巴巴專門只讓他們目睹的神蹟，心中的法喜就不禁溢於言表。巴巴會站在山頂上那棵如願樹旁，以清晰的命令語氣要他們：「看這裡」，結果他們有人看到巴巴頭部的光輪，有人看到巴巴的前額射出令人目眩的光——「從希瓦神的第三眼位置，」他們如是說。據說有幾位信徒看到這些異象，暈倒在地。有些人從沙灘向上望去，看到一個巨大的舍地賽巴巴籠罩在神秘的光輝中。有些人看到沙迪亞賽巴巴的臉在一個滿月的月輪中，還有人看見一個火柱，等等異象。

一天傍晚巴巴上去那棵如願樹所在的山頂，當時有一位大學生在場，他寫道：「隔天，巴巴又帶我們去沙灘，事實上祂每天都出去，有時去河對岸的 Saheb 池塘——祂喜歡在那兒游泳和潛水——附近一處樹林，有時去沙灘。大家聊了一下之後，祂向幾位與

祂同齡的青少年挑戰賽跑，從沙灘沿著石頭路往上跑到那棵羅望子樹下。起跑了，可是，我們連眼睛還沒來得及眨一下，巴巴就已經在山頂高興的呼叫我們了！祂要其他賽跑的人停在原地，並對所有人喊道：『看著我，我要給各位光之達瞻。』忽然間，一個巨大的火球，像個太陽一樣，穿透了新月的黃昏，亮到無法睜眼一直看。約有三或四位信徒暈倒，時間剛過七點不久。」

講到 Saheb 池塘附近那個樹林，另一件事蹟也值得記載。一日，巴巴在那邊的一棵樹伸出的橫幹上結了一個克難鞦韆，坐在上面，來回快速擺盪，非常快樂，大家看了也感到高興。忽然間，他對坐在地上的信徒說：「瞧」，大家往上瞧，看見的卻是上主克里希那！祂現身為當年迷人的布林達梵牧牛童的模樣，坐在裝飾華麗，點綴著花朵的鞦韆上！這回也有幾個人暈倒，巴巴的手在半空中揮了幾圈，憑空變出一些穀子，撒在他們身上，使其甦醒過來。他們醒來，猶目眩神迷，喜極而哭。巴巴對他們說：「平靜下來！不要激動！這就是為什麼通常我不讓你們看到這一類異像的原因。」

與這情況類似，有一次巴巴去邁索爾（Mysore）一戶人家作客，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示現為人獅（Narasimha，上主毗濕努的化身之一）給那家的家庭祭司看。這位信奉毗濕努的婆羅門當場暈厥過去，好幾小時後才醒過來。一位退休的政府衛生督察，有一次巴巴在和他談論上帝和聖靈時，對他示現從祂前額第三眼位置射出火光來。奇異的光輝，強烈的經驗，讓這位官員整整七十小時無法恢復意識，他的子女開始責罵巴巴不該帶他到那麼靠近死亡之門！

卡馬拉埔壤（Kamalapuram）一位信徒請求巴巴顯些神蹟給他看看，一天，巴巴召喚他和家人、母親以及其他幾個人前來，對他們示現毗濕努的十個化身！魚、龜、野豬依次過去，都沒事，可是當人獅的恐怖形象出現時，他們嚇得大聲尖叫，深怕房子會塌下來砸到頭，連忙喊：「好了！」「夠了！」，於是巴巴在吉祥火典（Mangalarathi）之後平靜了下來。奇的是，那幾個對巴巴做火典的人，雖然在場，卻都沒有看到那些巴巴顯化的形象，因為這個神蹟不是要給他們看的！巴巴還示現毗濕努的十個化身給另一位已過世的先生看，這位先生是村會計員家人的親戚。事實上，他之所以過世，就是因為他的色身太羸弱，承受不起那種看到顯靈之後的法喜極樂。那時巴巴帶他去河邊，要他注意看巴巴在水中的倒影。這位先生後來說，起先他看到的是沙迪亞賽巴巴，然後變成只看到祂頭髮的光暈，接著，十位毗濕努的化身按照《往世書》裡的順序依次呈現；最後的第十位化身，騎著一匹白馬，就是巴巴祂自己！

只要想起邁索爾秘書處的一位辦事員，師利．克里希那慕提（Sri Krishnamurthy）先生的事例，吾人就能相當了解為何巴巴不太願意讓信徒目睹這些顯現法身的異象。當然，巴巴只會賜福給那些已經到達那種境界，夠格看到那種顯靈的人，祂會決定何時、何人、以及顯靈的性質，而要是那位得到賜福的人被法喜極樂淹沒得太厲害而無法再以色身形式活下去——色身太羸弱了，無法容納那種法喜極樂——那他也只能感激這種死法的榮耀與受到的祝福。

當時巴巴在邦加羅爾，佯裝成一位十七歲的男孩，常常會穿一件白色短袖襯衫，腰間圍著一條兜提（dhoti）。前述那位克里希那慕提先生經常來，也是唱讚美詩的巴讚團的熱心成員。他密切注視巴巴並跟隨祂好幾天，然後有一天，大約早上八點時，他與巴巴碰面，並十分興奮的說：「我知道你是神，給我看看你的真實面目吧！」巴巴試圖避開他卻避不開，於是祂憑空變出一張舍地賽巴巴的相片給他，吩咐他觀那張相片做冥想，讓相片靠著牆，「凝視那張相片」祂如是命令，然後離開那間屋子，去給別家信徒達瞻。

鐘敲十二點時巴巴回來，正當祂跨過門檻時，克里希那慕提發出一聲法喜的大喊，暈厥在內室！當他甦醒過來後，他全身發抖，呼吸急促。他眼睛緊閉，追著巴巴跑，從一間房間到另一間，時而哀求、時而命令巴巴：「給我你的腳，讓我觸摸你的腳！」他似乎能靠嗅覺辨認出巴巴在哪裡，因為他是一路用聞而走向巴巴的！可是巴巴輕輕將他推開，或是躲起來，或是在坐下時緊縮自己的腳不伸出來，始終沒有應允他再三的請求。

當克里希那慕提被要求睜開眼睛時，他拒絕了，說他不想瞧任何其他東西，他只想觸摸和看巴巴的腳。他的興奮和法喜持續好幾天不消退，巴巴說他若在那種狂喜狀態之下觸摸祂的腳，祂會死去。所以巴巴鎮靜地說服他回家去，說祂會在那裡給他達瞻，然後祂自己轉移地點，到市民車站的一間屋子去了。可是克里希那慕提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仍然閉著，但不知怎的祂能靠鼻子來聞路。祂搭上一輛馬車，命車伕駛去巴巴逗留的那間房子！祂滑下馬車，跑進圍場內，徘徊於那棟建築物外，然後開始砰砰地敲當時巴巴待的那間房間的窗子！巴巴仍然說祂有生命危險，因為那種經驗的法喜太強烈了。祂的親戚來把祂給拉回家，祂的眼睛依舊是閉著的，並且還在祈求巴巴讓祂摸祂的腳。

祂被人送進醫院，因為祂斷食，甚至連水都不喝，導致身體虛弱。巴巴給祂送去一點 Padathirtham（洗過巴巴蓮花足的洗腳水），祂喝下去後，身體康復了不少，可以

回家了。在家裡，他要全家人唱誦巴讚，自己躺在同一間房間的一張小床上。巴讚結束後，家人發現他沒有起身。他摸到上主的蓮足了，河川找到大海了。多麼先進的靈魂呀，否則哪夠格得到那種不可言喻的極樂！

在後來的那些年代，巴巴也讓很多人看到他們的 Ishtadevatha[註二]以及祂自己的諸多形象。那些極樂的片刻，這些人至今都回味無窮。

[註二] 譯者按：Ishtadevatha 意為「你所拜的神」、「本尊」。例如，若你是拜希瓦，則希瓦就是你的 Ishta devatha；若你是拜上主克里希那，則克里希那就是你的 Ishta devatha；若你是拜觀世音菩薩，則觀世音菩薩就是你的 Ishta devatha；若你是拜綠度母，則綠度母就是你的 Ishta devatha。根據印度吠檀多思想，雖然每個人所拜的 Ishtadevatha 或有不同，但所有的 Ishtadevatha 其實都是同一個無形無相的法身的不同「相」，具有不同「屬性」。巴巴嘗說，祂是一切名、一切相，因此祂能以各種不同形象示現。

巴巴嘗說，上主必須化身為人，來讓人類了解，來以人類的語言和他們說話，這就像一個人想拯救一個溺水的人，他必須跳入水中去救。如果上主以其原本形象來人間，光輝燦爛一分不減，那人類就無法從中獲益了。

另一次，祂問幾位來自卡馬拉埔的人要不要聽聽克里希那吹笛子。當然，誰會說不？祂要他們把頭貼在祂胸膛上，果真，他們聽到克里希那迷人的笛聲，優美的旋律能讓亞穆納河都停止流動。伊西瓦拉媽提過另一個令人悸動的經驗，當時巴巴說道：「聽，舍地賽巴巴來了」，房間內每個人都聽到腳步聲朝他們走來，沉重的木屐聲，到了巴巴坐的位置就停了下來！好像是當他們剛聽到那聲音時，伊西瓦拉媽有些生氣地問道：「是誰穿木屐進來了？」。好真實的感覺，好真實的顯靈異象！

這是母親的經驗；但父親沛達·溫卡帕·羅箬也有他的經驗。一天傍晚，好像有幾個人從潘努崙達來到布達巴地，其中一位是家人的老朋友，師利·克里希那瑪洽利 (Sri Krishnamachari)，他在布達巴地長大，但很久以前就定居潘努崙達當執業律師。他和其他人來到村會計員家，蘇巴媽太太以咖啡和其他東西招待。話題自然轉到有關沙迪亞那羅延那·羅箬的最新事蹟，沛達·溫卡帕·羅箬正巧也在場，於是他們問他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是真是假。他回答說，他也覺得那些事情神秘不解，他自己也在五里霧中。於是，好像是那位律師說溫卡帕·羅箬是「騙子」，指控他以荒誕不經的故事誤導無知

的村民。溫卡帕·羅箬一怒之下前去巴巴當時所住之處，挑戰祂，要祂去讓這些心存懷疑的人相信祂的神性，好讓他們不再像這位律師那樣攻擊他。巴巴冷靜地要他把懷疑的人都帶來。

於是，蘇巴媽和那幾位從潘努崆達來的人，被帶到沛達·溫卡帕·羅箬家，當時巴巴在那裡。巴巴問蘇巴媽想不想瞧瞧舍地賽巴巴的三摩地塚（埋葬舍地賽巴巴遺體的墓），蘇巴媽說：「好」，於是祂帶她進入一間內室，說聲：「瞧」，然後她就看到三摩地塚了，所有鮮花、燃香、冉冉上升的香煙和香氣，一覽無遺，一旁角落邊還坐著一位侍者，正自念誦著一些咒語！巴巴告訴她：「這邊，瞧瞧那座猴神廟。還有遠處那棵苦楝樹，」她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開闊的空間望著舍地的景色，整片景象在她眼前鋪開，一哩又一哩直到遠處地平線。

經歷過這個令人悸動的殊勝經驗，蘇巴媽被帶出來，她勸師利·克里希那瑪洽利跟巴巴進入那間內室。巴巴帶所有人一一進入那間房，並賜予他們相同的異象——舍地三摩地塚的全景和現場。沛達·溫卡帕·羅箬說他是最後進去的，出來之後，他完全變了，原本自己心中的疑惑全沒了。那幾位從潘努崆達來的朋友為剛才一番侮辱的話向他道歉，並說，對於像巴巴這種神聖現象，最有理智的評論應該是：「不可思議」。從那天起，他們和蘇巴媽和沛達·溫卡帕·羅箬完全相信：這個十六歲的小男孩真的是巴巴的轉世。沛達·溫卡帕·羅箬說，他要家人視巴巴為神，不得再鄙夷祂、漠視祂或對祂發脾氣。

早在那個時代，巴巴就開始從事教誨了，事實上，祂的一生就是一部連續不斷的教誨。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祂於 1941 年給一位來到布達巴地的迪剛巴拉上師（Digambara Swami）的開示。那時這位上師拜訪布卡帕南，全鎮興奮期待。這位上師是個苦行老人，已經不用雙腿了，也不穿衣服，因此被大家視為聖者的三重典範，仰慕他的人渴望看看巴巴與這苦修老手對決會有何反應。這位上師還發過禁語誓，令民眾更加好奇。這位重量級英雄被人抬到布達巴地村會計的家門前，甜美的神性小男孩在此與他相遇，巴巴給了上師一個大鉢（！）以及一些勸告，像這樣的東西他在別處是得不到的。

「你赤身裸體，表示你已經和社會斷盡關係，若真如此，那你為何不去森林裡的山洞修行，遠離人類社會？為何你不敢？反之，若你渴望廣收弟子，賺取城市裡的名聞利養，那你為何要讓人誤認你是沒有執著的人？」這就是從年輕的巴巴口中說出的話，令所有人驚奇又欽佩。

迪剛巴拉上師聞言，慚愧得垂頭喪氣，顯然自己沒有真心做到「赤身裸體」和「禁語」！但巴巴不是在諷刺他，不，絕非如此，祂隨時準備幫助人、使人有信心、給人保證！祂拍拍這位跛腳者的背，說：「你的困難我知道，你擔心如果離群索居，會得不到食物和棲身之處，是不是？我向你保證，任何人，只要持上主的名號，不論在哪，都會得到他的食物。我會確保它發生。你可以在喜馬拉雅山深處或在丹達卡森林最茂密處，我會定期在那裏給你食物！可是如果你沒有那種信心和勇氣，那你可以就在此地冥想祂，那就不要赤身裸體到處雲遊，成天煩這些人抬著你東奔西跑。」多麼殊勝的教誨呀！要是世人能掌握其涵義就好了！那是真正可信的聲音，唯有道成肉身能給人那種保證！

談到這一點，最好提一下，巴巴至今仍對所有修行人這樣保證。1957 年，沙吉難陀上師 (Swami Satchidananda) 與祂相逢時，巴巴告訴他，要精進修習他的瑜珈，不要虛耗精力於各種靈修組織的活動。他又拍拍這位七十歲的出世修行者的背，說：「你的瑜珈成就本身就能穿透你打坐的山洞的岩石，給世界帶來吉祥；去喜馬拉雅的某個遺世獨立之處修行，不論你在哪，我都會供應你食物和棲身之處。」同一個真正可信的聲音，來自道成肉身，祂是來引領和護佑所有修行人，不分宗教、種族、地域！

各地信徒聽聞賽巴巴於布達巴地顯化，紛紛前來，巴巴忙著替他們治身和心的疾病，祂說這也是祂的使命之一，因為人若為身心疾病所困擾，是不會渴望修行的。於是，各種慢性病、精神錯亂、歇斯底里、鬼魂附身、卡陰、等等，都被送來這位大靈療者面前。那些拜舍地賽巴巴的信徒，出於好奇，也來了，想檢驗一下他們的主的新轉世。許多人說服巴巴去他們的住處，於是巴巴去邦加羅爾，拜訪了幾戶人家，他們與 Mirzapur、Kolapuram、Pithapuram、Sandur、馬德拉斯等地有聯繫。有些信徒還是來自邁索爾 (Mysore) 王室的親戚 Ursu 家族。在邦加羅爾，巴巴給一位長年患十二指腸潰瘍的人「動手術」，讓這位病人完全康復，所有手術工具都是神奇地變出來的，於是朝聖的人潮大為增加。

為了容納蜂擁而來的人群，有必要蓋一間較大的廟，也讓巴巴可以居住該處，這就是那間「舊聖殿」 (Old Mandir)，是由邦加羅爾的 Thirumala Rao 以及其他幾個人於 1945 年所規劃的。選擇蓋廟之地與村子有一小段距離，位於 Sathyamma 廟和 Gopalakrishna 廟之間，就在從幾年前開始，村會計和其他信徒於九夜節和其他節慶期間搭起棚子的地方。

那位綽號叫「駝背溫卡達」的僕人在巴巴指示的地點挖土，以放置聖化過的奠基石，土一挖開，卻見一大堆石頭製的靈伽托盤出現於土中！但奇怪的是，找了半天卻連一個靈伽都沒找到。放置靈伽的托盤有好幾十個，但靈伽卻一個都沒有！大家湊近巴巴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巴巴指著自己肚子，語帶玄機地說：「靈伽都在這裡」。曾經目睹過每次在希瓦之夜（Mahashivarathri）那天靈伽從巴巴口中出現的人，應該會相信這個回答是正確的，其他的人就只好滿足於這種安慰話了：上主行事，超越吾人所能測度、推斷和論斷。

建築完工後，巴巴從村會計員家搬過來，住在前陽台走廊左邊那間小房間，約 8 呎長 6 呎寬。

這段期間巴巴去了馬德拉斯（今之清奈），給予數以千計的人達瞻。祂還遠至 Masulipatam。每到一處，祂都賜給民眾心靈上的寧靜和靈性方面的勸告，並向他們保證祂會引領和護佑他們。一日，在靠近 Masulipatam 的海岸沙灘上，巴巴直接走進海裡！一陣子之後在場信徒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時他們聽到一種聲音，轉頭去看海浪，結果看到《往世書》裡面所描述的那條「太初巨蛇」在海浪中，讓上主橫臥在牠身上！一瞬間，巴巴又回到他們身邊，身上衣服一點都沒有濕，令信徒們大感驚訝。另一天，祂向海走去，一直走到水邊，然後將一只銀杯拋得遠遠的進入浪裡。大家正感奇怪，不知祂為何這樣做，卻見那只銀杯一下子又回來了，並被浪沖到附近。巴巴將它拾起，裡面還帶著「鹽水」，祂將水倒在信徒手掌上，每人幾滴，以虔誠心喝下。結果他們發現，那「水」芬芳甜美無比！大海供奉祂以瓊漿玉液。多年後，當巴巴站在海中時，大海又在祂的腳上圍了一條珍珠項鍊。

目睹這些神蹟遊戲，分享過那瓊漿玉液的人，現在都在百善地尼樂園，都是世尊巴巴的虔誠信徒。

若從這些事蹟就據而推斷，巴巴企圖蘄露祂的神性來給予身邊的人深刻印象，那是錯誤的。神蹟是上主的本性，祂的所作所為超越數學、物理和化學。對「此處與此刻」和「此後與永遠」兩者之間關係的探討，柏拉圖稱之為超物理（meta-physics，"after physics"，後續物理學，形上學，玄學）。巴巴的行為都是"meta"——超越！祂惠予神蹟，因為祂就是祂，而非出於任何欲望或目的或需要——祂想要什麼？祂希望什麼？

任何人來到祂跟前，即使在那個年代，祂都立即予以照顧，藉由忠告、建議、譏諷、甚至直接了當的申斥，祂逐漸將那人塑造成一個謙虛、緘默、虔誠、同時又有效率、富於熱忱的社會一份子。那就是祂的點石成金。即使在對一群群信徒講道時，祂也反覆強調要有內在蛻變。祂告訴大家要有勇氣，並說勇氣只能來自對上主無限力量與無限慈悲的信心。當然，任何性好懷疑的人，只需要接近祂，一嚐祂的無限力量與無限慈悲就行了。

講到祂的慈悲，筆者憶起在邦加羅爾發生的一件事，當時祂還是一個青少年。一位在市民車站的一條路轉角處營生的補鞋匠，看到巴巴在對面一棟平房，許多汽車進出，來人紛紛帶著鮮花和水果，從屋內出來的人各個臉上洋溢著喜悅和滿足。他們紛紛在談一位神的下凡、上主克里希那、世尊、巴巴、等等。於是他也提起膽子進入大門內，緊張地朝大廳內偷窺，當時巴巴坐在廳內在一張特別準備的椅子上。他的視線落在巴巴身上，巴巴正好也在看著他。巴巴立即起身，走向補鞋匠所在的那扇門。祂走近補鞋匠，不等補鞋匠獻給祂，就收下他手中乾枯了的小花圈，並用泰米爾語（Tamil）問他要什麼！

一定是巴巴給了這位老鞋匠勇氣，讓他斗膽構思並用那麼多個字來表達出自己的願望，否則要如何解釋他居然敢做出驚人的請求？他十分有自信並毫不猶豫地說：「也請光臨我家並接受一些東西」！讓聽到的人大吃一驚。巴巴慈愛地拍拍他的背，說：「好，我會來。」然後就回到大廳另一端的座位上。

鞋匠等了老半天，因為他要告訴巴巴他家在哪裡，並要知道巴巴何時會拜訪，好把家清理一番來招待他；但他又得趕回他的鞋攤，以看守那包皮革和舊鞋子。來訪者匆匆經過，把他推來撞去，擠來擠去。他對他們說巴巴答應要拜訪他的茅舍，並請他們幫忙問一下巴巴何時會來。沒人理他，有些人笑他大膽放肆，有人說他喝醉或發瘋了。好多天過去，巴巴與其他信徒在一起，沒有去鞋匠攤子對面那間平房。老鞋匠不再盼望能再次見到巴巴了。

忽然有一天，一輛漂亮的轎車停在這位老鞋匠面前，他嚇了一跳，害怕那可能是警車或是某公司團體官員，要來檢舉他。結果居然是巴巴！祂邀請他上車。老鞋匠一時不知所措，甚至忘了開口指揮司機去他的小茅屋；然而巴巴似乎知道！祂令車停在路邊，下車匆匆通過圓石子鋪的旁道，直抵那棟位於貧民窟中的小茅屋！老鞋匠跑在前頭去通知家人。巴巴變出一些甜食和水果給鞋匠家人，當做 Prasad（供過神的食物），並坐

在一塊靠近牆的厚板上。老鞋匠因法喜充滿而淚流滿面。巴巴降福給他，享用了幾根他在附近商店買的芭蕉，然後離開小茅屋。小屋因巴巴的光臨而成了附近鄰居的朝聖之地！巴巴就是這等的愛。

然而有些人卻愚昧得甚至企圖毒死巴巴！因為這件事顯示了巴巴多方面的神性，所以最好詳細提一下。即使在今天，巴巴都不許人們稱這個事件為「企圖毒死祂」。因為祂的話就是真理，所以我們也要再說一次，這件事不過是想測試祂能否吃下毒藥而不死；是出於懷疑，而非邪惡。

那天是節慶，巴巴和兩位信徒一起拜訪了祂家鄉的幾戶人家，在每一家祂都享用了這些或那些食物。而當祂進入為祂準備下了毒的食物的那戶人家時，祂顯得興致特別高，要求多給一點，並確保祂的同伴沒有吃下那些致命的食物。回到村會計家後，祂對幾個人吐露了這個秘密，說那種做法完全無用，愚蠢至極，這件事讓祂開懷大笑。過了一會兒，祂把東西全部嘔吐出來，幾個接近祂的人暗中測試，看看那些東西是否對活的生物有毒。確實有毒！

事實上，巴巴就是喜歡做那些我們凡夫害怕去做的事，例如那晚被蛇咬！這個事件在〈揮手一變〉那一章有敘述。那晚，在施用護符之後（護符是經由祂的恩典神奇地產生的），巴巴身體恢復了，村里的人都請求祂不要吃晚餐，因為食物可能會激活蛇毒，結果祂偏偏大膽的比平常多吃一點；他們提醒祂不要睡著了——他們不懂，祂睡覺，只是結「睡眠手印」，是在警醒狀態下保護全世界的——結果祂卻「睡」得比平常更久。隔天早晨，老一輩的人要祂避免喝冷水，祂偏偏跳進一口井中游泳，就是不把人類的緊張和事先防備放在眼裡！儘管祂一再以這些事蹟提醒我們祂具有神性，我們卻把「頂點」拉下到我們自己所處的深處，並將「至高的不合邏輯者」框進我們那狹窄但卻對稱的三段論演繹法框框中。

蘇巴媽是最為祂的「健康」操心的人，也最放心不下數以百計聚集在布達巴地的朝聖者。巴巴直到現在仍然提到，她家那具石磨永遠在忙著把來朝聖的信徒奉獻的成堆的椰子磨成醬，蘇巴媽在那裡磨、磨、磨，幾乎一天八小時！她對上主有無量的愛和虔誠。巴巴說祂會滿足她的那麼一個願望——臨終時能得到巴巴的達瞻。那段臨終時刻和達瞻實在是一則感人肺腑的故事。

蘇巴媽病倒了，被帶到布卡帕南；不過雖然病了，有一天她還是坐牛車去看看百善地尼樂園，那時還在施工。不久之後她就臥病在床，無法行動，情況愈來愈嚴重；而巴巴當時遠在邦加羅爾。蘇巴媽在譫妄狀態下講到巴巴，講到那次巴巴特地讓她看到舍地賽巴巴，講到她看到的「克里希那」和祂的神蹟遊戲。等她神智清醒過來之後，她講的仍然是同樣的事件、同樣的「人物」。她身旁的親人對她這些情感並不起共鳴，他們覺得她對這位奇異的神蹟男孩的愛奪走了她對親人的情感，於是他們告訴她，巴巴遠在百哩之外，所以她最好把漸漸逝去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人和事上。可是她的信心並沒有動搖。

這時巴巴已離開邦加羅爾轉赴提魯帕地(Tirupathi)，與那邊的信徒共處一段時間。當然，巴巴知道蘇巴媽的靈魂正在拼命想掙脫色身的束縛，知道她在布卡帕南，正躺在臨終的床上。她身邊的人宣佈她已經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然而她臉上仍然煥發著一種奇異的光暈，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把她送去火葬場。幾個較有智慧的人聽人說她死了，紛紛搖頭表示不同意，勸大家要有耐心，並警告親人說：「鳥兒還沒有飛走」。雖然籠子的門是打開的，鳥兒怎能飛走呢？她一定要等待巴巴回來，得到達瞻，了卻心願。而巴巴也在趕回來，祂搭汽車離開提魯帕地，抵達布達巴地，再轉往布卡帕南，在蘇巴媽首度被宣佈命終的整整三天之後！她的眼睛已經失去了神采，她被按照習俗放置在地下，大家顯得有點失去耐性了。巴巴坐到她身旁，輕喚：「蘇巴媽」、「蘇巴媽」，只喚了兩聲而已！蘇巴媽就睜開了眼睛，讓所有人驚訝不已。她的手伸向巴巴，緊緊握住祂的手愛撫起來。巴巴將指頭放在她嘴唇上，她的嘴巴微微張開，像似知道巴巴要給她某些東西，讓她的靈魂止渴。永生的恆河之水從巴巴的指頭灌入嘴中，蘇巴媽加入了解脫的行列。

大約就在這段期間，鄰村有幾位穆斯林為了一件重要的事來找巴巴，一場致命的瘟疫減少了他們的人口。在這些地區，根據傳統，會在穆哈蘭姆月（伊斯蘭曆第一個月）膜拜 Pirs，那是一種形似手掌的東西，由黃銅等材料做成，被視為紀念物，紀念哈桑和胡笙於卡爾巴拉戰役殉難。Pirs 的供奉、膜拜、遊街、浸禮，全部都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慶祝。巴巴告訴那幾個穆斯林，好幾百年前 Piers 就被供奉在他們村子裡，但後來膜拜儀式停止了。祂要他們恢復膜拜儀式，並對他們透露，只要在祂指出的地點挖掘，就會找到被他們祖先聖化過的 Piers。於是他們在巴巴透露的地點挖掘，Pirs 出現了！聖物再現，巴巴的無所不知，令每個人都驚訝不已。沒有人敢下去取出那些 Pirs，於是巴巴自己下坑去將它們拿了出來，那裏面一共有四個！此後很多年，這些 Pir 都被保存

在聖殿裡，用一張草蓆整整齊齊地裹著，只在穆哈蘭姆月的慶祝期間才發給那些村民，慶典一結束後就歸還。

筆者目睹過一件詭異的事，可以在這裡附帶提一下。有一次，當那些穆斯林從巴巴手中接過 Pirs，從聖殿出發時，那個手拿著這些 Pirs 的人開始像被鬼神附身一樣，大家都圍過來觀看這位處於高亢狀態的聖者，只見他舞了幾步，繞圓圈地跑，喃喃唸誦了幾句古蘭經文，然後走回巴巴所在之處！巴巴對他說：「去，去，節慶後再回來。」於是這位「被附身」的人拿著 Piers，同樣處在祈禱式法喜的繃緊狀態，迅速而安靜地加速向前跑去。唯有那些有幸經歷這種時刻的人，才能瞭解一點點巴巴的神祕。

在那段日子裡，許多信徒從各處來到布達巴地，每個人都是被一些無法解釋的情況拉來此處，並因目睹巴巴的全知、全能、或無所不在而一直忠心追隨祂。一位來自 Udumalpet 的先生，起初拒絕跟著一團朝聖者一起來，但後來被說服加入。他和其他人一樣，一抵達布達巴地，就獻上一個花圈給巴巴，可是巴巴不接受，祂說：「你不是有心想來！」這句話拉近了這位不信者和巴巴之間的距離。

另一位來自馬杜賴 (Madurai) 的先生，他來，是因為他的姊姊在 Vellore 答應接受手術，但她堅持要先徵得巴巴同意。他到了布達巴地，但是巴巴好幾天都沒有對他說話，最後當巴巴對他說話時，祂只是要他立即搭下一班巴士回去 Vellore。在 Vellore，那位醫生越等越火大！因為這位愚蠢的病人，為了等一位男孩的允許，而讓自己陷入生命危險，還說他是她的古魯、她的神！她弟弟終於到了，於是再做一次診斷。診斷結果：奇蹟中之奇蹟，不需要動手術了！「是她嗎？同一個人嗎？」醫生難以置信地揉揉她的眼睛。

若把信徒對「你是怎麼會去布達巴地的？」這個問題的回答輯成一本書，讀起來將非常能令人感動。要是真能寫出這麼一本書，那麼薩卡媽夫人 (Smt. Sakamma) 來到布達巴地的故事將是其中非常有趣的一章。她是知名的咖啡種植者和果達古縣 (kodagu，在卡納塔克邦) 的慈善家，曾被邁索爾土邦的王公 (Maharaja) 授予「獻身服務者」的頭銜。不是因為她在工商業界有錢有名，哦，不，巴巴不在乎貧富貴賤，祂在乎的是品德的富有、修行的財富、心靈的寶藏，不管你在銀行裡有多少錢！

這位已故的薩卡媽夫人生前常常述說她經歷的這件奇事，一日，在她位於果達古縣 Somewarpet 的平房家中，她正在拜神之時，一位僕人進來打擾她，說外面圍場有一輛

汽車開進來，車內的人堅持要立刻見她，她很生氣，不過還是出去看看到底是誰這麼隨便便打擾她的作息。她看到車裡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一臉的鬍子十分令人肅然起敬，坐在一張鹿皮上，全身都抹了白色的灰。那輛車的車齡也令她驚訝，因為它和車主亦即乘客的年齡相當。轎車是由一位十來歲的弱小的男孩駕駛，薩卡媽夫人心中納悶：他是怎樣拿到駕照的？還是根本沒有駕照？轎車前頭車頂有一個名字牌：「凱拉斯委員會」[註一]！她邀請老人進屋，對他禮拜，供了一朵剛摘不久的玫瑰花在他腳上，並奉上一些水果。老人說他不會在那裡吃水果，說他不會隨時隨地滿足自己的舌頭，他用的字眼是「舌頭的渴望」。他要她捐一千盧比贊助凱拉斯委員會，成為會員。她在一張紙上簽了名，紙上已經寫了金額和她的名字！當她貢獻出這筆金額時，老人說：「這張紙你留著，以後我會來拿。」說著，將那張簽過名的紙留在桌上，上車離開了！那位十來歲的少年駕駛技術超好，車子一會兒就不見蹤影。

[註一] 凱拉斯峰在西藏與印度交界，藏人與印度人皆奉為神山，相傳希瓦住在凱拉斯峰。印度希瓦派的修行人常常會在身上塗抹白色的聖灰（vibhuti）。

好幾年後，她去人家家裡，在那裡遇見巴巴，祂一會兒看起來像那輛神秘轎車的駕駛，一會兒看起來又像那位鬚髮斑白的老人，那時這位老人費盡心力讓她捐款給「凱拉斯委員會」，然後又要她保留那筆錢，等他將來有一天來拿！這時巴巴忽然開口對她說：「唉呀，好了啦！把那一千盧比給我吧，妳答應過的！」讓她著實吃了一驚，接著又當著她面前鉅細靡遺的講出這段故事。

巴巴曾於排燈節時去邁索爾市，並住在一位 Ursu 家族的信徒家。祂人在邁索爾，卻讓布達巴地的信徒見到一條「龍」，這種顯靈，舍地賽巴巴的信徒並不是沒有聽說過，科因巴托市（Coimbatore）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市民都可以證實有這種事。這次顯靈，有趣之處在於：顯靈的整段期間，巴巴都在祂的色身「外面」，祂的色身軀殼當時在邁索爾。當時巴巴不在，信徒在舊聖殿門前階梯上擺了一張巴巴的相片並加以裝飾，兩旁各置一盞燈，日夜都點燃著，當做臨時的神壇，在那裡唱巴讚。排燈夜過去了，黎明時有幾位在布達巴地的信徒看到車燈，一輛汽車駛上卡納塔那格帕里村（在祁特拉瓦底河對岸）後方的彎曲山路。但事後發現只有少數幾個人對這件事有印象。那幾個看到車燈的人跑去河邊看，當他們回到舊聖殿時，他們驚聞一條眼鏡蛇出現在那個臨時神壇，纏繞著巴巴的肖像。好幾百位村民及其他一些人親眼目睹，一直到下午三點。他們在中午時對牠祭拜，唱些普通的巴讚，並砸破椰子來討好牠，但牠並沒有離開原位。幾位婦女見狀，大膽起來，向牠撒糠粉（KumKum）和橘黃色粉，一面口念上主的名號並呼

喚巴巴。她們用碗盛牛奶放在牠面前，但牠只是揚起頭左右搖擺。一位應受尊敬的村中婦女，在供蛇儀式結束後得回兩瓣椰子，但她大聲抗議，說她原先交出去的椰子絕對比這個大，要是她默默接受這兩瓣較小的椰子，那她損失了。眼鏡蛇似乎眼光尖銳地在觀察這一幕，只見牠轉頭朝向她，發出嘶嘶之聲！把她給嚇壞了，惹得眾人哈哈大笑！下午三點時，蛇自肖像滑下，爬行了一兩碼的距離，就消失不見了。而在邁索爾的巴巴也起身，給大家帶來法喜。

巴巴去邦加羅爾時，也順道前往海德拉巴拜訪。祂認得若干地方，說祂從前見過，這使得欽喬利鎮（Chincholi）那個地區當年的王后相信祂是舍地巴巴的化身。巴巴還去了庫普帕姆（Kuppam），再從庫普帕姆前往卡魯爾（Karur）和蒂魯吉拉帕利（Trichinopoly），每到一處地方，祂都受到信徒和當地民眾熱烈歡迎。在蒂魯吉拉帕利，遊街隊伍由一隻穿著得漂漂亮亮的大象領頭，後面跟著一個個的團體，唱誦吠陀，手持銀壺，內裝聖水，做為獻禮。祂每到一處，都勸告民眾：「從現在起，淨化你們的心，讓其成為適合上主寓居之殿堂。不要屈服於誘惑而陷入邪惡，越陷越深。鼓起勇氣，相信上主，祂在你內部，是你最親密的親人。」

巴巴一行人的車隊沿著蒂魯吉拉帕利的街道行進時，其中一輛車輾壓到一個小男孩，他受到重傷，被抬到附近一間屋子的走廊上，血流不止，一群人上來圍觀，警察也出現了。但這時巴巴來了，並觸摸這個男孩，結果警察抵達後沒甚麼案件可以報告，因為那個受傷的男孩正在到處跑來跑去告訴每個人，一個觸摸就讓他變成毫髮無傷。巴巴離開之後許久，一群人還在撫愛這男孩並餵他吃東西，羨慕他有這種神奇經驗。

另外一個男孩也是類似這樣受到群眾尊敬和羨慕，他恐怕至今仍然感激上主干涉了他的生涯。一次，在蒂魯吉拉帕利市附近，為了尊崇巴巴而舉行了一個公眾聚會。在聚會上，有個人懷疑巴巴的神性，巴巴在講台上感應到了，立即叫一位站在這位懷疑者附近的聾啞少年過來，巴巴讓他站到麥克風前，問他：「你叫什麼名字？」男孩立刻對著麥克風說：「Venkatanarayanan」，讓在場數千人聽到！這位懷疑者閉上了嘴巴，羞愧得垂下頭。不過這個事件也導致另外一個後果——巴巴經常開懷笑提這件事——因為次日天一亮，在祂住的那條街，整條街已經擠滿了聾啞的人！變成了一條安靜的痛苦小街！之前沒有人知道蒂魯吉拉帕利有那麼多聾啞人士。巴巴不得不從一個側面出口搬出祂居住的平房，以免被他們的親人看到而大聲呼喊。

卡魯爾和蒂魯吉拉帕利兩地的信徒互別苗頭，競相裝飾自家和街道，並安排盛大的招待會，然而巴巴不為虛華所動，祂隨興的走在人群中，富人也好、窮人也好，有時與窮人互動多過與東道主互動，這是因為祂關懷祈禱之心和懺悔之心，多於充滿驕傲和被貪婪汙染的心。信徒搭建那些曼塔棚（mantapam），點綴以五顏六色的花，當做祂的坐位，以便膜拜祂。這些曼塔棚個個都是藝術珍寶，可是巴巴告訴他們無數次，祂只重視純潔無染的心花和善行的果實。

有一次在邁索爾，巴巴坐在一個這樣的曼塔棚上，接受一位 Ursu 家族信徒的禮拜儀式，一條眼鏡蛇突然無端出現，在祂腳前的花堆上爬，接著另外又出現一條，兩條蛇分別盤據曼塔棚左右兩邊。巴巴向 Ursu 家族的人保證，沒什麼好害怕的。過了一會，兩條蛇消失不見！

巴巴並不以僅僅透過這些神蹟來給信徒灌輸信心為滿足，祂是一位嚴格的監工，要求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直，以及真心努力的修行。這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人被祂的神奇事蹟吸引到祂跟前，對祂的神性得到深刻的第一印象，後續發生的種種神蹟又提供了佐證，最終卻離開了祂，因為他們無法符合祂對品德改革、捨離、修行、持名及禪坐這些方面的要求。早在那個年代，巴巴就一再地說，祂為人消災、治癒疾病、療癒、給予安慰，只是第一步，是為了引人走向修行，得到祂的達瞻後就應該自動開始修行。許多遊方僧和大修行者（Maharishi）陷入泥沼，因為他們深恐失去那些有錢有影響力的贊助人。而巴巴卻是來照亮那些遊方僧和大修行者所走的路，在糾正身邊的人所犯的錯誤時，祂向來直言不諱。事實上，祂的恩典浩浩蕩蕩，完全不把年齡、學問、或是與祂結交了很久，這些障礙，放在眼裡。祂以糾正和評價來賜福每個人，唯有完全臣服於祂的旨意方能使人圓滿而自由。

九夜節很快就成為布達巴地最盛大的節慶，在其他節日，巴巴也許會遠在馬德拉斯，或在蒂魯吉拉帕利，或是 Masulipatam，但九夜節時祂總是會在舊聖殿。薩卡媽夫人和其他一些信徒多年來享有安排這個聖母節日活動的特權。巴巴確實就是至高聖母，薩拉絲瓦娑（Saraswathi）、吉祥女神（Lakshmi）、春天女神（Sarada）、Annapurna（食物和滋養之女神）、甚至卡利女神（Kali）都是至高聖母的顯化。巴巴說過，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是人類的聖母。永恆之法的四大原理：「真」（Sathya）、達摩（Dharma）、內在和平（Shanti）、愛（Prema）是巴巴給世人的訊息，祂就是聖母的化身，是「永恆戰車御者」（Sanathana Sarathi）。祂的信徒覺得祂最是他們的母親，因此，九夜節特別適合做為布達巴地最大的節慶。許多信徒曾得過祂的惠賜，

看到祂顯靈為聖母。事實上其中有個信徒堅持要稱祂為 Shivathayi(意為：「母親希瓦」。按：希瓦是男性神祇)。

巴巴喜歡與小孩子們在一起，連最叛逆的小孩都被吸引過來——透過祂囊中用之不竭的計倆、透過遊戲、腹語術、影子戲、甚至空手變出甜點給他們。祂會扭動手指，在對面牆上製造出蛇、鷹、馬、鹿、狗、孔雀、烏鴉、貓、和水牛的影子，在那裡歡欣跳躍，讓小孩子們驚喜不已。祂給一位小孩一個沙球，說是「樂肚」(Laddu，一種印度甜食)，小孩不太情願地伸出小手接受，結果沙球一到小孩的手掌上就變成又甜又香的樂肚。祂說那些小孩實在幸運，比成人早那麼多年得到巴巴的達瞻，有幸讓巴巴在日後幾十年間成為他們的導師、護佑者、嚮導、守護者。巴巴若同意給信徒的孩子命名，則祂取的名字都充滿了祂的恩典和慈悲的芬芳。祂還會給寶寶「習字啟蒙」(Akshara bhyasa)——握住它們纖小的手指在蜂蜜或牛奶或米上寫出那些基本字母。

但 Akshara 也有「不滅」、「永恆」的意思，巴巴在給幼兒舉行習字啟蒙時，也啟蒙他們進入永恆不滅，祂按照幼兒的家庭傳統讓幼兒發聲唸出摩訶真言，像是“Om Namō Narayana”或是“Om Nama Shivaya”或是“Om Srinivasaya”這一類的，這樣就給了幼兒前往靈性終點站的鑰匙。有一首泰米爾語的詠讚巴巴的歌，說祂是 Sayimatha——母親哺育她的孩子般若智慧之乳，而這個習字啟蒙就是那位幸運幼兒得到這個機會的時候。

在九夜節期間，巴巴成了音樂和文學的守護神，也是食物和營養物的給予者，因此從祂出道以來，九夜節就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節日。信徒享受祂的開示、音樂表演、戲劇、以及豐盛的饗宴。在那個年代，每天傍晚還沿著村裡狹窄的道路遊行，巴巴坐在轎上，轎子每天都有不同的裝飾，由渴望抬轎的信徒輪番接力扛在肩上。筆者曾經在遊行的時候親眼目睹巴巴從掛在祂身上的花圈摘下零星幾朵花，然後將滿手的花瓣灑向群眾，只見那些花瓣掉在地上叮噠作響，因為那些花瓣都變成了一枚枚的小徽章，一面是巴巴的肖像，另一面是舍地賽巴巴的肖像！或者，那些花瓣常常會變成薄荷，像雨般灑在周遭群眾身上！坐轎時，巴巴的前額往往覆蓋著聖灰 (vibhuthi)，那是從裡面出來的，信徒能看得到憑空出現在祂額頭上的聖灰以及紅色的嫵嫵粉 (KumKum) 圓點！

舊聖殿很快就不敷使用，容納不下那麼多人。許多拜舍地賽巴巴的人聽說祂轉世於布達巴地村，紛紛趕來。許多人照常去舍地朝聖，卻在那裡被「指示」該前往布達巴地。其他人則是透過沙迪亞賽巴巴才知道有個舍地巴巴。在《博伽梵歌》裡，主克里希那說，

有四類人會去接近上主：（1）受苦受難的人（2）探究真相者（3）追求舒適生活的人（4）般若智者。他們各懷不同動機，然而上主一概歡迎，並都讓其滿足。對受苦受難的人，祂解除其苦難，祂的聖灰（vibhuti）是一種符咒，能驅走惡靈和邪術。對批評者、想一探究竟的人、心存懷疑的人、不可知論者，祂令其滿意，將其吸引過來追隨祂。對於來求舒適人生的人，祂也給予祝福，只要他們懂得善用豐衣足食之後的平靜心來培養心靈和思索人生的終極目的。至於般若智者，則是最親近祂的人，他們因堅持不懈的修行而得清淨「法眼」，故巴巴對他們顯露祂全部的榮耀。這四類人都來布達巴地，第一類和第三類的人自然佔大多數。所有前來的人，祂都開啟了其人生嶄新的一頁。

巴巴感化過一幫賊，使其變成安靜而敬畏神的農夫，這段故事值得一書。一個夜晚，巴巴在祁特拉瓦底河對岸山丘上，遇到一群強盜，正在分贓——棘手的事情，可是當他們看到巴巴並接受祂變出來的聖粉時，他們知道，眼前這位是「永恆見證者」。巴巴規勸這十七位黑心肝的人，用祂的煉金術把這些人帶到布達巴地，他們從此改用和平的方式謀生。巴巴常常會提到其中一位當做例子，他是一位強壯的中年人，被祂僱用為夜間守衛！

沒幾年，為了容納聚集的信徒，就得沿著整個舊聖殿前方搭建一個長棚，有波紋狀的屋頂。但事實證明即使那樣也太小了。聖殿後方另外又加蓋了一棟建築供巴巴使用，裡面有一間客廳和浴室。巴巴就是在這間房間裡為 Dr. Padmanabhan 的哥哥做疝氣手術！就是在那棚子下，在神壇前方那個簾子的後面，巴巴為布達巴地的 Appiah 動盲腸手術。有一天夜晚，巴巴正在聖殿和後面那棟建築之間的開放空間睡覺時，祂宣佈祂的一位信徒遺失了祂送給他的護身符，因為那個護身符又回到祂這裡來了！祂說祂得立刻前往馬德拉斯將這護身符綁在病人手腕上，可是祂身邊的人都請求祂別在那個時刻陽神出竅，去那裏，再回來。祂同意找一位要赴馬德拉斯的人順便帶去，並將護身符交給一位老信徒 Sri Seshagiri Rao 保管，並警告他：「看緊它。將它裹在一條毛巾裡，纏繞在腰際。」他毫不懷疑的遵命，將護身符綁在腰上睡覺。過了約兩小時，我們所有人都被巴巴大笑的聲音吵醒，祂在床上坐起身來。我們圍在祂身邊，要祂應該也讓我們加入這個笑話，Seshagiri Rao 還在沉睡，渾然不覺周遭事。巴巴叫醒他，問他要護身符，他解下毛巾打開，護身符不見了！巴巴開玩笑地責罵他，並說祂已經「去過那裡」，並將護身符綁在那人手腕上了！那人必須時時受護身符保護。是的！祂去了馬德拉斯並返回了！

那些信徒永遠不會忘記舊聖殿，因為在那裡，巴巴總是在信徒間走來走去。那時祂創作了很多首巴讚和聖詠（Kirthan），在舊聖殿教他們唱，當場糾正他們唱錯之處，懷著偉大的愛和關注。當時在舊聖殿的信徒還不是很多，所以巴巴比較常去外面的河床沙灘、附近的山丘、或是河對岸的園子，而在信徒烹煮大餐的時候，他們會目睹到許多神蹟或是祂的神性的徵兆。

筆者第一次得到巴巴達瞻是在舊聖殿，而就在當天傍晚，祂到沙灘去！在那裡，筆者聽到祂在訓誡一些信徒，說他們為了各種小麻煩就心緒不寧。祂告訴他們，一定要專心持念神的名號（Japam），那是得到內心平靜最好的方法。然後祂忽然轉頭問一位女信徒：「妳不是有持念神的名號嗎？」她做了些回答，但巴巴不待她說完就問道：「噢，妳的念珠遺失了，是不是？」然後祂將手插進沙中，從沙裡拿出一串念珠，說：「來，拿去。」女士恭敬起身，雙手合十過來接受，巴巴示意要她停下來，面帶笑容對她說：「等一等，先告訴我這是哪一串念珠？」她瞧了一下，驚呼道：「我的念珠！斯瓦米（Swami，賽信徒親切稱呼巴巴為 Swami）！或者應該說是我母親的。」得回她的念珠她高興死了，那是她母親臨終前給她的。巴巴告訴大家她母親有多虔誠、她哥哥是如何的嚴苛苦修、以及她自己的修行，並問她寶貴的念珠是什麼時候遺失的，她說那是四年前遺忘在邦加羅爾的！聽得我們目瞪口呆。第一個在布達巴地的傍晚，就親眼目睹這種驚人的神蹟！

聚集的信徒逐月增加，舊聖殿不敷使用，每天在沙灘上碰面也不可能。信徒紛紛覺得巴巴的房間太狹窄、太低，祂被迫住在充滿噪音、塵埃、混亂的環境中。每遇節慶，聖殿四周地方太小，容納不下所有前來的人。於是一些信徒請求巴巴同意蓋一棟寬敞的建築，巴巴將之命名為「百善地尼樂園」（Prashanthi Nilayam：至高寧靜之處所。Prashanthi：至高的寧靜。Nilayam：處所）

7. 百善地尼樂園

多麼雅緻的名子，多麼適合用來稱呼上主的住處！這名字會招來多麼美好的涼風和遺世獨立的寧靜啊！四周群山環繞，像似鬚髮灰白的聖者在入定。廣闊的天空啟人廣無邊際的冥想；山丘頂上的岩石邀請修行人來靜坐。巴巴曾在尼樂園後方山坡上種植了一片樹林作為 Thapovana（靈修園地），在那園子裡長了一棵榕樹，這棵樹註定會成為最神聖的榕樹——至少對尋求靈性提昇的人來說。

榕樹又名 Nyagrodha 和 Vatavriksha，在印度典籍和歷史上相當有名。據說在世界毀滅，被大洪水整個淹沒時，毗濕努睡在一片 Vatapathra（榕樹葉子）上。又據說 Dakshinamurthi（希瓦神以上師形象示現）坐在一棵榕樹下，用靜默不語來傳授弟子所有知識，就像毗濕努在用祂的瑜珈睡眠（Yoga-nidra）保持警醒地守護三界一樣！這種樹可說是象徵「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因為它的枝幹向四方延伸，從每一種信仰和每一種靈性努力中吸收養分。它在梵文中又稱做 Bahupada，因為樹幹會長出氣根，氣根一觸及地面就會生根，吸收土中養分，使得枝幹可以獨立於母樹生存，這種樹因此不會死。在印度有被人膜拜了數千年的榕樹，像是在普拉耶格市（Prayag，又名安拉阿巴德 Allahabad，在印度北方邦）附近的三河交界處（恆河、亞穆納河、薩拉絲瓦蒂河）那棵榕樹，以及在伽耶（Gaya，在比哈爾邦）那棵「不死榕樹」。

那棵長在這個靈修園裡的榕樹有它奇異的神聖性。1959 年 4 月一天傍晚，巴巴在祁特拉瓦底河床沙灘上和信眾談話，提到佛陀和那棵菩提樹，提到修行人會尋找一些特別適合苦修的地點。正說時，祂從沙堆中「取出」一塊厚銅板，約 15 吋 x 10 吋大小，上面書有許多神祕的符號以及見過和沒見過的字母！祂說這種書寫有神祕符號的銅板或石板是用來埋在修行人苦修的樹下，幫助他們培養心念的集中專注和感官的控制。祂宣佈要在靈修園種一株榕樹並把銅板埋在樹下。這件事真的在 6 月 29 日完成了，巴巴宣稱，修行到達某種境界的瑜伽行者自然會獲悉有這棵樹和這塊銅板，他們會被一股神秘力量給拉向這個靈修園，於是「靈修園」就名符其實了！

百善地尼樂園於 1950 年 11 月 23 日落成啟用，那天是世尊沙迪亞賽巴巴 25 歲生日。工程耗時約兩年，巴巴可說是總建築師和總工程師，指揮整個工程。那些工程師不得不接受祂的建議，因為他們發現祂的建議甚至遠好過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發現巴巴較有遠見，比他們有審美觀。巴巴是一位嚴格的監工，但也有無量慈悲，祂的恩典能克服最難以克服的障礙！例如：蓋聖殿用的巨大而沉重的屋樑是來自蒂魯吉拉帕利

(Trichinopoly) 附近，由火車運到潘努崆達，沒問題，可是要怎樣將其載過十六哩長的縣議會路？在這條路的第七哩之處有一條多沙的小溪；在第九哩處是 Locherla 村，那兒的路有大拐彎，卡車載著那麼長的樑，伸出卡車外，要怎樣通過？過了布卡帕南，有三哩長的路徑只能勉強稱為「路」；然後在布達巴地和卡納塔那格帕里村之間的祁特拉瓦底河，其河床和河岸的沙灘有六百公尺寬！還有荒廢毀壞的暗渠陰溝要通過，泥濘路要通過；而且，若屋樑能抵達現場，要怎樣讓它們上升到高牆的頂端？那些工程師完全放棄運送屋樑至布達巴地村的希望，轉而請求巴巴想些別的屋頂方案。

可是有一個夜晚，三更半夜時，那位家住阿南塔普的工程師被他家前方一陣很響的噪音吵醒，他窺視了一下黑漆漆的外面，卻驚見一輛起重機停在那兒，那是 Tungabhadra 水壩工程使用的，故障了，不能動了！於是他跑到布達巴地告訴巴巴，只要能讓它好起來，就能說服車主去潘努崆達帶回屋樑。巴巴變出一點點聖粉給工程師（！），工程師回去虔誠地將聖粉撒在起重機的引擎上，要駕駛設法讓它起動。引擎響了一兩聲就發動了！輪子轉動了，起重機動起來了——朝那些屋樑前進！起重機的巨大手臂吊起屋樑，奇蹟般的通過所有暗渠陰溝，在 Locherla 村成功地大拐彎，東歪西倒的蹣跚通過 Vankaperu 泥濘地，噴著氣爬上卡納塔那格帕里村山丘！到了那裡，工程師們認為它的力量幾乎已經耗盡了，不可能再拖著那麼重的東西通過沙灘，於是巴巴親自坐在駕駛身旁操控方向盤。起重機終於將屋樑載到施工處卸載。

但是工程師們並未因這項成就而停止抱怨，事實上那些怨言甚至到了使人惱怒的地步，因為他們質問：費這麼多工夫有甚麼用？靠人根本不可能將那些屋樑架到牆上。靠人，的確不可能，但是只要有神的願力，就有解決之道！Tungabhadra 水壩的勞工被帶來此處，繩子綁緊，滑輪裝上，勞工開始用力拉繩子。為了讓屋樑變輕一點，在拉的時候，巴巴身邊數百位信徒齊聲高喊：「Jai Sai Ram！」（Jai：勝利）屋樑終於架了上去，一切順利！

中央祈禱大廳（聖殿）是尼樂園的主體，裡面兩邊各有一平台。神壇在西面平台上，那兒靠著牆放有兩幅真人大小的油畫像，左邊一幅是舍地賽巴巴，右邊一幅是沙迪亞賽巴巴，中央還有一尊舍地賽巴巴的銀質雕像，其下方有一幅小張的沙迪亞賽巴巴畫像。這些是用來做為禪定和持名的輔助之用，因為，除了每天早晚各一次的巴讚之外，沒有別的定期拜神活動——通常在有供奉聖化過的神像的地方都會定期舉行拜神儀式。遇到一些神聖的日子，也沒有固定要做的拜神儀式；也沒有什麼排定的祈禱或拜神儀式要做！甚至沒有規定那裡必須有舍地賽巴巴的神像。這個大廳是一間祈禱室，剛剛好，不

多於此，不少於此，裡面牆壁上懸掛著聖靈顯化示現的種種形象，以及那些偉大修行者和靈性偉人的肖像，像是至尊天鵝羅摩克里希那 (Paramahansa Ramakrishna)、維未卡難陀 (Vivekananda)、羅摩努賈 (Ramanuja)、馬德瓦阿闍黎 (Madhwacharya)、商竭羅 (Sankaracharya)、佛陀、耶穌、蘇爾達斯 (Sur Das)、米拉 (Meera)、屠卡琅 (Tukaram)、等等。

樓下的房間主要用於儲存東西或容器等等，另有兩間專供巴巴用來私下會見信徒。樓上 (一樓) 的房間是供巴巴住的，聖殿外面正中央有一個突出的柱廊 (portico)，為三層結構，巴巴會沿著一樓走廊走到柱廊的一樓，從那兒給聚集在下面的信眾達瞻，或是於節慶時從那裡對信眾演講。柱廊的一樓正中央有一尊克里希那吹笛子的大理石雕像，美麗而迷人，吸引了眾信的注意力。

有樓梯可以通到屋頂陽台，在其中央，柱廊的屋頂，面對迎面而來的馬路，是一尊巴巴的半身雕像，立在一個基座上，後方是旗桿。遇有升旗典禮的日子，巴巴會站在半身雕像附近給信眾達瞻，以「施無畏印」手勢祝福下方大群的信眾。那面旗上面有個符號，巴巴將那個符號具體的建在聖殿前方地上的「同心環」中。

這個地上的「同心環」是一圈圈的同心圓形成的幾個環，最中央豎立著一根藝術造型的柱子，代表瑜伽，圓形底座面積較大，往上逐漸變細，柱子上圍繞著一圈圈的環，象徵瑜伽修行的各個階段，這種瑜伽使心蓮綻放，柱子頂端的蓮花花瓣就象徵這朵心蓮。虔誠瑜珈大功告成，心蓮盛開，下一個階段是般若智慧之火，位於蓮花花瓣中央的火焰代表這個階段。同心環的第一環光禿禿的都是沙地，第二環種植了一種灌木，會茂密的生長，要不時加以修剪，巴巴說這代表欲望和瞋心，必須克服之，以進入瑜伽的階段。第一環沙地，代表欲望沙漠、荒原、漫無目的汲汲營營於無常的事物；第二環灌木叢是瞋心，它難以消滅，因為一剪掉又長出來；然後是兩個紅色台階，一個較低，另一個稍高一點，象徵恨，也是修行人要克服的習氣。其中一種仇恨，是當人想要達成某個目標，卻遭到阻撓或受挫而導致的；另外一種是當別人的所作所為造成了他的痛苦而導致。三者都克服之後，就來到裡面那片圓形的綠色草地，看了給人清涼之感，令人想起知足和豐盛，表示達到神性聖愛 (Prema) 的境界了，人在這個階段，因為心中沒有欲求，沒有瞋，沒有恨，再加上對眾生一視同仁，因此心中充滿了法喜極樂。不久，修行人就前進到百善地——寧靜之鄉——的開敞空間，在那裡他可以隨意坐下，享受修行的果實，瑜珈修行開花結果，讓他從一個境界到另一個境界，直到心蓮綻放，智慧之光萌發

為止。沿著圓周有八盆花，每個盆子都塗有色彩，巴巴說這代表瑜伽悉地（ 瑜伽八大神通 ），是保護瑜伽行者的，必須放在一段安全距離之外，只能放在圓周外圍。

遇有升這面百善地旗的升旗典禮，巴巴通常會詳述這個位於尼樂園前方的「蓮花圓圈」的內在意義，並解釋祂為何將圖案也放在百善地旗上。他要信徒們在心中升起這面旗，讓它在旗竿上飄揚，並時時反覆沉思其所代表的意義。巴巴還談到聖殿外面的三道大門所代表的深刻意義，從外面進入道場的第一道門，其上有拱門，書寫著尼樂園這個字，那道門代表惰性（ Thamoguna 惰墨屬性 ）之門，跨過這扇門的人，就把自己的惰性留在外面了，他懷著神聖念頭來到神的跟前，因此惰墨屬性——亦即「闇」、「無明」——被甩在身後了。沉浸在「闇」和「無明」的人，根本不會好奇想進來！然後是第二道門，就在蓮花圓圈外圍那個園地前方，人到了那裡，會被宏偉的聖殿、日光燈管、彩色大燭台、懸掛的花盆所吸引——這些外觀可以引起激性（ Rajasic ）的人的興趣。然後他們進入聖殿的門——薩埵性（ Sathwic ）的門，通往「寧靜之處所」。

尼樂園前方的花園本身就是對信徒的虔誠的一種讚美，因為它是靠信徒們排成一長列，從尼樂園後面的井或是前方遠處的井接力傳水桶來澆灌，給植物帶來快樂。巴巴把它變成一個真正的植物園，因為那裡面有印度各地的果樹和開花的樹，以及一些通常不在這個氣候帶生長的樹，像是尤加利樹、銀橡樹、橘子樹、和咖啡樹。

道場的一天，始於每天清晨 4:30，聖殿的鐘敲響，宣佈「梵天時段」（ Brahma Muhurtham，被認為是最適合禪坐的時間 ）的開始，信徒得準備進行禪坐和持名。4:45，聖殿內開始唱誦 Om，持續約半小時。接著，信徒默念神的名號，一直到早上六點。

奧義書讚揚 Om（ Aum ）是代表「道」（ Brahman，梵 ）最好、最有效的符號，它有三個元音：A, U, 和 M，以及最後的無聲階段，在無聲階段，Om 如鐘鳴而無響聲，讓信徒感受到與「道」冥交。這種 Om 的唱誦，能使人達到至高的意識狀態，每個字母代表不同的意識狀態：（ 1 ）'A'代表清醒狀態：在此狀態，Viswa（ 物質宇宙 ）等級的靈魂為「惰墨屬性」（ Thamas，惰性 ）所支配，並與粗身（ sthula sarira，gross body，物質身，色身 ）契合（ 2 ）'U'代表作夢態，在此狀態，Taijasa（ 發出光輝者 ）等級的靈魂為「烙激屬性」（ Rajas，激性 ）所支配，並全神貫注於細身（ sukshma sarira，subtle body ）。'U'亦代表「中間性」（ 3 ）'M'代表深睡無夢狀態，般若（ Prajna ）等級的靈魂在此狀態下受「薩埵屬性」（ Sathwa，善性，清淨性 ）支配，這個狀態成為匯合沒入點，清醒態和作夢態沒入深睡態，'A'，亦即梵天，和'U'，亦即毗濕努，沒入'M'，亦即

Rudra。「惰墨屬性」和「烙激屬性」沒入「薩埵屬性」。Turiya，也就是無聲的第四態，即是「真我」的狀態。Om 另外也代表其它的三元組，像是男性、女性、中性，或是過去、現在、未來。[註一]

[註一]參見賽巴巴於 1987 年 10 月 1 日之講道(Sathya Sai Speaks 1987-10-1)對於 Aum 的詳細解釋。

巴巴經常在公開講道或私下談話時解釋 Om 的意義，在巴讚開始前或結束後也唱頌 Om，這是因為 Om 代表「道」而無所不包，普為各宗教派別所接受。

巴巴也經常強調要以禪坐和持名當做基本修行，從人生越早階段開始越好。祂詳細的指點道場裡和其他地方那些渴望修行的人，所以在百善地尼樂園有許多信徒一天要修習好幾小時 Namasmaraṇa (憶念神的名號)、Dhyana (禪坐) 或 Japa (持唸神的名號或持咒)。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時，總是在從事賜福信徒的工作，惠予信徒 Darsan (達瞻，看祂)、Sparsan (觸摸祂)、Sambhashana (聽祂說話) 這些稀有的機會。祂吃的是最窮的人吃的簡單食物，信徒以虔誠心烹煮並帶來給祂的食物；祂睡在一張鋪在地上的床！信徒在聖殿唱巴讚時，祂坐在一張通常放在大廳西北方平台上的椅子，給大廳內所有人達瞻。巴讚時，每當祂走下台階，祂都會允許信徒觸摸祂的腳。

早晨的時間迴響著吠陀唱頌，在聖殿做希瓦靈伽 (Shivalingam) 的祭祀時 (為靈伽沐浴並同時唱頌神的 1008 種名號)，也重複唱頌這些吠陀真言。那個希瓦靈伽是巴巴於 1958 年 11 月從祁特拉瓦底河沙灘中「取」出來的！傍晚的時候，在一年中大多數月份，都是由飽學的吠陀學者來講解《博伽梵譚》、《羅摩衍那》或諸如此類的偉大宗教典籍。

來到尼樂園的人，都能近水樓台先得月，有機會與巴巴在祂的私人面談室面晤，或個人單獨，或全家一起。恐怕沒有別的道成肉身有沛降這樣豐盛的恩典了！巴巴是天醫，為來求治者診斷病情，至為仁慈地揭開病人最深處的品德或行為瑕疵，並對症下藥，敷上祂的恩典的香膏以減輕痛苦。在布達巴地的面談室見證過無數品德脫胎換骨、信仰革命、信心得到鞏固、治病、安撫脾氣、放下仇恨、拯救靈魂、破鏡重圓的例子。很少有人面談後走出來眼睛是乾的。巴巴給每個人希望和勇氣、滿足和信心、保證和安慰，祂說：「為什麼要害怕？有我在這裡！(Why fear when I am here?)」，「把你的信心全部放在我身上，我會引領你，保佑你。」

聖殿的巴讚非常引人入勝，那是一種安詳虔敬的氛圍，巴巴通常親自在聖殿裡，偶爾祂會隨興和信徒坐在一塊，教信徒幾首 Namavali（一串神的名號，例如神的 108 或 1008 名號）和歌曲。巴巴說：「父親可能是一位博士，但當他教兒子字母時，他得拿起石板，在上面寫 A, B, C, D，但不要就此認為他是自己在學字母」。那些 Namavali 和歌曲並不全是讚歎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或祂的前世舍地賽巴巴的，它們涵蓋的範圍至廣，從詠讚無形無相的梵（道）——例如那首膾炙人口的“Sathyam Jnanam Anantham Brahman.....”——一直到詠讚毗濕努的各個化身、希瓦神、象頭神、Vittala、Venkatesa、以及聖靈的其他顯相的歌曲，並以泰盧古語、泰米爾語、卡納達語（Kannada）、印地語（Hindi）和梵語來唱誦，強調的是歌詞的意義和「臣服、交託的情懷」，以及大家按照節拍一起唱。巴巴常常詳述大家齊聲高唱神的名號的價值，說那是一種對他人的服務。祂說巴讚時大家響亮地拍手，就好比在一棵棲息著烏鴉的樹下拍手，來嚇走烏鴉！各種屬性（guna）、欲望、仇恨——這些嘈雜的烏鴉——成群結隊飛入你的心念，這可以靠狂喜地唱誦神的名號並伴隨響亮的拍手來驅逐出去。巴巴勸每個人都持念神的名號，任何神的名號在祂眼裡都一樣好，一樣有效。

祂親自創作了若干巴讚來啟迪信徒，其中有許多是以簡單的泰盧古語或卡納達語或泰米爾語來概述一番人人必做的靈修，以實現人生的目的。例如有一首歌是要所有人以 Sathya（真：真理，真話，真誠）、Dharma（達摩：正當的行為，倫理道德，義，職責義務）、Shanti（內在平靜）、Prema（愛）為伴侶和嚮導，形影不離，走過艱苦的人生朝聖之旅。「努力乃是人的職責，成敗則要看上主的恩典。每天從事你份內該做的事，時時感覺神的臨在。不要渴求八大神通，那會使信徒處於妄見之中。在人生這個茂密的叢林裡，緊緊抓住祂的名號，就足夠了。好好耕種你的心田，心念是犁，屬性（guna）是牛，拾起『明辨』之鞭，開始犁你的心田！勇氣是最好的肥料，播下的種子必須是愛的種子；虔誠是雨，情緒是雜草；收穫是法喜梵樂！」百善地尼樂園的巴讚是薩桑（Sathsang：一群道友或修行人聚在一起切磋或共修），能藉由教導來淨化，能透過激勵來強化。

以前，巴巴幾乎每天都會帶信徒去祁特拉瓦底河沙灘，在星星底下唱巴讚，山丘是蒼老的聽眾，潺潺的河水似在回應。如今祂偶爾仍會這樣做。祂坐在沙灘上，教信徒祂創作的歌曲，以薰陶他們，提昇他們。祂鼓勵信徒問祂靈性方面的疑問，並予以令人滿意的回答。這種沙灘的晚上，筆者有幸參加過一次，在此描述一番，也許能讓讀者在腦中清楚描繪出當時的景象。

那是 1949 年 11 月，筆者於一個早晨約 9:30A.M.抵達布達巴地，聖殿裡面瀰漫著欣喜的氣氛（當時百善地尼樂園工程完成了一半），人人都在談論巴巴那晚要去河邊的事，一些朋友恭喜我運氣好碰到這種稀有機會，因為巴巴現在已經很少去河床沙灘了。5:30P.M.左右，巴巴從祂的房間走出來，輕快地走在一大群信徒前頭，一路妙語如珠，笑話連連，有詼諧幽默，有問候，給大家散播歡樂。

河床僅剩下涓涓細流，祂涉水走過，沿著沙灘尋找一處乾淨而乾燥的地方讓大家坐下。走了約一百到兩百碼的距離，祂終於決定了地點，大家圍著祂坐下，男士坐一邊，女士坐一邊，就像在聖殿唱巴讚時那樣。巴巴仁慈地等候最年老和最羸弱的信徒到達並被安排舒適的坐位。

接著祂回答一位信徒的問題：欲了脫生死，是否得放棄從事行動？祂簡單而扼要的闡明如何以「將該項行動奉獻給神，做為供品」的心態來昇華、聖化一項行動，這種心態能使人從事行動而不渴求行動的果實，於是行動本身就不會使人更加執著迷戀，執著迷戀導致悲傷和輪迴。虔誠而缺乏行動，等於有牆基而無牆；行動而無虔誠，等於有牆而無牆基！祂的使命和訊息的普世性，令筆者震撼，因為祂在對信徒開示時說：「我是每個人的僕人」，「你可以用任何（神的）名號來呼喚我，我都會回應，因為所有（神的）名號都是我的名號，或者應該說，我根本沒有特定的名號」。「縱使我被你拋棄，我還是會在你的後面」，「在我的看法，根本沒有所謂無神論者，萬物皆因上主而存在，都是為上主而存在。否定太陽的存在並不會使它消失。」事實上，與祂在一起，疑問全消，暗影全被照亮。

這段開示完畢後，巴巴教了我們幾首歌，然後有人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於是進入另一段開示，這回是關於舍地和前世那位賽巴巴。祂描述賽巴巴的長相，並嘲笑各種目前流傳的賽巴巴相片都是低劣的摹仿，正說時，當下祂將手指伸進沙中，只見祂手中多了一張精緻的相片，祂拿給在場每個人看，說這是賽巴巴真正的長相！祂將相片給了一位信徒，做為拜神儀式之用。之後，話題又自然轉到巴巴是 Dattatreya（三位一體神）的化身，巴巴的手指再次伸進沙中，只見祂手中出現了一尊美麗的 Dattatreya 金屬雕像。在印度神話中，Dattatreya 是梵天、毗濕努、希瓦的三位一體，祂的雕像通常有三個頭，各代表梵天、毗濕努、希瓦。這時大家已經興奮地湊上前來，巴巴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一些東西，快樂而返，不該只有兩位先生得到像片和雕像。於是祂從沙中「取」出厚厚的一大塊糖，親自將其碎成小塊，分給每位男士、女士、小孩。祂說，若讓其他人來

分糖，那一定會不夠分！接著祂又抓起一把沙子，撒在一個盤子上，沙子瞬間變成聖粉！祂把聖粉分給所有在場的人。

巴巴很喜歡這種戶外巴讚和講道，祂會帶信徒去河床、海邊、只要可以到得了的地方。祂曾經在哥達瓦里河（Godavari）、Kaivalaya、Swarnamukhi、Vaigai 和其他河流的沙灘，以及恆河、Jhelum、和亞穆納河的河岸舉行這種唱頌和團體討論，祂還和信徒們坐在馬德拉斯、特蘭奎巴（Tranquebar）、默蘇利帕德姆（Masulipatam）、科摩林角（Cape Comorin，印度半島最南端的城市）和科瓦蘭（Kovalam）的海邊，行使神蹟，將沙子變成相片、雕像、聖粉、或是任何祂要變的東西！

巴巴通常是在節慶時帶信徒去沙灘，那時不會吸引龐大人潮，只會有一群人數可以應付得來的信徒聚集在那兒。在克里希那誕辰日當天或前一天，祂經常會去沙灘，有時會從沙中「取出」一尊克里希那雕像，於主克里希那生日當天放在聖殿裡，生日過後再送給某位信徒，讓他放在家中的神龕膜拜。同樣的，在羅摩生日當天或前一天，巴巴會從海邊或河床沙灘——視祂當時在哪裡而定——「取出」羅摩、希妲、喇西瑪那、哈弩曼站在一起的雕像，或是單獨羅摩的雕像，並送給信徒膜拜。祂曾在卡拉哈斯蒂鎮（Kalahasthi）附近的 Swarnamukhi 河「取出」較一般雕像尺寸為大的雕像，這些雕像現在保留在溫卡達吉里鎮（Venkatagiri）並定期舉行膜拜儀式。另外，多年來祂都會於 Vaikuntha Ekadashi 節日晚間，在河床邊或海邊，唱巴讚或講道時，「取出」甘露（Amritha）分給信眾嚐嚐！例如在 1958 年的 Vaikuntha Ekadashi，是那年的 12 月 21 日，當時巴巴在周遊喀拉拉邦（Kerala），祂前往 Kovalam 海灘（離 Trivandrum 七哩），有多位信徒陪同。巴巴在海灘找了一個離洗澡區一哩之遠的寧靜地點坐下，信徒圍繞在四周。祂先唱了幾首歌，然後就是巴讚。大家在唱巴讚時，巴巴從沙中「取出」一尊迷人的檀香木克里希那雕像，吹著笛子。幾分鐘後又取出一枚金戒指，上面有喇妲（Radha，克里希那最寵愛的牧牛女）和克里希那的浮雕！大家都期待巴巴會像往年一樣，憑空變出甘露分給所有人。巴巴沒有讓他們失望，巴讚還在進行，甘露瓊漿的芬芳就不知從哪撲鼻而來！只見巴巴的手掌變得黏答答的，像似滿手都是糖漿，一面還在為巴讚「定節奏」，原來香氣來自那雙手掌。然後祂合上雙掌，對著一只銀製容器，只見瓊漿般的濃稠「蜂蜜」從祂手裡流進容器中！然後祂親自分給所有在場的人，包括幾個後來加入的漁民！那瓊漿的甘美和芬芳，是大家從未體驗過的，奇特的滋味無與倫比。

在泰盧古新年當天，巴巴通常會按照傳統分發那種苦中帶甜的苦楝子和糖的混合物。在龐格爾節（Pongal Day）時，尼樂園養的牛會被打扮起來遊街，村民會到聖殿

來參加祭祀儀式，這時正值榨甘蔗季節開始，要操作榨汁機時。信徒們若有幸參加巴巴親自在尼樂園主持的一些典禮，也會高興不已，像是（上師給弟子的）啟蒙、婚禮、六十大壽、四代同堂、嬰兒命名典禮、以及其他進入人生新階段的儀式，聖殿東端的平台通常是用於此類的宗教典禮。

在排燈節那天，巴巴也會高興地點燈和放鞭炮，並分發一串串的鞭炮和彩色火柴給道場信徒的孩子和村裡的小孩。祂會在 1 月 1 日送出新年訊息，保證、勸告、訓誡的訊息，給得到那份祝福的信徒。在祂的生日，祂也常常送出生日祝福給幸運的人。

每年在布達巴地必慶祝三大節日，並吸引各地越來越多的群眾前來，這三大節日是：（1）九夜節（2）摩訶希瓦之夜（3）巴巴生日，為了方便起見，不用麻煩的按照印度曆計算是哪一天，每年固定於 11 月 23 日慶祝。

九夜節是從巴巴宣佈自己是道成肉身之後就開始慶祝的，在早期，九夜節期間每天都會唱誦巴讚和拜神，信徒給巴巴戴上各種裝飾品、指環、項鍊、頭冠，並用轎子抬著祂遊街，轎子每天都裝飾成不同風格。到了十勝節（Vijayadasami）當天，節慶達到高潮，那天還會做 Sami Puja（祭拜神聖的 Sami 樹）和 Seemollanghana（「越界」儀式）。不過，幾年之內，巴巴就開始強調「把神視為聖母來膜拜」的宗教和靈性意義，於是節慶有了新的風格，女信徒開始在整個九天期間一天做兩次拜神儀式，供奉紅色的嫫嫫粉，並以這些嫫嫫粉來為舍地賽巴巴的雕像沐浴；音樂、詩歌、戲劇、等等，在祭拜聖母時也都佔了一席之地。

從印製並發送給信徒的節目單內容，吾人可得到一些對節慶的概念，試舉 1958 年九夜節的節目為例：整個節慶始於第一天早晨的升旗典禮，信徒聚集在那個蓮花圓圈四周，場面肅穆而莊嚴，巴巴在鈴、銅鑼、音樂和祈禱唱誦聲中展開百善地旗。那面旗上的蓮花圖案，也就是尼樂園正前方的蓮花圖案，其象徵意義，祂曾在許多場合解釋過。整個十天期間每天都有祭神的儀式，特別是由全體女性信徒做的 Kumkumarchana 祭神儀式，從中午開始，一天兩次。第二天被信徒撥出來做社會工作，包括修路、打掃場地做為過幾天施食窮人之用、等等。晚間，眾信徒聆聽巴巴和幾位資深社工的開示，談從事社會工作應有的態度，以及要以虔誠奉愛之心來從事行動。第三天是孩子日，由信徒和鄰近村落學校的小孩表演運動比賽和新穎的衣著、戲劇、唱誦。巴巴讓每位孩童都高興而輕鬆自在，孩子失敗、忘了台詞或崩潰時，祂會說服他繼續下去，並安撫他，讓他恢復自信。巴巴頒獎給每一位參加的孩子，讓他們和家人引以為傲好幾年。第四天，

詩人大會在巴巴面前舉行，來自各地的詩人以泰盧古語、泰米爾語、梵文、卡納達語、英語朗誦並解釋自己的作品，他們也獲贈禮物，那是他們高度珍視並引以為傲的，因為那是多麼仁慈的恩惠，來自「宇宙詩人」本人。節慶期間有兩天到三天，巴巴以講道賜福信眾，給數千信眾一些靈糧，一些資金，可以帶回家投資於日常生活。第六和第八個晚上是用來唱巴讚，一晚是唱米拉（Meera：16 世紀印度女聖者）的巴讚，另一晚是唱布林達梵（Brindavan：克里希那童年時代牧牛與玩耍之地）巴讚。第七天是施食窮人並分發衣服給殘障者和貧民。有人曾問巴巴，為何這麼大規模的活動，約 4~5 千人被餵得飽飽的，約一千人得到衣服和紗麗，卻沒有上報。巴巴回答：「我不懂為何應該上報！如果你的親戚來了，你施食給他們，你會邀請新聞記者以博取知名度嗎？」

整個十天節慶中，第七天似乎是巴巴最快樂的一天，也可以說是祂最忙碌的一天，祂檢查食材和食物的烹煮，督導坐位安排，並親自給幾乎每個人上菜，彎下身子，將甜的樂肚（Laddu）一勺又一勺打在每個人的芭蕉葉上，能吃多少就給多少。祂又走過一排窮苦的人，從中挑選要給衣服的人，發一張票給他們，待會叫到他們的名字時，他們就走去巴巴那裏，從祂手中接過他們所垂涎的禮物。那分發衣服的场景十分感人，也富於教育性，祂親切的對每個人說話，對盲人、殘廢者、年紀很大行動不便者給予特別照顧，要志工扶著他們，引導他們，並要他們在暗處要小心一點。祂會親切的問候他們，讓那一刻成為每個人珍貴的回憶。

筆者猶記得，幾年前，在九夜節的頭三天或頭四天期間，尼樂園前面鮮豔的結綵被雨水給淋得褪色了，巴巴要人趕在施食日之前換新，祂說：「這些人是我們的貴賓，因此當他們來到時，聖殿要顯得光鮮亮麗，喜氣洋洋。」這就是祂要所有信徒採取的態度。

其他幾天則用來舉行音樂會，聲樂、樂器、或管絃樂。有一堆音樂家爭著要表演，因為巴巴本人就是大音樂家，歌聲迷人，他們都渴望贏得祂的祝福。在十勝節當天會對舍地賽巴巴的雕像做 abhishekam（浴神儀式），在 abhishekam 開始之前，巴巴通常會變出一個靈伽放在雕像頭上。

希瓦神在泰米爾語裡有一個稱謂：Thayumanavar，意為「祂也成為聖母」，因為根據一則傳奇故事，有一次一位婦人即將臨盆，她的母親因為 Cauvery 河洪水氾濫而無法渡河到女兒分娩的地方，於是希瓦變成她親生母親的形象，及時抵達，當接生婆。

巴巴扮演過許多次這種聖母的角色，在許多例子中，祂將分娩的痛楚轉移到自己身上；在許多例子中，祂陽神出體去當接生婆；遠方臨盆的婦女有感覺到祂的手的臨在，祂並在布達巴地提起這件事，說祂把嬰兒的體位弄正了，讓生產可以順利進行。筆者知道一件這樣的例子，那位婦人在醫院，嬰兒在產後第六夭折，其中一個原因，是臍帶切割手術太簡陋，傷口導致敗血症而回生乏術。他們對那位母親不抱任何希望，因為胎盤尚未剝離，而且因為敗血狀況，也無法拿掉，大家都平靜的做最壞打算。巴巴當時人在布達巴地，那個早上祂陽神出體，約一個小時。250 哩遠處的醫院裡，那位母親的胎盤脫落，體溫下降，被移入恢復室，床邊的人紛紛露出喜悅的笑容。巴巴回到肉體後，說祂去了醫院，並讓病人看到祂的手。三天過後，那群人來信，描述當時看到巴巴的手，以及治療的過程！

有一次在 Varamahalakshmi Vratam 日[註二]，大約在 1950 年左右，巴巴允許一群婦女——她們都履行了自己發過的誓——把祂當成 Varamahalakshmi 來祭拜，並接受她們奉獻的供品。那些有幸參加這場絕無僅有的祭拜的婦女說，巴巴真的以 Lakshmi 女神的形象示現：身穿紗麗和短衫，佩戴燦爛奪目的手鐲腳鐲、項鍊、鼻飾、耳飾、等等！難怪九夜節（在這期間會祭拜聖母的種種形象，像是難近母（Durga）、喇克希米（Lakshmi）、薩拉絲瓦蒂（Saraswathi）、Annapurna、Thripurasundari、Lalitha 以及聖母的其他形象）會吸引好幾千人來布達巴地一睹仁慈慷慨的賽母親。

[註二] Varamahalakshmi Vratam 是祭祀吉祥女神喇克希米（Lakshmi）的日子，流行於南印度。已婚婦女於這一天祭拜 Lakshmi，許願，祈求家人的幸福，特別是丈夫的安康，或是求子、等等，並配合許願發一些誓，像是斷食、守戒、朝聖、等等。“Vara”意為「圓信徒許的願」。“Vratam”意為起誓、發願。

摩訶希瓦之夜（Mahasivarathri）也是一個同等重要的節日，信徒們徹夜不眠，在阿梵達面前唱誦巴讚，令他們時時刻刻都想起祂就是希瓦，那時巴巴的手、額頭、腳趾、臉會冒出大量聖粉，祂自由自在的以聖粉賜福形形色色的犯錯的人類。自從約 1950 年開始，布達巴地每年都慶祝希瓦之夜，但是更早之前，自從祂宣佈自己是賽巴巴轉世之後，每年希瓦之夜，希瓦靈伽（Sivalingam）都會在祂體內形成。

巴巴幾乎每次都說祂難以延遲或防止靈伽在祂體內形成。在晚間，大家唱巴讚時，巴巴給人達瞻，約一個小時後，祂開始為信眾開示。往往祂講到一半時被一陣像似腹部的痙攣打斷，但祂還是繼續講下去，一直到痙攣的部位移至上半胸和頸部，這時祂似乎

連身體都繃緊了，然後，一瞬間，在眾信的驚喜中，靈伽從袖口中掉出來！接著這些吐出來的靈伽通常被放置在舍地巴巴的雕像上，慶祝結束後，巴巴將它們送給一些信徒，並指示他們如何祭拜。這些靈伽被某些信徒祭拜已經超過十六年了。

這些在希瓦之夜吐出的鵝卵形的靈伽，數量、大小、材質每年都不一樣，有時只有出現一顆靈伽，材質看起來像是水晶或是金或是銀；常常數目會比較多——三顆、五顆、七顆、九顆（！），每顆高約一寸半，都有配備托盤，上面畫了三道水平線條，象徵聖粉。這種吐出靈伽的神蹟實在是神聖意志獨特而不可思議的顯現。

當然，在興致勃勃地描述這種神聖意志的顯化之餘，我們也不該忘了向那神聖意志的化身——巴巴本人——致敬。祂就是「百善地尼樂園」——寧靜之鄉——不論祂在哪裡，不論哪一個地方在膜拜祂或繫念祂或虔誠地呼喚祂。有一次巴巴在馬德拉斯 Gokhale 大廳的一場集會演講，講完後一位信徒呼籲大家「去布達巴地，參加百善地尼樂園的美妙巴讚」，巴巴立即糾正他，說：「不，不，你可以待在自己的地方，我會來你這裡，不要有負擔不起的花費。如果你呼喚我，我就會在你身邊。」中世紀時代一位卡納達詩人曾如是唱道：吾人與希瓦的距離，剛好就是我們的呼喚能達到的距離。相信祂，呼喚祂，祂會回答：「我就在這裡。」而你可以以祂的任何一個名號來呼喚祂。

1957 年 10 月，尼樂園後方山坡上一間醫院落成，有六張女病人床位和六張男病人床位，全套手術和婦產科設備，甚至還有一套 X 光設備。從醫院向外望去，蒼老的群山盡收眼簾，懸崖陡坡一直綿亙到祁特拉瓦底河岸。巴巴不顧工程師私下的怨言，選擇這個地點，因為，如祂所說，病人會被展現於眼前的造物主的鬼斧神工給啟發。祂弄來一輛開路機，將原來滿是石塊的山坡開發為三層梯形地，將醫院規劃在最上面一層。在奠基典禮時，祂說，沒有所謂不信神者，只有一些不知道或沒有機會體驗上主的人。誰都會生病，不分貧富、教育程度、虔誠與否，所以——俗話說：「為人服務就是為神服務。」——神親自樹立一個為人服務的榜樣，以感召世人也這樣做，從而得到主的恩典。祂說，祂把這間醫院規劃在布達巴地，是因為方圓好幾哩內都沒有好的醫院。祂還說，來醫院看身體疾病的人，自然也會去找百善地尼樂園治他們的心靈疾病。

巴巴親自督導醫院建造工程的每項細節和使用的設備，受感召的信徒沿著山坡排成一長列，用手傳遞金屬、石頭、磚塊、水、泥或紅土、灰泥、每一樣蓋起這棟今日地標需要用到的材料！第一周年慶時，院長提到許多在巴巴的賜福下神奇康復的例子，巴巴說，那更是因為醫院的每一磚每一石都充滿著愛和服務的精神。巴巴親自造訪醫院，巡

視病房，說服村民吞下藥物或接受針刺或刀割，親切的話語和具有療癒性的眼神加速了病人的康復。巴巴也經常有很多東西要教那些主治醫生，因為祂本人就是偉大的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祂也給人實用的建議，教人如何以持名和禪坐來維持心靈的平衡和身體的健康，這能使整個人保持在良好狀態。

病例報告不時發表在〈永恆戰車御者 (Sanathana Sarathi) 〉季刊上，對從事醫療工作的人有無比的價值，因為這些報告顯示出：那些多年無法治癒的重病如何被這所醫院裡的神恩所產生的療癒作用給治好。雖然虔誠的信徒會將自己的身體交給巴巴，讓祂的旨意來決定其安康，而感到滿意，有些人則聽從祂的建議，服用祂「給」的聖灰當藥，或是採用祂推薦的醫療，因為，如巴巴所說，祂不是給所有人同樣的處方，就像醫生會給四位患有腹痛的病人四種不同的治療方法，給便秘造成腹痛的病人服用瀉鹽；胃部的不適，則開混合處方；另一位病人則開藥膏給他；而盲腸炎造成的腹痛則立即動手術。所以巴巴也給不同病人建議不同的治療法，祂是所有醫生中最偉大的。

尼樂園左側和右側，花園再過去，聖殿後方，有若干間一房或兩房的宿舍供信徒居住。若信徒外出，則分配給他的宿舍可以讓其他來布達巴地的人使用。不過，巴巴督導尼樂園裡每項工作，大家都在殷切盼望祂下命令，因為這樣最好。

巴巴是天生的園藝專家，從祂對尼樂園花園裡的植物和樹的興趣可以看出。

在搭乘轎車旅遊期間，吃早餐或午餐時，祂會找一處如寶石般美麗的地方——藍山 (Nilgiri) 的尤加利樹坡、科代卡納爾 (Kodaikanal) 山丘、喀什米爾的松林走廊、貝拉里縣 (Bellary) 乾燥不毛的平原、Srirangapatna (在邁索爾附近) 綠毯般的草地、喀拉拉邦海岸的棕櫚園、Samalkot 附近的運河河堤、或是賴久爾 (Raichur) 的火成岩礦田。祂會要身邊的信徒注意美麗的日落或日出、天上迷人的雲、月亮的光暈。“Andame Anandam”——「美是極樂」——是祂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祂還非常喜愛牛，百善地尼樂園的牛棚是附近村落農民的樣版，祂花很多小時和牛在一起，餵牠們吃東西，照顧牠們。在龐格爾節 (Pongal Day) 那天，祂會裝飾那些牛，祂儲備了一堆閃閃發亮的裝飾物專門做這個用途。有一段時間祂還養了一匹馬，以及幾隻鹿、孔雀、兔子，牠們有福得到祂慈愛的撫摸和悉心照顧。

祂還養了幾隻狗當寵物，牠們的故事本身就可以成為一段插曲，見證上主的關懷與慈悲。一對來自烏塔卡蒙德(Ootacamund)的博美犬，傑克和吉兒，是最早的兩隻狗。巴巴說牠們會在每星期四斷食——來自前世的神聖習氣！而且絕不吃肉，怎樣誘惑都沒用！傑克總是會睡在巴巴的床的床頭，吉兒會睡在床尾。這樣與神為伴三年，傑克在巴巴懷裡嚙下了最後一口氣。

傑克這樣死，也是不虛此生。前一晚傑克跟隨一輛轎車的司機，轎車停在河對岸卡納塔那格帕里村，傑克安靜地睡在車底下，車上乘客都沒有發覺。在那個年代，車子必須停在離聖殿大老遠處，傑克會自願看守車輛，牠的微小吠聲能嚇退村中頑童。可是那天早晨，車子開走時輾過傑克，幾乎當場壓死牠。巴巴說，當時牠還有足夠的力氣拖著軀體沿著河床一路走回聖殿。牠鼓足最後一口氣，拖著身軀進入巴巴懷中，眼睛直看著巴巴的臉，無力地搖了搖尾巴，結束了牠短暫但有福的世間生涯。傑克走了，吉兒也無法單獨活下去，幾週後也追隨傑克而去。牠們的遺體被埋葬在舊聖殿後方四合院中央，上面並建了一個可以種植聖羅勒(Tulsi)的四方形水泥建物。

琪蒂和比悌，莉莉和比利，是接下來的兩對博美犬。然後是兩對可卡犬，米妮和米奇，以及涵妮和小金。巴巴撫愛牠們幾年，後來送給信徒，不過至今仍然會問起牠們的狀況。巴巴還有幾隻德國牧羊犬，像是羅弗和麗塔，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又養了湯米和亨利。這些動物信徒得到巴巴豐厚的慈愛。在我們眼中，動物與我們有別，又笨，但巴巴對這些動物的寵愛，給我們上了一堂課：絕不為了自己的營養或享樂而傷害任何動物弟兄，總是將眾生視為同屬一個大家庭。

巴巴總是提到命運這個要素，說如果一些動物或人得到祂的恩典，那是命運所致。不過，祂總是補充說，祂的恩典可以靠修行來得到，或是靠有紀律的生活、自我控制、視人為神而無私的為其服務。就像考官給參加考試者的答案卷評分一樣，上主也評估我們的成就，不過如果答案顯示我們有認真在讀書，對課題積極的感到興趣，並掌握了這門科學的方法，那即使考得不好，考官也會原諒。

許多人有過這樣的經驗：有時候，儘管他們非常努力地想去布達巴地，但就是去不成。不過，大多數時候，只要他們一有計劃想去，很快就萬事皆備，障礙盡除。巴巴說，沒有祂的旨意，沒有人能去得了祂所在之處。

巴巴的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每個在面談室拜見祂的人都可以感覺到。祂會告訴那人他對哪些人說了些甚麼話、做了些甚麼事、或是他的感受，他擔心那些事，他有何密謀，他受了哪些苦，失去了什麼。如果你有十件事想請教祂，祂會在你開口前回答十二或十五件！祂甚至會透露你在睡覺時夢見了什麼，甚至一字不差的重複祂在你夢中對你說的話。祂會將你過去的歷史攤開在眼前，直至最細微末節之處，遇有悲傷之處，祂令其充滿快樂，遇有軟弱之處，祂充之以力量。

校長 H. S. Rao 說：「祂慈悲度眾，不知疲倦。巴巴的話不僅僅給人安慰，還為人開啟了新的意識境界，使人內在固有的善和力量彰顯出來，祂的恩典使信徒認識自己，更清楚瞭解自己的職責、義務，甚至缺點。所有這些祂都以最自然的方式來進行，疼愛地拍拍你的背，眼睛閃爍出愉快的光芒，說出你能聽懂的話。是的，祂說出的話具有無比的力量，讓你深深信服，驚訝於祂的無所不知並能神奇地感知到你的個人問題和需要，震撼得說不出話來。」

百善地尼樂園就是這般改造人類；巴巴的臨在就是這樣力促人類前進。

8. 從南到北

1957 年於溫卡達吉里 (Venkatagiri) 舉行的第九屆全印度神性人生研討會 (Divine Life Convention)，是世尊賽巴巴弘揚正法 (Dharma) 的一個里程碑，因為祂主持整個研討會，敲響了修行和靈性復興的鐘聲。神性人生學會 (Divine Life Society，為 Sivananda 希瓦難陀上師所創立) 分會的執行秘書沙吉難陀上師 (Swami Satchidananda) 事後回憶，當時他在蒂魯瓦納馬萊 (Thiruvannamalai)，聽說巴巴要主持研討會，嚇了一跳，因為打聽之下，他獲悉巴巴只懂得「術法」！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差勁的演講者。「但是我很快就發現，提供資訊給我的人實在是無知得厲害。」他承認。

研討會開幕那天，全鎮擠滿了各界代表、訪客、信徒，包括一大批來自遙遠的瑞詩凱詩 (Rishikesh) 和拉賈蒙德里 (Rajahmundry)、Kalahasti、和馬德拉斯等地的離世修行者。一頂點綴著花的華麗轎子停在溫卡達吉里皇宮的正門口，準備載巴巴去戲院發表開幕演說。可是當祂出來時，看到這種排場，祂拒絕接受這種禮遇，雖然王公一再懇求。祂說：「在場有這麼多出家人，我喜歡和他們一起走路。」他們的確是一群赫赫有名的出家人，像是達沙難陀 (Sadananda) [註一]、沙吉難陀、Atmaswarupananda、Srinivasananda。

[註一] 希瓦難陀的資深弟子之一。著有：《Sanmarga Deepam》、《Maha Shakthi》以及帕坦伽利《瑜伽經》的注解等書。在進入修道院之前擔任馬德拉斯 Presidency College 的歷史教授。

沙吉難陀上師升起了神性人生學會的會旗，達沙難陀上師為大會舉行開幕式。先前有幾個自誤誤人的傢伙在那裡散發傳單，控訴巴巴偏愛有錢人和貴族，完全不知道就在他們將誹謗傳單塞進市民口袋之際，巴巴已經拒絕了虛華的坐轎遊街，就走在這幾個人散發邪惡謊言的路上！事實上，達沙難陀上師明白的表示，從早上發生的情況，可看出這份傳單有多荒謬。他恭喜所有代表和籌辦人，有幸在神性人生的道路上得到巴巴的指引。

巴巴在祂的主持者演講中說，神性人生是宇宙萬物——從最小的東西到最大的東西——的激勵、驅動力、最重要的追求目標，神性人生是從「真」、愛、非暴力之雲落下來的雨，它包含所有為了追求諸法實相，為了照見虛幻的萬象背後的真如而從事的行

動。祂說，神性是人人固有的，在人的內部，就像牛奶中有奶油一樣。我們攪拌牛奶以分離出奶油，同樣的，人必須以善行和益友來攪拌他的心念。人的心念在永恆的靈和無常的世界之間擺盪，因此，像神性人生學會這樣的社團有責任讓其會員心中充滿神聖念頭，助其去除所有激性情感和淫慾的渣滓。這種蛻變，在人人身上都有可能發生，而那種法喜極樂，人人都能一嚐其滋味。巴巴說，神性人生學會應該以謙虛和一視同仁的愛來促進這種轉化過程，轉化越多人越好。學會應該努力掃除憂慮、悲傷、無明的根本肇因。

次日早上，研討會在戲院繼續召開，巴巴對與會代表說：「印度宗教遭受一連串的猛攻、文化動盪、和外國侵略而能倖存，全靠其靈性領袖們的努力，這些人看守著印度宗教的寶藏，一次又一次的在人民心中建立歷久彌新的「永恆之法」（Sanathana Dharma）。」祂說祂要在人人心中點燃愛的明燈，並勸在場每個人保持一種虔敬和愛的氛圍。談到三種屬性（Guna），巴巴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將整個問題說明得一清二楚，祂指著一盞煤油燈說，那玻璃燈罩是薩埵屬性（Sathwa guna），燈罩內部的黑油煙是情墨屬性（Thamoguna），燈罩外面的塵埃是烙激屬性（Rajoguna）。

隔天，在與會代表的一次特別聚會上，巴巴呼籲他們要培養對上師一心不二的虔誠奉愛，並在他們的人生中展現「神性人生」。這次會議稍後改為公眾集會，容許一群憤怒的訪客參加，巴巴對大眾演講超過一個小時，諄諄勸告大家要過著虔誠奉愛的人生，將自己交託給神。祂問道：「你喜歡當上主手中的哪一樣東西？」然後又自己提出答案：「（主克里希那手中的）笛子」，祂要每個人都像笛子那樣，「直而不彎曲」，「空心」而不驕傲、沒有自我或自我意志，只吸入上帝的氣息，並將之轉換為優美的曲子，給飛逝的每一刻帶來永恆之樂。

達沙難陀上師以「與神交流」為題做演講，或者，不如說，他與巴巴神交，並說出那交流促使他說出的話，因為他承認自己只是在說巴巴使他說出的話！他說完後接著是一位在安得拉邦赫赫有名的吠陀學者，著有好幾本吠檀多哲學的書，並將奧義書、梵王經和博伽梵歌翻譯為泰盧古文。他講的題目是印度哲學最深奧的問題：「我是誰？」有些人批評說，吠檀多的心態使人活在另一個世界，而且缺乏「詩情」，可是這位學者卻詩味十足，頗能欣賞巴巴生動的描繪克里希那嘴邊那支笛子，因為他興致勃勃地詳述巴巴所標榜的理想，並引用了一些關於那支笛子的梵文詩句。他以幾句私人性質的話來當開場白，他說：「我來溫卡達吉里參加這個研討會，主要是為了見見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因為我聽過各種關於他有多偉大的說法。遇到這次機會，能檢驗一下這些說法，

正是求之不得，我欣然答應。總之，我是來公然挑戰的，而我會『被奉為神』——被點悟而知道自己有內在神性——而歸。我很高興在各位面前這樣招供，並為自己的錯誤向巴巴道歉。」誤解之霧在巴巴溫暖的臨在之下消散，這只是又一個例子。

在離開溫卡達吉里之前，巴巴隨興地遊走於那些苦行僧和學者之間，給他們每一位長時間的面談。沙吉難陀上師告訴筆者：「我是第二位被叫進去的，一進去，巴巴就擁抱我，說很高興見到我。接著祂提到我在卅七年前曾經有幸經驗過一次少見的瑜伽體驗（Yogic vision），並恭喜我堅定的從事瑜伽修行而終於得到那次殊勝體驗。然而，祂話鋒一轉，開始責罵起我來，說我浪費時間和精力於建立道場、募款、會見民眾並討論各種案子和計畫。我試圖為自己辯護，說那樣做最終會為世界的福祉做出貢獻。祂笑問道：『你難道沒聽說過，善念和瑜伽智慧之波有辦法從一位偉大的靈魂身上發射而出，並克服所有障礙，塑形和改變別人的思想波流？』祂勸我退休隱居，重拾瑜伽修行。祂向我保證，不論我選擇住在何處，祂都會提供援助和維生所需的東西！過去從未有人如此清晰而可信的對我提出這種觀點，祂的愛和慈悲使我深受感動。我很驚訝，祂居然知道我的一個不為人知的祕密經驗，那是在祂來到人間之前發生的。我斗膽就這件事問祂，祂反問我：『我有出生嗎？我會死嗎？』」

對所有人來說，那實在都是絕無僅有的經驗——面談、診斷他們內心最深處的疑惑、對症下藥、保證恩典會繼續不斷、在「進展」的天平秤上秤秤「成就」、以及展現祂的全知（Omniscience）與遍在（Omnipresence）。

巴巴返回布達巴地，沙達難陀上師和沙吉難陀上師也跟著一起去，兩人都渴望多花些時間和神在一起。筆者還記得，一個晚上，巴巴帶沙達難陀上師去尼樂園後面山丘中的一處天然噴泉，筆者也是隨行群眾之一。巴巴坐在噴泉旁，談到人、鳥獸、植物、石頭都有的超意識（Chaitanya），沙達難陀上師隨即引述奧義書中一段文字，以證明同樣的概念見諸古老的經典。這時巴巴忽然以權威性的口吻說：「你稱它們為古老，但那些經典我統統知道，我超越時空。」接著話題轉為希瓦信仰（Shaivism）和靈伽與其代表的意義，這是因為沙達難陀在任教馬德拉斯大學時曾經發表過一篇「南印度西瓦信仰的起源與早期歷史」論文。

那天正逢泰米爾新年的初一，巴巴給每人一個 Poli，那是一種甜點，是泰米爾家庭主婦於大年初一的吉日必須準備的，祂揮了揮手就變出那些甜點來！幾天後，巴巴前往

科代卡納爾，沙達難陀上師和沙吉難陀上師也跟著去，為期六週的科代卡納爾之行給兩位出家人提供無數機會來得到巴巴豐沛的恩典，他們得以一睹巴巴獨一無二的神性。

沙吉難陀上師在 1957 年 6 月 29 日尼樂園後山的 Thapovana (靈修園地) 開幕典禮當天一次會議中提到這次科代卡納爾之旅，他說，不論別人認為巴巴是什麼樣的人，但他個人的親身經驗使他深信，巴巴是「至上意識的化身」、是「正遍知」、「萬靈內在的主宰」、以及「一切眾生的真如自性」。然後他講述自己是如何信服的。在科代卡納爾的時候，一日下午，他在巴巴居住的平房房間內，巴巴臥在床上，突然間，祂站起身來，以泰盧古語大喊：「不要開槍！」隨即倒在床上一陽神出竅，身體僵硬，持續了約一小時。當祂回到身體後，祂環顧四周的人，並要人緊急拍一封電報給波帕爾市 (Bhopal，印度中央邦首府) 的一個地址。祂口授電報內文和地址，內文是：「不要擔心，左輪手槍在我這裡。~~巴巴」，沙吉難陀上師對於郵務人員會不會幫人傳遞這種訊息表示懷疑，因為其中提到左輪手槍，那是列入武器管制的，其他人也支持他的看法，大家爭論了一陣子，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巴巴要電報儘快抵達波帕爾，於是大家討論可以繞過法規的替代字眼，沙吉難陀上師建議用「工具」來取代「左輪手槍」，巴巴同意了，認為那也能傳達祂想要傳遞的訊息，收電文的人看得懂。於是電報快速抵達一千哩外的波帕爾！

大家都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巴巴避而不答。第四天，從波帕爾來了一封信，信被讀給大家聽。這封信顯示：巴巴的確就是曾經救過大象 Gajendra 和普喇拉達 (Prahlada)，並出手救了黑公主的上主毗濕努！[註二][註三][註四]

[註二] 在《博伽梵往世書 Bhagavata Purana》中，象王 Gajendra 被鱷魚咬住 (象徵世俗的羈絆)，無法脫逃，最後呼喚上主毗濕努來救牠，終為上主所救而得以解脫 (喻了脫生死)。

[註三] 普喇拉達因為對毗濕努的虔誠奉愛而受到父親百般迫害，但皆為上主毗濕努所救。

[註四] 在史詩《摩訶婆羅多》中，黑公主受到持國王的兒子們的羞辱，要在眾人面前脫光她的衣服，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克里希那讓她身上穿的紗麗不斷增長，使得持國王的兒子們始終無法剝光她的衣服。

寫那封信的人曾服役於二次大戰，是政府高級官員。後來由於印度各邦的重組而造成人事改組，結果原先比他資淺很多的人居然被擢升為他的頂頭上司，令他憤憤不平。

身邊沒有人可以安慰他，連個傾訴的對象都沒有，太太在娘家的村子裡。受此打擊，他決定用左輪手槍來結束這種侮辱。剛好手邊有一把，他試著發射了一發，只是想看看扣第二槍致命的扳機時手會不會抖。但就在他要扣扳機時……巴巴大喊：「不要開槍！」然後……聽到砰砰的敲門聲！巴巴來了！當然，不是以巴巴本人的樣子現身，而是一位大學老同學和他太太（！）以及一位挑夫，肩上挑著扁擔，上面掛著一只大帆布袋——整個畫面每個細節都顧到！這位官員跑進臥房把槍放在床上，扔了一條被單蓋在上面，匆匆趕回客廳，整理了一下儀容以面對這個新的狀況，然後去開門。

只見門外站著三個巴巴的化身，正各自準備演自己的戲份。那位老同學是個非常喧鬧而又坦率的人；巴巴在剎那間化身為一位朋友，其人格特質恰恰好能解除這位官員的鬱卒，能給他一些滋補品，治好他的絕望。治療很快就見效，這位官員很快就回復正常，聊天時聽著老朋友的笑話甚至笑了出來，自殺的念頭逐漸消逝。那位太太也加入聊天，但這對夫婦一聽說官員的太太不在家，表示頗感失望，並說他們決定去拜訪另外一位朋友。這位被救回來的官員雖然請他們多待一會，但那對夫婦，和那位挑夫——挑著他的扁擔和大布袋——還是告辭離開了——在他們現身四十五分鐘之後。一段精彩的戲劇表演於是閉幕！

等那對夫婦走了以後，這位官員趕回臥房，卻驚訝地發現槍不見了！找遍屋內都沒有。誰會把它拿走？他去過一次布達巴地，他太太是位虔誠信徒，難道會是……巴巴？啊！一定是祂！那……剛才那幾個人會不會也是祂？他鎖上屋門，火速衝去剛才老同學說要去拜訪的地址。他懷疑的事被證實了，那裡一個人都沒有，三位訪客憑空消失，包括那根扁擔和大布袋！回到家，他反覆回憶這件驚人的事，忽然又有人敲門！是電報傳遞員！電報來自科代卡納爾：「勿擔心，那件工具在我這裡。~~巴巴」

沙吉難陀上師說，這件事比《往世書》（Puranas）裡頌揚的「附身」要神奇多了，這是在起意的那一瞬間，憑空創造出三具身體，並讓這三副身體各自扮演某位實際存在的人，聲音腔調、表情姿勢、習慣用語、習性一模一樣，還能鉅細靡遺地講述幾十年前兩人還是同學時的種種往事！沙吉難陀上師說，這只有上主的化身才能做到。

難怪沙吉難陀上師和沙達難陀上師寫信給他們的古魯，住在瑞詩凱詩的希瓦難陀上師（Swami Sivananda Saraswathi），談到巴巴和祂的種種神性。兩位上師還跟巴巴一起從科代卡納爾前往科摩林角（Cape Comorin，印度半島最南端的城市），他們看到巴巴變出一串玫瑰念珠，上面有十字架和耶穌的像，來賜福給一位教士，見證了巴巴

給普世的訊息。當時巴巴走在科摩林角海灘沙地上，每走過一步，都有水晶珠子生出，信徒將之收集起來，放入一只檀香木容器裡，一共有 84 顆；但巴巴說總數一定是 108 顆；於是他們再數了一遍，有 108 顆。這些神奇生成的水晶珠被製成一串念珠，巴巴把它送給了沙達難陀上師。

一行人參觀了當地的 Periyar 水壩和野生動物保護區之後，便前往馬杜賴 (Madurai) 和馬尤蘭 (Mayuram)，然後返回布達巴地，途經塞冷 (Salem)，沙吉難陀上師曾在那裡待過幾年。

因緣就這樣促成，瑞詩凱詩神性人生學會的理事長希瓦難陀上師寄來邀請函，並一再發信提醒和電報催促。巴巴終於同意去一趟北印度。

當然，巴巴不是愛上了「觀光」，也不是嚮往大自然，更不是想去朝聖，因為祂就是一切朝聖之旅的目標！有一次，一位母親向祂抱怨，說兒子不肯陪她一起來布達巴地，卻跑去提魯帕地 (Tirupathi)，祂回答說：「那也是走向我，因為我和那座山丘上的祂無二無別。」只要發出意願，巴巴可以現身於世界上最遠的角落，因為祂超越時空。巴巴說：「我不會因為渴望做些改變或渴望娛樂或旅遊而動起來，但只要哪兒有渴望內在寧靜，我就會趕去賜予寧靜；只要哪兒有沮喪，我就會趕去提升那低落的心情；哪兒缺少互信，我就會趕去恢復信任感；我永遠在動，以完成我來人間的任務。」

沙吉難陀上師打算提早出發去瑞詩凱詩，因為，他告訴筆者：「必須撲滅那些關於巴巴的愚蠢傳聞，並讓我那些出家兄弟知道巴巴的神性。」

巴巴於 1957 年 7 月 14 日從布達巴地搭汽車出發，在 Medkurthi (離 Madanapalle 三十七哩) 停下來，為阿幽德亞修道院 (Ayodhya Ashram) 的一尊舍地賽巴巴銀製雕像揭幕。從中午開始，大群村民就等在那裏，巴巴對大眾講道超過一個小時，祂說，任何工作，像是蓋修道院，若是以虔誠奉愛之心為之，不妄自尊大，不求任何利益，只求把工作做好，就是 Tapas (苦行苦修) 真正的意思。巴巴反對以故意忽視身體做為了悟上帝的方法，「身體是上主所居之廟，是一艘船，藉以渡過生死的大海，『明辨』(Viveka, discrimination) 和『無著』(Vairagya, 沒有執著, detachment) 則是雙槳，因此身體要保持在良好狀態。」巴巴又對在場的婦女說，要給孩子灌輸虔誠、勇氣、自尊、以及誠實的習慣。祂說：「尋覓極樂，無需去任何地方，它本來就是你內在的一點火花，只需將之扇成一團大火即可。」祂說，雖然祂能把地變成天，把天變成地，但來找祂的

人只會得到他們所求、所選擇的東西。祂說，「明辨」和「無著」，可以靠不斷檢視自己每一個念頭來培養——以「義」和真理為檢驗的試金石，毫不通容。「一個真正信神愛神的信徒，必須征服情緒；一個真正的隱士，必須培養敏銳的心智；一個真正從事服務的人，必須培養堅強的心念，」祂如是說。

一行人於 7 月 15 日抵達馬德拉斯，在那裡停留了四天，然後巴巴和祂挑選的信徒於 7 月 20 日搭機前往德里。看到機票上自己的名字是 Mr. S. S. Baba，讓祂覺得好有趣，那個 'Mr.' 逗得祂哈哈笑！巴巴在機艙內走來走去，讓每位乘客都有特權當祂的鄰居。祂甚至在飛機飛越溫德亞嶺（Vindhyas）上空時，特別賜給一位乘客「面談」的機會，因為該乘客那時已經「發現」了祂，並祈禱能有一次面談的機會！巴巴勸他娶那位女老師——他愛她，令這位先生大吃一驚，他以為沒有人知道他生命中這一章！巴巴答應讓他的父母態度緩和下來，同意這樁婚事！

飛機於下午 4:20P.M.降落在 Palam 機場（今之德里甘地國際機場）。抵達下榻之處——位於 Sundarnagar 的平房——不到一小時，就有一位遠在邦加羅爾的信徒呼求祂，於是祂「離開身體」，趕去解救。事後，祂說那人中風了，情況危急！一天兩次的巴讚吸引了德里地區的信徒，他們的朋友和親戚不斷聽這些信徒說他們的古魯的殊勝榮耀，也聞風而來。巴巴賜予一大堆人「面談」的機會，診斷他們的問題，並賜予恩典。

7 月 22 日，巴巴從德里搭車前往瑞詩凱詩，希瓦難陀上師的弟子們從哈里德瓦（Haridwar）一路護送巴巴，於 6:30P.M.抵達西瓦難陀道院。希瓦難陀上師召集所有道院居民，竭誠歡迎巴巴光臨。希瓦難陀習慣性的雙手合十歡迎巴巴，巴巴回以「施無畏印」，這個手印曾賜予平靜給成千上萬遭逢困境的靈魂。

西瓦難陀道院坐落於青山懷抱中，被恆河母親的右臂撫愛著。河的左岸，在霧被風吹走時，可以看到一排寺院和大型建築，那是一些道院，像是 Gita Bhavan、Swargasram、Parmarth Niketan、等等，這些寺院不斷在提醒人們與生俱來的「思鄉病」，但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蒼翠的喜馬拉雅山，望之有如仙人，沉浸在無限的「道」中，它們向內觀照，在極樂中渾然不知歷史！

還有那恆河，大地與天空的女兒，傳說是因一位王子為了超度祖先而苦行，終於感動了神而讓恆河流入印度大地，而子孫萬代也因此昌盛富強，都得到救贖。恆河充滿了傳奇色彩，幾千年來印度家家戶戶都尋求用她的水來聖化每個祭祀，淨化每個儀式，驅

除各種邪惡，洗清罪惡。她在詩歌中成為永存不朽，在藝術裡成為一個象徵符號，她被嵌入建築設計中，在雕刻中被理想化，在繪畫中被擬人化，在音樂中被讚揚，她被尊為載運極樂的交通工具，她閃爍發光的故事每夜都有百萬個母親說給懷中的幼兒聽。壯麗的恆河提醒人們印度的訊息和印度的偉大。

隔日，道院居民特地安排一次薩桑，請巴巴為他們開示。巴巴以恆河來比喻一位離世修行者，奔赴大海。祂說，每條河，在其內心深處，都知道它來自大海，而這項知識又促使它奔向大海，不顧任何地形上的阻礙。祂稱讚希瓦難陀道院的寧靜氛圍，說它也是得到靈性寧靜的好地方。大家開始稱呼巴巴為“Bhagavan”（博伽梵，世尊，神），於是祂解釋 Bhagavan 這個字，說 Bha 意為「創造」，ga 意為「保護」，va 意為「改變、轉化」。祂宣稱：「Bhagavan（巴巴自稱）三者都做得好」，祂宣佈：「此乃吾之秘密」。

談到祂的虛空取物，祂駁斥所有謬誤的解釋，說祂的願力（Sankalpa：will，resolve，意志，意願，願力，願，旨意，決心）會立即實現。祂變出那些東西來讓祂的信徒快樂，就像父親給孩子甜點一樣，不是為祂的慷慨或父親角色做廣告。祂給他們東西，讓他們免於憂慮，讓他們心情平靜，幫他們培養靈性專注力，以及，在許多情況下，是要讓祂與收受者的生涯保持「接觸」。這些變出來的東西不是為了吸引人，它們不是由咒語或秘術（tantra）而產生，它們產生的方式就跟所有物品產生的方式一樣，只是快多了，不，瞬間產生。它們和一般的物質東西一樣耐久。巴巴說：「我最好的禮物是愛，信徒要努力獲得它，以及明辨力（Viveka）和『無著』（Vairagya），那是只有古魯才能給的。」

接著巴巴就揮手變出一串精美的金剛菩提子（Rudraksha）念珠，108 顆珠子每一顆都鑲嵌在金子裡，並用金鍊子串起來，中央有一顆五瓣的珠王。巴巴將念珠送給了希瓦難陀上師。祂又變出一大把聖灰，親自抹在這位聖者的額頭上。

晚上，當希瓦難陀上師戴著那串獨一無二的念珠進入薩桑大廳時，大家都為之驚艷。希瓦難陀上師談到博伽梵（巴巴）和祂的訊息，詳述 Namasmaraṇa（憶念神的名號）的功效，並且以阿育吠陀醫生的身分呼籲大家，每天要服用一劑「無著」，並固定吃一頓「上主的名號」。那晚巴巴的演講又提到恆河，祂以「“Naram”意為『水』」來開始演講，壯麗的恆河就是 Narayana（毗濕奴的另一個稱謂）。的確，山丘山谷、頭頂上方的天空、森林、岩石、每處地方的所有東西，無不是那「太一」的顯化。祂發

出意願：“Ekoham Bahusyam,”（「我是一，讓我變為多」。出自奧義書），於是祂變成這一切萬有，「一」化為「多」。太陽的倒影會呈現在一千只水盆中——只要水盆中有水，虔誠奉愛之水。虔誠奉愛本身就能生出般若智慧，因為神的奉愛者會很快、很容易的體悟到，上主在一切萬有之中，而且祂是「太一」——獨一無二。

巴巴的講道充滿罕見而深邃的智慧，隔天就有幾位資深出家人和年輕弟子來到巴巴住處向祂請教。這些問題涵蓋很多方面，像是各種達摩（dharma，法）在人生中所佔的位置，例如：Prakrithi dharma（自然界的法則，世間法）、Paramartha dharma（真如實相的法性）、Karthavya dharma（個人應盡的職責、義務）；以及「空」和「滿」的本質、Vigraha-aradhana^[註五]的功德和侷限性、鬼魂的存在、天意（Bhagavatsankalpa：Divine Will，神的旨意）的運作方式、等等。希瓦難陀上師每晚也單獨和巴巴在私室裡進行長達一小時的討論。巴巴特別變出水果和聖粉給希瓦難陀上師，以改善他的健康狀況，他的狀況看起來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巴巴撈了一把恆河的水，只見那把水變成甜美芬芳的甘露，將這甘露給了希瓦難陀上師當藥服用。在巴巴離開的那天，希瓦難陀上師熱心的帶祂參觀道院的各個區域，甚至上階梯、下樓梯，令眾弟子驚喜不已，因為在巴巴抵達道院當天和之後幾天，上師還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著走呢！

[註五] Vigraha：偶像。aradhana：膜拜，敬拜，冥想。Vigraha-aradhana 意為「偶像膜拜」，更正確的來說，是以偶像來代表無形無相的神，將無形無相的「道」當成有形體的對象而加以膜拜——有相修行。

7月26日這天讓信徒和道場居民充滿了美好的回憶，因為當天巴巴搭乘一輛巴士沿著河恆前往 Garhwal 王后的王宮，過一個寧靜的早晨。

沿途景色令人心曠神怡，群山中到處可以看到一間間獨立的小茅屋，插著一面赭紅色的旗子（表示住在裡面的僧人在和自己的小我奮戰）或是有一小塊耕地（表示在和五大元素奮戰）。正行駛間，道路忽然轉彎，巴士停了下來，正前方是一個被照顧得很好的花園，中央有一棟藝術造型的小平房，像一顆寶石鑲嵌在那裡。巴巴看到一棵蓮霧樹，上面結滿了蓮霧，於是祂摘下那些蓮霧分給大家。祂去坐在恆河邊一棵樹下，有幾個人去請教祂一些問題，是關於奧義書內的教導以及那些教導在現代的價值。巴巴說，那些教導就像指路牌，而路得自己去走，以體驗那種抵達目標的快樂。有人問天界和地獄的

問題，巴巴說這個世界就有天界和地獄。一些出家眾則請教有關明心見性以及那時候幻象 (Maya) 如何逐漸褪去的問題。

在返回道院的途中一處地方，巴巴叫巴士停下來，只見一根細小鐵桿上懸掛著一片半清不楚的名牌：「瓦西系塔山洞」 (Vasishta Guha)。祂走下陡峭的斜坡到河邊，祂似乎很熟悉這裡，好像以前經常來一樣，好像祂想起與居住此洞的人有約一樣。恆河在此地繞了一個大彎，附近還有一條小溪將她的供品注入恆河，因此景色倍加迷人。瓦西系塔山洞久負盛名，過去有許多隱士和出家人在此苦修，聖化了此洞。菩儒修達瑪難陀上師 (Swami Purushothamananda) 在此洞苦修已有 30 年，他是羅摩克里希那僧團 (Ramakrishna order) 裡的梵喜上師 (Swami Brahmananda) 的弟子，並由另外一位師利．羅摩克里希那 (Sri Ramakrishna) 的嫡傳弟子摩訶菩儒熙 (Mahapurushji) 點化而加入僧團。上師熱烈歡迎巴巴，好像他也在期待祂到來一樣！他已年過七十，生命中大半光陰都花在嚴苛苦修和研讀經典。他的臉龐散發出法喜的光輝，稍微提一下神的榮耀就能令他進入三摩地。當他還是一個 27 歲的青年時，梵喜上師在科摩林角為他看手相，就預言他會遁入一個山洞不停的靜坐冥想！

巴巴問他還記不記得當年他剛進山洞時忍受的種種艱辛與不便，與豹子和眼鏡蛇奮戰，花了三天才徒步走到瑞詩凱詩，還拼命在找鹽巴和火柴盒！巴巴說，當時他能得到及時幫助，完全是來自神插手干涉！

隔天傍晚，雷聲隆隆，似要下雨，身邊一些人也在抱怨，但巴巴執意再度去造訪。巴巴施恩，雷聲停止，天空放晴，雨被收回，抱怨的人謙遜了。那天巴巴在山洞裡唱了幾首歌，當時一位侍候菩儒修達瑪難陀上師的師父請巴巴唱一首迪亞格拉賈 (Thyagaraja , 1767~1847 印度著名作曲家) 創作的歌曲，巴巴很親切地問他最喜愛聽哪一首，這位卡利卡難陀上師 (Swami Kalikananda) 說很想聽聽 “Sri Raghuvara Sungunalaya”，於是巴巴唱了，純粹只是想讓他高興一下。從來沒有人聽過巴巴唱這首歌，實在是料想不到的幸運，感謝卡利卡難陀上師。巴巴聽說這位上師多年來患有慢性胃痛，遂憑空變出一些「糖果」來給他，並告訴他在飲食等方面要注意的事。祂也給菩儒修達瑪難陀上師一串閃閃發亮的水晶念珠，那是自動在巴巴手上出現的。

但是，更玄、更意義重大的，是那晚巴巴讓菩儒修達瑪難陀上師一睹異象。早在 1918 年，菩儒修達瑪難陀就寫信給他的古魯：「一切都虛妄不實，令我無法滿足而平息，除非有一天我與實相面對面！」巴巴要每個人都到洞外去，然後祂和聖者進入內室。

神性人生學會溫卡達吉里分會的會長，師利．蘇巴喇彌亞（Sri Subbaramiah），描述當時他在洞外看到的異象：「那景象至今仍然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當時我站在山洞入口旁，可以看見發生的事，我看到巴巴躺下來，把頭放在菩儒修達瑪難陀懷裡！忽然間，祂的全身浸在一片神性光芒中，祂的頭和臉似乎變大了許多，並發出萬道光芒。一種奇異、莫名的法喜淹沒了我，當時大約是 10P.M.」稍後在大家追問之下，巴巴透露了一點，說那是 Jyothir-Padma-nabha（主毗濕努的一個法身形象）！至高的慈悲啊！無量的好運哪！菩儒修達瑪難陀上師於 1961 年希瓦之夜往生，剛好在靈伽從巴巴口中出現那一瞬間！

從山洞返回瑞詩凱詩途中，巴巴陽神出竅了一會兒，事後大家追問，祂說祂去營救一位偉大的瑜伽行者，使他免於淹死在水裡。這使得大家更加好奇，紛紛湊上前來想聽聽詳細情形，可是祂不正面回答，只說那位蘇柏拉曼寧安（Subrahmanyam）先生可以告訴大是怎麼回事，於是有幾個人去把這位先生（他是此行團員之一）找來。巴巴問他那晚拜訪山洞時他看到了什麼，他請求巴巴原諒他沒有立即告知祂這件事，因為他看見一具屍體順著恆河漂下，他視之為不吉祥，因此沒有在氣氛神聖的山洞內提起這件事。巴巴開心的笑說，那根本不是一具屍體，那是一個瑜伽行者，他因為入定而對外在世界發生的事渾然不覺，不知道自己身陷險境。他被洪流掃入河中，原先可能是坐在河邊一塊岩石上入定了，當時一股洪流迅速將岩石下方的泥巴沖蝕掉，使得岩石翻覆，將他扔進河裡。巴巴說：「起初他覺得完全像在做夢，」稍後，當他發現自己正被恆河沖走時，他開始向神祈禱。巴巴聽見了他的呼喚，祂讓「屍體」慢慢漂向岸邊，在希瓦難陀道院上游幾哩處，那兒有個家園，可以讓他取暖，舒服一點！

當時一位在瑞詩凱詩的巴巴信徒如是寫道：「我們聽祂講述這件事，巴巴在陽神出竅時，一隻手掌覆蓋在另一隻手掌上，好像雙掌在包裹著什麼東西似的，那是為了保護這位瑜伽修行人的心臟。這位遊方僧漂浮了三十哩之後終於獲救。如果這不是（上主毗濕努的）『維持』，那還有什麼是？不過，欲讓求救信號吸引巴巴注意，必須至少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其中一個：該位發出求救信號的人要有一件巴巴曾經變給他的東西做為護身符，或是在遇到危險時，他要呼喚上主，全心全意。要是這兩種條件都不符合，那他至少要是一位真誠的人，不是『神的信徒』無所謂。在呼喚博伽梵巴巴時，並不是非用某個特定的名號不可，羅摩、克里希那、耶穌、阿拉、賽巴巴，任何名號都可以。所有名號和形象都是祂的名號和形象，祂隨時準備好回應身陷危險的人的呼喚並加以防止。這位遊方僧不是巴巴的信徒，從未見過祂，巴巴還不是照樣救了他一命？」這件拯救一位不知名的瑜伽行者的事件，顯示巴巴的愛和臨在是普世的。

巴巴在待在瑞詩凱詩期間，祂的小屋永遠是個忙碌之地，道院居民和學院的學生聚集在那裡，請教祂關於修行、持名、禪坐的問題。朝聖客也發現瑞詩凱詩多了另一個神聖焦點，而一波波的前來。知名的聖人，吠陀學者 Sri Shad-Darsan-acharya（意為：精通印度六大哲學學派的阿闍黎）上師，率領他的弟子和學生來了兩次。沙達難陀上師和沙吉難陀上師發現自己被一群人包圍，這些人渴望知道關於巴巴更多更多的資訊，包括祂的生活、祂的殊勝事蹟、祂的百善地尼樂園道場。筆者聽到沙達難陀上師回答一位年輕的獨身學生說：「巴巴可以隨意遨遊 Atmaloka、Pranaloka、和 Jivaloka[註六]，因此祂能透露在任何地方，於任何時候發生的任何事情，祂是全能者。」還說他曾親眼見過巴巴把一粒米變成一粒象牙，再將那一粒象牙變成一百零八個大象的小雕像，其雕刻之精美，在放大鏡下清晰可見！！

[註六] Loka：世界，界。Atmaloka、Pranaloka、Jivaloka 代表高、中、低三種意識境界。

巴巴於 7 月 28 日告辭了希瓦難陀上師，前往新德里。7 月 30 日，祂坐汽車前往馬圖拉-布林達梵（Mathura-Brindavan），那是昔日祂化身為克里希那時玩「神蹟遊戲」（Leela）的地點，信眾已經在殷切盼望這個與祂見面的機會——在當年的聖地、在充滿《博伽梵往世書》裡的那種芬芳的氣氛中。眾信徒搭一輛巴士離開新德里，途中繞道經過阿里格爾（Aligarh），在出阿里格爾鎮 20 哩處一個小村子附近拋錨！只好徵用另一輛備用巴士。等到備用巴士來到，載大家抵達馬圖拉，已經接近 3:30P.M.。大家精疲力竭，又餓又心情低落；但巴巴卻溫柔而富於愛心的歡迎並安慰和照顧他們，比任何母親都來得慈祥，令許多團員覺得汽車拋錨似乎是值得的！祂以祂特有的親切話語來安慰大家：「靠近風扇一點」、「舒展一下身體」、「（我來到時）你不用站起來」、「來！特別為你準備的冷飲」、「來，這個給你，你累壞了」，一面說，一面照顧他們。一下子，大家的精力都恢復了。

巴巴帶大家去亞穆納河河邊，祂似乎認識該處的每一寸土地，並為大家指出那些神聖的地點，說祂當年是克里希那時，在哪裡馴服了那條蛇怪、那些牧女在哪裡被責罵、那輛車在哪裡被推翻、那兩棵學生樹在哪裡被拔起。誰能說是哪一段回憶活化了祂的意識！亞穆納河每一個小小的波浪似乎都隨著祂音樂般的聲音起舞，附近每條牛似乎都想讓祂神聖的手溫暖地撫摸一下！

返回馬圖拉途中，巴巴隨意走進一座 Radha-Shyam 廟[註七]！當時廟前方正在安排一場 Rasaleela 表演[註八]。當巴巴走去站在神龕前方時，燈光忽然熄滅，大家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巴巴於是說：「不用擔心，我們要將這尊 Radha-Shyam 神像帶到德里，各位可以在那裡唱巴讚！」在神龕裡供神的燈微弱的照明之下，可看見一尊可愛的大理石 Radha-Shyam 神像。祂揮了揮手，手越過神龕的門，只見祂的手掌上出現一尊偶像，和供奉在神龕的那尊一模一樣！

[註七] Shyam 是克里希那的一個稱謂，意為「有烏雲般的深色皮膚」。喇妲 (Radha) 是克里希那最寵愛的牧女。Radha-Shyam 意指喇妲和克里希那之間的神性戀愛，象徵人和神之間深刻的神性情感。喇妲和克里希那之間的關係是虔誠瑜伽的一種模式，一些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神祕主義也有類似的模式。

[註八] Rasaleela 是克里希那和喇妲及其他牧牛女跳舞的浪漫愛情劇，象徵人和神之間親密的關係，也象徵陰陽合一。

1957 年 8 月 2 日，巴巴搭機前往斯里納加爾 (Srinagar，克什米爾首府)，於中午 12 點抵達喀什米爾山谷。從飛機上可以看到灌溉整個旁遮普平原的複雜運河網、位於阿姆利則 (Amritsar) 的錫克教金廟、以及崎嶇不平的伯尼哈爾山口和喀什米爾山谷，一飛過山口，秀麗明媚的山谷便呈現眼前，它曾經是古代各國帝王——遠至馬其頓帝國和蒙古帝國——垂涎的目標。潺潺流水，一排排的松樹，綠油油的青草，種種默默的辛苦工作的跡象，讓人心曠神怡。

雖然斯里納加爾的商羯羅道院的住持力邀巴巴接受他的款待，住在道院裡，但巴巴還是選擇與團員們住在船宅上，巴巴住的那條船宅名叫「亞力山德拉宮」，其他人住在兩艘與巴巴相鄰的船宅「克什米爾王子」和「國王的玫瑰」。

巴巴鼓勵大家欣賞大自然的美，祂要大家注意一朵迷人的花、日出日落的壯麗色彩、陰暗天空的莊嚴偉大、夜空含羞眨眼的星星、或是結隊飛翔的野鶴像一串茉莉花圈在移動。所以晚上祂帶大家到沙利馬爾花園和尼夏特花園。不過，在回船宅的路上，祂說，遠方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要美麗多了，那個公園是上主設計的，用來將人的目光引開他們平日耽溺打滾的山谷。

8 月 3 日，巴巴前往古勒馬格 (Gulmarg) 和奇蘭馬格 (Kilnarmarg)，讓大家看看喜馬拉雅山脈的雪。隨行成員有生意人、律師、教授、作家、詩人、音樂家、政府官

員、農業家。在潭馬格 (Tanmarg) 開始雇用馬匹，大家騎馬爬陡坡，辛苦走過十二哩多的路，攀登到達海拔約 14,000 呎的高處。一路上巴巴妙語如珠，笑話不斷，偶爾變出一些 Prasadam (供過神的食物) 和聖粉給隊員，以保持他們活潑而有生氣。巴巴騎的那匹馬名叫「拉賈」 (Raja：意為「國王」)，是其中最高大最搶眼的一匹，祂騎來得心應手，輕鬆自如，好像天生就是騎馬好手，一路上從未下馬休息過。彎曲的山路上都是小圓石、碎石、和糾結的松樹根，但那些聰明的馬兒懂得選路前進，一路走到雪線之處。

在那裡，巴巴像傳說中希瓦的二兒子 Kumaraswami 在凱拉斯峰 (kailasa) 的山坡上那樣，打赤腳玩起雪來，並滾出幾個雪球往隊員身上砸，還笑那幾個團員踩著克難雪撬滑下雪坡時的驚恐表情，又呵責那幾個抱怨寒風刺骨的團員。回到船宅，已經是當天 10:30P.M. 左右，大家都精疲力盡，抱怨渾身痠痛，唯有巴巴毫無倦容，像朵新鮮的玫瑰。

「亞力山德拉宮」很快就變成百善地尼樂園的翻版，許多人從斯里納加爾來禮敬祂並接受祂的賜福。一位老太太說，前一晚她夢見一位天使指示她去巴巴的那艘船。巴巴還接受了斯里納加爾幾戶家庭的邀請，答應去拜訪。在其中一戶家裡，祂將一串小豆蔻花圈掛在他們家嬰兒的脖子上，說：「來日他會成為偉大的瑜伽士！」說來也奇，嬰兒的祖父說：「斯瓦米！那正是孩子出生時那位為他準備天宮圖的占星家所預測的耶！」但這句話是在巴巴問他：「有人已經告訴過你了，是不是？」之後才說出的。那是觀光局主秘的家，是觀光局為巴巴安排克什米爾之旅的。巴巴當場變出一只寶石戒指送給他。在巴巴與大家對話時，有人問祂，是在幾歲時「離棄了家庭」(！) 祂回答：「我的家是這個宇宙，我怎能離棄我的家？」！

祂的那些回答對那些聽到的人顯示了祂的神性。來「亞力山德拉宮」朝聖的人一波接一波，整整兩天。8 月 6 日的「道別」，對大批來機場送行的信徒而言，自然是拖了半天而又痛苦的事。飛機終於起飛前往德里，從德里，巴巴飛往馬德拉斯，在那裡做短暫停留，於 8 月 14 日抵達布達巴地。

9. 揮手一變

孩提時代，巴巴就有無中生有、虛空取物的神奇能力，當年祂常常會從空袋子裡取出薄荷糖或甜點，讓祂的玩伴感到驚奇。雖然祂要求保守這個秘密，但消息還是在長輩之間傳了開來。當他們問祂是如何得到這些東西時，巴巴一直保持沉默。後來，在祂自己的朋友追問下，祂說是某一位村裡供奉的神，一位“Grama Sakthi”服從祂最微小的願望。當然，這只是要讓他們不再追問下去，因為只有這種答案可以輕易擋開村民。他們開始欣賞起這個小男孩，他得天獨厚，要好好加以照顧，予以尊敬。即使在學校裡，巴巴也空手變出橡皮擦或鉛筆來幫助許多同學。遇有同學說自己生病了或是哪裡不舒服，巴巴就變出幾片綠葉子給同學，說那是「從喜馬拉雅山弄來的」，要他們嚼，並將汁液吞下。有些長輩說那是「魔術」，甚至說是「巫術」，並警告那些小孩不要和沙迪亞那羅延那交往。然而誰又能鎮壓得住神呢？

一直到宣佈自己的身分後，巴巴才開始經常變出 Vibhuthi (聖灰) 給來見祂的人。變出聖灰給人，是基於種種原因，巴巴經常提到聖灰的意義。因為它是無中生有，又因為「灰」特別和希瓦神有關，所以信徒尊稱它為「凱拉斯峰聖灰」(傳說希瓦住在凱拉斯峰)。Brihad Jabala 奧義書如是讚嘆 Vibhuthi：「它被稱為 Bhuthi 或 Vibhuthi，因為它賜予人豐盛、富足；它被稱為 Bhasma，因為它能燒掉一切罪業；它被稱為 Bhasitam，因為它能增加人的靈性光輝；它被稱為 Ksharam，因為它能化險為夷；它被稱為 Raksha，因為它是甲冑，能防禦惡靈的陰謀。」巴巴還說，它也不斷提醒我們，色身的無常，最後總歸要火葬，變成一罐灰！

自從巴巴宣佈身分以後，數以千計的信徒和來訪者親眼見過這種聖灰神蹟，它實在是不可思議、超科學的奇蹟！那變出的動作是如此隨意、非正式、如此優雅、安靜、自然，讓你可能完全沒有抓住這項賜福的重要意義。只見祂右手掌朝下或是稍微有個角度，略微揮動一兩圈，然後手指扣上，撈住在手掌下方生成、正要往下掉的聖灰，將這神奇產物給你或是抹在你額頭上。以平均一天至少變出一磅來計算，祂以願力「從五大元素製造出來的」聖灰，到現在為止一定足足有四公噸之多！

據說每一個想法天生就有顯化自己成為實體的傾向；凡是人所想的事物都有一種趨勢會發生成為事實。那完全是看意志 (will, 願)，不論是你的意志或我的意志或某個神靈的意志。巴巴發願，於是就實現了！祂給人的聖灰代表祂的賜福，得到的人都小心翼翼的加以保管並抹在額頭上；或倒些在舌頭上或將其混入水中服用，當作治病特效

藥；或隨身攜帶當做護身符。南美洲一位信徒寫道：她每晚靜坐時手中握著那一小包聖粉，而她每次都會在冥想中看到自己的雙手放在主克里希那的腳上。事實上，得到聖粉的人將其用在治療或減輕病痛，這類的例子多到難以一一列舉。

祂變出的聖粉也有上百種，各有其不同目的，有時變出來的是一個硬的方塊，或是粉末，通常都是粉末，有時是細粉，有時是一粒粒的，有時是一片片的薄片。它有可能芳香撲鼻，或有刺鼻的氣味；嚐起來有時略帶鹹味，或帶甜味，或沒有味道；顏色有可能是白色、或黑色、或是介於黑白之間。有時祂還變出罐子，裡面裝著聖灰！有一個人要去英倫留學，巴巴變給他一只小銀罐子，裡面裝滿聖灰，並祝福道：「裡面的聖灰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祂的意志能於千里之外控制一只小銀罐，以祂事先表達出的意願來補充聖灰。有時如果聖灰是要長期當藥服用，像是在懷孕期間，巴巴會要那個團體拿一只空的容器來，對它輕輕點一下，容器裡面就裝滿了聖灰。當祂和信徒聚集在沙灘上時——像是在祁特拉瓦底河、或是溫卡達吉里的 Kaivalya 河床、或是喀拉拉邦的科瓦蘭海灘、或是泰米爾納杜邦的科摩林角、或是哥達瓦里河——祂會好玩的用手指挖進沙裡，然後取出一塊巨大的聖灰方塊，並將其搓成粉末分送給在場的人；或者祂會用雙手捧著沙子倒入一個盤子裡，只見那落入盤中的不是沙子，而是芳香撲鼻的聖粉！

可以說，巴巴的整個身體似乎都充滿了聖灰，因為祂在十勝節或其他節慶坐神車出巡遊街時，成千上萬的人都清楚的看到聖粉從祂的眼皮、兩頰和前額掉落。有時當祂陽神出竅離開身體去給信徒達瞻時，聖灰會從祂臉部、嘴巴、拇指、腳趾、或是前額冒出。往往，當祂要在信徒前額抹上聖灰時，祂只需舉起拇指畫個符號，就看到聖灰出現在那人額頭上。甚至還有些信徒夜裡夢見巴巴來，在他額頭上抹聖灰，醒來後發現額頭上真的有聖灰！或夢見巴巴將聖灰放在他們舌頭上，醒來後發現嘴巴裡有聖灰！巴巴會在信徒家中神龕室裡祂的相片前方地面上撒下聖灰，或是留下單獨一包聖粉，表示祂來過。

當巴巴現身遠方以拯救某人避開即將到來的災難時，祂總是用聖灰來治療。三年前（1958年）的九夜節期間，一位來自泰倫迦納邦的訪客收到一封來自家裡的緊急電報，通知他：岳父中風，情況令人憂慮。巴巴要他不要擔心，但隔天又來了一封類似的電報，於是巴巴准許他獨自回家，讓太太留下繼續觀賞慶祝活動——雖然她是患者親生女兒，照說是他床邊最需要的人。女婿離開時，巴巴變出聖灰給他，要他將其抹在患者額頭上。但是隔天，大約晚上八點時，巴巴在討論那位女婿搭的火車會不會準點，忽然間，祂坐起身來說：「你們都錯了，火車不會那麼快載他抵達，晚上九點以前他不會抵達。啊！真糟糕！」正說著，眨眼之間祂已經陽神出竅，離開了身體。祂離開身體約半個鐘

頭，回來之後，祂非常高興能親自對那位病患施用聖灰。有人問祂：「您用的是那位女婿帶去的聖灰嗎？」祂回答：「是的」，祂說：「他回來時你就知道了，你問他，他會說，當他到病患那裡時，他發現那小紙包裡面空空如也，聖灰沒了。」果真，這位女婿回來後，狼狽萬分的道出整個經過，說大家罵他不小心，絕望之餘，他們還拼命用手指摩擦那個小紙包的紙，看看能不能至少收集到一丁點灰跡，結果連這最後的努力都失敗了！

巴巴有時會為聖殿裡那尊舍地巴巴的銀質雕像做 Ahhisheka (浴神儀式)，用一只上面有藝術雕刻並漆有油漆的小木甕來裝聖灰，給雕像沐浴。小木甕被用手持在雕像上方，甕口翻轉朝下，巴巴把手伸進甕裡不停地攪動，讓聖灰均勻的瀉出。神奇的是，聖灰繼續不斷的流出，份量遠超過當初放進小木甕裡的聖灰。只見巴巴的手不停地攪動，聖灰源源不絕的瀉出，直到聖灰堆積如山，整個雕像埋沒在芳香的粉末中，巴巴才因為「體力耗盡」而拿開木甕！

談到聖灰，筆者想起另外一個事件，雖然那並非真正是「揮手一變」的例子。每當有虔誠的信徒往生時，巴巴都會在他臨終前給他達瞻，讓他能享受永恆的安寧。在這種情形下，巴巴會陽神出體，前去臨終的人床邊。而祂遺留下來的身體會從口中冒出聖灰！象徵無常色身的死亡、壞滅、終結。其中一個例子令筆者印象深刻。那天是星期六，1958年11月15日，巴巴正在對圍在祂身邊的人讀一封信，大約在5:20P.M.左右。忽然間，巴巴回應式的大喊一聲：“Ha”，倒在地上，幾乎沒有生命跡象。過了剛好十分鐘，巴巴動了一下，可以聽到祂在咳嗽，咳了三次。可是這完全不是咳嗽，而是從祂嘴中噴出聖灰三次，相當大量，噴到一呎半以外的遠處！五分鐘後，5:35P.M.，巴巴起身，毫無精疲力盡之態，神智清楚，繼續先前的對話。大家不斷請求巴巴吐露一下剛才去了哪裡，巴巴回答說：「我到德拉敦 (Dehra Dun，北阿坎德邦首府) 去了。你們也許認識 Dr. K. 的母親，她經常來這裡。她於 5:30P.M. 往生，Dr. K. 當時在她床邊。事實上，她用手指按著脈搏，並对大家宣佈：『這是最後一口氣』。大家在那間房間唱著巴讚。她死得很安詳。我在她臨終最後一刻給了她達瞻。」隔天是星期天；11月18日，星期二，郵差來到百善地尼樂園時，手中有一封 Dr. K. 寄給巴巴的信，上面說：「我母親於 5:30P.M. 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們按照她的願望，最後那幾個小時在她身邊唱誦巴讚。她一直在繫念著您！」神奇啊！巴巴預期當事人死亡的時刻，回應一位飢渴靈魂的祈禱，幾分鐘之後描述遠在德拉敦的一個房間裡發生的事，還冒出聖灰，象徵無常色身壞滅，靈魂得以解脫！

這種聖灰只是延續舍地賽巴巴的爐底灰 (Udi)，當年舍地賽巴巴會給前來見他的人這種灰燼做為恩惠，灰燼是從長伴祂身邊的那座爐子裡取出的，爐子不斷加入薪柴，「這樣祂抽菸桿時才有燒得通紅的炭可以點菸，」巴巴如是說。

巴巴揮一揮手就變出任何祂想要的東西，祂說那些東西在「賽氏雜貨店」(Sai Store) 裡都有，祂的「工人」動作奇快，能在瞬間製造出祂想要的甚至最複雜的工藝品，交到祂手中！

筆者猶記得一次奇異而令人震撼的經驗，巴巴變出一面相當大的金質獎牌，要給一位知名的小提琴家，他獨奏完畢。巴巴讓圍在身邊的人看看這面獎牌，大家對其尺寸、美觀、閃閃發光嘆賞不已，這時祂說：「喔，名字要刻上去」並闔上手掌，然後立刻打開，讓所有人觀賞，一看之下大家都驚呆了，獎牌上以英文深深刻著：「世尊師利師沙迪亞賽巴巴頒贈給 Vidwan T. Chowdiah」，還附有當天的日期和名稱！巴巴一面讓我們看這個獎牌一面說：「你看我的工人動作多快！」

遇有節慶或其他場合，藝術家在百善地尼樂園表演，巴巴會變出禮物來賜福他們——戒指、項鍊、獎牌、胸針或領針、等等，而且禮物對收受者總是特別有意義。例如祂給一位吹 Nadaswaram (一種印度古典管樂器) 的音樂家一枚戒指，上面有希瓦的像。原來他家好幾代都是 Tiruvengadu 廟的音樂家，廟方贈給他家田地，而他家要世代代為廟方服務。那座廟是拜「不可怕的」希瓦神，所以那枚戒指上的希瓦像是複製他們祖先的村中拜的希瓦！

巴巴也變出過一串「幸運項鍊」送給一位吠舍種姓的新娘，上面懸掛著一個 Parameswari(難近母杜爾迦女神的另一稱謂和形象) 小雕像，那是她的種姓信奉的神；另外變出一串「幸運項鍊」給一位南印度 Nadar 種姓的新娘，上面懸掛的神像則是她們的種姓所拜的 Venkararamana 神！新娘和新郎好像要在這裡的結婚典禮完畢後去提魯帕地 (Tirupathi) 朝聖！對另外一位訪客，巴巴則說：「我給你一尊象頭神的雕像，你帶回家膜拜。」那是一尊站立的象頭神像！「這是你家的神龕供奉的象頭神像，對不對？」巴巴一面問，一面把神像放進他手中。

一位先生得到巴巴贈送的克里希那雕像，後來一位祭司告訴他，必須做一次 Rudrabhishekam (沐浴靈伽的儀式)，以避難消災。他遵照經典規定的程序做了。一個月後，他來到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召喚他面談，對他說：「你做的祭拜儀式我收到了。」

這位信徒不解地眨著眼，不記得他有對巴巴做過甚麼祭拜儀式，巴巴就告訴他：「就是你透過那位祭司做的祭祀」說著手一揮，變出一只靈伽給他，並以平靜、一點也不生氣的語氣說：「我給你的那尊克里希那雕像已經回到我這裡了！不用擔心。」

收到巴巴這些禮物的人不應該衡量或評估其價值，因為它們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有一次，一位音樂家得到一串項鍊，上面串有貴重的寶石。在回家路上，他開始討論起這串項鍊值多少錢，並嘲笑其價值，結果項鍊神秘消失，就是不在他脖子上了！被這麼一教訓，他立即趕回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和藹地責備他，並當著他面前再變出同一條項鍊給他。

巴巴給的東西也永遠不會丟掉。一位信徒從布達巴地返回海德拉巴，發現她的行李箱半夜被偷了，大概是在 Mahbubnagar 站附近被偷的。她向鐵路警察報案。兩天後，電話打來，小偷被抓到了，行李箱被找回，要她指認失物！她發現箱子裡一樣東西都沒少，唯獨那串巴巴變給她的念珠不見了！她的驚訝可想而知。她拍電報給巴巴，巴巴回答說，念珠回到祂那裡了，沒有一位小偷能偷得走它！她再次從巴巴手中得到同一串念珠，那種快樂有誰能形容？

一位信徒 C. N. Padma 如是寫道：「那是十二年前的事，那天晚上唱完巴讚後巴巴帶所有在舊聖殿的人到河床沙灘去。祂把我叫過去，一面和我講話，針對我私人方面的問題安慰我，一面變出一個護身符給我。祂之前已經給過我一個，我把它保存在一只銀盒子裡，放在家中神壇上。當祂又給我另外一個時，我警覺到我的狀況可能變得更糟了，因為祂覺得我需要多些保護。於是我問祂：『為什麼啊？斯瓦米，為何要再給我一個護身符？』祂說：『這是上次我給你的那一個！你把它留在家中那只銀盒子裡，昨天它被偷了。來，好好保管這個護身符！』果然，回到家，我發現房屋遭小偷闖入，那只銀盒和其他一些銀器不見了！」

再舉一個鑽戒的例子。大約十五年前，薩卡媽夫人趕赴布達巴地參加九夜節慶祝，忙亂中，遺失了那只鑲有七顆寶石的鑽戒。待發現時，為時已晚，遂通知巴巴，巴巴卻只是在那裡開開玩笑，開心的取笑她。幾個月後，巴巴去她的工廠參觀，坐在工廠後方一間房間的廚房裡喝咖啡。忽然祂說：「喔，對了，薩卡媽，妳要那只鑽戒是不是？在這裡！」說著，拍了拍牆壁，只見戒指出現在祂那隻手中！那隻手肯定是神的手！

如果那隻手浸入水中，水就變成汽油，跟真的汽油一樣，可以讓汽車行駛好幾哩。有一次，在前往邦加羅爾途中，到了 Chickballapur 附近，油箱空了。祂真的派人去路邊一個水池，帶回一罐水來，純粹只是 H₂O！巴巴把手浸入水中，或者應該說祂把手指伸入罐中，攪動了一下，然後將「水」倒進油箱，於是汽車快快樂樂行駛了一哩又一哩，引擎沒有感覺到任何差異。另外一次，發電機的柴油不夠了，那是用來在節慶期間提供照明的。那時已經太晚，無法派人去潘努崆達或達摩法壤取柴油，兩地都有二十哩遠。於是那隻神手浸入水中，水就變成化學成份正確的柴油了！

筆者親眼見過另外一件同性質的神蹟，那是在 Horsley Hills，一小團信徒有幸與尊貴的巴巴一起度過幾天神聖的時光。每天早晨祂都會去森林裡一塊平坦的大石頭上坐著，對信徒開示。一日，在走去該地時，祂撿起一塊質地很奇特的石頭，看起來更像一細包紮得很緊密的乾義大利麵。祂將石頭放在身前，一面對信眾開示。開示結束時，祂說：「我要讓各位的舌頭甜一下，」然後拿起那塊石頭，只見它已變成一大塊糖，像一細緊密包紮的義大利麵，就好像石頭的每一個分子都被祂的意志轉變成糖分子，從來沒有人見過糖結晶成這種一長條一長條的結構！但這不是化學！這是神性煉金術！！

薩卡媽夫人有一次在布達巴地時摔破了眼鏡，十分不方便，巴巴就變出一副焦距完全一樣的眼鏡給她！

那天是主克里希那的生日，因為巴巴與他們在一起，所以節日被視為特別吉祥。馬德拉斯的信徒精心準備了一番，裝飾大廳，送出邀請函給附近的信徒。巴巴來到，坐在靠近神壇的一張特別的椅子上，神壇在大廳的一端，是臨時搭起做祭祀用的。就在信徒要對巴巴做 Arathi（在神像前揮舞樟腦火焰來拜神）時，巴巴忽然站起身來，大家也跟著站起來。只見祂雙手高舉過頭，眾信徒都有所期待地注視著祂的手，過去他們從未在任何節慶見過祂這個姿勢，看起來相當怪異。但他們還來不及納悶，巴巴的手上就出現了一只巨大的玻璃盆，閃爍著電光般的藍色，設計精美，兩端各雕有一隻展翅的鳥。玻璃盆似乎很重，巴巴將其放置在神壇上，宣佈：「特製的 Prasadam，來自布林達梵，」！那盆裡有四十三種不同的甜點！都是南印度沒見過的口味。

有一天，巴巴雇了兩輛吉普車，上面坐滿了信徒，渡過河，進入森林保留區，最後遇到小徑，連吉普車都無法通過，於是巴巴下車步行，沿祁特拉瓦底河上游走了約六哩路，最後一行人來到一處風景優美的地點，就在森林中，三邊是陡峭的岩岸，一塊大而平坦的石板可供人坐，河水潺潺，似在說個不停。大家把帶來的食物拿出來一起吃，

並由幾位富有創業精神的年輕人就地準備茶供大家喝。巴巴變出一大塊糖來讓大家的嘴甜一下。接著祂又揮手，大家眼睛睜得大大看著，只見祂變出一包自己的相片，並分送給大家，每人一張。照片剛好 16 張，那天一共來了 16 人！有時候團員比較多，祂就會變出較大包的相片，但張數總是與人數相符！

另外一件展現博伽梵巴巴的神性夏克緹 (Shakti：力量，能量) 的神蹟發生於科摩林角，1958 年。當時巴巴和一小群信徒坐在海邊，祂問一位男士關於那座廟書裡頭講了些甚麼，那人當天稍早在朝聖中心購買了這本書並細讀了一番，他說出那顆鑽石的故事，昔日那顆鑽石是廟中女神鼻上的裝飾，它閃閃發光，海盜從海上就可以看得到，這令海盜起了貪念，於是在一次掠奪中海盜將其盜走了。巴巴問大家：「你們要不要瞧瞧那顆鑽石？只是幾分鐘而已，我會在對方發現它不見之前就送它回去。」說著，祂拍拍身前沙地，只見祂的手中出現一顆碩大的鑽石，祂拿給大家看，然後鑽石又從祂手中消失不見！祂的每個神蹟遊戲都那麼易如反掌，毫不矯飾做作，只見祂臉上浮現驚喜的笑容，所要的東西就變出來了！

一位信徒有一張他特別保留的盧比鈔票，不和其他鈔票混在一起，因為那上面有一位朋友的親筆簽名。結果有一天他不小心將那張鈔票與其他鈔票混在一起，並用那些鈔票去購物。發現那張鈔票被用掉後，他唉聲嘆氣，心情壞透了，那張鈔票對他的價值遠高過其票面價值。一個星期後巴巴獲悉這件事，說道：「不要擔心，它已抵達孟買，我可以看到它被放在哪兒，我幫你弄回來。」手一揮，那張盧比鈔票就回來了，巴巴在布達巴地將鈔票還給這位年輕人。

欲繼續列舉巴巴揮手變出的各種東西，就一定要提一下祂變給希瓦難陀上師的金剛菩提子 (Rudraksha) 念珠。祂也曾經變出念珠給其他人，有時是金剛菩提子念珠，有時是聖羅勒 (Tulsi) 念珠。祂變出《博伽梵歌》的本子給每天讀經的信徒。有一回祂給一位年老而有近視的信徒變出大字本的《梵歌》，說：「瞧，特別為你印的粗體大字本」，說來也奇，還真的是！祂從沙中變出一本《梵歌》給一位科學博士，說：「你看不懂天城體的梵文，所以給你一本泰盧古語的。拿去吧。」對於每天拜神的信徒，祂會變出靈伽或各種神像給他們——各種姿勢的克里希那、難近母、三位一體神 (Dattatreya)、羅摩、以及其他印度家庭常常拜的神，另外還會變出十字架、Murugan 的寶杖兼刺槍、Saligram、金剛菩提子、上面有脈輪圖案的盤子，件件都是完美的藝術品。祂給了一位信徒一雙銀的 Paduka(神穿的拖鞋)，那是神奇地出現在祂的腳下的！

祂還變出照片給人，有時是單獨自己的照片，有時加入了舍地賽巴巴，有時是信徒所拜的神的照片。這些照片其中有些是獨一無二的，裡面的姿勢前所未見，例如有一次祂變出一張十九世紀聖者羅摩克里希那的照片，在他的心臟部位有個舍地賽巴巴的像，而在那個舍地賽巴巴像的中央有沙迪亞賽巴巴的像。

巴巴樂於變出神像恩賜信徒，信徒拜哪一尊神、喜歡哪一尊神，祂就變出哪一尊神。祂說過，每一尊神都只是同一個上帝的不同形象和名號而已，都代表同一位上帝、同一個法身。祂來人間，不是要排擠、取代、或是摧毀人們原有的信仰，而是要來實現、應驗、成全。有一天晚上在沙灘上，一位訪客身上別了一枚徽章，上面有一對知名聖者夫婦的像。巴巴看到了這枚徽章，就對眾信徒簡短的介紹這對聖者夫婦的故事，男聖者名叫 Haranath，生於 1865 年，女聖者名叫 Kusuma，生於 1870 年，他們推廣 Namasankirthan（大家聚在一起唱頌神的名號）不遺餘力，Haranath 是聖者 Gauranga[註一]的轉世。說著，巴巴就從沙裡「拿出」一尊可愛的銀質雕像，Kusuma 和 Haranath 站在一條盤著身體的眼鏡蛇身上，眼鏡蛇張開頭帽保護站在正下方的夫婦倆！Kusuma 額頭上還有一個紅色的嫵嫵粉（KumKum）圓點！另外一次，巴巴給一位信徒一個彩色的大貝殼，上面刻有“Siva-sayi”——「希瓦的化身：賽巴巴」！這位信徒拜賽巴巴，視祂為希瓦的化身。巴巴鼓勵每個人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勇往直前，那是祂表達祂的愛和智慧的方式。

[註一] Gauranga 即是 16 世紀的孟加拉聖人柴坦亞（Chaitanya Mahaprabhu），是克里希那的膜拜者，提倡大家聚在一起唱頌克里希那的名號。

祂還變出過檀香木神像、銀質雕像、銀的 paduka（神穿的拖鞋）、象牙雕像、神聖的五種金屬合金製成的神像、以及各種材質的靈伽：水晶、血紅色石頭、肥皂石、綠色或藍色的黃玉或藍寶石。祂還給過信徒寶石戒指或墜飾，各式各樣有上百種，端視需要或當時心情而定。往往當祂看到信徒戴寶石戒指時，祂會責罵他愛慕虛榮，並將戒指拿到祂手中，用手掌揉搓一下，只見上面的寶石不見了，原來位置上出現舍地巴巴或是沙迪亞賽巴巴或是兩者，或是羅摩，或是克里希那，或是其他任何上帝的形象。

多年前，在溫卡塔吉里有一套郵票也經歷了類似的神奇轉變，當時巴巴看到這套郵票，上面印製有一位人間的皇帝，一式數張，開玩笑的說：「你蒐集這一套東西幹嘛？」一面說，祂的手輕輕掠過那套郵票，待祂的手離開時，郵票上的肖像統統變成巴巴的像，上面題有：「師利．沙迪亞．賽」！單位和價格都不見了。

當祂想到要點化某求道者，用某個神聖的真言咒語為他灌頂時，祂就隨便找一張紙，將其捲成像根針一樣，只見那捲紙一瞬間就變成銀或象牙材質，頂端還有那個咒語的主神。然後祂在求道者的舌頭上書寫神秘的音節，甚至將這個工具送給對方，讓他不忘古魯的恩典！

祂的手還有另外一項神奇能力，只要接觸一下，就能令東西變多。因此，當東西不夠分發時，祂就親自分發。祂發出意願，觸碰一下，就成了，容器變得滿滿的。筆者親眼見過一次這樣的情況，那是 1950 年十勝節，幾位來自阿南塔普的信徒帶來兩籃新鮮現摘的聖羅勒葉，正蹲在籃子四周編製長而細的花圈來點綴場地。就在他們快做完，籃子裡東西快用完時，巴巴正巧經過，祂半開玩笑，半真誠地問他們：「精疲力盡了嗎？有膽量再編製兩籃花圈嗎？」他們欣然願意，於是巴巴用雙手托著兩只籃子，站起身來，兩個籃子裡就注入了滿滿的新鮮聖羅勒葉！這下我們就明白，為何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辦施食的場合，巴巴會親自發甜點等食物給窮人。祂將食物大量分給成千的群眾，而食物總是夠，還有剩下！

事實上，「豐富」是祂那隻手的標誌。在十勝節和希瓦之夜的遊行時，巴巴坐在裝飾著花朵的轎子或吉普車上，從信徒獻上的花圈抓下大把花瓣，拋向群眾。你認為掉下來的會是什麼東西？一次是薄荷糖，另一次是錢幣，又一次是舍地巴巴或沙迪亞賽巴巴或兩人一起的肖像。會是什麼、何時會，無法預測，那隻手就是這樣不可思議。1950 年 11 月 23 日百善地尼樂園開幕典禮那天，巴巴從舊聖殿坐轎遊行到百善地尼樂園時，一些信徒收集到巴巴這樣拋出來的物品，至今仍然保存著。那些物品可以世代代保存，光澤如新，它們就和普通物質的東西一樣真實。

甘露難陀上師 (Swami Amrithananda, 他是 Nambudiri 婆羅門種姓, 由位於 Sringeri 市的知名道院 Sarada Peetam 的住持, 尊貴的商羯羅阿闍黎 Narasimha Bharathi Swami 讓他出家) 的經驗也許值得在此一提, 這是他親自告訴筆者的。他患有慢性哮喘, 經巴巴診斷, 是因為他在蒂魯文納馬萊 (Tiruvannamalai) 練哈達瑜珈不當所致。他待在布達巴地的那幾個月, 巴巴給他的藥使他哮喘不再發作, 上師基本上不再受苦了。關於這些藥, 甘露難陀上師說: 「頭兩天, 祂揮手變出聖灰給我服用。第三天, 祂變出金色的粉末親自餵入我嘴裡, 然後祂分別面向四方, 每一次都變出大量的銅色粉末, 抹在我背部和胸部; 之後祂又變出聖灰放入我手中, 要我在哮喘發作時服用一點。另外一天, 祂變出某種植物柔軟的鬚根, 要我嚼了嚥下去; 另外幾天, 祂給我一種特別

的迷你品種山蕉，我從來沒在印度、錫蘭、馬來半島、或是喜馬拉雅山上見過這種山蕉；祂給我一顆無子的椰棗（！）；祂還變出一把葉子，擠出其汁，收集在一只變出來的容器裡，要我喝下。」

「另外一天，祂揮手變出一細小綠葉子，要我全部吃下去，約有 3~4 盎司重，祂眼中閃著光，將東西遞給我。我發現那些葉子背面長有小尖刺，大吃一驚，望著祂哀求道：『您真的要我將這些刺一起吃下去？』祂態度稍見軟化，伸出手說：『給我。』我把葉子放回祂手中，然後祂還給我，只見那上面一根刺都沒有了！一點刺的痕跡都沒有，完全看不出那是有刺植物。所以我高高興興的全部吃下去。幾天後，祂把我叫進祂房間，變出相當多的綠葉子，說：『非常好的特效藥，直接來自喜馬拉雅山。』祂保留了一半，將剩餘的放進我手中，說：『來吧！嚼一嚼嚥下去。』葉子苦得要命，我得使出所有苦行功夫來做這件分派給我的工作。唉，我在心中拼命祈禱，希望祂不要再強迫我吃另外那一半了！」

「可惜不是如此，那天祂一點也不表現出仁慈，祂將剩下的一半給我，命令道：『把這些也吃掉。』我鼓起所有勇氣，將那第二份放進嘴裡。沒想到（你相信嗎？），那剩下的一半因為和祂的神手接觸較久，而變得難以形容的甜美，比甘蔗或蜂蜜還要甜！看到我快樂的鬆了一口氣，祂開心笑了。我瞭解到，上主行事，真的是無法測度。」以上是一位老出家人的真實報導，他追隨聖者拉瑪那·馬哈希（Ramana Maharishi）多年，精通吠陀經和吠檀多哲學。這份報導足以讓最頑固的批評嘲諷者建立信心。

當巴巴想要給人一些藥劑時，祂會揮手變出藥丸、藥粉、瓶裝混合劑、阿育吠陀藥膏、油或水果給人。信徒來求子，祂會變出一顆水果，一半給先生，一半給太太，要他們吃下去。有時，純粹為了好玩，祂會朝某一個人拋出一顆水果，而當那人歡天喜地的接到禮物時，另一顆不同的水果可能已經出現在祂手中了！或者祂會向某人做一個拋擲的動作，而手中其實並沒有東西，但是那人必須小心注意，因為可能會有一顆水果飛過來！有一次，一個人嘔吐打個不停，祂把他叫過去，變出一片甜食給他吃下去。另外一個人發燒了好久，巴巴有一天走近他床邊，揮手變出一樣東西，刻意放在病患手中。病人恭敬從床上坐起身來用手接過那萬靈藥，你猜那是什麼？那是一隻好大的大黃蜂，飛走了！

有一次一位信徒請求巴巴准許他離開布達巴地去馬德拉斯參加一場會議，領一張證書，巴巴說：「我現在就在這裡頒給你！」並揮手變出一張縮小版的證書，精確地複製所有真實證書上的內容！

一位來自邁索爾的信徒於今年高耀女神（Gowri：希瓦的配偶的眾多名號之一）節時安排了一場祭祀儀式，他在布達巴地和布卡帕南尋找所有祭祀高耀女神所需的物品，所有東西都備齊了，獨缺一種黑珠子，這種黑珠子給已婚婦女配戴，被視為非常吉祥，但就是買不到。巴巴去他們的住處參加祭祀儀式，這對夫婦高興得要命，全神貫注於祭祀，沒有注意到一隻黑色大螞蟥爬過巴巴腳下的一堆花，但巴巴看到了，祂將螞蟥輕柔地拿起，抓在手指間，好玩的問道：「怎麼！你們除了花以外還用螞蟥來祭祀？」說著將螞蟥交給那位太太，她伸手接下；可是她得到的不是一隻黑色大螞蟥，而竟然是兩粒她們遍尋不得的黑珠子！

講到那隻手，筆者忍不住要提一個驚人的展現神性的例子，那隻手的每一個動作都蘊含神性。六個多月前一個晚上，巴巴隨意的向祂房間那扇半開的窗走去，看到窗台上有一盞電子桌燈，祂心中生起一個主意，在場的人都不知道其究竟是甚麼性質，他們只見到祂揮動右手，於是趕緊湊上前去，看看變出來什麼東西。巴巴讓他們看祂的手掌，上面有一張彩色底片，是祂自己的肖像！顯然祂要有一些透明的東西貼在燈罩上。祂將底片拿起對著光，身邊幾個人，有人評論說，底片的背景可以再顯著一點；有人則說，頭髮有點歪；另一個人鼓起膽子說，鬍子不是剛刮過的！祂卻說：「親愛的各位傢伙，你們看仔細，這是我的相片，就像我現在的樣子，這身衣服，這個背景，這個半開的窗，這個門，這個門簾，這個開關。」讓剛才做出評論的人都不吭聲了。那張照片我們越看越感到驚奇！的確是！那張底片就好像是在百萬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有人帶相機來，對準焦距，按下快門，拍了一張彩色底片，顯影，洗底片，晾乾，並交到巴巴手中！那隻手實在是神奇、神！

一天晚上，在百善地尼樂園，在談到人和其他動物的血緣關係，以及種種人類起源的學說時，巴巴說，人類和樹棲猿類血緣關係較近，和地居猿類關係較遠，祂提到一種無尾無毛的樹棲猿類。當時在場有一位對這個話題十分感興趣的人類學教授，他不太能領會巴巴指的是哪一種猿類，於是巴巴揮手變出一個祂講的那種猴子的袖珍模型！那個袖珍模型是藝術珍寶，並具有科學精確度，現在在他那裡，「一件美的東西，永遠賞心悅目。」

有時在十勝節那一天會舉行舍地巴巴雕像的沐浴儀式，巴巴會先變出靈伽放在雕像頭上，然後才將聖灰澆在雕像上給雕像沐浴。有時在希瓦之夜也會舉行這儀式。事實上，巴巴常常變出各種靈伽給人做膜拜用。筆者還記得其中一次這種戲劇化的時刻，場景是在邦加羅爾附近一個湖。當天有幾位信徒想和巴巴共度一個寧靜的早晨，他們匆匆載巴巴去那裡（當然有先徵得巴巴惠允）。在那裡，大家討論關於因果業報、輪迴轉世、以及靈魂的本質等問題。討論結束後，巴巴變出一只小銀罐，裡面裝滿了甘露，將其分給在場的八或十個人，然後將罐子送給一位馬上就要和太太一起返回英倫的男士。只拿到一個空罐子，這對夫婦面露失望之色，於是巴巴將罐子拿回，又再給回去，手連揮都沒有揮，罐子裡又裝了滿滿的甘露！

之後一行人前去水庫，那水庫供應全邦加羅爾的水。工程師對大家講解水庫的歷史，並指出在此地匯合的兩條河原來的河床，和那座 Sangameswara 廟的塔尖，那座廟因為水庫的興建而被淹沒在水下。巴巴站在水邊聽他解說，忽然間，祂將手浸入水庫裡，撈起一點水，手伸向一位團員，然後大家驚見巴巴手中拿的是一個水晶靈伽，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上面還有檀香膏和木蘋果樹葉（Bilva leaf），就好像直接從一間正在做靈伽祭祀的廟中取出來的一樣！巴巴對這人說：「拿去，每天祭祀這個靈伽。你是拜 Kudala Sangameswara（希瓦神的靈伽形象）的，對不對？」他果真是！

巴巴如果祝福信徒，容許他們在百善地尼樂園為子女安排婚禮，並由祂親自主持，則祂有時會變出幸運項鍊（Mangalyam），交給新郎掛在幸運新娘的頸子上。手一揮，垂飾加上番紅花色的細繩就出現了。有時巴巴給人做穿耳洞儀式時，會變出一根尖銳的東西，在孩子耳垂上刺出一個洞，然後將其拗彎，成為孩子的耳環。那隻手一揮，能變出什麼東西，不可能一一列舉。若巴巴決定要親自給某人動手術以治好他的疾病或缺陷，祂就只是揮揮手，需要的手術工具就出現在祂手掌上了。若祂想表達祂的愛和情感，則那隻手會變出甜食，有時甚至從沙中或從空氣中變出。

每一章都得有個結尾，所以筆者也不得不以另外一個例子做為本章的結束，這個例子顯示，那隻手只要一揮，還能將其神奇力量傳輸給另外一隻手！它發生在十六年多前，那時巴巴還是「青少年」。當時巴巴和一大群信徒過河去 Saheb 水庫附近一個園子，大家就地烹煮食物就地吃，河床夜幕低垂，一行人返回村子。忽然間，就在大家通過一叢灌木的當兒，一條蛇咻咻穿過，並纏繞住巴巴的右腳！當時巴巴一人在老遠的前方，其他的人在祂後面有相當一段距離。「蛇，蛇，」喊聲響起。蛇咬了巴巴的右腳趾，並立即鬆開纏繞，像隻箭般沿著沙地逃竄。巴巴說：「咱們走吧，」可是幾個憤怒的團

員追著那條眼鏡蛇，要把牠捉住殺了，結果巴巴以命令的語氣喊道：「走」。蛇逃入暗處，不見蹤影。這時蛇毒開始發作，巴巴「不支倒地」，有幾個人跑去村裡通知沛達．溫卡帕．羅箬；其中一人認識一位住在一哩外的巫師，自告奮勇的往那個方向跑去請巫師過來；另外兩位信徒試圖提供急救、包紮、等等，巴巴卻示意其中一位像祂那樣揮一揮手，那人照做了，結果他感覺到「像似一個活塞戳進我的手掌」——這是他告訴筆者的，然後他的手掌上就出現一個「護身符」；巴巴示意要他將符連同祂口中吐出的白沫一起敷在傷口，那人照做了，結果幾秒鐘內巴巴就起身，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看到巴巴又開始講話，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打斷當天的法喜極樂一樣，大家都「活了過來」。

就在這時，家人和其他人趕到，帶了一軍械庫的醫藥、巫術儀式、根、破的唱片、一瓶瓶在村子市集買的特效藥、還有那位住在一哩外的知名巫師！巴巴走過去歡迎他們並說些笑話嘲弄他們一番。

稍後巴巴解釋，祂可以自己變出那個護身符，但是因為祂絕不用自己的手變出東西，來為自己的利益而用，所以祂得傳輸祂的恩典到另一隻手上。

黑瑪德潘（Hemadpant：知名的舍地賽巴巴傳記《Sri Sai Satcharitra 賽所行傳》作者）曾說過關於舍地賽巴巴的軼事：「信徒離開時，巴巴會給他們爐底灰（Udi，爐底的灰燼）做為 prasad（供過神的食物），抹一些在信徒額頭上，並將手放在他們頭上賜福。」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也這麼做，祂的手施恩給該得到的信徒，那隻手只需觸摸就能療癒，能掃除疾病、驅邪、驅魔、和改寫命運！

10. 同一個巴巴

從孩提時代，沙迪亞那羅延那就一直在提供線索，讓人們發現他和那位舍地聖人關係密切，不，是同一位。當時他教他的同伴一些歌曲，是關於一位沒有人見過或聽說過的「巴巴」，以及聽這些歌的人從未去過的一處朝聖地，人們心中都在納悶，彼此問道：「舍地在哪裡？這個穆斯林苦行僧是誰？」他們沒有料想到，這個與他們朝暮共處，歌聲和舞蹈那麼勾魂攝魄的小孩，幾年之內就會讓他們村莊變成另一個舍地，成千上萬尋找同一位巴巴的信徒將會來到此地！

最後沙迪亞那羅延那終於正式宣佈，祂是舍地的那位賽巴巴，降生於 Bharadwaja 宗族，屬於 Apasthamba Sutra 的法脈傳承。有人隨即問他：「如果你是賽巴巴，那現在就展現一些神蹟給我們看看！」男孩聽了，就說道：「拿一些茉莉花給我」。茉莉花交到祂手上，祂往地上一扔，只見花朵兒排列成泰盧古文的「賽巴巴」，一朵接著一朵，像是以細膩的手法排出來的一樣，完美的複製所有泰盧古字母的曲線和圓弧！連祂的哥哥瑟夏瑪·羅箬，長久以來已經習於與這位神蹟小孩一起生活，對這項神蹟式的身分揭露都驚奇不已。有人就這些事情質問巴巴，巴巴說：「當然，我給他們前一任道成肉身的名字。」巴巴又補充說：「那只是表示，『祂』過去化身賽巴巴來到人間，現在又化身為沙迪亞賽巴巴來到人間！而且，這個『賽』是接連來到人間，在這個道成肉身之後，會有另外一個道成肉身，普瑞瑪·賽（Prema Sai），祂會降生於邁索爾地區。」

儘管巴巴這樣宣稱，祂的父母和哥哥仍然聽信那些搖頭的人，他們警告說，這男孩似乎被那個穆斯林鬼魂給附身了，於是家人帶祂去十八哩外的潘努崆達，那兒當時有一位很虔誠的人，每星期四拜舍地巴巴，吸引大批群眾前來。這人瞧了瞧沙迪亞，說他懷疑沙迪亞精神有問題！小男孩厭惡地起身，說他自己才瘋了，並「空手」向他扔出大量的聖灰，還勸他做祭拜儀式要真誠一點，「你只是一位尋覓者，一位僕人。我就是你尋覓的人，那位主人，」祂宣稱。

大約就在這時候，兩位在布卡帕南教過沙迪亞的老師來布達巴地拜訪。吾人有幸，當時發生的事他們有記載於書，其中一位老師，蘇班納洽，說：「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像普喇拉達（Prahlada）一樣，是神的偉大信徒。我看到他行使神蹟，使我相信他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有超能力的小男孩。讓我們大感驚奇的是，這位布達巴地的瘋男孩揭露自己的身分，說他就是舍地的賽巴巴！他還要我們留下來過夜，他要講述祂一生的事蹟！我們是想聽聽祂一生的故事，因為有關賽巴巴的書都沒有祂的嬰兒時期和童年時

代一直到十六歲的任何資料。我們還沒開口請求，祂就施予這項恩惠！我們高興得不得了。到了夜晚，我們聽祂講祂一生的故事，我們肉眼看到祂現身為舍地賽巴巴！」真是絕無僅有的法喜啊！無量無邊的恩典！另外一位老師孔達帕在他 1944 年出版的《Sree Sayeesuni Charitra》一書中，以 102 句泰盧古詩文，敘述沙迪亞賽巴巴所透露的舍地巴巴的出生和童年。

這段故事所有信徒肯定都會極感興趣，「在哥達瓦里河 (Godavari) 沿岸的帕特里 (Pathri) 村，住著一位虔誠又樂善好施的正統婆羅門，名叫恆河巴瓦 (Gangabhava)，他的太太，仙姬媽 (Devagiramma)，是一位貞潔的婦人，天天都拜高嬭 (Gowri) 女神 (希瓦的配偶)，夫婦倆人沒有孩子，那可能是他們唯一的遺憾，因為除此之外，夫婦倆每天都沉浸於服務上主或上主送來的訪客。一天，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相貌奇特，頭部隱隱環繞著光暈！夜深，大家準備就寢時，這人向女主人做出驚人請求，要她晚上陪他！可憐的仙姬媽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恆河巴瓦也火冒三丈，可是，客人要求主人殷勤招待，憤怒又能怎樣？仙姬媽進入神龕室，在高嬭女神面前哭訴，求她慈悲介入干涉，求她給予建議。這時忽聞前門有敲門聲，門打開，一位婦女走進來，矯揉造作得像一位應召女，並要求道：「好像是妳請我來的。客人呢？帶我去見他，」她不是別人，她就是高嬭女神，來會見那位訪客——他不是別人，他就是希瓦！

希瓦和高嬭一進入同一間房間，就開心的笑了起來，兩人對聊，稱讚這對夫婦既虔誠又奉行達摩 (Dharma)，決定給這對夫婦達瞻，並圓他們一個願望。恆河巴瓦和仙姬媽得到祂們的達瞻，自是高興不已。當希瓦和高嬭問夫婦倆有何願望時，他們求神賜個兒子，來『償還積欠祖先的債』，另外再賜予一個女兒『將來送人』——根據那些論典，將自己童貞的女兒『布施』給人，是一個持家者所能做的最有效的布施。兩位神答應了這個願望，然後希瓦又主動賜予這對夫婦另一項恩惠——雖然夫婦倆並沒有這樣求——告訴夫婦倆祂會化身為人，降生為他們的第三個孩子。

上主所說的都發生了，仙姬媽第三次懷孕，可是這時丈夫卻熱衷於苦修，要到森林去，妻子也堅持要陪同她的主一起去。孩子在一棵樹下誕生，鳥兒鴿鴿作聲歡迎，天空的雲形成一座七彩虹橋來慶祝。這對父母一心想出離世間，遂將新生的孩子留給森林中的天使保護。沒多久，就有一位穆斯林苦行僧和他的太太經過那條幽寂的偏僻小徑，這對沒有孩子的夫婦聽有嬰兒在哭，循聲趕到該處，將嬰兒抱回家撫養長大。

夫妻倆不知道嬰孩的身世，於是就只稱呼他為巴巴。嬰孩漸漸長大，成為一位正直而有智慧的小孩，淘氣而喜歡惡作劇。大約在他 12 歲時，一日，他和同伴玩遊戲，贏走了一位放債人的兒子手上所有的彈珠，還向他挑戰，要他回家再拿一些彈珠來賭，那位男孩跑回家把家裡神壇上那個圓的靈伽給帶了來，巴巴又贏得了那個靈伽。男孩交出那只靈伽，巴巴就把它給吞下肚！這件事在孩子們之間造成轟動，放債人的太太獲悉靈伽被穆斯林苦行僧的兒子給吞下肚，拿著棍子跑來威脅巴巴交出靈伽，巴巴張開嘴巴，結果她看到那裏面出現毗濕努的十位化身！她收回手臂，跪在苦行僧兒子足前——公然在大街上！

這件事成了人們的話題，男孩有將那只吞下的靈伽吐出的習慣，並常常坐在清真寺裡祭拜它，這舉動惹怒了當地的穆斯林，將他甚至他的養父逐出清真寺。當男孩去印度教寺廟祭拜那只靈伽時，印度教徒也將他趕出去，因為他們擔心他生來就是穆斯林。最後，苦行僧萬般不情願地要求巴巴離開家裡。於是男孩開始到處遊蕩，祭拜那顆靈伽。他會在靈伽前放一盞燈，以水代替油，燈卻燒得像油燈一樣旺！

有一次，男孩沿著哥達瓦里河河岸行走，一位穆斯林藩王 (Nawab) 向他打招呼，問他有沒有看到他的馬，他的馬兒走丟了，他遍尋不著，幾近絕望。巴巴以祂的神眼看到了那匹馬，告訴藩王說牠會朝這邊走來。就在他們講話之際，那匹馬疾走而來，藩王高興死了。藩王從此成了祂的信徒，稱祂為 Sayi (薩伊，賽) 意為「上師」。後來巴巴去舍地村，在那裡定居，住在一個年久失修的神堂裡。」

沙迪亞賽巴巴在講到舍地巴巴時，總是說「我的前一個身體」，祂常常對信徒描述「祂的前一個身體」如何應付各種人和情況、舉了些什麼例子來詳述某一點、問了些什麼問題、等等。祂引述自己前世曾經告訴知名信徒 Das Ganu 或 Mahalaspatti 的話。在說到舍地巴巴的軼事時，人們會聽到祂說：「就像你現在看到我所做的」或「就像我在出神狀態時那樣」來表明清楚祂的意思。有人問祂問題，祂回答時，有時會附帶一句「以前一個去過舍地的人同樣有這個疑惑」，然後會說出祂當年在舍地給那人的回答！祂能認出所有舍地巴巴的信徒，視之為祂自己的信徒，祂告訴他們：「十年前我就認識你了，」或是「雖然這是你第一次見到這副身體，但二十年前你來舍地時我就見過你了。」而那人會發現自己正好二十年前去過舍地！祂曾鼓勵許多人去舍地，告訴他們詳細的路線、地點、那兒盛行的井水灌溉法、甚至舍地巴巴三摩地塚四周的相片！讓聽的人覺得祂長久以來就住在那兒。

有一次幾位信徒要去舍地朝聖，沙迪亞賽巴巴告訴他們：「去睡在那間 Dwarakamayi (舍地巴巴當年居住的小清真寺)，我會到你夢裡來」而祂實現了諾言！有幾位到過舍地的人，返家時，在 Guntakal 或某處附近聽說在布達巴地有一位賽巴巴的化身，就來到布達巴地。巴巴一見到他們，就問他們舍地朝聖的經過。這些人離去之前巴巴總是會和他們私人面談，並在面談時回答祂們帶去舍地的問題！這不僅僅是少數人的經驗而已。

欽喬利 (Chincholi) 的王公是舍地巴巴的虔誠信徒，那時他每年會在一群大成就者和修行人的陪同下去舍地、Akalkot 鎮、和其他聖地待上幾個月。王公過世後，王后欣聞上主又化身為布達巴地的師利·沙迪亞·賽巴巴，便去造訪。她還說服當時才十五歲的巴巴陪同她去欽喬利和海德拉巴。巴巴問起那棵苦楝樹 (後來被連根拔起)、那口曾經充滿水的井、以及那一排新建的商店，令她驚訝不已。巴巴說，祂的「前一個身體」多年前曾經去過這些地方！沙迪亞賽巴巴問她知不知道她家裡有一尊猴神哈弩曼的小石像，是祂前世給王公的，王后不知道有這麼一尊神像，巴巴告訴她在哪裡可以找到！並說另外肯定還有一張舍地賽巴巴的相片，王后後來也在家中發現了。

三年前，王后在她的巨大儲藏室裡翻箱倒櫃，找出舊的黃銅、青銅或銅器，打算賣掉以清出空間來，她發現一個黃銅水壺，是苦行僧喝水用的，形狀古怪而頗有藝術造型，水要從把柄上一個縫口倒進去，而壺嘴則是一隻牛頭小雕像！有人建議應該把它加以拋光，放在她海德拉巴家中的畫室當裝飾品。隔天，她們看到一條眼鏡蛇盤繞在這只壺上！更增添了這壺的神秘性。王后對蛇做了祭拜儀式，心想：「唯有巴巴知道它的祕密」。

王后於九夜節第一天抵達布達巴地，一進入道場，巴巴就傳話來，要她過去，「帶著我喝水用的那只壺來」！巴巴一接過那只壺，就指出壺上刻的字母給身邊的信徒看，那是梵文天城體的字母，「SAA」，然後是一對豎槓「||」，接著是「BAA」，然後又是一對豎槓「||」。「SAA」表示是 Sayi (薩伊，賽)，「BAA」是 Baba (巴巴)！上主行事當然是不可思議！之後巴巴就說，幾年內祂還要這般的取得舍地巴巴那只化緣袋，不管它在哪。

讀者也許會覺得奇怪，這位舍地的聖者，根據所有記錄，多年來未曾離開過舍地，怎會去過欽喬利和海德拉巴，並留下一只水壺給王公？事實上，王后和宮中幾位老佣人都真心相信，舍地賽巴巴每次來訪，都會待個幾天，出鎮時乘坐一輛小型兩輪馬車，用牛來拉，由王公陪著，一直駛到鎮外遠處，以便和王公聊天。這輛小型兩輪馬車現在也

在布達巴地。見過並經驗過阿梵達沙迪亞賽巴巴的信徒，要他們相信這種事並不難，因為他們知道巴巴能夠人在馬德拉斯，卻又和在邦加羅爾的一戶人家喝茶！這是發生在邦加羅爾市民車站地區一間平房的事。祂可以在博帕爾（Bhopal）和一個人交談，或是出現在德里一個展覽會場的攤位，或是和馬德拉斯的曼農先生在電話中通話，而實際上人一直都在別的地方。

這種例子很多，此處僅舉其一。在 Hospet 市有一家人，巴巴在童年時就和他們熟識。家中的大姊是老師，幾個弟弟是巴巴在布卡帕南的同學和玩伴，他們聽說過祂是賽巴巴轉世並去布達巴地見過祂。在那之後一年，1941 年，一天晚上，一輛牛車把沙迪亞賽巴巴載到他家門外，全家人高興死了。大家聊了一整夜，巴巴躺下，左右各陪著一位男孩，嘻哈說笑，讓整個談話更活潑而有趣。那位媽媽準備讓巴巴隔天做一套油浴並吃一頓豐盛大餐。隔天早上卻發現人去床空，巴巴離開了，她的失望真不知要怎樣形容。打聽之下，她發現巴巴一直都沒有離開遠在一百哩外的布達巴地！道成肉身不像我們凡人受時空的限制，祂們就是祂們自己的定律！

去年在馬德拉斯麥拉坡（Mylapore）的全印度舍地賽巴巴協會（All-India Sai Samaj）舉行的一場大會中，巴巴對大眾演講，開場白是：「雖然這副身體是首次來到這裡，但我一直都在這裡，在這座廟裡」！祂在各種可以想得到的場合以百種不同的方式強調祂和舍地巴巴是同一位，是舍地巴巴的延續。才幾天前，在卡納塔克邦的果達古縣，祂看到一個人並立即認出一位虔誠的舍地巴巴信徒，甚至注意到這人是賽巴巴信託組織的終身會員而感到高興。祂曾賜給祂的信徒墜飾和護身符，上面有舍地巴巴的相片，或是舍地巴巴的相片中再加入祂的肖像，或是祂自己的相片，在心臟部位有舍地巴巴的肖像。事實上，祭拜祂本人或是祭拜祂的前一個化身，對祂來說沒有差別，也不容有差別。事實上，在百善地尼樂園聖殿裡有兩幅相片展現出這個延續性。兩張相片都有令人著迷的魅力，那位畫家似乎捕捉到賽巴巴再次接下祂來人間的使命的那一瞬間，兩張相片呈現出那一瞬間的偉大和歷史真實性，引人入勝。

此外還要注意那尊舍地巴巴的銀質雕像，它是百善地尼樂園所有祈禱所指向的中心點。在十勝節或摩訶希瓦之夜等神聖節日，巴巴親自監督對這個「前世身體的」浴神儀式。巴巴以一系列意義重大的行動來證明祂就是舍地巴巴，是其延續，例如：祂將信徒獻給祂的花圈拿來裝飾舍地巴巴的雕像，而這些「祂用過的」花圈或是其他新鮮未用過的花圈，祂都用來裝飾那尊雕像，從不加以區分。在九夜節的九天期間，尼樂園內的婦女們會做嫵嫵粉（KumKum）祭祀儀式，儀式中奉獻的嫵嫵粉都收集起來，在十勝節

當天的儀式中潑撒在那尊舍地巴巴銀質雕像上！那就好像巴巴親自接受了那些嫵嫵粉，並用其來給祂自己做浴神儀式一樣！

祂就是舍地巴巴，是祂被膜拜。祂告訴過許多人：「你不用等到和我見面時來問我，你問下面那位老人就可以了，」意指舍地巴巴。在聖殿的神壇上，面對在場信徒有兩幅真人大小的油畫，一張是舍地巴巴，另一張是巴巴，都是站立姿勢，兩手交疊於身前，舍地巴巴以左手握著右手，巴巴以右手握著左手。舍地巴巴頭上綁的布，通常是在頭部左側打結，在這張照片中卻打在頭部右側！有些人覺得這相當耐人尋味，因為他們有所不知，當年畫這兩幅畫的那位畫家向巴巴要相片來加以仿製、放大，巴巴就揮手變出兩張小相片！其中舍地巴巴那張，兩隻手擺出新的姿勢，布結在右邊！所以畫家以那張小相片為原型，將結畫在右側！

每天在尼樂園唱的頌讚和頌歌不區分兩位巴巴，事實上，這些歌曲明確地提到兩位巴巴是同一位的延續。在沙迪亞賽巴巴的 108 名號中，也有特別指舍地巴巴的，例如沙迪亞賽巴巴被稱為「祂誕生於帕特里（Pathri：舍地賽巴巴誕生之地）村」、「祂過去住在舍地村」、等等。巴巴也被讚歎為「與舍地賽夏克緹（Shakti）等無差別的化身」、「舍地賽的化身」、等等。那尊舍地巴巴的銀質雕像放在那裡，只是當作布達巴地巴巴的代表，遇有需要讓巴巴坐上神壇時，那尊雕像會被移到巴巴坐椅右邊或左邊，或是放在神壇下，甚至移出聖殿！有一次，巴巴覺得神應該出巡，去村裡遊行，就說：「今天這老人該出去走走，」並將雕像送上裝飾過的轎子。另一次，祂坐在「二輪戰車」上，把雕像放在前方，並給它佩上一根鞭子，讓舍地巴巴成了戰車駕駛！

當年巴巴宣佈自己身分時，還是一個年輕男孩，所以許多不信的人質問：「我們憑什麼相信你是祂？」就有一位持有這種懷疑態度的人被布達巴地的年輕巴巴以新奇的證明給閉上嘴了，這位譏諷者親眼看到證明而目瞪口呆。巴巴好像當著他面前伸出雙掌，打開，並要他仔細看，只見巴巴一隻手掌上出現舍地賽巴巴的肖像，光芒耀眼，另一隻手掌上出現沙迪亞賽巴巴自己的像，同樣光輝奪目！

這位仁兄告訴筆者十八年前親眼目睹的這一幕，令筆者想起巴巴讓一位新德里的信徒目睹類似異象的神蹟，顯示巴巴至今仍然用同樣的方法來說服信徒，當年祂下凡為舍地巴巴，如今下凡為沙迪亞賽巴巴。

這位德里的信徒寫道：「一天傍晚，我騎腳踏車經過舊德里和新德里之間一條荒廢的路，心中掛念著自己的經濟問題。幾週前我從布達巴地返家，雖然深為巴巴所吸引，但還沒有確信祂是舍地巴巴轉世或是一位道成肉身。幾年前有人建議我祭拜舍地巴巴，現在遇見這個布達巴地的新巴巴。我一面騎一面在心中思考這些疑惑，忽然間，後方有個聲音問我：『今天的工作做完了？』，那人身形高大，正努力加快腳踏速度追上來。我轉身望去，看見他臉上泛起迷人的笑容，正以半憐憫半關愛的眼神看著我。」

「我在首都教小孩子音樂，有時在音樂演奏會上拉拉小提琴，來賺生活費。所以我心想，這老人一定是在某場音樂會上或在某人家裡見過我，並有注意到我在德里的路上騎一輛海克力斯牌的腳踏車。我回答他說：『是的，我正騎回家，』我是以我的母語泰米爾語回答他，這位陌生人和我搭訕時就是用泰米爾語——完全出乎我意料。老人請求道：『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去一趟遠處那座舊墳墓？我不會耽擱你太久的。』」

「我們並肩騎了約兩百多公尺，到他說的那處廢墟，將腳踏車靠牆停放，坐在東邊陰影下。他要我坐在他對面。他以很聰明的問題來問我，將我遇到的困難一一挖掘出來。他說，上天讓我幸運地有博伽梵（Bhagavan，上主下凡，世尊）親自當我的古魯。接著他忽然站起來，說：『為什麼你要懷疑？祂就是舍地巴巴。瞧！』然後對我伸出雙手。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一隻手掌上出現舍地巴巴的肖像，另一隻手掌上出現布達巴地巴巴的臉，都像是用特藝七彩畫出來的一樣（那個時代大多還是黑白照片和影片！），栩栩如生，光芒四射。」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兩張臉，在那位可敬的老人手掌上發出光芒，給我所有疑惑帶來答案，讓漂泊的靈魂有了錨，給了我新生命。如今每當我靜坐冥想時，眼前就出現那兩張充滿光輝的臉，讓我生起難以言喻的法喜。」

老人接著起身，我們一起騎回原路，到了原路，他卻往剛才他來的方向騎去！大出我意料之外，因為他不可能只是為了賜予我那一幕異象而來。他再次告誡我，要忠誠，不要搖擺不定，失去好不容易遇到的寶藏。我目送他騎車遠去，欽佩他敏捷的身手和騎車技術。不過，想像一下我下一刻的驚愕，因為他忽然消失在空氣中！」

就這樣的，巴巴向他證明兩個巴巴是同一個，這種證明在梵文邏輯裡叫做 Karathalamalaka，視覺的親身經驗，眼見為信的證明，掌中之莓，肉眼可見，無容懷疑！巴巴精彩的一生中，這一點值得加以注意：如今祂在類似的情況下，仍然說出同樣

的安慰和鼓勵的話，做出同樣的「施無畏印」手勢，一如十八或二十年前當祂還是個小男孩時那樣，證明給我們這些容易懷疑的凡夫看，祂是一位阿梵達，帶著神聖使命降生，要提昇和引領人類。祂用同樣的異象來解決同性質的懷疑，不論懷疑者就在巴巴面前或是遠在德里一條荒廢的路上騎腳踏車！

祂給過為數眾多的人這種特別的達瞻，不論他們在哪裡，並給那些幸運的信徒明確的證據，顯示祂就是舍地巴巴。筆者想起一個例子。一位信徒在邦加羅爾的市區火車站月台上等火車，要去邁索爾，以便去一家醫院動手術。沙迪亞賽巴巴在她面前顯靈為一位高大的老人，身穿一件卡夫尼袍，頭上綁了一條布，揹著一根重扁擔和一綑衣服。老人坐到這位女士坐的那條長椅上，以泰盧古語和她聊起來，勸她不要動手術，說現在的醫生只要一點點小毛病就給病人動大手術，已經蔚為風氣！他說他剛從舍地回來，並給她一些棗子，說是舍地那座廟裡的供品！能治好她的病——果真如此！他還告訴她說，他的「道院」在 Viduraswatham（在前往布達巴地的路上），並說最終他會帶所有住在他「道院」內的人去舍地！

由此可見，舍地賽巴巴往往和信徒對現任道成肉身沙迪亞賽巴巴的經驗糾纏在一起。任何舍地巴巴的信徒做祭拜儀式，沙迪亞賽巴巴都知道。有一次，馬德拉斯一位女士的兒子病得很嚴重，絕望之餘，她將孩子放在舍地巴巴像前。多年後，她聽說有這麼一位沙迪亞賽巴巴，就帶著兒子——已經是一位又高又壯的青年了——來到布達巴地。巴巴一見到她們，就問那位母親：「十五年前妳曾把這男孩放在我跟前，交由我來照顧，對不對？」

每年在舍地慶祝舍地巴巴離開肉身的周年慶，巴巴會陽神出竅。過了一陣子當祂回來時，祂往往會說：「我去了舍地一趟。」

幾年前巴巴在馬德拉斯時，發生過一件事，除了用「兩位巴巴是同一位」的理論，別無其他理論可以解釋。當時巴巴不是很正式的對祂的信徒宣佈，一位舍地巴巴的侍者即將在某一天早晨進入永生，祂得去一趟，在他臨終時給他他所渴望的達瞻。眾信都擔心那天不知會發生什麼事，有些人非常關切，有些人非常期待，事實上非常高興有機會能看到巴巴祝福祂的前世的弟子。有好幾天，除了這件事以外大家沒聊別的，他們看著日曆，然後看著時鐘，等待那歷史性的一刻！

終於，那天到了，時鐘敲響。巴巴不顧信徒的警告，到浴室裡去！眾信見祂半天沒有出來，便透過窗戶往內瞧，發現祂已陽神出竅，便破門而入，開始照顧那具身體，注意身體有沒有動，心臟有沒有跳動，有沒有脈搏。他們看到聖灰從祂右腳拇指大量冒出，還能聽到祂以馬拉提語（Marathi）在說話，還引述一些印地語（Hindi）的詩節。回到身體後，巴巴告訴大家這位祂的前世的弟子往生的經過，說祂讓他看到舍地巴巴顯靈並給他爐底灰（Udi），那是他的古魯每回都賜予他的東西。

四年前巴巴在海德拉巴市時，祂受邀前往 Godavari Matha 的道院，她是 Upasini Baba 和舍地巴巴的女弟子，住在 Sakori（在舍地南方五公里處）。眾女弟子以吠陀唱頌和傳統的「滿盂」祭祀來歡迎巴巴。巴巴一定有讓她們一瞥其法身，因為她們表示很想去百善地尼樂園。不過，巴巴說任何地方都有祂的法身，祂也在 Sakori，因此她們最好就待在 Sakori。

熟知舍地賽巴巴的傳奇事蹟，並且也熟知沙迪亞賽巴巴傳奇事蹟的人，可能會注意到兩者在風格、語言、技巧上有些差異，但是，誠如馬德拉斯知名的瑜伽行者蘇達難陀（Suddhananda Bharathiar，他曾見過兩位巴巴並受過祂們啟發）所言：「很明顯，兩人的使命和所傳福音完全一樣。」沙迪亞賽巴巴說祂不像祂前世那樣，對無明、疏忽、不服從、傲慢自大的人那麼嚴厲或生氣，祂以一個比喻來解釋這種差異：「當孩子進入廚房，干擾母親燒飯做菜時，母親通常會態度嚴厲。可是在上菜時，她總是笑容滿面並充滿耐心。如今我在分發當年煮的食物，不論你在哪裡，如果你餓了，並且帶著一只盤子坐著等菜，那我就會給你上菜，讓你吃得心滿意足！」

讀過有關舍地巴巴神像盛大遊行[註一]報導的人，可能會感到遺憾，因為沙迪亞賽巴巴不允許祂的信徒為祂而大肆鋪張！舍地巴巴生前常常睡在一塊高懸在半空中很不牢靠的狹長木板上，讀過這段故事的人可能會說沙迪亞賽巴巴不採取那種形式的苦行。

[註一] 舍地巴巴生前最後十年間每隔兩天會去村裡的 Chavadi（村公所）住，村公所因而成了神聖之地。在舍地賽巴巴身後，村裡開始於每星期四舉行舍地巴巴神像出遊，從 Dwarakamayi 清真寺走到 Chavadi，其實只有一小段路，卻極盡壯觀華麗之能事，大的四輪馬車，馬兒披上美麗的馬衣，裝飾華麗的神轎，轎內有舍地巴巴的相片和聖鞋（Padukas），以及其他行頭。

難以想信沙迪亞賽巴巴就是舍地賽巴巴是很自然的事，就這一點，沙迪亞賽巴巴於 1959 年 1 月在馬德拉斯全印度舍地賽巴巴協會的聚會上告訴與會聽眾：「道成肉身羅摩和道成肉身克里希那在人間的種種事蹟如此不一樣，並且也強調不同方面的倫理道德和哲學信仰，祂們教導和提升人類的方法也不相同，但那都是強調的有所不同，而非基本的東西不一樣。對懷疑的人，你很難說服他羅摩就是克里希那，不過很少有人那樣懷疑。同樣的，能深入我的這些奧秘的人，就會了解，那同樣的力量如今又化身為人了。」

熟知舍地巴巴的傳奇事蹟，對祂的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祂的教導、祂的普世大愛耳熟能詳的人，只要花個幾天時間待在沙迪亞賽巴巴這裡，就能讓自己相信兩位道成肉身是同一位。巴巴經常提到前一任道成肉身；尼樂園裡所唱的聖歌和吟頌在在宣示這個事實；兩人在說話、風格、態度、外貌、教導上，都明顯的有相似性。

尊貴的賅雅曲上師 (Gayathri Swami，之前提過的商羯羅阿闍黎 H. H. Narasimhabharathi 上師的弟子，甘露難陀上師的同門師兄) 最近有來百善地尼樂園。1906 那年他一整年都和舍地賽巴巴在一起，之後並經常去見祂。他告訴我們一些事蹟，令我們想起那件「不要開槍！」的神蹟，或是那件著名的 Jodi Adipalli Somappa 神蹟。他還告訴我們許多舍地賽巴巴的軼事，都和現任的沙迪亞賽巴巴的事蹟有類似性！連一些笑話都重複！

在賅雅曲上師離開布達巴地的前一晚，他好像見到他的古魯 (他是指舍地巴巴) 顯靈，古魯告訴他，祂早已離開待了八年的三摩地塚 (墳墓)，離開那裡十五年後祂已經帶走了祂所有的「財產」！隔天早上，他聽我們說沙迪亞賽巴巴出生於 1926 年——舍地巴巴圓寂八年後——並以「巴巴」為名，而且在小小十五歲年紀就展現出所有舍地巴巴的法力！他大為吃驚，他說，那名號和法力一定就是他的古魯所說的「財產」。所以他高興無比的走了，也不在乎並沒有得到巴巴的「inter-view」(私人面談)，因為他得到了他的「center-view」！他是個單純、像個孩子般的靈魂，讓我們想起甘露難陀上師。

瑜珈行者蘇達難陀說，當年他和巴拉甘格達爾．提拉克 (Lokamanya Balagangadhar Tilak，爭取印度獨立的知名鬥士) 以及 Karandikar (1916 年提拉克被英國政府逮捕時，在孟買高等法院為他辯護的人權律師) 一起去舍地拜訪，賽巴巴告訴他們，靠槍桿子贏得的自治、獨立是沒有用的，因為靠武力贏得的東西會因武力而失

去。他勸告我們，自治、獨立一定要靠靈性的進展和愛來贏得。沙迪亞賽巴巴也首先強調愛，以同情憐憫和了解為基礎的愛。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出現一種追求物質享樂，雄心勃勃、志在必得，不負社會責任的文化，成了憂慮之夢魘。英國哲學家奧拉夫．斯塔普雷登 (Olaf Stapledon) 描寫當時的歐洲和西方：「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期間，這種夢魘更形加劇。對此種文化的深惡痛絕，導致一種廣泛的傾向：遠離個人主義並渴望一種真正的社會。民主式社會主義運動於焉產生，而同時，它的反面形式，集權主義也應運而生。商業個人主義和應運而生與之對抗的野蠻的部落主義都是一堂實物教學課，以不同的方式告訴我們，一個離開傳統價值，失去了方向的世界有多恐怖！」然而這種混亂也影響到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因為這個世界正在迅速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舍地巴巴下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讓斯塔普雷登來談談這個需要性：「科學探究本身似乎在產生重要證據，顯示現代智慧所根據的假設是錯的！有強力證據顯示，心電感應、預知未來、和知道過去發生的事，這些能力是真有其事。似乎未來的事件能對人的意識產生影響，而正統觀點認為這些未來事件還不存在！過去發生的事件也是同樣情形。這些現象使得吾人對於時間以及心靈的時間侷限性所做的慣常假設成為胡說八道。欲解釋預知未來和能知過去的能力，甚至解釋心靈感應，現代智慧必須加以改變。」舍地巴巴，以及現在的沙迪亞賽巴巴，一直就在做這件事，以強調傳統價值並轉化「現代智慧」，讓我們熟悉預知未來、心靈感應、分身、以及其他許多讓科學家大惑不解的超能力，從而向世人證明，神在他的內部，一直都在悄悄的對他訴說奧秘。

兩任賽阿梵達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只是轉化「現代智慧」如今變得更加迫切。過去，舍地賽比較強調社區，現在沙迪亞賽比較強調個人；昔日比較偏重「行動」，如今則大多在談「虔誠」；當年阿梵達的訊息只給了比較少數的人，如今則來者不拒甚至送到有需要者的門前。

熟知沙迪亞賽巴巴神奇事蹟的人，如果讀舍地賽巴巴的傳記，例如英文版的《Sai Satcharita 賽所行傳》(Sri N. V. Gunaji 根據黑瑪德潘 (Hemadpant) 的馬拉提語原著所寫)，則每一頁都會提醒他現任阿梵達是前任阿梵達的轉世，他會發現書上記載的事蹟完全呼應沙迪亞賽巴巴所說的和所做的，他會揉揉眼睛，仔細看清楚手上的書到底是在講沙迪亞賽巴巴還是舍地賽巴巴！

這本書會告訴他，當年舍地巴巴會鼓勵並警告那些來到祂跟前的人，說：「隨你喜歡待哪兒，做你想要做的事，牢記這一點，你做的事吾都知道。吾乃眾生之內在主宰，在汝心中坐。」；「雖然我的色身在這裡，但我仍然知道你在七海之外所做的事。不論你去這廣大世界的哪一處，我都與你同在。」沙迪亞賽巴巴在數不清的場合也說過同樣的話。有一回，一群信徒在百善地尼樂園討論旅遊計劃，從提魯瓦南塔普拉姆（喀拉拉邦首府）去蘇蘭代市（Surandai，在泰米爾納德邦），途經喬烏爾塔拉姆（Courtallam）時要在哪裡住宿，只聽巴巴說：「等一下，我來告訴你。」接著祂就開始詳細描述那棟昔日特拉凡科王國的王宮（Travancore House），有幾間房子、花園裡有哪些植物、圍牆高度、走廊上電話的位置、等等，筆者開始把這些寫在清單上，祂又加了幾樣東西，包括門廊左右兩端的九重葛！祂從尼樂園看到那些東西！抵達特拉凡科宮時，我們驗證清單，當然，連車庫附近一株被忽略的玫瑰樹最細微的細節都正確無誤！

巴巴向祂的信徒證明過，祂永遠與他們同在，並知道他們所做、所想、所說的每一件小事情。幾年前，一位信徒來到布達巴地，巴巴告訴他說他家的巴讚讓祂耳朵痛！原因是：「他的一位鄰居前來加入巴讚合唱，不過他的嗓門很難聽；他又不知要如何調整自己的音調和拍子來配合其他的人。」說耳朵痛當然是玩笑話，但除非祂真的有聽到，否則怎可能知道那人刺耳的聲音？

巴巴道出人們內心最深處所想的事，以及他們最私密的行為，讓他們驚訝不已。一位警局檢察長站在面談室外排隊，略帶挑戰性質地告訴他的朋友：「我生命中有一件事，如果祂能道出，我就脫帽（！）向祂致敬！」輪到他進去面談了；結束後他高興而滿意的出來，宣佈：「祂無事不知，從 A 到 Z，官方的、非官方的，」祂閱讀每一個人就像讀一本書一樣。有一位信徒給另外一個人買了一件東西，後來覺得那件東西相當有價值，值得拿去布達巴地獻給巴巴。他帶著那樣東西到巴巴面前，巴巴立即說：「不！偷來的東西別拿來，拜託！」優雅地顯示祂的不悅！

沙迪亞賽巴巴經常告訴要去遠航或去朝聖的那幾個人：「給這四位去旅行的人買三張票，」這表示祂會加入他們，但會是一位無票乘客！有一次，祂肉身布達巴地，卻在克什米爾救了一位想自殺的飛行員。這是十二年前的事，當時目睹巴巴陽神出竅的人證實確有這件事。巴巴出體約十二個小時之久，回來後告訴身邊的人，祂不但撞開了飛行員手中服毒自殺用的杯子，還進入當時正在審判他的案件的法庭，讓一位軍法官提出抗議，實質上等於阻止了這場起訴，迫使法庭宣判「無罪」！巴巴說，這位飛行員是舍地巴巴忠貞的信徒，被不公平地控告盜用公款！

Gunaji 先生在《賽所行傳》裡寫道：「舍地是祂的中心，但是祂的活動範圍遠達孟買和加爾各答、北印度、古吉拉特邦、德干高原、以及卡納塔克邦的南部沿海區域。」沙迪亞賽巴巴也一樣，去過英倫、法國、加拿大、日本、德國等地的信徒有在當地感覺到巴巴那隻護佑的手。例如 G. V. 先生和 G. V. 太太赴歐洲大陸，並計劃從那兒前往參加伊麗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典禮。兩人在巴黎逛街購物時，發現那捆旅行支票丟了，夫婦倆驚慌地搜遍所有地方，連最不可能的地方都找了，還是沒找到。想到在異鄉將會面臨的窘境與失望，夫婦倆憂愁不已。最後，他們求助於巴巴——遇到困難時他們總是這樣做。巴巴聽到了夫婦倆可憐的呼喚，雖然他們遠在數千哩之外！隔天，當他們的手指伸進同樣那只皮包內拿別的東西時，他們驚訝地發現，那捆旅行支票原封未動的在裡面！

巴巴有兩位小學同學後來加入軍旅，有一次營裡發生火災，燒掉了一個儲油槽，並把兩人困在火中。（巴巴說，意外發生於印度「東北邊境特區」某處，幾年後，敵對狀況結束，兩位男孩回到家鄉，這個事實得到印證。）巴巴人在布達巴地，立即離開祂的身體去到當地，並如祂所說的，防止火勢蔓延到兩位男孩所在的帳篷——當時火勢已經包圍了該處。

《賽所行傳》裡寫道：「Goulbhava 先生，95 歲，拖著老邁的軀體到潘達普爾[註二]朝聖，見到舍地巴巴，視之為 Vithoba 神，嘆道：『這是 Panduranga Vittala——大慈大悲窮苦無依者的神——的化身啊』」。去年有一家人去舍地，並打算再從舍地去潘達普爾，但因大雨和洪水導致火車取消班次，使這家人無法再前進。他們到布達巴地，巴巴在他們離開前召喚他們面談，並問這家人年老的父親和母親：「你們未能看到 Panduranga，對不？你倆似乎對於朝聖之旅不得不半途取消感到很遺憾。嗯，如果你們想要得到 Panduranga 的達瞻，就看著我。」老夫婦瞧著巴巴，隨即手舞足蹈起來，快樂到了極點，因為巴巴示現為 Panduranga 給他們看。據說舍地巴巴曾示現為羅摩、克里希那、希瓦、Maruthi。《賽所行傳》裡有一個例子，一位醫生去見舍地賽巴巴，卻「看見坐在眼前的是自己心愛的神——羅摩。」沙迪亞賽巴巴曾經示現為羅摩、克里希那、Kamakshi 給信徒看，這些事蹟信徒無疑都知悉。也許甘露難陀上師在布達巴地的經驗是個很有價值的例子，展現巴巴這方面的神性。

[註二] Pandharpur：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個城市，市內有一座著名的 Vithoba 神廟。Vithoba 神的另一名號是 Panduranga Vittala。

甘露難陀上師一抵達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就叫喚他：「甘露，」好熟悉的招呼，連其中所富含的情感都著實令他吃驚，他說：「我追隨拉瑪那．馬哈希 17 年，只有他會這樣叫喚我，而且聲音和態度與聖者馬哈希一模一樣！」如果這不是神蹟，那什麼是神蹟？

隨後巴巴詢問這位 85 歲的上師關於他七歲時曾經做過的一次為期 41 天的象頭神護摩火供！祂告訴上師那次護摩火供的所有細節，包括將供品拋入火中時所唸誦的那些冗長複雜的咒語，咒語開頭一句是“Om Sreem Hreem Kleem Gloum Gam”。巴巴說他在那四十一天當中每天都唸這個咒語一千遍，並做了同樣那麼多的椰子火供，可是「經典上保證會有那些回報？」巴巴問這位老僧人。老上師說，經典上宣稱，如果審慎而毫不馬虎的做這種火供，那象頭神會親自在火堆中顯靈，發出金光，以祂的象牙接受最後一道供奉，並以達瞻來賜予人持久的法喜極樂。巴巴問他有沒有得到那個達瞻，甘露難陀回答說，一個七歲的小孩，光靠這麼一點數量的供品和咒語，不太容易得到主的達瞻。可是巴巴打斷他的話，說：「不，不，就是因為你唸的那些咒和做的火供，你現在才會來到我跟前。時隔七十八年之後，今天你會得到經典所提到的回報。」說著，祂要上師瞧著祂。結果甘露難陀看到發出金光的象頭神！跟經典上描述的一樣。其後約有四天，上師都處在極樂狀態，不吃、不喝也不睡。

黑瑪德潘曾提到，舍地巴巴是「著名的醫生中的醫生，不注重自己的利益。總是為別人好、為別人的幸福而工作，過程中自己反而多次承受可怕而難以忍受的痛苦。」這一世的沙迪亞賽巴巴亦是如此，祂曾經將信徒的腮腺炎、傷寒症、發燒、分娩之痛、燙傷、等等轉移到自己身上，由祂來承受。

馬杜賴 (Madurai) 附近一位醫生寫道：「我的耳朵忽然開始大量出血，一整天疼痛難忍，但疼痛和流血卻又奇蹟般消退，」信抵達筆者手中時，巴巴剛好從一次耳痛和輕微流血中恢復，先前祂宣佈，祂「接下」一位信徒疼痛難忍的耳疾。

1959 年 6 月 21 日那天，下午 1:30 左右，巴巴體溫突然飆至 104.5 度，眾信開始緊張，不過，五分鐘後再量溫度，已經下降至 99 度！信徒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沒人知道為什麼祂體溫驟升又驟降，一直到當天晚上 9:30 左右，月光下大家到屋頂吃晚餐，巴巴對一位來自馬德拉斯，和祂一起進餐的年輕人說：「明天去你媽媽那裡時，告訴她對火要更加小心才是。向她保證，巴巴永遠與她同在，她絕不會受到傷害。」這番話自然引起大家好奇和擔心。巴巴說，那天中午那位女士站在家中神堂祈禱時，她的紗麗碰

到地上幾盞油燈而著火。這時有人想到打一通長途電話去問問，電話打去，女士接電話，告知火災詳細情形。當巴巴和她通話時，她劈頭就問，在滅火時祂的手有沒有被燒到——她知道巴巴有過這種慈悲的先例——巴巴回答：「哦，沒有，沒有燒到，只是我的體溫上升了，短暫一陣子而已！」

所以，這就是體溫驟升驟降的原因：因為接觸到遠在 222 哩之外的馬德拉斯一間屋內神堂的火焰！舍地巴巴有一次為了將一位小孩從火中救出而燒焦了祂的手臂，意外發生的地點遠在好幾哩之外，但舍地賽巴巴說：「那孩子失足滑入火爐中，我立刻伸手進爐救了孩子。我不在意我的手臂燒到了，我很高興孩子的命保住了。」兩任化身，一樣的神奇事蹟。

《賽所行傳》裡記載了很多舍地巴巴光靠下命令就治好疾病的例子，像是：「你不該再瀉肚子了」、「嘔吐必須得停止」、「你的腹瀉停了」、「蛇毒啊，不要再往上爬了」、等等。沙迪亞賽巴巴延續同樣的神蹟，僅僅以祂的意志（Sankalpa，願力）就治癒了多年的頑疾。庫普帕姆鎮（Kuppam）一位老商人被認為已經死亡而放棄治療，但遺體被保留了兩天，因為巴巴沒有下令處理遺體。第三天，巴巴命令他「起來」，而他居然服從了！一位來自塞勒姆（Salem）的青年患了劇烈腹瀉，巴巴命令他「不要再瀉肚子了」，他的腹瀉就停止了！另外有一位年輕女孩，視力差到在家中走動都要一手摸著牆壁才行，而且無法忍受陽光，陽光會燒灼她的眼睛，使她頭痛難忍，於是只好成天待在家裡黑暗的房間。她看遍了邁索爾、馬德拉斯、孟買所有知名眼科專家。她在布達巴地待了幾天，祈禱，冥想。終於有一天，巴巴說她可以回家去了，眼睛沒事了。若仍有困難，「用這這藥水，幾滴就行了，」說著揮手變出一瓶眼藥水給她。回到家……她簡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完全恢復正常！巴巴這般下令，而她的視覺系統服從命令！

《賽所行傳》說舍地巴巴「祂成了遠近知名的郎中，不用抹汁，不用敷藥，一些瞎子就恢復視力了。」對這一任阿梵達，這話一字不假。

《賽所行傳》提到舍地巴巴嘗說：「吾是聖母，是眾生的起源、三種屬性（Guna）的調和、每一幕的推動者、創造者、維繫者、毀滅者。」，「祂堅信自己是上主 Vasudeva（克里希那）」。沙迪亞賽巴巴也多次宣示，祂下凡，是要拯救世界，祂就是上主。筆者約在九年前首次得以目睹這個深邃宣言的真實不虛。巴巴的「姊姊」溫卡媽的丈夫（也是巴巴「母親」伊西瓦拉媽的弟弟）不幸於前一晚突然過世，全家，嗯，全村陷入悲痛之中。

筆者於葬禮後數小時抵達布達巴地，但並不知道這件不幸的事。筆者看到巴巴坐在低牆上，位於前門廊北側，面對通往百善地尼樂園的馬路，喪夫的姐姐在屋內哭得好可憐，她的小兒子和祖母在一起。在巴巴的前方，父親、母親、姐姐、哥哥和弟弟、以及其他的人，圍成一個悲傷的半圓形，哀痛逾恆。我慢慢走向巴巴，目睹這片愁雲慘霧，淚水盈眶。巴巴以微笑歡迎我，咯咯笑著責罵我：「幹嘛呀？卡斯督里！如果沒有死亡、沒有出生，我要怎樣消磨我的時間？」我聽過那些話，來自道成肉身可靠的話，「祂以 Leela (造化遊戲) 來消磨祂的時間」，「拉繩操控木偶者、造物者、維繫者、毀滅者、上主自己」……我可不能忘記或忽略那項宣言、那微笑、那咯咯的笑聲，「心存懷疑的人將會迷失而走向毀滅」(《博伽梵歌 4:40》) 上主老早以前就警告過我們。

舍地巴巴也能掌控地、水、火、風、空五大元素，《賽所行傳》有提到一件事蹟：「有一次，大家擔心一場可怕的暴風雨即將來臨，天空烏雲密布，下起雨來，洪水淹沒了街道，村民驚慌地跑去向巴巴求救，巴巴對暴風雨說：『停止你的憤怒，平靜下來。』於是舍地就一切平靜了。有一次祂還命令火變小、平靜下來，火立刻從命。」

沙迪亞賽巴巴的信徒記憶中也有許多這樣的例子，這些只是同樣的 Leela (神蹟遊戲) 的延續。Sri Challa Appa Rao 如是寫道：「以一次傾盆大雨被制止的事件為例，發生在當祂被載去遊行巡街時，是十勝節那天晚上。當時祂坐在一輛裝飾華麗的馬車上，遊行開始時，天空已經烏雲密布，雷聲隆隆，電光閃閃，蔚為奇觀！遊行花了三個多小時，隊伍才返回聖殿，雨仍然沒有落下。巴巴下車，上樓，我們各自回到住處。然後就開始下雨了，傾盆大雨，一盆又一盆。除了神自己，還有誰能壓抑住傾盆大雨那麼久？」

那是六月一個多雲的早上，巴巴在馬迪凱里 (Madikeri) 一次露天聚會中演講，天色陰暗，不遠之處可以聽到雷雨的隆隆聲逐漸迫近，遠處地平線上的丘陵已經下起傾盆大雨，正在步步逼近，已經抵達半哩之外的 Mahadevpet。巴巴平心靜氣地演講，全場聽眾為之吸引，超過一個半小時。演講結束時，祂說：「現在各位可以回家了，因為十分鐘後就要下雨了，這雨照說應該現在就把你給淋濕了。」奇中之奇，十分鐘後雨來了，一秒不差！

布達巴地的祁特拉瓦底河會突然洪水氾濫，因為它經過南迪丘陵 (Nandi Hills)，該地區的豪雨會沿河帶來數呎深的水位。百善地尼樂園是建在村外一片高地上，以避免定期的河水氾濫。曾經有幾年，氾濫的河水侵犯舊聖殿，進入祈禱棚、廚房、以及附近

所有區域。在許多次這樣的場合，巴巴站在洪水邊，說道：「恆河（女神）啊！夠了，回去吧」，水位就沒有再繼續上升。若干年前，九夜節期間，在舉辦施食窮人時，尼樂園四周都下雨，施食區卻一滴雨都沒有！

兩年前，巴巴乘船渡過哥達瓦里河至東哥達瓦里縣拉賈蒙德里市，當時河水氾濫，那班船是警方所允許的最後一班勇敢渡過混濁湍流的船。到處都是泥濘，幾乎整天都是冷風中下著細雨。在離拉賈蒙德里市約十哩的 Mirthipadu 村，巴巴正從一棟平房的屋頂上對村民開示，四周都可以看到氾濫的哥達瓦里河形成的淹水區，而且雨幕正從四面八方迫近 Mirthipadu 村。可是雨卻無法穿透 Mirthipadu 村上空那把無形的雨傘來打擾聚會，那場聚會一直進行到夜晚，一點也不擔心會下雨。是巴巴的旨意，要雨不要再前進。

讓我們回到《賽所行傳》，「賽巴巴以兩個夢來治好 Bhimaji Patel 先生」，「祂在夢裡給許多人指示。對一位酗酒者，祂出現他夢中，坐在他胸上壓著他，直到他答應不再碰酒為止。對某些人，祂在其夢中為其解釋一些真言咒語，像是上師咒

“Guru-Brahma……”。」這一世，巴巴也在許多病人夢中為其「動手術」。邦加羅爾的 Thirumala Rao 就有過這種經驗，當時他醒來，發現床上都是血，疼痛已經消失，夢中情景成真，外科醫生巴巴降福給了他。夢是巴巴和信徒之間一種非常重要的交流方法，巴巴決定在信徒夢中警告、教導、指示、治療、或「動手術」，祂設計那個夢，安排時間，然後祂的意志就實現了。沙迪亞賽巴巴曾經在若干信徒夢中以真言咒語為其啟蒙。在夢中，祂給值得的求道者達瞻，並傳授真言。事後，當他們來到布達巴地時，祂告訴他們如何持名或持咒，以及成功的修行需具備的條件。

就像舍地巴巴坐在一個酒鬼胸上，強迫他答應不再沾酒（當然，是在夢裡。）一樣，巴巴也「掌摑」過一位信徒的女婿，當時這位態度強硬而不讓步的女婿睡在一列火車的頭等車廂，車一停了一個路邊車站，他就跳出火車而逃，圍觀的群眾還可以看到他兩頰上有甩巴掌的指痕！布達巴地賽巴巴的醫院也曾有一位瘋狂的病人被「不在場」的巴巴「刮耳光」，只見這傢伙每挨一下耳光就哀嚎一聲，並喊說自己會乖乖的，求巴巴不要再揍他了。床邊的醫生目睹此景，都對巴巴用不可思議的方式治好了這位病人滿口髒話感到驚奇。經過這次「治療」，嘗到真實的肌膚之痛，這位老兄不再講鄙俗的粗話，轉而唱起巴讚來了！所以，由此也可見，兩任巴巴是同一個巴巴的延續。

《賽所行傳》記載一位住旁遮普的男孩在夢裡看到巴巴，並聽到祂命令他去舍地，他不知道巴巴是誰，也不知道舍地在哪裡，但他很幸運的在一家商店裡看到巴巴的相片，於是，經過多次奇遇，終能抵達舍地。筆者想起這一世的阿梵達也有許多同性質的事蹟。南印度一位大學校長的兒子有心臟方面的嚴重問題，有一天他說他夢到一個叫做布達巴地的地方，可以治好他！他到處打聽，查看所有地區的火車時刻表，弄來一份郵局地址索引，很訝異地發現真有那麼一個布達巴地村，因為它有一個郵局。繼續打聽之下，他獲悉那兒有一位沙迪亞賽巴巴，能光憑祂的意志就治好所有病苦！

邦加羅爾的納格拉特娜媽 (Nagarathnamma) 是聖者作曲家迪亞哥拉賈 (Sri Thyagaraja, 1767~1847) 的偉大信徒，巴巴召喚她的經過情形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在 1951 那年，溫卡達吉里的王公很驚訝地收到一封她寄來的信，內容如下：「大君！我的本尊 (Ishtadevatha) 迪亞哥拉賈上師來我夢裡賜予我達瞻，並命令我去溫卡達吉里接受上主的降福，祂已經來到人間，正在各地遊歷，很快就會抵達溫卡達吉里。我的主告訴我，上主如今以師利·沙迪亞·賽為祂的名字。收到您回音我就立刻來溫卡達吉里。」她去見巴巴時，正逢克里希那誕辰，巴巴讓她有機會在祂面前演唱迪亞哥拉賈創作的曲子，整整兩小時，並變給她一尊羅摩的神像。得到了那尊神像，她沉浸在法喜極樂中，渾然忘我，超過 24 小時之久！巴巴圓了她兩個願望，命終時走得很平靜，並且心中繫念著羅摩的名號，直到最後一刻！

有數以百計的人受到這種神秘的暗示而來到布達巴地，例如曼農 (Sukumara Menon) 先生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一端是巴巴的聲音，要他去見祂。整條線上都沒有發覺有這通電話。電話鈴響時，巴巴正在邦加羅爾一戶人家的喬遷宴上。曼農先生寫信給筆者，提到這通神秘電話，以及他和巴巴的談話。當對巴巴提起這件事時，祂說：「現在你知道這件事了，因為他在信中提到。但是要記住，這只是我的神蹟遊戲 (Leela) 的百萬分之一而已！」

事實上，《賽所行傳》第 68 頁的那段話可以當做今天在布達巴地發生之事蹟的寫照：「除非祂有意要接受他們，否則信徒永遠無法接近祂。沒有人能自己想去就去；誰也不能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巴巴要他們待到何時，他們就只能待到何時；巴巴容許他們離開時，他們就得離開。」有一回，長長一列牛車從布卡帕南駛向布達巴地，帶來各地的訪客。巴巴快樂的唱著「來了！來了！巴巴的車隊」，筆者對祂說：「來到這裡的人，回去告訴鄰居和朋友、親戚，於是人數增加。」巴巴聞言，轉頭對筆者說：「不！沒有我的召喚，任何人都來不了，縱使一百個人勸他、拉他、推他也沒用。」每個來到布達

巴地的人，離開時都祈禱：「請幫我再次前來」，「請讓我再到這地方一次」，因為他們知道，祂若沒有明確地希望如此，誰也無法成行。而若祂說：「待在這裡」，他們就繼續待著，不管他的辦公室准不准假；若祂說：「不要走」，他們就不走；若祂說「離開」，那麼不管多麼不情願，他們就得離開，因為舍地的信徒有過這種經歷：當他們小心翼翼地遵守賽巴巴的命令回到自己的地方時，一些緊要的工作正在等著他們！

沒有必要繼續舉例證明兩任阿梵達在態度、風格、勸告、行為、以及神奇事蹟方面的相同性。沙迪亞賽巴巴的信徒聽過祂對他們保證：「為什麼害怕？有我在這裡！」「你瞧著我，我就瞧著你。」「在你得到我的達瞻那一刻，你所有的罪業都被原諒了。」「我來攜帶你的重擔，」「來拿，盡量從我這兒拿走法喜極樂，並留下你所有的悲傷給我，」舍地賽巴巴以同樣的話對許多幸運的靈魂做過保證，許多當代記錄可以作證：

「我不需要任何行頭裝備來做拜神儀式，不論是八重敬拜或十六重敬拜。我待在有完滿的虔誠之處。」

「我的『國庫』永遠是滿的，它在溢出來。我說：『挖出來，一車車載走這些財富，這種機會不會再來。』」

「不要堅持己見；不要企圖駁斥別人的意見。」

「將注意力轉向我的人，甚麼也傷害不了他。」

「不和無神論者、無宗教信仰者以及壞人交往，對人保持謙和、謙卑。」

「要在眾生身上看到吾。所有昆蟲、螞蟻、肉眼可見、會動、不動的世界是吾的身體和形體。」

「我的財庫是滿滿的，我可以給任何人他想要的東西，但我要看看他是否具備資格得到我要給的東西。」

「全心全意地望著我，那我就會同樣地望著你。」

「欲明心見性，禪坐是必須的。如果持之以恆地練習，就可以讓心緒平靜下來。」

「給渴的人水喝，給餓的人麵包，提供你的前庭走廊給陌生人坐和休息。」

「你想施捨，就施捨，不想施捨，就不施捨，但不要像狗那樣狂吠。」

「我不需要從門進入，我始終住在每一處地方。」

「對事物有執著愛戀的人，不適合穿赭紅色的僧袍。」

「對上帝的探究，不該在挨餓的情況下進行。」

「拋棄你的驕傲和我執，將你自己交託給我，我寓居於你心中。」

.....

這些取自《賽所行傳》的話，每天都可以在沙迪亞賽巴巴和信徒交談時從祂口中聽到，因為是同一個「任務」，同一位「主人」！

《賽所行傳》還提到，舍地巴巴要某人不要迷信占星術，扔掉占星家與手相算命師的預測，因為那些東西使人軟弱。沙迪亞賽巴巴也給過類似勸告。事實上，一位住在舊海德拉巴邦的吠舍種姓男士，有一晚夢見巴巴要他伸出手掌，並用一把尖刀在上面劃出一條命運線（事業線），隔天他驚喜地發現自己手掌上真的多了一條命運線！一個能在手掌上劃出新掌紋的人，哪會關心手相？一個能改變星座運行的人，星象對他有何價值？難怪兩位巴巴都抨擊人們這種愚蠢的信仰，他們相信這種荒謬的事，卻沒有把命運塑造者——巴巴——考慮進來！

其他《賽所行傳》裡提到的，像是「大家都帶貴重、多餘、無用的東西給祂添麻煩；所有舍地賽組織的昂貴行頭都是那些有錢信徒應其他人請求或建議而購置的。」「巴巴向來就不喜歡人們為了得到祂的達瞻、或是慶祝任何神聖節日、或是朝聖，而負債，」「巴巴能預知信徒會有劫難並預先採取行動以阻止，及時擋開災難，」「巴巴尊重祂的信徒的感覺，容許他們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敬拜祂，」「巴巴非常能寬恕，從不動輒發怒，率直，柔和，容忍與知足無與倫比，」「巴巴能知道祂的信徒心中所想的事。祂會壓制惡念，鼓勵善念」——所有這些都完全適用於沙迪亞賽巴巴。

《賽所行傳》裡說：「賽巴巴熟知所有瑜伽修行方法」。在博伽梵拉瑪那·馬哈希嚴苛苦修期間陪伴他的甘露難陀上師，承認沙迪亞賽巴巴對瑜伽科學知道得比任何他遇見的人都多，因為祂詳細地為上師說明他們的瑜伽修練方法的錯誤之處，而那是在巴巴「誕生」好幾年之前的事！那些錯誤的修練方法導致兩人都患了慢性哮喘。最近，巴巴給一位熱中哈達瑜伽的法國青年一些很實用的瑜伽課程，之前他都是光看書學瑜伽的。每年都有許多瑜伽練習不當的人來找祂治療和糾正錯誤。

下面幾句從《賽所行傳》摘錄的句子也可以描寫現任的阿梵達：「對祂來說，職責（個人份內該做的事）無尊卑之分，祂不知何為光榮的職責、何為不光榮的職責。」沙迪亞賽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也是如此，連最卑微的工作，最瑣碎的細節，祂都親自下去做。祂坐在地上，睡在蓆子上，走在烈陽下或雨中而毫不在乎，赤腳攀登大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讓一群人擠進祂的轎車——儘管車內擁擠不堪，旅途又漫長；長途跋涉而吃不喝；並且喜歡和窮人吃一樣的餐點，因為祂說：「不該為了我而破費和大費周章！」

《賽所行傳》講到前一任阿梵達：「巴巴讀他的心並說出來，」「巴巴已經收到一封無線電報，」「巴巴以一個觸碰就把那些有子葡萄乾變成無子葡萄乾，」「巴巴在靈性和世俗方面都給予祂的信徒指點，」「巴巴對種姓沒有分別心，甚至眾生對祂來說都一樣，」「巴巴永遠鍾愛那些研讀關於梵的知識的人，並且總是給他們鼓勵，」「巴巴最討厭散播醜聞的人，說那等於在大啖糞便，」「巴巴強調，勞工的酬勞必須馬上給付，並讓勞工滿意，」這些話，對那些見過、聽過、並追隨沙迪亞賽巴巴的人，句句都像似出自祂口中，像是祂的勸告和態度。

1958 那一年，法院為了某一案件請沙迪亞賽巴巴作證，派人來收集祂的證詞，祂提到自己前世遇到的一件類似事件，並給予同樣的回答。來調查的人問祂姓名，祂說：「用任何名字稱呼我，我都會回應。」祂說所有東西都是祂的，祂住在每一處地方，這些回答令法律學者形容祂「玄奧難解」——雖然精通靈性知識的人心中一清二楚，這些話確定無疑是道成肉身講出來的話。

事情的真相是：同一個「法身」，再度來人間！沙迪亞賽巴巴曾說，這副身體出生於布達巴地，前一個身體出生於帕特里。在這一世，也有一位穆斯林把祂當小孩般疼愛；在這一世，當祂還是一個小孩，就學於龍崗時，就指點某人該去哪裡找回走失的馬，從而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往後還會顯現更多與前世相似之處。每個人都會在現任阿梵達身上看到同樣的母親般的掛念，同樣簡明的闡釋，同樣深邃的智慧，同樣的一視同仁，同樣所向披靡的愛，同樣無所不在，同樣無所不能。

沙迪亞賽巴巴常常說，在祂陽神出竅時祂去了一趟舍地。大約十五年前在布達巴地，一個滿月的日子，巴巴和一位來自馬德拉斯的青年吃中飯，為巴巴做菜的女士不知道那天是賽信徒的一個吉祥日。突然間，巴巴陽神出竅。在祂無意識的期間，祂命令道：「給他一些烤餅」，「給他些甜布丁」，還提到其他一些奇怪的甜點和食物的名稱。等祂回來後，那位女士挖苦祂說：「如果您是要我供應這位青年我沒有準備、甚至聽都沒聽過的食物，那我有甚麼辦法？」巴巴同情她的處境，說祂去了一趟舍地，那些食物名稱都是馬拉提語區（Marathi）的食物名稱！然後就變出一張烤餅和幾塊馬拉提甜點給那位青年。

當巴巴宣佈祂的身分並回到布達巴地後——一個年僅十五歲的小男孩——祂變出一顆當地的人從未見過或嘗過的水果。沛達．溫卡帕．羅箬的妹妹說，她問巴巴那是什麼水果，巴巴說它來自舍地。巴巴提議在晚上巴讚時將水果切成幾份分給大家，但是她向巴

巴請求，說每個人都應該得到至少一整顆，才能一嚐其滋味，於是巴巴要她拿一個有蓋子的大籃子來，然後就只輕輕拍了一下籃子，她就看到籃子裡裝滿了那種水果！到了晚上巴讚開始時，她看到約有一百人參加，於是再度擔憂自己拿不到一整顆水果，因為那籃子最多只能裝 30 到 40 顆！她告訴巴巴自己有多緊張，可是巴讚結束後，巴巴從籃子裡分發水果給所有一百多人，每人一顆，而且味道好奇特好甜美！

這位女士還敘述了另一件神奇事蹟。她一直吵著要巴巴讓她看到一些顯靈，來給她灌輸信心，因為她不想把賽阿梵達的故事當成全是虛構，不值得相信——她家裡好幾個人都傾向不信。巴巴倒是喜歡這位女士，因為她單純而深陷疑惑之中，於是祂對她說：「今晚我會讓妳看看我前世的身體」！

她坦白承認，當時她高興不已，希望下午和黃昏趕快過去。夜幕一降臨，巴巴就帶她跨過一道道門檻，進入屋內最裡面的其中一間房間。接著祂將手掌從她眼睛移開——之前祂一直用手掌摀住她的雙眼——並指著一個角落要她朝那兒看去，只見舍地賽巴巴坐在那裡，以祂特有的姿勢坐在地上，不過據她說，祂的眼睛是閉上的，額頭和手臂上抹有聖灰，前方的香正在燃燒，香煙冉冉上升！祂的身體發出一種奇特的光輝，四周瀰漫著一股異香。過了大約一分鐘之後，巴巴問她：「看到了嗎？」她答道：「哇，太殊勝了！」然後巴巴再度以手掌蒙住她的眼睛，帶領她回到外面的房間。

也許那兩位寫這本書的老師，孔達帕和蘇班那洽，他們也是看到同樣類型的顯靈，不過他們沒有在書上詳細描述。

巴巴常說，爭論兩位巴巴是否是同一位，沒有甚麼意義，也沒有必要，因為，假設有兩塊甜點，一塊是方形，一塊是圓形，一塊是黃色，一塊是紫色，除非親自嚐過兩塊的滋味，否則無法相信兩塊甜點是一樣的。去品嚐，去體驗，那才是關鍵，才能知道兩者一樣。

11. 甘露法雨

有幸聽過巴巴對大眾開示的人，都會懷念那種法喜和啟示激勵，久久不能忘記，以後聽的東西統統無法使之褪色。巴巴一般以泰盧古語演講——雖然祂能以各種語言和信徒交談——泰米爾語、卡納達語、印地語、信德語（Sindhi，古稱身毒或天竺）、英語、等等。事實上，祂的「無所不知」能透過任何媒介展現出來。祂的用詞和風格簡單而直接，經常引用格言和比喻，並取祂身邊的人的實際經驗做為大眾化的實例，所以祂的話都銘刻在聽者心中。

祂拒絕稱祂的講道為「演講」，因為祂從不事先做準備，或講出超過大家理解範圍的東西，或針對「普羅大眾」而發表；祂比較喜歡用「談話」這個字眼。祂探究私人的問題和為人釋疑的方式使得這個名稱非常恰當。祂的開示會產生一種效果，好像祂一直在單獨對你說話，因為在一兩分鐘之內，祂就牢牢抓住了你的注意力，使你忘記自己只是幾千位聽眾的其中之一，並且將自己交給祂，讓祂來為你診斷和治療，那張迷人的臉、令人倍感親切的聲音、神采奕奕的笑容、具解釋作用的手勢，都屬於你個人的。祂的諄諄告誡，那麼親近，充滿了愛，使你將自己完全獻給祂。祂不是演說家，不是佈道家，甚至不是老師。祂是雨雲，降下甘露法雨，滋潤乾涸的靈魂。

在巴巴還是一個男孩時，就宣佈過，從三十二歲以後，祂要開始從事教導的工作。在那之前，祂只是偶爾講講道，要不就在百善地尼樂園，在九夜節期間或希瓦之夜，要不就在祁特拉瓦底河沙灘上——當信徒聚集在祂四周求祂指引時，有時難得在布卡帕南沙迪亞賽巴巴縣立高中主持校慶時給予開示。

在尼樂園或在沙灘上，巴巴的開示通常始於一位信徒發問，有關社會行為規範和修行的問題。巴巴的回答不但闡明了主問題本身，還闡明了所有相關論題。有一次，有人偶然問到關於死後世界的問題，結果引發巴巴一連串富有啟發性的開示，講到 Salokya、Sameepya、等等[見第十四章註一]，提到《金翅大鵬往世書 Garuda Purana》裡面所講的人死後往生的旅程、不同族群的葬禮的內在意義、有沒有鬼、和亡靈溝通、甚至給孫子取祖父的名字這種習俗。巴巴還會鼓勵他們繼續提問，以便讓祂的闡釋更為清楚。這種討論都是相當非正式的，幾乎隨時隨地會有，因為巴巴永遠樂於讓人因起信而生勇氣，祂是最卓越的教育家。

幾年前，有幾位信徒有機會與巴巴一起待在 Horsley Hills 約一個星期，每天早上和晚上，巴巴會坐在眾信徒中間，問他們一個新的修行問題，祂要每個人把自己的修行方式、理想和想法攤在祂面前，祂要他們各自說出自己喜歡的神（祂們是同一個無形無相上帝的不同名號和形象）、哪一部經對他們人生的影響最大、終極實相在他們腦海中是什麼個樣子、他們修行的目標為何，然後，祂以一番富於同理心的分析來助他們走上修行大道。祂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照亮我們心中黑暗的角落。

這些，是從祂還是一個孩子時就一直在做的，不是連祂的祖父孔達瑪．羅箬都稱祂為「小上師」，並為此而更加喜歡祂嗎？筆者猶記得，在 1950 那一年，這位老先生驕傲而法喜充滿地坐在那裡聆聽巴巴對大家的開示，幾天後他就過世了。

在祂還是學校裡的兒童時，祂就勸誡祂的玩伴不要抽 beedie 菸和香菸；祂表現出對激性（Rajasic）和惰性（Tamasic）食物的厭惡；祂告誡祂的朋友們遠離電影院；祂鼓勵他們唱頌讚美神的歌，抹上神聖的聖灰，並培養清潔衛生習慣。

去卡馬拉埔壤（Kamalapuram）上學的那段期間，祂創作了一些歌曲，來反對飲酒的惡習、強調不識字的可怕後果、反映賤民階級的悲慘不幸、以及村落裡的派系摩擦與不和。多年前，祂編寫了一部社會劇，名叫〈時代變了〉，劇裡有許多民俗歌曲，描寫那些謀求權力者，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而不得不訴諸各種伎倆。劇中描述一位先知兼偉大詩人的可憐遭遇，他發出警告，卻沒有人理他，只有一位貧農相信他；他的子女變成一貧如洗，那些懦夫為了他們的父親膽敢說出那些智慧之言而向他們復仇。但是，時代變了，他的子女掌握了大權，重新建立黃金時代，那位詩人不朽的話再度被唱頌，並被付諸實踐。

巴巴還是一個男孩時，那些村劇演員就求祂給劇中角色寫些對白，而每當祂自己扮演某一個角色時，祂會給自己寫一些歌和文字對白，這些創作總是發出高道德標準的音符，突出於整個戲劇之上，優越的風格、措辭、魅力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祂還編過一齣《摩訶婆羅多》裡的 Parikshit 王的劇，和一齣吠陀先知 Markandeya 的劇，都為古老傳說點出新的真相。

這種教師的角色當然是賽阿梵達扮演的基本角色，祂曾說過：「我從不說沒有意義的話或做沒有益處的事，」縱使是祂最不經意隨便說出來的話，也富含教誨意義。有一次，祂對一位力圖讓自己孩子安靜下來的女士說：「妳瞧，它跨坐在你腿上哭喊『阿媽，

阿媽』，卻不知阿媽正緊緊抱著它。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這樣。他們不知道上主是緊緊抱著他們的母親，光在那裡哭喊『阿媽，阿媽』」。有一次祂要在一個聚會上發表演講，看到節目單中有一項「致歡迎詞」，便說：「我在你內部，所以你不需要歡迎我。我不會因為你呼喚我，我就來，也不會因為你否定我而離開」，祂永遠是、在每一處都是真正的明師、朋友、哲學家、嚮導，對那些皈依祂或祂揀選的人，祂會慢慢而穩定的塑造其品德和「法眼」。

巴巴沒有讀過任何經典，卻通曉每一部經典。在百善地尼樂園或其他地方，當有人在唸誦或解釋《博伽梵歌》或《羅摩衍那》或《博伽梵往世書》或是某一部奧義書時，祂會看著聽眾，然後從其中一個意思晦澀的字或句子引出一段解釋，讓有學問、沒學問的聽眾都感到滿意。祂以這種方式闡明了經典上許多玄奧之處。克里希那時代那些牧牛女的虔誠奉愛、《羅摩衍那》中瓦力 (Vali) 的挑戰、大魔王羅伐那 (Ravana) 的人格、綁架希妲、脾氣火爆的聖者 Durvasa、仙人那拉達 (Narada)、《摩訶婆羅多》中克里希那的運籌帷幄、阿梵達的意思、信心儀式的意義、以及許多這類論題，就筆者所知，巴巴都曾以祂的正遍知加以闡明。

祂在九夜節、希瓦之夜、或是祂的生日，於百善地尼樂園講道，常常會論述一些深奧的哲學主題，因為，祂曾說過：「各位都不再『年幼』了，你們要從低年級班升到次一個年級了。」不過，祂用故事、比喻、格言諺語、隱喻來解釋那些最難懂的哲學概念，像是幻象 (Maya)、業 (Karma，行動，業障，業報)、無明妄見 (Adhyasa)、vasana (累世累積的習氣)、Samskara (印象[註一])、輪迴、不帶屬性的道 (Nirguna Brahman)、帶有屬性的道 (Saguna Brahman)、等等，使這些艱深的觀念像「掌中莓」一樣清楚明白。有一次，祂花了連續三天講解《石氏奧義書 Katha Upanishad》、《由誰奧義書 Kena Upanishad》、《禿頂奧義書 Mundaka Upanishad》，對其中的邏輯辯證做了非常清晰的分析。當然，每次講道結束，祂都會強調實際修行步驟，讓講道落實為每日的例行工作和行為——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另一次九夜節，祂連續三天分別講行動瑜伽、智慧瑜伽、虔誠瑜伽，並以「行動法門會強化對神的虔誠奉愛，而虔誠法門最終會使人得到般若智慧。」為結語。

[註一]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吾人身口意的所有活動，所有思、言、行、感官經驗，好的、壞的，都會在潛意識裡留下印象，印度思想說這些活動會在 Chitta 中留下印象，佛家說這些印象被儲藏在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又名 Chitta——「心」) 裡，成為「種子」。

這些累世累積的印象形成吾人的人格、習氣、偏好、欲望，使人一再輪迴。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擦掉這些印象，或燒焦這些業識種子，使之不能再萌芽，於是人就不再輪迴。

或者祂當晚會以某人當天在祂面前講過的主題為題目，加以詳述，讓全場數千聽眾滿意。筆者猶記得，有一天，祂講起 Sathsanga (薩桑，善桑，結交益友，與善知識在一起) 這個題目，並解釋它如何會慢慢使人變成 Nissanga (放下執著)。另一天，祂講的主題是慈善工作，以及有才智的人該如何做它——因為早先有人講社會服務這個主題。有一晚，祂講到梵天、毗濕努、希瓦的三位一體及祂們各自的作用——因為那天有人在演講中講到 Dattatreya[註二]。

[註二] Dattatreya：三位一體神。祂的形象是：祂有三個頭，象徵祂是梵天、毗濕努、希瓦的三位一體，意謂：梵天、毗濕努、希瓦是同一位上帝、同一個法身的不同「面」。

在一些特別的節日，像是十勝節、希瓦之夜、北回歸日[註三]、上師節、等等，祂會開示那些節日的意義以及最有益處的慶祝方法。「月亮主掌心念，每個月滿月之後的第十四天，月亮幾乎消失。修行人的雄心應該是摧毀妄心，因此一定要在當晚做最大的努力，讓修行得到最大效益，以獲得成功。可以這麼說，那個夜晚要獻給希瓦。希瓦之夜每個月都有一次，而每年有一次摩訶希瓦之夜 (Mahashivarathri)，提醒人們自己存在的目的。」十勝節是「那天，善的力量戰勝了惡，純淨的真如自性戰勝了讓人沉淪的習氣和衝動。」北回歸日是神聖半年的開始，在這半年期，太陽 (主掌人的 Buddhi，菩提智) 一直向神聖道路前進。巴巴說：「隨著那道波流游。太陽一直在向北移，向明心見性的凱拉斯峰 (Kailasa，在印度西藏交界處) 前進，這是靈性啟蒙和修行最好的時段。」上師節是在提醒巴巴的信徒以及所有求道者，要尊敬上師們和他們顯現的智慧。巴巴描述一位具格上師的基本特徵，讓大家能藉由這些標準來區分真上師和假上師。巴巴每一場開示都有其新奇之處，都有其獨特的悸動和法喜！

[註三] Uttarayana：北回歸日，約在陽曆 12 月 22 日 (冬至)，這一天，太陽直射南回歸線，從這一天以後，太陽開始每天向北偏移，這個北移一直持續至隔年 6 月 21 日左右 (夏至) 太陽直射北回歸線為止，這半年期間也稱為 Uttarayana——「北回歸期」。

祂稱祂的講道為「藥用食物」而非「節慶食物」，因此祂呼籲聽眾不要錯過那一餐的任何一小部份，連短短一句話都不要隨便丟棄。祂是偉大的醫生，來給人治病，所以

沒有任何兩場講道會有相似的語氣和內容。祂說：「我的講道不是“lecture”（演講）而是“mixture”（混合劑），祂不是對所有人都開出同一個處方！

有一次祂對契托爾（Chittoor）縣立高中的學生演講，教學生如何準備考試和考場答題策略！祂說：「勾出所有你覺得能成功做答的題目，答完這些題目，然後再去解決其餘問題，這樣你的心情會比較好，比較有自信，」祂與學生討論教室裡的問題和足球場上的問題，對那些東西之熟悉，著實令人驚嘆。

另一回，祂主持潘努崙達縣運會頒獎典禮，致詞時，祂說不該強調競賽和勝利，那會使得學校和學教相鬥，學生和學生相鬥。祂指出，以什麼樣的心情來接受勝利或失敗，遠比實際比賽結果重要。在馬達卡斯拉市（Madakasira）一個類似場合，祂幽默的說，Bahumathi 這個印度字眼，可以指「獎品」也可以指「妄念紛飛」，並宣稱：「我永遠是分發『一心專注』給人家，絕不頒給人 Bahumathi——『一堆雜念』！」然後祂要勝者感謝敗者，因為只要敗者稍微多努力一點點，就可能獲勝，從勝者手中搶走獎品。

在主持溫卡塔吉里鎮的女子高中落成典禮時，祂細述學生該培養哪些好習慣，「要好好保管妳的課本，因為妳的父母為了給妳買課本，做出了很大的犧牲。不要和你的兄弟姊妹吵架，讓家裡怨氣沖天。不要嫉妒有錢的同學；要知足；不要炫耀。永遠說真話，說謊是怯弱的表現。早上五點起床，盥洗之後，單獨靜靜坐著，冥想上主。晚上九點上床睡覺，躺下之前先向主祈禱，請祂接受妳一天來所做的每件事，因為那些事都是老老實實盡責地去做。並請求祂給妳力量，來服侍祂和祂的子女——妳的兄弟姊妹。早上起床，感謝祂讓新的一天在妳眼前破曉，並請求祂賜給妳這一天讓妳好好利用——為自己、為他人。」

祂在 Mirthipadu 村（靠近歷史古城拉賈蒙德里）給村民開示，講的是他們知識範圍之內的題目，「你們以額頭上的汗水，將泥土轉化為營養又可口的食物，供給人和動物吃。這件諸位每天做的工作，是多麼神聖！我很高興今天能和各位在一起。你們忍受無數麻煩和辛勞，堅定的依賴自己。你們在這片綠油油的田裡走動，蔚藍的天空下，涼風徐徐吹來。要是你能一面走在田邊小路上，一面唱頌主的榮耀——祂就在這片美麗、豐盛、壯觀的景色中——那有多好！不要彼此怒目相向，口出惡言，污染了環境；要持誦主的名號來淨化它。」

在祁特拉瓦底河沿岸的 Budili 村講道時，祂也講到農夫生活的甜蜜和純樸，並說農村是一個國家文化的基礎。祂並強調，受惠，要懂得感恩。還談到派系傾軋的危險性，以及傳統宗教儀式——像是巴讚和廟裡的拜神——的價值。祂說祂看到有人將一輛壞掉的手拉車棄置在廟前走廊上，這是對神聖區域的不尊重。祂並勸告村中的年輕人，要以自己的才智和奉獻之心全力為村里服務。

遇到與醫院有關的典禮，巴巴也給予主辦單位和群眾寶貴的建議。有一次在沙迪亞賽醫院，祂遺憾地表示，醫生應該在報告上寫一些「進展」——雖然住院病人和門診病人人數實際上增加了。祂說只有當人人都完全健康時，祂才會快樂，而這多半可以靠內在心靈和平來促成。「憂慮、貪婪、不必要的煩惱，這些甚至會造成身體方面的疾病。心靈的衰弱是疾病最大的肇因。“Dis-ease”（疾病）是缺少“ease”，知足是最好的藥。身體是幫助我們渡過生死大海的筏，所以要好好照料，不要讓一些傷身的習慣或是奉行一些紀律——像是禁食、等等——過了頭，而弱化了身體。從書本上學瑜伽，並靠些簡章或圖表來練習，也是身心兩方面的疾病的豐富來源。向善、保持快樂、勇敢無畏、誠實、適度而有節制、耐心，這些是維持健康的法則。良好的性格是最有價值的健康來源。」祂如是說。

在許多地方，信徒依照百善地尼樂園的模式，定期唱誦巴讚。每年會挑選一天舉行阿坎巴讚（Akhand bhajan），廿四小時不停地唱誦巴讚。有一次在邦加羅爾舉行的阿坎巴讚結束時，巴巴對信眾開示，說人生一定要成為一場沒有中斷的阿坎巴讚。

當然，對沙迪亞賽巴巴的信徒來說，觀想上主時時都臨在，是比較容易的修行，因為，根據經驗，他們知道巴巴永遠在他身後，在他身旁，與他同在，在他內部。巴巴會主動問起他們所做的事或是心裡所想的事，而那些事是他們認為最機密的、只有自己知道的事。例如有一次，一位來自拉賈蒙德里市的學生告訴祂說，他一心準備考試，放棄了其他所有活動，巴巴質問他：「什麼？你不是有一天晚上去學生旅館吃晚餐而且很晚才回到家？另外一天你不是和幾位來自家鄉的親戚一起去市集，給他們買幾件衣服？」

阿坎巴讚那天，巴巴要大家去研究一下，為什麼那麼多靈修組織和協會舉辦巴讚和講道，而人們的道德水平卻沒有相對提高。「巴讚已經變成一種儀式，一種例行公事，一堆冗長而無意義的廢話。舌頭說出來的，手卻沒有實踐。根本沒有虔誠，根本沒有信心。」

所謂信心，巴巴並不是指盲目的信心，事實上，巴巴強調要以「慎思明辨」(Viveka) 為靈性進步的先決條件。祂說，要遵循經典立下的修行紀律，並自己去測試。「來百善地尼樂園待一下，與我一起走動，體驗一下我與你為伴、與你說話；聽著我，看著我，然後你自行下結論。縱身進入以知其深度，嚐一嚐以知其味，」祂如是勸告。「欲了知上帝，需要修行，耐心、真誠的修行。欲讓信心的火苗發展成熊熊烈火，就要用草、乾樹枝、薪柴慢慢而小心地讓它燒旺起來。」「偶爾靜默獨處一下，避居內心深處。」

在 Trivandrum 市，巴巴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這個國家的教育和識字率都有進步，家長、老師都熱心傳授，孩子也熱心學習，但人們的心靈卻不平靜？」接著祂就談「心念」這個東西，說它就像風一樣，有雙重特性：能聚集雨雲也能將雲吹散到地平線外。祂還詳述了調伏妄心的方法。祂說：「我拒絕稱任何人為無神論者或是不信神的人，因為所有人都是上主所造，都是祂的恩典的儲藏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愛之泉，一塊真理之岩，那個愛就是上帝」「神性在每個人靈魂深處。」「靠著有系統而持續的鑿井，不停的用「羅摩、羅摩、羅摩」(神的名號) 來挖、挖、挖，就能觸及那口泉，神性的泉水就會湧出。」

在 Nuzvid 市，巴巴評論這個國家嚴重的宗教派系對立，祂說，上主超越種姓、貧富；認為神要禮物，若沒有奉獻禮物，祂會生氣，這種想法是愚蠢的。祂提醒聽眾要防範那些到處募款的出家人、那些看上了你的荷包的古魯、以及那些持不語戒的靜默上師，他們為了守戒，訴諸其他一切交流溝通的手段——除了簡單、自然又方便的講話的方法不用之外！在 Arkonam 市，神性人生學會的秘書在他的報告中說，每年繳四分之一盧比年費的人可以成為會員，巴巴聽了，說祂會允許任何有四種特性 (Sathya, Dharma, Shanti, Prema 真、義、內在平靜、愛)——而非四分之一盧比——的人成為會員！

在馬德拉斯對青年人的印度協會 (Young Men's Indian Association) 演講時，祂呼籲在場較年長者要做今日年輕人的榜樣，正直、有效率、從事無私服務。祂說：「那些大人物宣稱自己偉大，慷慨激昂地演講吠陀經、論典、真如自性，任意引述經典中的直喻和隱喻，而他們的行為、自負、爭執反而減弱了這些寶藏的光輝，」「演講者、演講主題、以及之後的行為彼此不一致，結果他們說的話沒有成為 Amritha (甘露)，反而成為 Anritha (假話)，」

在馬德拉斯的戈卡爾紀念堂^[註四]，祂說，人要去尋找下列四個根本問題的答案：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會去哪裡？我會待多久？祂說，四吠陀就是在尋找這幾個問題

的答案。接著祂開始解釋如何透過智慧、虔誠、行動三種法門來了悟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過祂說，上主的恩典，若能藉由持名憶神念神（Namasmarana）來贏得，能在傾刻之間讓求道者領悟答案。

[註四] 戈卡爾（Gopal Krishna Gokhale），1866~1915，為印度獨立運動人物與社會改革者。戈卡爾紀念堂為神智學協會（Theosophical Society）會長安妮貝珊（Annie Besant）於1915年出資興建，當做青年人的印度協會（Young Men's Indian Association）總部。

祂分析今日社區道德危機的肇因並指出，對傳統價值、對人性的嘲諷與蔑視，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疾病，這導致人們失去恭敬心，不再相信。時時意識到神的臨在，這樣的人生是最安全、最快樂的，因為那樣一來，來自社會的批評之矛就無法穿透它而造成痛苦。宗教和對神的信仰正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因此，每個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有責任去迎接這個挑戰，讓那些批評者看看，己的人生因為宗教信仰而變得更甜蜜，時時意識到主的臨在使自己更有效率、更熱忱、更勇敢的活出人生。

在全印度舍地賽巴巴協會（All-India Sai Samaj），祂說：「你拿起字典查某個單字的意思，但在你翻過那些頁面找那個字時，其他的字吸引了你的注意，你去研究起那個字來了。同樣的，你也許是為了眼前某個目的而來找我，然而在過程中，你了解到，你可以利用我去解決那些更令人左右為難的問題，緩和更椎心刺骨的痛，並獲得更大的心靈平靜。」祂利用每一個機會來讓聽眾明瞭，唯有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慎思明辨、自己的犧牲奉獻、自己的修行能給他們最迫切需要的東西——心靈平靜。

巴巴在 Royapuram（在清奈北邊）的「寧靜小舍」（Santhi Kuteeram）講道時，一次講上主克里希那，另一次講《博伽梵歌 Bhagavad Githa》。祂透露了一些書上找不到的關於克里希那的一些軼事，使講道富於教育性和啟發性。祂幽默地解釋 Githa 這個字的雙重意思：若將其倒過來讀，則變成“Thagi”，在泰盧古語中意為「飲料」。祂說，除非將《博伽梵歌》的瓊漿喝下並消化吸收，否則得不到任何益處。光是拿《博伽梵歌》來做學問、賣弄學問、或是死背梵歌及其一千多條各家注解，都是在浪費寶貴時間。

有一次祂告訴布達巴地一群聽眾，有兩條路是人人必走的：一條是達摩之路（Dharma marga），是與物質世界、與社會、與個人所屬的社區有關的『世間法』；

另一條是「道」之路 (Brahma marga)，是和自己、和靈魂、和修行有關的『出世間法』。人要以右手抓住上帝，以左手抓住世界。漸漸的，左手會鬆開。「不要擔心會這樣，必須得如此，所以它才被稱之為“left” [註五]！」「但是右手不可以鬆開，因為它緊緊握住是「對的」，所以它才被稱為“right” [註六]！」巴巴這些話深深烙印在聽眾心中，他們會長期沉思其意義，從中得到養分和快樂。

[註五] left 意為「左」或「留下」；right 意為「右」或「正確的，對的」。

巴巴在溫卡塔吉里鎮為一個身心靈演講系列開幕致詞時，說印度人生的致命傷在於人與人之間缺乏誠摯和兄弟情誼。在 Nellore 市，巴巴於一場巨型集會中演講，令全場五萬聽眾如醉如痴，超過一個鐘頭。祂講到慎思明辨的能力，並說信心需要以探究和理智為基礎。在 Gudur，祂提到社會各階級的人彼此間的愛如何產生神奇的影響，祂說：「愛會帶來內在、外在的和平，它是以真理為基礎，它是所有人的應當遵循的『法』，」「說我是 Premaswarupa (愛的化身) 是不會錯的，」

在 Peddapuram，巴巴勸大家要有鐵一般的肌肉和鋼一般的神經，當一個英雄，沒有一點軟弱、怯懦、或自卑感，祂說：「不要稱自己為原罪的子女，沒有比這更重的罪了。各位都是 Amritaputra (永生之子女)，上主寓居在你心中，祂是一切萬有的內在寓居者，那這樣你怎會是原罪之子呢？」

在 Krishna 縣的 Aukiripalli，巴巴對一群吠陀學者和梵文學者演講，祂說 Kali 時代是譚崔 (Tantra) 的時代，祂解釋譚崔在夏克緹 (Shakti) 教派中扮演的角色，並稱讚約翰·伍德羅夫爵士 (Sir John Woodroffe) 在其書中揭開譚崔科學的神秘面紗。祂解釋摩訶夏克緹 (Mahashakti)、瑜伽夏克緹 (Yogashakti) 以及幻象夏克緹 (Mayashakti) 在阿梵達的生涯使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巴巴常常在祂的講道中舉一些人物為例，像是虔誠仙人那拉達 (Narada)、Ambarisha[註六]、夏巴里[註七]、普喇拉達[註八]、毗濕摩[註九]、婆羅多[註十]、古哈[註十一]、猴神哈弩曼、柴坦亞[註十二]、米拉[註十三]、Purandaradas[註十四]、卡比爾[註十五]、Pattinathar、Manikkavasagar、蘇爾達斯[註十六]、杜勒西達斯[註十七]、Bhadrachalam Ramdas[註十八]、羅摩克里希那[註十九]、維未卡難陀[註廿]、等等。有時祂像回憶往事一樣提到當年祂在阿幽德雅 (羅摩王朝的首都) 和布林達梵 (Brindavan：克里希那童年時代牧牛與玩耍之地) 的日子，敘述那些不見於《羅摩衍

那》或《摩訶婆羅多》或《博伽梵往世書》，卻是千真萬確的事情。祂對印度、西方、和中東國家聖者的事蹟知之甚詳，祂也能列舉那些基督教聖者、穆斯林聖者和祆教聖者的事蹟。穆斯林先知哈珊(Hasan)和胡塞因(Husayn)、摩西、聖耶柔米(Jerome)、保羅，對祂來說，和迪亞格拉賈(Thyagaraja , 1767~1847 印度著名作曲家)或 Pavhari Baba (印度苦行聖者，卒於 1898 年) 一樣有用，都能用來當做例子。巴巴現在是、過去是、未來也是，祂是永恆的見證者。

[註六] 古印度甘蔗王朝一位偉大國王。

[註七] Sabari，〈羅摩衍那〉中一位土著部落虔誠的老婦人。

[註八] Prahlada，〈往世書〉中毗濕努神的虔誠信徒。

[註九] Bhishma，〈摩訶婆羅多〉中難敵王陣營的主帥。

[註十] Bharatha，〈羅摩衍那〉中羅摩的三弟。

[註十一] Guha，〈羅摩衍那〉中羅摩的好友，以船運為生。

[註十二] Chaitanya，16 世紀初印度聖者，克里希那的偉大信徒。

[註十三] Meera，16 世紀印度女聖者，克里希那的偉大信徒。

[註十四] Purandaradas，16 世紀印度詩人與音樂作曲家，克里希那的信徒。

[註十五] Kabir，15 世紀印度神祕主義詩人和聖人。

[註十六] Surdas，16 世紀印度盲人歌手，創作了許多讚美克里希那的歌曲。

[註十七] Tulsidas，16~17 世紀一位信奉羅摩的聖者和詩人。

[註十八] Bhadrachalam Ramdas，17 世紀印度聖者和作曲家，信奉羅摩。

[註十九] Ramakrishna，19 世紀末葉印度聖者，一代宗師。

[註廿] Vivekananda，Ramakrishna 的得意弟子。

的確，祂常常在講道時透露祂的實相，有時直接宣示，有時較不直接。那些宣言像閃電一樣，突然將祂神性的光芒帶進我們意識中，引起一陣驚喜。「不要試圖測度我，那你只會失敗。你應該去發現你自己的深度、廣度，那樣，你就比較能成功地發現我的深度、廣度。」「我從不苦修，從不禪坐，從不研讀，我不是瑜伽行者、大成就者、修行人；我是來引領和降福所有修行人的，」「我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是老人也不是年輕人，我是所有這一切。」「不要讚美我。我勸你毫無畏懼的接近我，就像那是你的權利一樣。你不會讚揚你的父親吧？你向他要些東西，視之為權利，對不？」「我來人間，不是不請自來。來自各宗教、各地方的苦行僧、聖者、先知、善人，他們呼喚、懇求，於是我來了。」「你也許今天是第一次來見我，可是你們都是我的舊識，我徹頭徹尾認識你們」「我沒有屬性和特性，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所以幻象怎能影響到我？」「要

是我以四隻手臂各帶著法螺、(邊緣鋒利,取人首級用的)飛碟、大錘、蓮花來這世界,那你們會逃之夭夭或把我放在展覽會場。反之,要是我像各位一樣平凡,那你們就不會把我當回事了。所以我才以這副人身示現,並不時展現我的這些神奇事蹟給你們看看」。

「我的任務是透過真理和愛來復興人類的靈性」「我來人間,把『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兩者都給你指出來」。「你向我走一步,我向你走三步」「當某人扛著沉重的悲慘痛苦的擔子來找我時,我最高興,因為他最需要我手上有的東西。」「一切萬有,透過阿特曼的關係,都是我的。所以那些膜拜我的人並不比那些不膜拜我的人更接近我。」這些都是在巴巴的講道中閃現的啟示之光。有一次祂說:「是我的願力把諸位一一帶來此處聆聽我講話,」從這話可以測度祂的恩典和力量。

這些宣佈增加了巴巴的訊息固有的價值,使其對聚集在祂面前的靈魂更有吸引力。祂的大愛淹沒一切,擁抱每一個人,「我不拋棄任何一個人;我不能那樣做,那不是我的本性;不要怕;我是你的,你是我的(I am Yours. You are Mine.)」,當祂對聽眾這樣宣佈時,一種不屬於這世間的親密情感在祂和我們之間油然而生。所以祂的話深深沉入我們的意識中,在那裡生根,漸漸成長為好的行為和神性品德。祂稱呼聽眾為「各位阿特曼的化身」(Atmaswarupalaara, Embodied Atmas, 真如自性的形象)!祂來人間的主要目的是將人從無明的睡夢中喚醒,為他指出他的本來面目——那不生不滅的真我。「你是打不敗的阿特曼,不受人生起伏影響。你走在路上,身影落在塵土上、落在樹叢、荊棘上、落在石頭、沙土上,但你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你毫髮無傷。同樣的,你是阿特曼、真我,因此沒有理由去擔憂它的影子——身體——的命運。」巴巴用許多例子充份說明這一點,給人灌輸堅定的勇氣。

「我的使命是給你勇氣和法喜,驅除懦弱和憂懼,」祂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不要譴責自己是罪人;所謂『罪』,其實只是『所犯的錯誤』,那是名詞的誤用。只要你真心懺悔,決心不再為惡,我會原諒你所有的過失。」「向上主祈禱,求祂賜予你力量,讓你能克服那些由於無明而形成的習性。」如是,祂燃起了人人心中希望和健康之火焰。

祂的溫暖親切,祂的大慈大悲,祂的智慧話語,糾正了成百的人,使他們轉而走向為世界福祉而服務以及個人解脫、明心見性之路。筆者猶記得,巴巴在 Nellore 市講完道後,隔天上午發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一位中年人衝進祂房間,跪拜於祂跟前,在地上打滾,哽咽啜泣像個小孩一樣。巴巴不需要問就知道是怎麼回事,祂轉頭對我們說:

「昨天講的羅慕(Ramu)的故事」並要我們離開房間。前一天晚上巴巴講小男孩羅慕的故事,羅慕是個挨家挨戶要飯的乞丐,他的母親病得很嚴重。他在一戶人家門外叫門,

激怒了屋主，向他衝去往他頭上就打，把他打倒在地，裝乞討食物的容器也掉落地上。致命的一擊就這樣打死了羅慕，臨死前，他還喃喃說道：「媽，媽，這下誰來給您食物呢？」這個故事以及巴巴的勸告——亦即人要先感激父母讓他能來到這個世界——讓這位聽者心生懺悔，他因為某些非常愚蠢的理由而和母親吵架並刻意疏遠她。

現在他來懇求巴巴原諒，由巴巴作主，在祂的祝福下，改過自新。巴巴都知道，不用人來告訴祂，祂慈愛地拍拍他的背；那位男士仍舊啜泣不止。巴巴說道：「懺悔本身就是贖罪。好啦，好啦，不要哭了。我會到你的村子去，把你母親帶去那裡，你們兩人一起見我。去吧，在我抵達之前把她帶去那裡。」

諸如此類由於巴巴充滿恩典的開示而導致的戲劇化事件還有很多：還債、年邁的父親得到幫助、長期被忽略的妻子重新受到歡迎、戒除賭博或酗酒等根深蒂固的惡習、等等。

巴巴的教誨才剛剛「出征」呢，〈永恆戰車御者 Sanathana Sarathi〉月刊[註廿一]於 1958 年——祂人間職涯的第 32 年——的希瓦之夜那天正式出刊，任何聽到祂的訊息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祂在月刊第一期開宗明義宣言所代表的意義：「這一天，〈永恆戰車御者〉向虛假、不公不義、惡——這些我執魔王的小嘍囉——宣戰。吠陀經、奧義書、各種典籍，是這支軍隊的各軍團；要贏得的勝利是全世界的福祉。當勝利的戰鼓在成功的喜悅中敲響時，人類就會成就快樂與和平、幸福與極樂。

[註廿一]「永恆戰車」象徵《摩訶婆羅多》裡克里希那和阿周那共乘的那輛戰車，克里希那答應在大戰時充任戰車御者，為阿周那駕駛戰車。《博伽梵歌》就是大戰開始前兩人在那輛戰車上的對話。

戰役的計劃大綱已經清楚出現在地平線上，這項偉大工作的號角聲是巴巴的四大人類價值：真 (Sathya：包括真理、真實、真語、不虛假、等等)、達摩 (Dharma：倫理道德、職責義務、正確的行為)、和平、愛 (Prema：包括對神的愛和對眾生的愛)。祂的計劃是針對全人類的，因為祂說：「任何經書上都沒有說只有某些階級、等級或某些種族的人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從最小到最大，一切眾生都夠格得到。上主無所不在，祂是一切，祂可以靠修行，靠實踐真、愛來了悟。『真』 (Sathya) 是最高的達摩，愛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

巴巴還從事教育修行人和求道者的工作，並糾正那些老師和嚮導，他們大多因為貪圖名望、爭取大眾支持、虛幻的國際聲望、或報紙上的知名度，而走偏了。祂強調：「用『真誠』這塊試金石來測試每個人，看看他們『捨』了多少——不光是嘴上說說，而是在實際行動上。然後才接納他們的建言，並將其帶入日常行為中。重要的是實踐，而非學問，」沙迪亞賽的時代已經開始，注定會是人類的黃金紀元。

12. 賽是大宗師

信徒們說服巴巴光臨他們的家鄉和寒舍，讓他們能在當地歡迎祂、敬拜祂而法喜充滿。在這樣的場合，很自然的，他們應該希望讓更多更多的人受益於祂的達瞻和講道。巴巴常常答應這些請求，於是，在安得拉邦契托爾縣 (Chittoor)、喀拉拉邦首府 Trivandrum 市、孟買、以及其他地方，許多人得以有機會獨自敬拜祂。祂也在許多地方對大眾演講，讓成千上萬的民眾聆聽祂引人入勝的聲音和充滿能量的教誨，得到絕無僅有而又難忘的法喜。

巴巴對所有人有同等的愛，祂也不區分村莊或城市，事實上，當偏遠村落的信徒需要祂時，祂恐怕更會立即回應。不論在王公的皇宮或是在茅草屋裡，祂都一樣自在。去信徒家拜訪時，祂只帶少數幾個人同行，因為祂不想讓屋主費心款待和破費。祂很能照顧自己，無需隨行人員的妨礙。事實上，祂的仁慈和體貼反而讓隨行人員覺得自己是累贅，不是在幫祂安排舒適的旅程和住宿！

巴巴還遊歷泰米爾納德邦不少次，拜訪了科因巴托市 (Coimbatore)、蒂魯吉拉帕利 (Trichinopoly)、坦賈武爾 (Tanjore)、塞冷 (Salem)、以及其他像是 Tinnvelly 等城市。祂去過海德拉巴好幾次，並旅經 Telingana 縣的各城市和村莊。祂去過埃洛拉石窟 (Ellora Caves) 和阿旃陀石窟 (Ajanta)，那是為了讓祂的信徒看看那些宗教古蹟，祂自己無需為了參觀而去各地，祂可以詳盡的描述任何地方而無需親自去過。之前曾提到過，祂去過德里、瑞詩凱詩、克什米爾、馬圖拉 (Mathura)、布林達梵。巴巴還搭飛機去過孟買，祂曾經多次沿著印度東岸公路旅行，從馬德拉斯到克里希那河與哥達瓦里河的三角洲，中途在 Nellore、Ongole、Gumur、Nuzvid、Chebrole、拉賈蒙德里、Peddapuram、Samalkot、Masulipatam，每到一處都會見當地信眾和其他人。祂甚至去過一些更偏遠的村落，像是 Bhadrachalam 和 Aukiripalli。在卡納塔克邦，巴巴去過 Bellary、Hospet、Mercara、邁索爾、Mandya。有時祂會在馬德拉斯、科代卡納爾 (Kodaikanal)、烏塔卡蒙德 (Ootacamund)、以及邦加羅爾市懷特菲爾德區 (Whitefield) 的 nandanavanam 等地待個幾星期。

巴巴對美景有銳利的眼光，乘轎車時沿途遇到美麗的景點，會將車停在一處安靜、蔭涼、景色宜人的角落，或是停在小溪旁，溪水潺潺流過岩石，或是停在一處高地，眼前山丘山谷一覽無遺。祂喜歡散步在海邊，或漫步林間，或沿著種植地邊界散步。

祂利用每個機會來釐清信徒心中的疑惑，因為信心和堅定只能生長在「信服」的土壤中。於是巴巴的旅行，對那些有機會同行的人，成了移動學校。一位信徒對巴巴說：「聽說您的喀拉拉之旅至為愉快，而且『充滿驚奇』，我沒有那個好命參加，真是遺憾。」巴巴回答：「要抱著信心和希望，相信下次遇到這種機會自己就能參加。現在你就聽聽那些隨行的人的報導並保持心情快樂。」

那位信徒說「充滿驚奇」，是指一件發生在科摩林角，非常戲劇化，著實驚人的奇蹟。那天傍晚，夕陽斜照，天空變成一片粉紅和紫色，雲彩都鑲上了金邊。巴巴走去海邊玩水，信徒圍繞在祂四周。海浪一波波打上岸，似乎一波比一波更渴望觸碰到祂的蓮花足，並獻上自己特別的禮敬。突然間，巴巴像似知道大海的渴望，祂面對大海，對身旁的信徒說：「瞧！大海在用一串項鍊歡迎我。」

就在這一瞬間，幾碼之外，一道莊嚴宏偉的海浪威風凜凜沖向岸來，很快就掃過巴巴的腳，然後退回海裡。只見巴巴的腳上忽然圍繞了一串令人目眩神迷的珍珠項鍊，正隨著水流來回漂動！目睹此景，在場信徒的驚奇可想而知。108顆晶瑩剔透的珍珠串在一條金鍊子上，每一顆都是無價之寶！啊，巴巴那迷人的模樣！上主的化身再次接受海神伐樓那（Varuna）的禮拜！

問答討論，對巴巴來說，是一天當中的主要活動，不論是在百善地尼樂園或別處。在這個殊勝的一天，大家問了一系列重要問題，巴巴一一予以回答：

「這一切萬有只是幻覺嗎？」

「不，把它當成『萬物』看待才是幻覺。對於其真如實相的無知，是幻覺」

「《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這些史詩是真實的嗎？」

「真實？它們只提供了部份真相。比如說，當你跟人家談論我時，你無法完完全全的描述我，是不是？」

「為何神要下凡人間來復興正法？祂光用祂的願力（Sankalpa，意志）不就夠了嗎？」

「當然光靠願力就可以了。但是若神不化身為人，來到人間，你要如何得到這些法喜極樂？」

「當一個小地方有騷亂時，來一位警員就足以平息。當騷亂有擴大跡象時，就要派一位副督察來。當騷亂演變成暴動時，警司就得親自來鎮壓了；可是，就像現在，當全人類都面臨道德的毀滅時，警察總長——上主——就會下凡，以那些神聖的人和修行人為祂的軍隊。」

「阿梵達在哪裡誕生？」

「在最能從事修行的地方。」

「我們怎知你就是舍地賽巴巴？」

「對你們來說，是有困難。那天當我陽神出竅，化身為一位老人，去那條路上（靠近 Bagepalli）救溫卡塔拉曼（Venkataraman）的孩子時，他並沒有認出我來，他一再向我道謝，並掏出一盧比硬幣要給我（！）。當我自稱是“Jodi Adipalli Somappa”時，他以為我是一位名叫“Jodi Adipalli Somappa”的村民！羅摩和克里希那是同一位上主的化身，然而祂們的特徵不一樣；同樣的，你哪能認出這副身體和舍地那副身體是同一位？拜舍地賽巴巴的人並沒有了解祂，你也沒有了解我。只有同時了解這兩位的人才能做出論斷，是不是？……」

這些就是那天在海灘上海神獻珠之後的對話趨勢！

隔天，在前往 Surandai 途中，一行人於傍晚抵達 Courtallam，坐在昔日特拉凡科王國的王宮（Travancore House）外面唱巴讚。巴巴請大家發問，以下是祂的回答：

「我在每一位修行人背後，他們轉身來看我，但哪能看得到？我還是在他們背後！有時候，在一瞬間，出於我的意志（Sankalpa）我給予他們達瞻。」

「上帝是 Anaadi（無始的），可是如今人們卻開始在那裏爭吵，因為他們說：『上帝是 naadi, naadi（泰盧古語「我的」）』！」

「在這個物質世界（Jiva loka），有善與惡；在氣界（Prana loka，元氣界），只有善；在阿特曼界（Atma loka），善與惡相等；在聖靈界（Paramatma loka），無善也無惡。」
（譯者按：這些「界」代表人的意識層級）

「沒有所謂無神論者或是惡人，所有人遲早都會了悟上帝的。」

「我會寬恕你的一百項過錯。先省視一下自己有沒有遵從我的勸告，然後判斷一下我的話有沒有成真。」

「在學校裡，每週、每月有有測驗，每季、每半年有考試。但是，只有在舉行過最後的考試，考卷打分數後，才公布結果，宣佈你是『過關』還是『沒過』。好好考每一場考試，贏得考官的恩典。」

「你可以摧毀業障，也可以造業；你的修行可以燒毀它，也可以孳生它。」

「印度人有很多方面要向西方人學習。這國家的人民甚至給年幼的孩子們灌輸恐懼感，他們告訴孩子：『你會掉下來，會傷到自己，』於是孩子沒有被訓練去爬樹、游泳、以及從事其他一百種有用的行動。大人們用鬼、小偷來嚇唬他們，於是他們在極度恐懼中長大。小孩子一定要學會自立、勇敢、充滿熱心。」

「修行分三個階段：（1）當修行人還是一個凡夫時（2）當他成為修行人時（3）當他體悟到一切萬有都是上帝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先是有三種東西：世界、靈魂個體、上帝，然後三種約化為兩種：靈魂個體和上帝，最後，只剩下上帝，而祂是這三種東西的總合（一即一切）。」

「這一切萬有的生成，都是歸因於 Jada(惰性物質)和 Chaitanya(識)，亦即 Prakrithi 和 Purusha。」

「一位弦樂器家能彈奏出 400 種旋律 (raga)，他不是用 400 條弦，而是只有 4 條弦，是不是？泥土和水能製造出瓦缶；希瓦和夏克緹製造出這個惰性物質宇宙。」

「此處大家都是梵天；一位梵天問，十位梵天聽；一位梵天回答，所有梵天都感到滿意。」

「當太陽的光線被一塊凸透鏡聚焦到一個點時，就能生出火來；當上主恩典的光線被這般集中時，它就能點燃菩提智 (Buddhi)，燒毀妄心。」

「上主讓這世界註定會有悲傷、痛苦、憂患，否則人就不會緊抓住神。這就像醫生給病人開出的飲食和其他限制，以補充他開出的藥方的療效。」

「信心，只有在你對神有飢餓感時，才會來到；不感到飢餓的人，不會津津有味的吃一頓大餐。」

「禪坐和持名持咒要遵循一些步驟和階段，毫無章法的追求一些靈性理想是不好的。如果你問我，持名持咒和禪坐，哪個比較好，我會說：『能令你生起更強的信心的比較好。』持名持咒時，不要動嘴唇和舌頭。持名持咒應該是在心中持念。」

「Radha (喇妲，克里希那最寵愛的牧女) 是 Dhara，大地、Prakrithi，與 Purusha 相對。RADHA 是虔誠信愛—ADHAR，它要像 DHARA (不中斷的流動) 那樣，不斷的流。」

「如果你堅守『真』(包括依循真理，說真話，真實不虛假) 之道路，那麼失敗看起來就不像失敗，遭遇悲慘不幸也不會使你顯得可憐兮兮。」

以上是巴巴的一些甘露法語，使得與祂同行成為不折不扣的般若之旅。

巴巴無論待在哪裡，都會像在百善地尼樂園一樣賜予個人面談，給人安慰、勇氣和信心。祂也鼓勵信徒安排唱巴讚的活動，一同唱頌主的聖名。祂常常訓練他們唱。就像這樣，巴巴遊走各地，讓所有人心花綻放，法喜充滿。祂沛降祝福給受苦而有誠意的人，以行使神蹟來證明：祂化身為人時時刻刻都是為了你和我。

13. 有我在這裡

1958 年 9 月 8 日晚上，巴巴在 Elamaru 王宮外寬闊的場地對來自 Nuzvid 市以及鄰近鄉村的廣大群眾演講，祂的開場白：世人走錯了路，走入旁道，而偏離了目標。然而，唯有人類有能力認出正路並返回正路，不斷糾正自己。他務必要運用這種自省的能力，來了悟：唯有思索關於神的道理，人才會有內在平靜和滿足。祂還提到，悲傷和煩惱都是因為心靈缺少勇氣。

祂講到一半，突然倒回祂坐的椅子上，身體僵硬不動。祂陽神出竅，去安慰某位陷入極端悲痛的信徒，告訴他：「有我在這裡」！時間是 7:25！全場充滿了一種怪異的肅靜，聽眾屏息呼吸，寂靜中，桌上的鐘的滴答聲清晰可聞。7:30 時祂回來，繼續原來的演講，說：「這是我的職責！當信徒呼喚我時，不論我在哪、在做什麼事，我都得去援助。」接著，祂繼續講上師和弟子之間的關係、講身體是神的廟宇、以及為了昇華人的七情六慾所需要的修行紀律，講了超過一個小時！

1958 年 11 月 24 日，布達巴地舉行鞦韆節，當做世尊沙迪亞賽巴巴生日慶祝的一部份，大廳東邊的「鞦韆」（用繩索吊著的中型沙發）被飾以美麗的花朵，巴巴在信徒誠摯的懇求下坐上了鞦韆，大家唱祈禱歌曲，還有音樂演奏，幾位信徒對大眾演講宗教方面的主題。突然間，巴巴聽到「呼喚」，跌回枕頭上，「失去意識」。事後祂說，海德拉巴市一位信徒的父親，患有水腫，忽然心臟病發作，被抬上救護車。祂去給他達瞻和聖粉，然後回到鞦韆上，前後不到兩分半鐘，但是，正如祂在 Nuzvid 市時所說的，祂「必須去一趟」，祂的「職責」在「向祂招手」。啊！上主的無量慈悲，祂的無邊法力，誰能形容？

這些年來，這種慈悲以種種形式表現出來，然而最戲劇化的就是這種陽神出竅。早在 1940 年，當祂才十四歲時，祂就會毫無預警的「出體」，讓大家驚愕不已。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時，大家誤以為祂是被蠍子螫了才昏迷不醒。

祂甚少透露自己去了哪裡、誰得到祂的恩典，但是祂有提到這些細節的例子就多到令人敢說：這些陽神出竅，遠達阿薩姆省邊境、喀什米爾前線、Swiss Valley、Nalamalla 國家森林、孟買海邊、以及其他很多印度和外國的地方。有時候可以看到巴巴的身體做出一些姿勢和動作，像是拖、拉、舉起、抬起、紮上繃帶、拔取摘取，事後祂會解釋說，那是在營救某個人，使他免於溺水、被火燒到、被輾過、壓扁、擠扁。有一次，祂說祂

去了海德拉巴市的 Bolarum 區（當時祂在 Muthukur 村，在一棟平房屋頂上和一群信徒交談），因為那裏有一輛吉普車翻車了，一位信徒被壓在下面。巴巴跑到那人面前，帶著訊息：「為什麼要害怕？有我在這裡。」（Why fear when I am here?），將那人從車下救出，然後陪伴他，直到一輛巴士經過，將這位傷者載去醫院。

在海德拉巴邦被 Razakar 叛軍控制和掠奪的期間，有一位信徒面臨生命危險，巴巴陽神出竅去救他；事實上祂還打了祂身邊的幾位信徒，當時大家在尼樂園屋頂上。事後祂解釋，那是祂對那些盜匪的懲治，傳到海德拉巴，效果增加百倍；據那位海德拉巴信徒說，那些強盜「被揍」之後，嚇得四散逃竄！

一位村民為了農產品的分配問題和哥哥吵架，他來到布達巴地，希望能靠人施捨以便待在那裏。巴巴斥責他，說他是別人的累贅，說他只要多一點點耐心和愛，就可以和哥哥以及村裡的人融洽相處。巴巴向他保證，不論他在何處，祂的恩典都會落在他身上，然後打發他回家鄉。結果他認為巴巴是把他趕出去，心中為之難過不已，於是在一個暗夜去臥軌自殺。

然而巴巴的恩典無所不在，祂「趕赴」鐵軌那裡，及時將他推到一邊。當時在布達巴地巴巴身邊的人可以看到祂在推一個很重的東西，因為祂身體的姿勢是那樣！然後巴巴恢復知覺，感嘆這位村民愚蠢地誤解了祂的勸告！這位名叫畢馬亞（Bhimaiah）的村民事後向筆者解釋，說當時巴巴抓著他的手，將他從鐵軌墩拖下。畢馬亞流著眼淚，帶著懺悔的心，立即返回布達巴地，然後才回到家鄉和哥哥見面！畢馬亞一定是深深感覺那首著名的頌歌，形容 Dattatreya（三位一體神）：“Dattatreya Tatkshanaath Sarvagami, Thyagi bhogi diva yogi dayaluh”，對沙迪亞賽巴巴這位三位一體神的化身來說，真是一點都沒有錯。直到現在，信徒問畢馬亞為何要做出這種魯莽的事，還要勞駕巴巴出體救他？他聽了都會羞愧地垂下頭，請我們不要再追問這件令他痛苦的事。

講到巴巴具有三位一體神的屬性，筆者想要在此引述一位朋友的親身經驗。他是哲學教授，和一位拜三位一體神的上師有接觸，這位上師是 Gondhawali Brahma Chaitanya Maharaj 的弟子，這位教授在這位老人指導下研讀各種典籍。有一次，這位老人告訴他關於沙迪亞賽巴巴的事，說祂是三位一體神的化身，要他去布達巴地，接受祂的降福。老人說：「我太老了，無法成行；」「但你應該去見祂，」老人堅持道。於是教授來到布達巴地。巴巴召見他面談，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來吧！禮拜我，這是你

的三位一體神的廟！」《往世書》如是讚嘆三位一體神：「祂於同一瞬間去每一處地方，」——以回應來自四方信徒的呼喚、祈禱，懇求祂的介入、安慰、賜予力量、解救。

巴巴會在信徒臨終時「出體」，去到他身邊，給予達瞻。有一晚，巴巴出體去給一個人達瞻，回來後，筆者對祂說：「所以，這個事件發生在 Muddanur」巴巴說：「不，不，死亡是因為心臟病發作。那人被送往另一處，他是死在半路上。」並宣佈那人的姓名。事後，那位喪妻的先生來信透露，因為當地醫院缺少氧氣設備，只好雇用計程車將病人送往 20 哩外的鎮裡，她在車上過世，口中猶唸著：「賽朗，賽朗 (Sai Ram, Sai Ram) 。

一晚，巴巴在 Horsley Hills 的餐廳走動，祂看起來似乎即將要「出體」了，但仍然喃喃說道：「還有一點點時間」，並繼續走向祂的餐桌。晚餐吃到一半，祂離開身體去給一位垂死的人達瞻！幾個月前，祂出於慈悲而「出體」，出體期間，祂口中說著：「水，水，」說了好幾次，於是當時在布達巴地祂身邊的人拿了一杯水來，湊近祂的嘴邊，可是祂完全沒有注意到。祂回來之後，環顧四周，看到那滿滿一杯的水，問是誰拿來的，為什麼要拿水來。信徒告訴祂說，是祂自己要水的，祂笑道：「如果我要求送水給某處一位即將過世的人，水也被送到這裡來。」

神的方式實在奇特，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巴巴經常說：「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和精力企圖去為我的行為找出解釋。先了解你自己和你的本性，那會提供你一些關於我的線索。」

巴巴無須「超越」肉體來出現在別處或幫人解危，有時候，祂就只是保持不動或凝視前方，幾秒鐘內回神過來，此際，出體和傳送恩典的旅程已經結束！一天，巴巴正在講一個故事來說明某個道理，是關於摩奴王的一位大臣的故事，講到一半，祂忽然一個恍神，持續了約十秒鐘，然後回神，繼續講故事！聽眾中只有少數幾位有在全神貫注的人注意到有些異樣。就在那時，有人進入巴巴房間，巴巴問他：「收到電報了嗎？」這人好像有收到一封！他還沒有打開，於是電報被傳遞到巴巴手中，巴巴撕開電報信封，裡面的訊息是：Prasad 發高燒，高達華氏 104 度。然而巴巴說：「不用擔心，我剛去了那裡，男孩脫離險境了。」我們獲悉，這個男孩 Prasad 當時在這位剛剛拿電報進來的人的家裡，遠在 250 哩之外！

通常，巴巴在出這種匪夷所思的恩典任務時，我們連一點跡象都看不出來，祂甚至在與人交談或是唱歌或是走動之間，出任務去拯救、保護、指導、命令。筆者還記得一

次特別突出、獨一無二的經驗。當時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祂的房間內，我們大約有十來人在裡面，正忙著把一對對的兜提布（dhoti）剪裁成單件的兜提，折疊起來，準備在九夜節時分發給窮人。忽然，巴巴問一位信徒：「帕塔瑟拉底（Parthasarathi）！你以為我現在正與你們在一起，用這把剪刀剪這些布，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我剛剛才去馬德拉斯去探望你的兒子庫夏（Kusa）？小傢伙染了白喉症，你弟弟帶他去醫院。不用擔心，親愛的，我給了他達瞻，他很快就會康復。」聽了這番宣佈，我們都吃了一驚。帕塔瑟拉底跪拜在巴巴足前，完全臣服於巴巴無遠弗屆的法力和恩典。

巴巴以祂特有的幽默，說祂的殊勝事蹟是「我的名片！」，也就是說，祂在藉由這些手段來宣佈祂就是上主——那位在千鈞一髮之際去營救許多信徒的上主、那位在呼喚祂的人面前顯靈的主。出於慈恩，祂放下身段，對人出示祂的「名片」——那是祂的神性的「證件」——甚至對那些純粹抱著好奇心來瞧瞧的過客亦然。我們能不能把握機會，從祂那裡覓得明心見性之鑰，就看我們自己了。

14. 戰車駕駛

在史詩《摩訶婆羅多》裡，上主克里希那慈悲地同意在俱盧之野大會戰時充任阿周那的戰車駕駛，「神」成為「人」的駕駛；神引導人的行動。

就在阿周那的職責召喚他採取行動時，他卻陷入愚痴妄見的糾纏中。眼見敵軍都是自己的親人，他下不了手大義滅親，哭道：「我的肢體垂頭喪氣，口乾舌燥，弓從我手中滑落，我無法站立，頭腦在旋暈。」師利·克里希那斥責他懦弱，毫無大丈夫樣，與他的身分完全不匹配。阿周那的明辨能力為悲傷和妄見、驕傲和無明、「我」和「我的」的二元對待心態給壓倒了。於是克里希那一眾生內在的寓居者——除去阿周那無明的面紗，教導他成功人生的秘訣、教導他將自己全然交託給神、以及保持心無執著。

1958 年，《永恆戰車御者 Sanathana Sarathi》在百善地尼樂園出刊，巴巴給這份月刊取這個名字有其深刻涵義，因為，就像克里希那一樣，祂也是來去除吾人的悲傷和妄見、驕傲和無明，並復興正法。“Sarathi”（戰車駕駛）這個字是巴巴對我們的保證：只要我們跨出第一步，請祂執起我們生命的韁繩，那祂就會正確的引領我們。

“Sanathana”（永恆）這個字提醒我們，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巴巴就一直在扮演這個角色。

巴巴寫了五個系列的文章，標題分別為：Prema vahini（聖愛流泉）、Dhyana vahini（禪定之川）、Prashanthi vahini（百善地流泉）、Jnana vahini（般若之川）、Sandeha Nivarini（釋疑）。祂的風格是簡單而直接，口語化的泰盧古文，因此讀者讀這些文章，感覺就像巴巴親切而富有啟發性的對自己講話一樣。句與句之間祂會插入許多問題來問讀者，讓讀者自行思考。字裡行間有時夾雜著親切的稱呼，像是：“Nayina”、“Baboo”、“Abbayi”、“Bangaroo”、（「孩子」、「親愛的先生」、「我珍貴的」、「寶金如」），拉近我們與祂的距離，以便教我們歸神之旅的藝術。

巴巴曾這樣寫道：「要是農夫播下的種子沒有發芽、成長，因而沒有收成，那他會多沮喪！同樣的，要是我播下的『真理之言』的種子沒有在你心中發芽、長成樹苗、大樹、開花結果，那我也不會快樂。這種『法喜極樂』的收成是我的養份，這是你要對我做的唯一服務，沒有比這更高的了。如果你不丟棄這些為你而寫的忠言和真理，將其付諸實踐，並從中體驗到快樂，那種快樂就是我賴以支撐自己的食物。如果你這般按照我

的話來行動，每天實踐，那我會高興的告訴你更多更多的東西，因為那就是我來人間的原因。」

巴巴經常說，祂透過那些殊勝事蹟和神蹟遊戲來展現祂的神性，只是為了給人灌注信心，人們才會聽信祂，遵循祂的建議，去明心見性。祂說，人人都有權從祂這裡知道這個訊息，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祂，不用害怕、不用猶豫。祂急著想去除那些來求祂指引的人心中的疑惑，祂隨時願意盡量給他們面談的機會，來討論他們個人的修行問題，這些都是祂的恩典和慈悲的明證。

翻閱《永恆戰車御者》，可以看出世尊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法力、智慧、恩典。祂警告人們不要只顧大處而忽略小地方：「要當心那些小事情，時時刻刻恣縱於那一百件小事，日久形成習性，扭曲你的人格。它們會改變人的智能、眼光和看法、所懷抱的理想和渴望。要在那些邪惡的習性奴役你之前先發制人，如果你真心努力，一定會成功。」

「若別人指出你的過失和缺點，不要與他爭辯並企圖證明他錯了，而且不要對他生起怨憎。自己在心中思索一番，冷靜省視自己的行為，並心存感激的去糾正自己。」

「若某人造成你心靈上的痛楚，不要起瞋心，瞋是『明辨』、『澄見』和『睿智』的頭號敵人。找個沒人的地方，坐下來念一下神的名號，或是提高嗓門唱唱巴讚，或者，如果這兩者你都不能做的話，就上床睡覺去。」

「對你個人來說，自己的親身經驗是真理的最佳保證，別人講他們自己的經驗，你不要被牽著鼻子走，自己親身的經驗才是最真實的。」

「培養勇氣、信心、希望和熱忱，無論在世俗或靈性領域，這些特質都對你大有好處。」

「到處都可見到人們愁眉苦臉，增加痛苦是對的嗎？海面的風浪已經夠大了，你還有心思在海上吹起一陣颱風？你應該學著去散播微笑才對。為何要用嘆氣和自己悲慘的故事來讓這世界更哀愁？克服自己的哀愁，做別人的榜樣。」這些是祂仁慈的教誨。

去除有害的癖性、衝動、習慣，以及培養良好的個性，只是修行的先修課程而已，所以巴巴花了相當多的功夫來談禪坐、持名、持咒、憶神念神、祈禱，約有十三個月，祂的文章都在討論禪定及其做法，祂稱之為「經過計劃的例行工作」。

「修禪定，直到你的心念被你牢牢的控制。不要去追隨妄心而隨其妄念起舞，要試圖去發現它並加以懲罰。保持靜止不動，不去追逐它，那麼，當它累了、精疲力盡時——因為它被你忽略了一——它就會自己回來。妄心就像一個小孩，若它的母親走在它後面喊它的名字，對它的移動表現出感興趣的樣子，小孩就有了信心，敢再走遠一點；但是如果母親收回她的腳步，站著不動，小孩就會因為母親不理它而害怕起來，跑回她的懷抱。所以，不要去管

心中的妄念，繼續持念神號和靜坐冥想——以你最喜愛的神的名號和形象為對象、以你覺得最有助益的方式。那你心中的願望就會實現……」

這類安慰和鼓勵性質的話，在這位當代阿梵達寫的文章中處處可見。如祂所說：「在過去，正法的衰微，是特定的某一群人或是某位個人造成的，他們大權在握，可以肆意剝削奴役人民。因此，從前的阿梵達，可以藉由毀滅那群人或某個個人，來復興達摩。可是如今，『羅刹』個性是普世皆有的特徵，所以這個阿梵達必須讓人類的品性、心態、行為產生大變革，人類得接受一些修行紀律方面的教導，」「必須令人們走在通往同一性、和諧、和平的路上。一切萬有都是上主的顯化，祂是一切的基礎、全部的內容、組成布的經緯線、棉紗線，這個真理人人都有權去知道，不分種族、宗教、階級、種姓。你們這一代的人真是幸運，有福接觸到神的化身，並得到祂來人間要給予的指引。」

巴巴強力批評那些為了名聲而犧牲理想的上師，祂來人間的目的之一，就是引領這些人回到正軌。祂譴責以上帝的神聖名義造成派系對立，事實上，祂從不認為神會生氣或忌妒，祂說：「不要相信那些將神形容為貪婪、像個生意人、會生氣、會忌妒、會報復的描述，祂超越所有小器、交易、討價還價，祂是愛、慈悲、安詳。裝有甘露的壺若被一顆石頭擊中，就會漏，但是裡面的甘露會變苦嗎？不會，它的甜美永遠不變。」巴巴的訊息是：「和諧」，祂說：「當演講者在描述那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存有』(Sat：存在而真實不虛) 時，其內容和方法端視演講者的眼界與聽者的程度而定。若是透過一些屬性來描述它，則它就有了種種名和相。修行人若體悟到：它超越一切心念所能想像得到的屬性，他就稱它為『道』(Brahman，梵) 。」因此，巴巴說，所有宗教派別之間的爭吵都只是世俗性質的敵對，讓低劣的心靈能從中得到一些粗鄙的快感。

巴巴也指出，那些出家人，只有在拋棄了所有欲望，連發展自己的道院的欲望都沒了，才值得受尊敬。道院成了這些上師的負擔，他們沒有放下所有的束縛，反而更緊緊地拖著娑婆世界的犁，淪為驢、牛之類的生畜。巴巴說，人們對永恆之正法、對這些出家人的道院失去信心，就是因為些人的所作所為，他們不斷施壓於社會以博得名氣。巴巴說，這種古魯訓練許多弟子，所以他們得特別花功夫去幫助受訓者得到正見，讓其完全沉浸於對上主的沉思中。

巴巴還指出，將上師擺在過高的地位，高過他們應有的地位，是一種錯誤。尊敬上師，視他為給你指路、照顧你的修行進展、關心你的幸福的人，這樣就夠了；不要視他為包含一切、無所不能。唯有上主能被視為、被感覺為無所不在、全知全能。

巴巴總是強調適度，祂並不對所有人都提倡苦行苦修。祂說身體是上帝賜予的工具：「充分了解它，讓它服從你的意志，絕對不要對它磕頭而遵循它異想天開的要求。小心地訓練它，讓它有助於你的幸福。」「要注意身體開始出現損壞或衰退的初兆，以有紀律的活動來保持它在良好狀態」「適度的飲食、適度的睡眠、對眾生的愛，面對痛苦和憂慮、面對成功和幸運，都能保持堅忍剛毅，這些，對於治療身體的疾病，比藥物來得重要。縱使是『明辨』的能力，若能將之運用於自己的健康狀況，也能助你克服疾病。」巴巴經常在文章裡反對那些過度熱心的修行人讓身體挨餓，以及那些愚蠢的貪口腹之慾者，一味迎合自己的舌頭，而吃激性和惰性食物。

巴巴一點也不譴責居士的家庭人生，巴巴說，那種人生是「老師」，因為，就是經由家中的辛勞和混亂，人們才會渴望追求高層次的心靈生活。祂說，要不是因為這些麻煩，很多人根本不會來到祂跟前；而一旦來了，認識了祂，這些人就緊抓著聖靈不放，不管他們遭遇的麻煩解決了沒有。他們漸漸感覺，不該把這些麻煩看得太重要，他們以更大的勇氣和信心，甚至更多的了解，來面對這些麻煩。祂曾如是寫道：甘蔗應該歡迎被切、被砍、被壓榨、被煮、被過濾，因為不經歷這些淬煉，甘蔗會乾掉，無法讓舌頭嘗到甜味。同樣的，人一定要歡迎困難，因為那樣才能萃取出內在心靈的甜美。「你想要打造一件裝飾品，你去金匠那裡，把金子交給他。可是你會夜夜無法入眠，為了金匠將你那塊金子加以鍛燒、敲打、拉扯、切割、雕刻而憔悴嗎？那麼，當上主為了將你打造成一件可愛的珠寶，而將你放入苦難的熔爐裡加熱、熔解、切割、雕刻、去除渣滓時，你為何要憂慮呢？」

巴巴是偉大的療癒者，能使低落沮喪的心復元，能使人復甦，重新振作。祂強調「真」(Truth)，因為虛假和謊言 (Falsehood) 的根源在於懦弱，只有在你怕某個人或討厭他時，你才會對他隱瞞真相。而「真」則是基於力量。巴巴說，承認自己軟弱、缺乏力量，是有違自己的本性的。祂不許任何人說：「我罪，我有原罪，我是罪人。」任何信徒因為懺悔而咒罵自己時，巴巴會立即將他拉起，說：「既然我是為了你而來，你就不應該有這種感覺。」

巴巴視力量為美德，懦弱為罪惡。身、心、靈的力量都是不可缺的，但是三者最大的來源是對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的神性，相信聖靈寓居在自己內部。「要牢記這個真理，並從中汲取力量。我的使命是來讓你對自己有信心，從而讓你有力量。」巴巴說：沮喪、意氣消沉，是人沉淪的主要原因，因此人人都要培養快樂的心情。「對於知足的

人來說，人生是一個長久的節慶。」「忌妒會耗損人的生命元氣，它像毒液一樣，散佈至整個政治團體。把快樂和悲傷都獻給上主，那是獲得滿足感的秘訣，知足是所有寶藏中最珍貴的。」

巴巴灌輸信徒服務的精神，在九夜節期間，通常會挑一天專做社會服務，並且教人要把服務當成是對神的敬拜。祂寫道並說道：為人服務最終等於是為自己服務，而傷害別人最終等於在傷害自己。「當神親自來到人間，讓自己能為人服務時，要是人自己也從事那種服務，想想看，祂會有多高興？」「奉獻出你的時間來為這世界做些服務，不管最後結果如何。」不過巴巴非常講究「正見」，這種正見要能激勵走服務路線的修行人，「雖然為人類服務是神聖的，但除非與更高的『為神服務』的理念相結合，體悟到神在人人內部，視上主為這個人、那個人而敬之愛之，否則為人服務沒有任何益處。要對人的神性有十足信心，獻上服務時，心中時時想著上主，無有間斷。」「用上主賦予你的力量、知識、造詣，來增添上主的榮耀，真心誠意，絕不裝病以逃避責任，這就是服務上主——不論你是在哪個活動領域或哪個職責區被召喚去做那項服務。」

巴巴經常花一整個演講來闡釋「探究」(Vichara , Inquiry) 的必要性，不能只是無理性的盲目信心，「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不用遲疑，我隨時都可以回答。但我只要那些有心去探究、想要了解的人發問。」「不經分析和思考，就無法瞭解事物的真正價值，『捨離』就無法做到。有時你甚至得對你的整個探究過程做一番探討，因為你可能一直在欺騙自己，辯稱自己的所做所為都合乎道德，純潔無瑕；而你的心念若不帶偏見，則它會率直地譴責你的行為。」就像主克里希那一樣，巴巴也告訴人們：「考慮所有正反意見，並想想自己的親身經驗，然後做出自己的判斷，不要被別人所說的牽著鼻子走，甚至不要被我所說的牽著鼻子走！」巴巴說：「在了脫生死的大門前，有三個守衛，你要出示證件，他們才會讓你進入。需要的證件是：知足、內在平靜、探究的精神。縱使只讓其中一位感到滿意，其他兩位就不會那麼嚴格。所以，要培養知足心或內在平靜或探究的精神，基本上，它們是彼此相關的。」把「探究」帶入靈性經驗領域，就會得到內在平靜，亦即不受干擾的知足感，亦即法喜極樂。

「向我討教一些修行方法，是你渴望去從事的；或是問我要一些信息，是你可以立即付諸行動的。尋覓一些值得你尋覓的東西，」這就是巴巴要求我們去做的。巴巴發出的命令，給人一種迫切感，如祂所說，開始走上修行之路的時間，是「此刻」，「明天要做的修行，今天就開始；今天要做的修行，現在就開始。」兒童必須從小年紀就開始學習字母，以便在日後人生中可以精通藝術和科學。同樣的，靈性世界的小孩必須立

刻開始學習「字母」，並一直學習下去。沒有人能在老年時，或在臨終的床上，還應付得了這些「字母」。「每過一秒，生命都變短。過去的那一刻已經不屬於你了，即將來到的那一刻可能根本不是你的。所以，在當下花你所有功夫，來獲得永恆的快樂。」

在獲得這種永恆的快樂的種種方法中，巴巴把 Namasmarana (持念神的名號以憶神念神) 擺第一位——雖然祂也講傳統的三種瑜伽以及三種傳統哲學體系。巴巴來人間，是要終結所有宗教派系對立，祂強調這些學派和體系彼此間的和諧，「我不會說行動 (Karma)、虔誠 (Bhakthi)、智慧 (Jnana) 三種法門彼此是分開的，也不會排定它們的次序為第一、第二、第三，甚至不接受三者的混合。行動是虔誠，虔誠是智慧。一塊甜點具有甜味、形狀、重量；同樣的，一個向神的人，也要具有虔誠之甜味、行動之形狀、智慧之重量。」「般若智慧是虔誠的產物，而虔誠能被行動促進，最崇高的行動是 Namasmarana、持名、持咒、禪坐」

「深度而無條件的虔誠將靈魂從 Salokya mukthi 帶至 Samipya mukthi，再從 Samipya mukthi 帶至 Sarupya mukthi[註一]，這是虔誠部的經典所描述的終極境界。然而吠檀多不二論 (Adwaita) 不認為這是最高境界，一個靈魂光只是和上主有一樣的形體 (Sarupya)，並不表示他具有上主的創造、維持、毀滅 (瓦解) 能力。唯有當所有差異都完全消失時，才算達到合一的境界，而這就是 Sayujya 發生的時候，那唯有靠神恩才能發生，不能宣稱那是自己的努力所得來的報酬。」

[註一] mukthi：解脫，了脫生死。Salokya mukthi、Samipya mukthi、Sarupya mukthi 是《博伽梵往世書》以及一些講虔誠的經典所提到的三種解脫境界。一個人生前若信奉某一尊神，死後便往生那尊神的極樂世界，此謂之 Salokya (“same loka”：與該尊神住在同一個世界)。若他生前修行精進，則死後不但可以往生到那尊神的極樂世界，而且與那尊神非常親近，此謂之 Samipya。甚至可以到達更高的境界，而具有和該尊神相同的形體，與該尊神長相一樣，此謂之 Sarupya (“same rupa”：同樣的形體)。然而，一元論 (Adwaita，不二論) 者認為，最高的境界是 Sayujya mukthi，他沒入道的光輝中，與道合一。

「上主也能賜予 Brahmajnana (關於道的般若智慧) 給信祂愛祂的信徒，這是因為，聖靈 (Purushothama) 和物質世界 (Prakriti) 並非分離的兩個東西。上主可以除去祂給自己覆蓋的幻象面紗。」「一件東西和其本性是同一個東西，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有可能將本性和東西、將甜味和糖、將光和太陽分開來看嗎？同樣的，神 (Bhagavan)

也有兩種特性：當吾人將其說成是兩種時，它們分別是所謂的聖靈 (Purusha) 和物質世界 (Prakriti)，但此兩者其實一而二。聖靈是神 (Bhagavan) 的未顯現的部份，它是一體而不可分割，它就像糖的甜味，只能憑修行體驗去感知。聖靈就只是發出意願，便為物質 (Prakriti) 所包圍而被掩藏起來，這便是我們肉眼所見的大千世界、宇宙。這個『太一』 (聖靈) 是整個『整體』也是各個『個體』的基礎。這個顯現出來、有形有相的宇宙整體，是出自那未顯現、無形無相、一體而不可分割的『真如』。圓滿 (宇宙整體) 出自圓滿 (真如)，但圓滿 (真如) 絲毫未有所減損。」

巴巴以容易了解的方式闡明最糾纏不清的哲學問題，用直喻、隱喻、比喻、箴言、妙語來總結花了一個小時時間所詳細解釋的東西，讓聽眾或讀者一瞬間恍然大悟。總之，祂來人間，是為了你我，為了將我們都鍛鍊成訓練有素的修行人，因為，正如祂所說：「心地純潔、沒有偏見、沒有激性情感、不淫不貪、不瞋不忌妒，唯有透過這樣的人，這世界才會有繁榮與和平。」願我們都得到祂的恩典祝福，能加入這種訓練有素的靈魂的行列。

15. 任務開始了

1960 那年的九夜節，巴巴在講道中宣告了祂的身分和使命，那種震撼，全場數千聽眾一定至今記憶猶新。第一天，慶祝醫院日的時候，巴巴說，硬把深奧難懂的吠檀多哲學灌進那些頭腦簡單、沒啥學問的人民的喉嚨，是在浪費時間與精力；建議他們進行累人的斷食、守夜，是愚蠢的事。老師和古魯必須循序漸進，從他們所在之處，力促其慢慢向前邁進，鼓勵他們一次邁進一步，鼓勵他們將惡習一個接著一個去除，並漸漸增加持念神名和禪坐的時間。

巴巴一連三天都在講祂自己和祂的使命。那段期間，古典印度音樂家 Doopati Thirumalacharlu 唱誦並解釋那首泰盧古詩“Sri Sathya Sai Gita (沙迪亞賽之歌)”，為巴巴提供了引子。巴巴宣佈，祂再度來到人間，來宣揚同樣的「為而無為」和「臣服交託」的義理，祂說：「就像雲遮掩了太陽的榮耀一樣，疑惑和妄見之雲遮掩了我的榮耀，讓你無法了解它。」祂要所有人都像阿周那一樣，拋棄那種妄見，從「我」和「我的」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祂說：「愛是種子，虔誠是苗，信心是肥料，結交善知識是雨，臣服交託是花，與神合一果實」。

他說：「你們比上一代的人幸運，因為你們有我當你們的嚮導和護佑者，照顧你們，在你走錯路時給予警告。要把握這稀有的機會，做最佳的使用。不要像青蛙那樣跳來跳去，對身旁的蓮花視若無睹；要像蜜蜂，從四方蜂擁而至，暢飲那花蜜。」

像這樣的話——其中迴盪著上主的權威，呼喚所有人皈依祂——在巴巴的講道中處處可見。祂說：「信心是它自己的回報，它會對你顯示真理。如果你把克里希那看成是一個牧牛仔，那你不但把克里希那貶為牧牛仔，也把自己貶至牧牛仔的等級了。把祂當成上主，寓居在你心中的神龕，那祂就當你的戰車駕駛。」「上主已經讓你的祈禱那麼容易就可以得到祂的回應，你就不要否認或懷疑，或是有所猶豫，不願承認祂的降臨了。」

「不經過一段準備期，你無法完全了解阿梵達的意義，或是承受其完全的光芒。因此，我只分一小批一小批的對你顯示我的榮耀，像是生出聖粉的神蹟、等等。」有一天，祂說：「不，到處散播一些吸引人的事蹟來把人們吸引過來，這不是我的本性。我沛降快樂給人，不為了任何目的；因為這個原因，我才沉湎於顯現那些殊勝事蹟。」另外一天，祂拉起遮蔽祂神性的布幕，宣稱：「有些無知的人評論我，說我有雙重人格——大多數時候呈現出神性，但其他時候則顯現出人性。但是，要對這有信心：我永遠是『這

副』本性。神不會改變，不會轉變。我告訴各位這些事，是因為你我之間有一種較深的靈性連結，不是一般訪客與受訪者之間那種泛泛的關係。」

另一天，祂以警告的語氣說：「我必須再次警告各位，要提防那些假上師和騙人的古魯。這種上師現在有很多，他們到處表演模仿性質的三摩地，假裝自己進入了神性極樂的境界，並允諾將這種極樂的體驗傳達給身邊的人。他們在三摩地中演講，並載歌載舞，說那是 Rasakrida^[註一]。這些人的辛勞，只值得受到嚴厲的懲罰。」祂說：「遠離這些人，」「我很快就會揭穿這些騙子，並給予他們應得的懲罰。」

[註一] 當年在布林達梵一群牧牛女和克里希那跳舞，羅曼蒂克的氣氛，象徵人與神之間的神性聖愛。

1961 年上師節那天，在邁索爾市，巴巴呼籲眾信嚴格審視那些上師，並警告他們不要有一點的貪、我執、驕傲、忌妒、虛偽。祂說：「時候到了，該剔除那些給弟子樹立壞榜樣的古魯，以及那些競相累積舒適安樂、博取名聲的出家人了。」祂宣佈：「我很快就會開始做這件事，它是我來人間的目的之一。」祂說：「出家人既然放棄與這世界的所有緣份，下破釜沉舟之決心，就不該慶祝自己的生日，不該去煩那些富人，請求他們捐款；他們不該為了迎合追隨者的我執而頒贈給他們虛榮的頭銜，讚美他們的修行成就。一旦你開始淡化出家人嚴格的戒律，墮落就無法避免，你擋也擋不住。要復興正法，就得先糾正出家人的法，因為他們受到所有人尊敬，是他們在標榜靈性理想，如果他們開始妥協，從修行之路滑落，那宗教會成為人們的笑柄。」

同樣的願力，又於 11 月慶祝巴巴生日時，在祂的講道中響起，祂對著眾多聚集在現場的布達巴地村民說：「二十多年來，你們只看到光而沒有受益於其溫暖，這是因為你們沒興趣走近一點。但是我知道這一天會來到，你們都會拋棄懷疑和妄見，認出通往和平和快樂之路。相信我，這個布達巴地很快就會成為聖地提魯帕地（Tirupathi），成千的瑜珈行者、苦行僧、求道者會來這裡，得到慰藉和救贖。『永恆之法』的復興，將從此地散播出去。」

希瓦之夜那天，祂強調，祂的訊息是普世的。祂並宣告，祂來人間，是為了全人類，「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不屬於我的；所有人都是我的；他們也許並不呼喚我的名號，或是其他任何神的名號，但是他們仍然是我的。」

這些話的深遠意義，在科因巴托市（Coimbatore）變得很明顯，巴巴於 1961 年 2 月 26 日在當地著名的賽蛇廟（Naga Sai Mandir）裡安置了一尊舍地賽巴巴的大理石像，那真的是一次歷史性事件。“Naga Sai Mandir”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舍地賽巴巴曾經在那裏示現為眼鏡蛇（Naga），給無數信徒達瞻，只見那蛇從花堆中昂起身來，聽信徒唱巴讚，連續好幾小時，甚至擺姿勢供人拍了一張照片，最後消失不見[註二]。這個神蹟發生於十七年前，從此以後，科因巴托市和周圍地區成千上萬的民眾都來這座廟朝拜。這是巴巴首度正式地安置一尊祂前世的雕像供人膜拜，因此那天信徒們紛紛期待巴巴會做一些重要的宣示。

[註二] 在印度宗教文化中，蛇象徵希瓦神，在希瓦神雕像上常常可以看到一條蛇，象徵拙火從中脈上升。譯者按：印度文化中的 Naga（蛇），相當於中國文化中的「龍」。事實上，佛經中的「龍」，都是譯自“Naga”；佛教中印度的龍樹菩薩，他的梵文名字就是 Nagarjuna。

他們沒有失望！巴巴說：「實在很有趣，可不是，我竟然在安置我的另一個化身的雕像。我這樣做，是基於一個充分的理由，這一天值得用金字來銘刻，因為這個典禮象徵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沙迪亞賽的紀元，在這個新紀元，賽（巴巴）會成為眾生內部的驅動力。其他類似這種阿梵達安置上主的雕像的例子，只有一個，是當年羅摩在 Rameswaram 安置 Iswaralinga，做為『毀滅惡人』——羅伐那和其羅剎黨羽——這項任務的序曲。而如今我這麼做，是做為『復興正法』的序曲，這是自古以來所有阿梵達必做的另一件工作。」

真是劃時代的宣言！預示一個愛和正義、和諧一體的新時代的來臨！嘹亮的號角聲，呼籲全人類共聚在沙迪亞賽的大纛之下！

隔日，巴巴拜訪 Udumalpet。前一日那麼重要的宣言，也難怪當地為巴巴舉行盛大的招待會。在那裡，巴巴也呼籲大家參與這個即將到來的偉大正法復興。

巴巴常說，一個朝聖之地，其神聖性，與信徒帶來的虔誠，以及他們在神的面前的真誠祈禱，成正比。然而當巴巴親自蒞臨一座廟或朝聖之地時，那種效果更加顯著，好像一個電力不足的電池被那萬聖之源充電一樣。巴巴說過，這的確是如此，祂站在某個神壇前，目的在於增強其靈性效能。所以，聽說巴巴計劃在馬德拉斯做短暫停留後，就去阿幽德亞（Ayodhya）和瓦拉那西（Varanasi）一遊，大家都興奮不已。3 月 23 日

那天，巴巴在馬德拉斯 Perambur 區的鐵路局運動場對人山人海的群眾演講。北方邦的州長 Ramakrishna Rao 博士當時也在場，目睹群眾從頭到尾默默的表現出對巴巴的仰慕，他宣稱：「這些年來，我一直很難過，印度獨立之後，雖然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有顯著進展，卻沒看到有多少歡樂、滿足、和平、和睦和愛，這都是因為人民不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品德和靈修。但是，今天我心中重燃希望。這樣人山人海的群眾，各位對巴巴的熱烈歡迎，以及聽他講話的那種認真態度，告訴了我，這個國家的道德一定會有進展。」

Ramakrishna Rao 博士邀請巴巴去勒克瑙 (Lucknow，北方邦首府)，並容許當地市民在首長官邸參加巴巴主持的巴讚，讓許多人得以有機會受到巴巴祝福和啟蒙點化，跨出屬靈人生的第一步。少數幾個幸運兒是透過一些神奇事蹟而得知巴巴的臨在，這些事件使得更多的求道者來見祂。巴巴還在市政廳一場集會上演講，由來自南印度的安德拉邦同鄉會、泰米爾同鄉會、喀拉拉同鄉會、邁索爾同鄉會主辦，他們覺得，巴巴來自南印度，所以應該為祂增添光彩才對。然而，巴巴曾經說過，Dakshinamurthi[註三]並不屬於 Dakshinapatha (意為「南印度」)，所以祂勸那些同鄉會，拋棄那種有區隔的忠心，成立一個單一的「善知識團」來取代這些現有團體，這個團體內的人，都有計劃的從事持名念神、靜坐、服務社會，努力提昇自己。這個建議，背後有巴巴的願力，因此這個善知識團旋即成立，巴巴親自為勒克瑙開啟了嶄新的一章：大家和諧一體，彼此都是靈性兄弟。

[註三] Dakshinamurthi 字面意思為「南面者」、「面向南方者」。希瓦神以上師形象示現，是為 Dakshinamurthi。

巴巴從勒克瑙前往阿幽德亞 (Ayodhya)，帶了一小群信徒，阿幽德亞是羅摩的故居，巴巴給信徒指出那些史詩《羅摩衍那》中提到的地方，以及史詩中的神聖事件發生的地點。祂說，虔誠的情懷仍然深植於這地區人民的心中，因為祂可以聽到人們心中不停的在念誦羅摩的聖號。巴巴去參觀羅摩廟，並說：神的「宇宙法身」所具有的，在小小的神像中也都具全，一絲不減，一分不少；只是其法力必須不斷的靠特定的祭祀儀式、靠虔誠的祈禱、靠那裏的信徒和祭司的純潔、以及整個神聖氛圍來滋養。「人們來阿幽德亞或杜瓦拉卡 (Dwaraka) 朝拜上主，認為祂只在這裡，不在別處；那是錯誤觀念，祂無所不在；給祂加限制，是在否定祂的榮耀。這些都會漸漸降低聖地的功效，而那只有靠信徒更多更多的真誠，或是靠上主自己，出於其恩典，來予以增加。」

巴巴在薩拉佑河 (Sarayu) 河畔祝福了信徒，稍後又帶他們去猴神哈弩曼廟。根據史詩傳奇，建廟之地是羅摩賜予哈弩曼的，讓牠能建立一個王國，日夜迴盪著羅摩的聖號。巴巴將廟裡拜過羅摩的 prasad (供過神的食物) 分給信徒，並「摻入」祂自己「Sai Rama 賽羅摩」的 prasad ！

巴巴於當天晚上搭汽車從阿幽德亞抵達 Sarnath。4 月 2 日，一行人造訪位於貝拿勒斯 (Benares , 即 Varanasi 瓦拉那西) 的 Vishwanatha Temple，這座古老的「宇宙主宰」神廟，因為歷史和傳奇故事的記載、詩歌的讚美、《往世書》和史詩的提及、遊吟詩人的唱誦和聖者的朝拜，而永垂不朽。廟內供奉的靈伽，幾千年來被數百萬朝聖者虔敬地以恆河聖水淋浴過。貝拿勒斯本身就被視為聖地——每一吋土地。據說，死在那裏，就能了脫生死，不再輪迴。

能和巴巴一起待在內殿裡，實在是稀有又超脫的體驗，因為，祂就是「宇宙主宰」——希瓦神，目睹過祂的榮耀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我們所有在場的人都期待祂會行使一些神蹟，以增加內殿神龕的神聖氛圍，以抵銷我執和懷疑造成的衰減。

巴巴觀看祭司們用恆河之水淋浴靈伽並唱誦傳統的真言咒語，然後，好似突然做出決定一樣，祂走上前去，揮手變出「來自凱拉斯峰 (傳說中希瓦神的住處) 的聖灰」，抹在靈伽上，三道橫的寬線條，約佔整個靈伽的四分之三部分，使其發出一種奇異的光輝。接著又是一個神蹟，祂變出一些檀香膏 (那香味和濃度好似來自另外一個世界)，將其拍打成圓餅狀，然後再次走近靈伽，將其抹在那三道聖灰的中央。在場的祭司和其他人看得瞠目結舌，我們卻知道，巴巴在進行一個儀式，其意義之深遠，前所未有。接著，只見祂再度揮動那隻神聖之手，變出一個無價珠寶，在神龕四周發出誘人的光芒，那是一套寶石鑲成的梵文“Om”符號，周圍鑲著紅寶石，三條聖灰線是由鑽石組成，聖灰線中央是一顆紅玉髓，代表那個檀香圓點，由翡翠設計成藝術造型的木蘋果樹葉 (Bilva leaf)，形成 Om 字樣的綠邊；而那個 Om 字樣，則是由閃閃發光的鑽石鑲在金質基底上。這時信眾猝然唱起聖歌來，“Om Sivaya”的合聲在走廊上迴盪、再迴盪。巴巴把這個“Om”貼到先前抹在靈伽上的檀香膏上，並要祭司進行火典儀式 (Arathi)。那天早上在印度最有歷史的神廟目睹這個儀式的人，永遠忘不了它。

接著巴巴命令團隊中每一個人用恆河之水，隨著 Sri Rudram 之類的吠陀唱誦，來淋浴 Vishwanatha。祂還帶信徒們去 Annapoorna 神廟，和位於貝拿勒斯大學校園內的

另一座 Vishwanatha 神廟，並為信徒們解釋這座 Vishwanatha 神廟的雕刻，那些雕刻所描述的情節，只有祂熟悉，吠陀經和《往世書》中都沒有記載這些插曲。

4 月 3 日，巴巴抵達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此地是恆河、亞穆納河、薩拉絲瓦蒂河三河匯流處，巴巴以祂的臨在，祝福了這個神聖地點，並親自以祂的手舀起三河匯流處的聖水灑在朝聖者身上。祂還造訪了薩拉絲瓦蒂井、猴神哈努曼廟、以及原來的那座神樹廟 (Akshaya Vata)，這座神樹廟在中國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裡都有提到，位於城堡內靠城牆邊，面對亞穆納河。

巴巴於 4 月 8 日回到布達巴地，中途在提魯帕地 (Tirupathi) 停留一天，主持當地的蒂亞格拉賈 (Thyagaraja，1767~1847，印度聖者與作曲家) 節慶。在提魯帕地，巴巴也提到偶像和偶像膜拜的問題，因為這是巴巴此次北印度之行一再重複的話題。祂說：「修行人不要只看到那顆石頭，石頭只是偶像的材質；而要看到它本然具有的 Chaitanya (至上意識，識，聖靈)，它象徵那至上意識。這個至上意識，他本自具有；這個至上意識，遍佈於萬物中，運行萬物，而又超越萬物。有了這種認知，膜拜偶像和去廟裡拜神才有意義，才有益處。」「很多人嘲笑拜偶像的人，說那是盲目的迷信。但是，實際經驗的證詞讓理智啞口無言，所有邏輯的論點，所有辯證法的技巧，都否定不了內在經驗提供的明證。偶像不僅僅是外在的附屬物或是裝置或是東西，它是明心見性的內在機制的一部份。若相信偶像充滿了意識，以這種信心來膜拜偶像，則它能賜予至高的法喜極樂。」

巴巴在布達巴地只待了一星期，就前往泰米爾納德邦的藍山縣 (Nilgiris)，當地的人老早以前就盼望能有榮幸歡迎祂來並招待祂。整個藍山縣，從最偏遠角落處最小的村落，到最大的大農戶，都加入了致敬的行列。巴巴放下身段，造訪附近的村子，農民的誠摯和單純，之令人感動，連一些老信徒都為之欽佩不已。巴巴也表達祂的感受，祂在烏塔卡蒙德 (Ootacamund) 的群眾聚會上說：「此地的人民，心中充滿了虔誠奉愛，這種虔誠賦予了他們謙卑和信心」。在每一個村莊，巴巴都呼籲村民，除了努力耕作以獲得維持肉體的糧食之外，也要花些功夫去獲得心靈糧食。

巴巴將藍山縣境內綿延的藍山命名為聖山，藍山頂禮於巴巴跟前，其臣服的情懷，有歌為證，是 Achanakal 的一位老農自編自唱的：「來吧，弟兄們，這不是咱們的家，這個漏雨、不通風又搖搖欲傾的庇護所；咱們的家是永恆的、遍及全世界的；它在祁特拉瓦底河岸邊，名叫百善地尼樂園，寧靜之地。」或者另外一首巴達加土語 (Badaga，

世居藍山的一個部落族群)的歌，是傳統民謠的曲調，Ithalar 村的村民唱得津津有味：「祂來了，上主來祝福我們，祂發出金光，如太陽般。祂在此地群山間，銀白色月輪為冕。祂開車，沿著、駛下、繞著，爬攀之路，來撫慰都會、市鎮、小村裡每一顆受苦受難的心，以『施無畏印』要他們不要害怕。」

巴巴人還在藍山，就已經在安排喜馬拉雅山之行，並通知經過祂挑選，有幸參加的信徒。祂於五月第一週返回布達巴地，途經馬德拉斯和海德拉巴。

三年前，有一次大家在祁特拉瓦底河床沙灘唱巴讚時，巴巴就在討論要造訪喜馬拉雅山著名的巴德里納特 (Badrinath) 神廟^[註四]，當時祂說，祂要帶信徒們去一處「祂曾經在那兒刻苦修行」的地方，我們都感到驚訝，因為那是我們第一次聽祂提到祂的人間生涯中有「苦修」這回事。至少筆者當時有些困惑不解，因為在那之前，筆者一直堅信，巴巴是從不苦修的，不論在哪，不論是肉身層次或超越肉身層次的苦修。但我沒有追問下去。

[註四] Badri 為當地地名，natha 意為上主，Lord。Badrinath 字面意思為「在 Badri 的上主」。

五月底之前，就已經確定會成行，計劃擬定，隨行團員也選定了。巴巴於 6 月 7 日在馬德拉斯 Alwarpet 區的 Ethiraja Kalyana 廟歡迎團員們，給他們達瞻，並送他們搭火車去德里，祂會在那裡祝福他們，祂次日要搭飛機前往德里。

火車晚了六個小時抵達德里，一行人又餓又累，心情又亂，卻看見巴巴面帶微笑，以母親般的關懷迎接他們，讓大家暑氣全消，精神為之一振。隔天，在哈里德瓦 (Haridwar)，北方邦的省長 Ramakrishna Rao 博士也加入巴巴的隊伍，他也計劃去拜訪巴德里納特神廟。6 月 11 日，巴巴和省長在 Brahmakund 參加了傍晚的恆河火祭，在場眾多的朝聖客在那個神聖地點得到巴巴的達瞻。巴巴變出聖灰，加持那幾位祭司，並對身邊的人灑恆河聖水。

當天晚上，巴巴召集團員，提醒他們，此行是他們贏得的稀有特權，祂說：「你們有幸和道成肉身同行，去參拜那無形無相的道；而通常，人們都是向那內在於偶像中的無形無相者祈禱，求它在他們眼前顯靈，讓他們能得到修行的成果。」聽了巴巴這番啟示，我們都興奮不已。接著祂就詳細描述祂要帶我們前去的那座神聖的廟，簡直就像祂

對那兒每個角落都瞭若指掌。祂對我們揭露：廟裡的主神那羅延那（Narayana，毗濕努的另一個名號）示現刻苦修行的姿勢，並解釋，因為這個原因，當地被稱為 Badarikasram。我開始看到光明，三年前在祁特拉瓦底河床沙灘困擾我的疑惑：「為何沙迪亞賽巴巴還需要苦修？」在一陣法喜中融化了。巴巴還提到巴德里納特神廟裡面和外面四周那些附屬的廟，以及這座廟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神聖性，例如：沒有一本導遊書有提到，當年商羯羅（Sankaracharya）從凱拉斯峰（Kailas）帶來五顆靈伽，分別安置在此地，巴德里（Badri），以及 Puri、Sringeri、杜瓦拉卡（Dwaraka）、Chidambaram 四處地方，但是那天晚上巴巴揭露了這件事。巴巴在每個人的心中種下朝聖式的祈禱心情、兄弟情誼、和愛心服務的種子。

從哈里德瓦（Haridwar）到巴德里納特，182 哩的路程，寸寸都充滿著苦行和祈禱、清修和渴望。神話、傳奇、歷史在每個地點編織聖者和先知的傳奇、奉獻犧牲和修行的事蹟、捨離和嚴苛試煉的例子。巴巴為眾朝聖者指出各個傳奇事蹟發生的地點，包括希瓦、帕瓦蒂、羅摩、和其他的神當年從事苦修之處、持斧羅摩（Parasurama）進行贖罪儀式之處、毗濕努的獅面人身化身冷卻祂的兇暴的地點、阿周那得到他的武器的地點、迦爾納（Karna）得到勇武本領之處、仙人那拉達（Narada）得到他那把維納琴的地點、Kanva 養育 Sakunthala 之處、那拉達得到 Ashtakshari 神咒“Om Namo Narayanaya”的地點。整條路是沿著懸崖峭壁鑿出來的，又狹窄又彎曲，下面的深谷是滾滾恆河或其上游的阿拉卡南達河（Alakananda）。一行人跟著巴巴，信心十足，不顧沿路躲藏在每個拐彎處伺機而動的災難，路上發生的山崩也耽誤不了他們。巴巴先前宣布說，雨會被延後，直到一行人返回瑞詩凱詩之後才下，烏雲服從命令了。祂發出願力，於是一行人安全返回，沒有人受到擦傷或被刺傷！

由汽車、吉普車、巴士組成的車隊沿著蜿蜒的路蛇行，約於中午抵達 Devaprayag，這裡是恆河上游兩條支流 Bhagirathi 河和阿拉卡南達河的匯流處。巴巴規劃此行目的之一，是要給祂的信徒灌輸對經典的信心，相信那上面提到的一些地點的神聖性，並透過他們讓所有人都相信。祂總是強調，對經典的信心和對神的信心同等重要。因此，祂命令每個人跳入聖河裡泡一泡水。然後一行人前往 Srinagar，那是古代 Garhwal 王國的首都，在那兒過夜。

當地的人聽說巴巴來了，聚集了幾千人來歡迎祂，並在晚上安排了一個 Pahadi 舞蹈和西藏舞蹈表演，表現出吃苦耐勞的山地居民和部落純真歡樂的一面。巴巴降福給他們，並給每一個人絕無僅有的達瞻機會。

6月13日，車隊駛往 Joshimath，車輛只能駛到這裡為止，從此處開始必須徒步行走，到巴德里納特有18哩路。當天在途中，巴巴也在 Nandaprayag 稍作逗留，並命令信徒們在阿拉卡南達河和 Nandakini 匯流處沐浴。Joshimath 是商羯羅為奧義書、《博伽梵歌》、《梵王經》寫下注解的地點，也是商羯羅在巴德里納特建立的道院冬天的總部。

6月14日一大早，驢和馬都給馱上行李，年老走不動的，給他們雇轎子。一行人士氣高昂地出發，巴巴在前頭帶領隊伍走在神聖的路上。十八哩路，狹窄又擁塞，路面滿是大大小小的石頭，被百萬雙虔誠的腳踩過，磨得光光滑滑；令人氣喘如牛的上坡，令人暈眩的下坡；一路上經常傳來「當心落石」的警告！遠處地平線上的山頂白雪皚皚，附近恆河清涼湍流的歡笑聲不絕於耳！寬闊的冰河從山谷傾瀉而下，注入阿拉卡南達河；朝聖路上還覆蓋著雪；各路的朝聖隊伍彼此像兄弟般打著招呼，雖然所使用的字彙對方會感到有些陌生。朝聖者們果決地徒步行走，上了年紀的，甚至老弱的，以信心為他們唯一的拐杖；有些人可憐巴巴孤零零地坐在轎子上，由山地人揮汗如雨地抬著；有些人則無助地坐在竹簍子裡讓人背在背後，擺盪來擺盪去；有些人騎著小馬走在危險的懸崖邊上，好像準備要尋短一樣。

巴巴走了十一哩的路，於第一天到達 Lam Bagar，在那裡停留過夜。6月15日，走完剩下的路程，於中午前到達，雖然這段路非常陡峭難行。信徒們說服巴巴騎馬，但祂很快又下馬繼續步行，令他們大失所望。一路上巴巴給每個人鼓勵，注意有沒有人精疲力盡了。祂要某些人坐上轎子，要某些人騎上馬，要某些人給自己過度的熱情踩剎車，要有些人喝些水，而對某些人，祂甚至變出萬靈藥——聖粉——給他們！而且這不只是給祂的團員，不，遠非如此，有很多人坐在路邊精疲力盡，巴巴走過去，以祂親切的眼神和話語，和祂的聖粉，使他們恢復精力。

有一幅景象在筆者記憶中永遠不會褪色。在距離 Lam Bagar 只剩一哩之處，巴巴停下來，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信徒圍繞著祂，聽祂講《往世書》上的故事，給大家提神，準備走最後一段爬坡路。別的朝聖客陸續經過前方的路，他們因為太專注於辛苦地走路，而沒有認出上主就在眼前。但是有一位女士來到此地，看到巴巴而臣服了，她走到巴巴跟前頂禮巴巴。她有第六感，能認出那雙腳的神聖性。她是一個勇於冒險的靈魂，發現巴巴要前往巴德里納特，於是，雖然長途跋涉讓她精疲力竭，她仍然懇求巴巴讓她加入祂的團！讀者您認為巴巴會怎樣回答呢？「妳已經在這裡得到達瞻了，我一直在此

處等妳，來給你達瞻。妳若和我一起去，到了那邊妳還希望得到些什麼？去吧，快快樂樂地，帶著這份 Prasad。」真的，沒有祂的恩典，沒有祂的旨意，誰也無法走近祂。

6 月 15, 16 兩天很平靜，巴巴讓信徒們在巴德里納特神廟進行他們自己偏好的拜神儀式，祂自己則忙著會見政府官員和軍官，以及廟方的委員會，這些人聽說過巴巴的神性，趕來取得祂的達瞻。17 日傍晚，巴巴參加廟裡的火典 (Arathi)，然後從那裡開車去巴德里納特醫院，主持那兒新安裝的 X 光設備啟用典禮。上主的化身——祂的 X 光能穿透吾人內心最黑暗的深處，什麼事都隱瞞不了祂——按下了電鈕，拍下了第一張照片，那是院長的身體內腔照片，他堅持要當第一位病人。

17 日乃是大日子中的大日子，巴巴挑選這一天來加持神像，重新為其灌注靈性效能，給快沒電的電池充電。早上在神壇前為神進行沐浴儀式時，巴巴面對神像坐著，祂變出一尊精美的那羅延那 (Narayana) 神像，四隻手臂各執海螺、奪命飛碟、大槌、蓮花，這尊神像是工藝極品，也許是把祂面前那尊廟裡供奉的那羅延那神像的光輝，亦即夏克緹 (Shakti)，都昇華進入這尊神像裡了。然後，在一瞬間，祂又變出一朵金蓮花，有一千瓣花瓣，美得無法想像。我們都驚奇不已，不知道蓮花為何會出現，但是，驚奇還沒來得及表達為驚嘆，巴巴再次揮手，這回祂的掌中出現一只靈伽，很明顯的就是當年商羯羅在神龕裡安置的那個靈伽。祂將靈伽放入蓮花中央，並將蓮花和神像放在一個銀盤裡，然後帶著銀盤離開現場去朝聖客的客房，我們都借宿在那裡。

在客房裡，巴巴要大家唱巴讚。就在大家讚頌那羅延那之際，祂從地上起身，說：「現在我們要再次聖化這顆靈伽」，親自拿著靈伽給每個人看，並指出其特徵，靈伽呈半透明，內部有一隻神祕的「眼睛」！祂稱這只靈伽為「來自凱拉斯峰的眼睛靈伽 (Nethralingam)」。接著巴巴變出一只銀製容器，裡面盛滿聖水，祂說這水是來自恆河發源地 Gangotri。巴巴親自為靈伽沐浴，信徒則在一旁不停地唱著吠陀禱文 Sri Rudram、那羅延那頌 (Narayana Suktam)、盤古頌 (Purusha Suktam)。

做完浴靈伽儀式和祭祀儀式，巴巴變出 108 片金質的木蘋果樹葉 (Bilva leaf)，從祂的手上金光閃閃地飄落至下方的銀盤裡！祂又揮手，這回落下的是一堆 Thummi 花，那是一種芳香、帶有小絨毛球的小花，小心翼翼地從一百株熱帶植物上摘下來的，花朵上仍可看到新鮮的露珠！這次的祭祀儀式由 Ramakrishna Rao 博士代表大家來做，眾信徒在一旁唱誦真言咒語。儀式結束，加持的目的達到了，靈伽忽然消失不見，巴巴以神力將這顆「眼睛靈伽」送回其原來所在的秘密壁龕內，並解釋那是 1200 年前

商羯羅在此廟安置的。如今它已被充電，再度具有強大的靈效，而整座廟也被上主的化身親自重新聖化。

提升人民對律典的信心，是巴巴復興達摩的任務當中重要的一項。當天中午，巴巴命令每一位團員在附近阿拉卡南達河岸邊的 Brahma Kapal 火祭亡靈，那是著名的祭亡靈地點。巴巴一再強調要以感恩之心緬懷父母，是因為他們，我們才得以存在，才有機會努力向上，邁向解脫，才能像這樣快樂地修行並結交善知識。巴巴經常說：「雖然亡靈不見得往生去了你認定的那個世界，也不見得焦急地在等待你供奉的東西，但是，尊敬他們，在你快樂或高興時想起他們，並禮敬他們，是你的職責。」所以當信徒們去 Brahma Kapal，就用供過那羅延那天尊的食物來供奉祖先時，巴巴親自去那裏，在祭祖儀式進行之際祝福每個人！

團裡有幾個人，根據律典的嚴格規定，不方便祭祀亡靈，巴巴就仁慈地把他們集合起來，帶去阿拉卡南達河，讓他們做一套特別為他們設計的儀式，祂從滾滾河流中舀起一杯水，但祂那隻手，以其神仙煉金術，在杯裡變出一大塊聖粉方塊——就在杯子出水面之際，一邊還刻有神祕的 Om 符號。巴巴輕輕拍了一下杯子，只見杯中出現一粒粒的胡麻浮在水面上，胡麻被視為祭亡靈必備之物。祂召喚他們一一上前來，將阿拉卡南達河的聖水倒在他們手上，並要他們將水供奉給往生的祖先，並以感恩之心緬懷他們。

當天晚上，巴德里納特神廟的委員會在廟前廣場為巴巴舉行一個特別歡迎會，由北方邦的州長 Ramakrishna Rao 博士主持，並將巴巴的開示翻譯為印地語，聽眾有 3,000 人，主要是朝聖客以及當地的商人和居民。巴巴告訴他們商羯羅分別在全印度五處地方各安置一個靈伽的事情，以及巴德里本身的神聖性。祂說，上主是愛的化身，唯有透過培養神性聖愛，才能了悟祂。巴巴還說，一個糖娃娃全身各部位都是甜的，同樣的，根據吠陀經，盤古 (Purusha) 有千頭、千眼、千足，四姓階級各從其臉部、手臂、大腿、腳而出，因此四種種姓階級都同樣的充滿了祂和祂愛的本性，無貴賤之分。祂描述朝聖客一路吃的苦頭，朝聖的花費和精力耗費，並要求巴德里納特的居民，向絡繹不絕的朝聖男女學習，這些朝聖客對那羅延那天尊的堅定信心，促使他們做出所有犧牲奉獻。祂要當地這些居民不要騙朝聖客的錢，而要以兄弟情誼仁慈對待他們。

晚上，巴巴安排一場實在夠慷慨的施食，對象是寺廟周圍所有的乞丐，巴巴親自分發甜食給每一位蹲在路邊的人，這種情景令人想起九夜節期間祂在百善地尼樂園的施

食。分完食物後，又每人發一條毯子，或是等值的現金，因為巴德里納特那些商店的毯子現貨很快就被一掃而空。

就這樣，短短三天之內，巴巴成為眾目焦點。18 日早上祂離開時，民眾沿著通往哈弩曼小廟的路一路相送，還提醒祂：前一晚祂答應過，今後祂會經常造訪此地。巴巴於 19 日返回 Joshi Math，於 21 日搭車回到哈里德瓦，途中順道拜訪瑞詩凱詩的 Andhra 道院。

在此必須一提的是：我們這團人，約一百位信徒，多數都上了年紀，身體不是那麼硬朗，居然能熬過車子一路的顛簸，能在喜瑪拉雅山上奇怪的氣候中長途跋涉、爬山，吃不習慣的食物，回來時，卻各個精神矍鑠，快樂又滿足，比出發時更神清氣爽，這全是靠巴巴全能而常在的恩典。

從哈里德瓦，巴巴前往 Nainital。民眾已經在那裏等候了。巴巴給他們面談機會，當面鼓勵他們、安慰他們、並給予靈性指點。祂還造訪了由 Vidyanandji 上師成立的梵歌靈修團，並獲邀以印地語對他們演講。祂對 Nainital 當地的修行人講「一心專注」的價值，引述《梵歌》第 18 章裡克里希那問阿周那的話：「阿周那，你有專心聽嗎？」祂又從同一段詩文引出結論：博伽梵歌，千古以來，都是為了去除人的無明妄見，它使人把虛幻當成真實，把錯的當成正確的，把無常的事物當成永恆的事物，把悲傷之來源當成快樂之來源。

巴巴於 7 月 4 日回到百善地尼樂園，親自對信徒們講述祂在巴德里做的儀式，以及旅途中發生的事，並分給他們恆河發源地 Gangotri 的聖水，那是祂特別為他們變出來的，在布達巴地是第二次。祂要那些去聖地朝聖的人，回來之後，一定要能在自己每日的行為中證明，那種神聖已經進入心中，改變了自己的言行。祂說：「當年商羯羅阿闍黎在巴德里供奉那羅延那天尊，如今各位一定要將那羅延那天尊供奉於心中。」

在巴德里時，巴巴寫了一封信給百善地尼樂園的信徒們：「永遠憶念著上主，持念祂的名號，手寫或口唸，或冥思它，或搭配用唸珠，或搭配拜偶像或相片。這種時時持念神的名號，就是集『所有聖地』、『所有聖河的水』、『所有知名的廟』之大成。心念被這般昇華之後，就會完全發出巴德里的光輝。心念若沒有被調伏，去巴德里朝聖只是浪費時間和精力。所以，不要因為你們在百善地而其他人在此地，而耿耿於懷。那羅延那就在你身邊，與你同在，為何要欺騙自己，去追求那未曾見過的那羅延那呢？要堅

持不懈，充滿熱忱，永遠保持快樂。」事實上，對那些有眼光、有知識、能認出來的人來說，布達巴地本身就是巴德里納特。

所以，讓我們在心中供奉祂，或是，應該說，了悟到祂已經在那裡了，按照祂的計畫在指導我們的思、言、行，所以讓我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有多幸運，心中感到寧靜而滿足。

16. 致讀者

於是，親愛的讀者，您和筆者一起來到本書最後一頁。希望您對走向上帝的歸神之旅更加感興趣了，那是人人都得走的朝聖之旅。到目前為止，巴巴的色身才度過了三十五個寒暑，祂向我們保證，祂還會在那副身體裡多住六十年。1961 年九夜節期間，祂說祂來人間所要做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所以《沙迪亞賽巴巴傳奇》接下來的章節必定更富啟發性和提昇性。願越來越多的賽弟兄姊妹同來汲取那啟發，實踐那教誨。

人類得到救贖的黃金時代已經來臨，其黎明的曙光，已經讓東方地平線上的朝霞充滿金色的光輝，人類醒了，太陽將會繞遍整個世界。巴巴說：「我來人間，是因為善人、聖賢、般若智者、苦行僧、修行人、古魯、善男信女渴盼我來。」願純潔的人、義人充滿喜悅！

惡人、虛偽的人、懦夫、殘酷的人也可以高興，因為祂，出於慈悲，會哺育這些人，令其重回神聖道路。有一天，巴巴說：「要是我對罪惡的人、沉淪的人、離經叛道者關上大門，那他們還有哪裡可以去？」

你我如今都沒有藉口了，不能只讀讀地圖和指南書，或是只參考那些知名的病人治好自己的案例，或是鑽研那些讓腦袋更加糊塗的經卷，就滿足了。祂已經來了，集三位一體神 (Dattatreya)、Dakshinamurthi 神、Dhanavanthari 神於一身，像母親般慈愛，像父親般強壯，像古魯般明智，像上帝般全知。

那祂對我們有些甚麼要求呢？——從此刻就開始修行，以便過好的人生，以昇華自己的衝動和本能。

我們前去見祂，應該帶些什麼供品？連一般規定最起碼該有的葉、花、果、水都不需要。不，用 Sathya (真) Dharma (達摩) Shanti (內在和平) Prema (愛) 來供奉祂，或者至少以努力去做到這四項或其中一項，當做供品。真正有心努力改進自己，那就足夠了。巴巴說：「供奉身體之葉；供奉心念之花，散發出謙虛的香氣；供奉心之果，因刻苦修行而熟透了，充滿了慈悲、布施、控制慾望的甜汁；供奉因法喜極樂而湧出的淚之水。那樣就夠了。」

願祂——源頭、川流、大海，瀰漫六合、無所不包、運行萬物的真善美——賜予我們
力量和堅持不懈的恆心，以歸向祂。

誌謝

筆者要尊敬地向布達巴地的羅箬家人表達感謝，特別是沛達．溫卡帕．羅箬先生和瑟夏瑪．羅箬先生，他們兩人提供筆者許多關於巴巴早年的意義重大的細節。筆者也非常感謝布卡帕南和龍崗的學校老師，以及卡馬拉埔壤的信徒，還有邦加羅爾、馬德拉斯、以及其他各地的信徒。筆者向他們索取資料，他們都立即予以回覆。